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平楊應龍

神宗萬歷十七年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反按  
播州夜郎且蘭地漢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  
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  
原楊端應募決策馳白錦出奇兵定之授武略將軍  
值唐亂畱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中楊文貴  
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  
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鏗內附改播州宣慰



司使隸四川其域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  
山爲關東南附江爲池蒙茸鑿削居然奧區領黃平  
草塘二安撫眞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大長官司統  
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姓世爲目把嘉靖初楊相寵庶  
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  
水西宣慰安萬銓挾奏索水煙天旺地聽還葬烈卽  
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剽垂十年總督侍郎  
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  
襲職以從征喇麻諸番九絲膩乃楊柳溝等多卻敵  
先登斬獲無算先後賜金幣萬歷十三年進大木六



十本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  
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給漸驕蹇輕縱  
法所居僭飾龍鳳擅用闍寺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  
張姦淫出之已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并其母  
首屠其家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益結關外生苗爲  
翼肆行劫掠於是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宋世臣  
等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葉夢熊疏請發兵剿之  
而蜀中士大夫率謂蜀三面鄰播屬裔以十百數皆  
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征調有功翦除未爲長策以  
故蜀撫按並主撫朝議行西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



赴黔

二十年十二月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駿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征倭報效詔可釋之兵已啓行尋報罷巡撫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王繼光乃一意主剿

二十一年春正月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參將郭成等議分三軍各道並進時軍至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令其黨穆炤等約降因統苗



兵據關衝殺都司王之翰軍覆殺傷大半會繼光論  
罷卽撤兵委棄輜重略盡黔師協剿亦無功以譚  
希思爲四川巡撫與總兵劉承嗣會同貴州撫鎮相  
機征剿時王繼光旣罷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  
亦上書自白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令戴罪立  
功尋劉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久不決應龍遣其  
黨攜金入京行間執原奏何恩詣綦江縣  
二十二年三月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車駕郎  
中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軍前

二十三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乘傳至蜀察永寧西陽



暨馬千斛皆應龍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仇讎計先翦其枝黨以檄曉譬應龍大略稱引哮劉事謂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爲計吾不而欺也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趨應龍就吏得貰罪疆臣亦奉札至播招龍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爲利院道文移輒從中阻 四月重慶大守王士琦奉總督邢玠檄詣綦江縣趨應龍安穩聽勘士琦屬綦江令前往宣諭應龍使弟兆龍至安穩治郵傳儲糧郊迎叩頭



致饋資餽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者以安穩多仇民伏兵伺殺往有明鑑誠恐中計故不敢出使君幸枉車騎臨貺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曩奏勘地也卽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旁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廷中得自比安國亨國亨者曩亦被訐懼罪不出界故應龍引之太守爲請總督乃遣贊畫張國璽劉一相及道府詣安穩應龍囚服蒲伏郊迎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其族得論贖輸



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專事東方天子亦以應龍向有積勞可其奏總督議設撫夷同知治松坎從之論功加邢玠右都御史還朝以重慶太守王士琦爲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益怙終不悛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心益痛促取屍棺以勘報未完不肯發趣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卽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而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僭立巡警搜戮仇民劫掠屯堡殆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



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沒其家以養苗由是諸苗人願爲之出死力矣

二十四年七月楊應龍肆逆劈餘慶土吏毛承雲棺磔其屍已又掠大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堂二司徧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遣弟兆龍引兵圍黃平戮重安司長官張嘉家勢復大熾

二十五年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十二月楊應龍臨合江索其讎袁子升縋城下嚮割之

石砭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母覃與應龍私覃寵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於是聘應龍次女



爲聲援

二十六年十一月兵備副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  
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  
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訶原奏讎民宋世臣父鑾及  
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  
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徇令諸苗對父姦  
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  
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四川都  
御史譚希思請於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  
兵千二百人扼岡門綦江募兵二千人扼安穩



二十七年二月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勦楊應龍龍遣子朝棟弟兆龍何漢良等迎敵於飛練堡官軍奪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固誘官軍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死於是江東之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之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進勦調東征諸將南征劉綎督川兵先發麻貴陳璘董一元相繼回兵五月總督馳至蜀卽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檄總兵萬鰲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六月楊應



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屯赶水貓兒岡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二十一日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遊擊房嘉寵誤焚火磚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帥師巷戰蜀兵爭譟走水上嘉寵乃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縱囚焚掠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資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而下水爲赤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毋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爲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



江皆播故土總督郭子章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分戍南川合江瀘州軍聲漸振賊遷延不進初賊本無意竟反徒以安忍猖狂旣覆官兵飛練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生苗及紅黑腳等苗負險弄兵然猶冀我如往事曲宥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民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爲好語縻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上聞破綦江追禡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爲民緹騎逮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旨進勦總督益調各路兵專俟大舉 十月命總督

李化龍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兵總兵劉綎兵亦至  
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然夙與應龍昵  
人皆疑之於是總督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  
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綎大慟願誓死報效總督  
乃騰書於朝遂委綎專制而總督治軍益有次第  
十一月楊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  
黔路梗黃平龍泉所在告急賊復據偏橋出掠興隆  
鎮遠總督議置勁兵萬餘據要害通楚黔道黔帥童  
元鎮擁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 命僉



都御史江鐸巡撫偏沅監總兵陳璘之師

二十八年春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託臺謁走思南鸚鵡溪土官安民志率步卒五百拒守死之吏目劉玉鑾偕妻子並死於賊副總兵陳良珖託守偏橋不之援石柱宣撫司馬千乘軍鄧坎賊乘夜掩襲我軍堅壁詰旦奮擊連破金竹青岡柴虎跳關等七寨酉陽宣撫司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初賊旣下龍泉方移兵攻婺州聞敗撤兵遁徵兵大集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



西兵至者踵背相屬各土司亦用命總督李化龍分兵八路川師分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參將麻貴等隸參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參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參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參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游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隴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



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珝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其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移沅州部署既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苗見驚曰今番真天兵與昔不同總督諭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爲期移鎮重慶節制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



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不可信也  
先是蜀王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  
平前兆云十五日劉綎進兵綦江連戰破三峒綦江  
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楠木山羊簡臺三峒素號  
奇險賊首穆炤等盤據綎力戰克之三月楊朝棟統  
苗兵數萬分道迎敵鋒甚銳官軍夾擊綎身自陷陣  
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棟潰圍走幾爲我獲初綦江  
諸苗自分屠城慘戮罪不赦又應龍憚綎威名冀首  
挫其鋒屬朝棟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綦江馳南  
川盡焚積聚餘無能爲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膽落



益爲守禦計諸軍分道並捷南川則酉陽石砭二司  
先登初八日遂克桑木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  
十一日遂克烏江關翼日克河渡關陳璘及副將陳  
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固賊連敗  
乃乘隙出奇兵突犯烏江詐稱水西隴澄會哨誘永  
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參將楊顯守備陳雲龍阮  
士奇白明達指揮楊續芝等死之事聞逮總兵童元  
鎮下於理時有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  
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眼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  
好賄澄澄戮其使擊斬僞將楊惟棟等安疆臣亦執



賊二十餘人以示不背二十九日劉綎戰九盤入婁  
山關關爲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綫官軍從間道  
攀藤魚貫毀柵入 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  
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  
芬中流矢死劉綎親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吉守備  
周以德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  
寧路合連破龍爪海雲險固壓海龍固而壘海龍固  
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時偏沅巡撫都御  
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將軍璘帥師急攻以十三日  
破青蛇固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濛關至大水田



焚桃溪莊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固死守每路投降文緩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卽斬使焚書毋爲所給虞綖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綖械其人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賊詭令婦人於固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固以火礮擊死所謂楊珠也珠驍勇善戰旣死賊痛如失左右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海龍岡下五月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



坐困窮厓知兵在頸矣會總督李化龍聞父喪詔以  
縗墨視師化龍跣而草檄益治軍念賊固前陡絕勢  
難飛越令馬孔英率勁兵壁其間餘併力攻後固時  
天苦雨將士馳淖中苦戰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  
劉綎身先士卒進克土城應龍益迫夜散數千金募  
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壘見四  
面火光燭天徬徨長歎泣語妻子曰吾不能復顧若  
矣詰朝官軍遂登固破大城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  
闔室縊且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妾田雌鳳急覓  
屍出燄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甦計出師至滅



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播賊平總督露布以聞劉將軍綰爲軍功冠十二月獻俘闕下劉楊應龍尸磔楊朝棟兆龍等於市分播地爲二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谷應泰曰楊應龍播州土司官也其地屬漢牂牁郡唐乾符中楊端應募長子孫焉歷宋元皆授世官明室因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然其賓叛不一荒忽無常亦土司之風類然也應龍之初從征喇麻進貢大木亦嘗效忠順膺賞賚矣乃以嬖小妻田雌鳳屠妻張氏之家而



何恩宋世臣連章告變黃牛白泥諸司久爲仇  
讎於凡七姓諸豪咸喜龍之得罪不欲其就徵  
對簿而五司遺種九股頑苗及輕剽好作亂之  
徒又鼓動其間同惡相濟龍雖狼子野心亦所  
謂生長蠻鄉無與爲善者也所幸援兵大集調  
度多方督臣李化龍發蹤之才總戎劉綎軍功  
之冠於時八路分兵四月告捷卒之應龍戮尸  
朝棟棄市威震遐荒功業爛焉然而重慶之會  
登壇誓師海龍之圍剋期並到兵法曰兵貴有  
謀又曰以多算勝固先定其規模非漫嘗於一



擊也若應龍者倔强偏陲不知漢太宗嗣蕩滅  
取世戮笑尤足爲憑險負固之戒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鄭

權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礦稅之弊

神宗萬歷二年二月太監張誠等求領眞定木稅工部執論不許

七年七月給事中顧九思王道成請撤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大學士張居正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撤之便上從之十一月命浙直織造添織七萬三千張居正言添織之費不下四五十萬金在庫藏



則竭在小民則疲浙直水災蒙恩蠲濟方撤織監又復加派非聖意所以愛養元元也上命減其半

八年九月太監王效稱缺歲額銀硃等料戶部尚書張學顏奏登極一詔盡損不急之務宜量停罷上從之

十年四月順天府尹張國彥請豁房稅不報

十一年正月戶部請停買金珠不報

十二年六月四川巡撫雒遵奏採木之害 八月房

山人史錦請開礦命下撫按

十四年四月南京工部尚書陰武卿乞減免織造燒



造瓷器停解花梨杉枌不聽 九月戶部侍郎張國  
彥言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瓷器公主之廣求珠寶得  
無與漢文百金之費相類乎不聽

十六年十一月遣內臣禱祠五臺山還奏言紫荊關  
外廣昌靈邑可定礦砂作銀冶奸民張守清擅其利  
一日上視朝畢召大學士申時行等於皇極殿語及  
之時行等請勅部行撫按查問禁戢上是之命逮守  
清伏法閉塞礦洞

十八年九月易州民周言請開礦玉田豐潤民復以  
請部未報上遣文書官至閣速之輔臣因言開礦之



日史紀事卷之五十一  
二  
害御史邵以仁亦力言其不可

二十四年六月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  
工從之命戶部錦衣衛各一同仲春開採給事中程  
紹工楊應文言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命採礦自十月  
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餘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約費  
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不聽  
七月錦衣衛百戶陸松鴻臚寺隨堂官許龍順天府  
教授馮時行經歷趙鳳等各言開礦助大工從之  
戶部尚書楊俊民言眞保薊易永平開礦恐妨天壽  
山龍脈上謂距陵遠且皇祖嘗開之不聽 命戶部



郎中戴紹科錦衣僉書楊宗吾開礦汝南 八月詹  
事府錄事曾長慶錦衣衛百戶吳應騏請山西夏邑  
開礦府軍後衛指揮王中允請青沂等開礦從之  
招礦盜開採仍編富民爲礦頭從太監王虎請也

錦衣衛百戶汪文通言沂州礦指揮郝承爵言費縣  
礦指揮劉鑑言棲霞招遠等礦指揮馬清言文登縣  
礦千戶趙良將言沂水蒙陰臨朐礦命太監陳增同  
府軍指揮曾守約開採 九月巡撫山西魏允貞請  
停開礦不報太監王虎論保定巡撫李盛春阻撓開  
採下旨切責 十一月戶部郎中戴紹科進礦砂銀



自後進者踵至 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  
往兩浙趙欽往陝西各開礦 輔臣沈一貫言畱守  
中衛王一清請稅煤炭爲民害不報先是奸人王君  
錫奏開易州礦旨下戶部議尚書林材執奏且上言  
山治之害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囹寇之藪也遂  
幡然從之逐君錫令勿潛住生奸計至是新建張位  
秉政以爲利出於天地之自然可益國無病民採之  
便上遂從其言

二十五年春正月御史況上進給事中楊應文言建  
昌採木之害人夫渡瀘觸瘴死者被野吏胥假公行



私毒流百姓不報戶科程紹言開礦事變多端疏凡  
五上俱不報 二月給督徵天津等處店租內官關  
防 三月浙江巡按王業弘言礦稅不便者六乞停  
罷不報 四月刑部侍郎呂坤言洮蘭之絨山西之  
紬浙直之段絹積於無用若服有定期歲用千匹而  
江南山陝之人心收採木之害饑渴瘴疫死者亡論  
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遭險蹉跌死嘗百人倘減其  
尺寸少其數目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礦稅無利勒  
民間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代豈開礦之初意哉誠  
勅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而各省之人心收



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朝廷有內官之造而事權重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四千金不奪市民將安取乎誠撤各店之內官而畿內之人心收不報 九月太監陳增劾福山知縣韋國賢阻撓開採逮下獄巡撫萬象春奪俸 山西巡撫魏允貞奏言巨璫出領礦稅爲民鑿齒寔窬而礦爲尤甚璫亦反噬以激上怒允貞又上書言朝廷得失譏切宰臣不能輔導致使刑餘之人播惡上切責之

二十六年六月命內監李敬採珠廣東 七月神武

衛千戶朱仁等奏湖口船稅可萬餘金鴻臚寺主簿



田應璧言兩淮沒官餘鹽命內監李道督稅湖口魯保經理淮鹽俱許節制有司戶科給事包見捷上言開礦之害陛下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間閭槌擊入山者十二載虎狼出柙者半天下科臣趙完璧郝敬道臣許聞造姚思仁交章言之不報奪保定巡撫李盛春等俸以天津店稅銀解進遲延故罰八月太常寺少卿傅好禮言近郊假官抽稅不報越三日好禮伏文華門求面對上怒降廣昌典史大理寺卿吳定疏救削籍而假官二十八人下鎮撫司惜薪司柴炭歲兵工二部二十餘萬至是求益



給事賈維春言歲進物料上用什之二三餘盡入谿壑今復求益不已豈眞爲國家計盈縮哉不報 九

月益都知縣吳宗堯奏礦務太監陳增罔上營私益都有鉛砂無銀礦增強之入銀業非法矣更强採者代納稍緩逮及吏民陛下所得十一而增私橐十九山東巡撫尹應元參增罪狀二十餘條忤旨奪俸宗堯下鎮撫司削籍 十月下雲南大理採石

二十七年春正月分遣御馬監高宗權京口供用庫官暨祿權儀眞 二月百戶張宗仁請復浙江市舶命太監劉成權稅浙江 千戶陳保請權珠命內監



李鳳採珠廣州兼徵市舶司稅課設福建市舶司  
命御馬監高案兼礦務 命內監楊榮開採雲南陳  
奉徵荊州店稅陳增徵山東店稅孫隆帶徵蘇杭等  
處稅課魯坤帶徵河南孫朝帶徵山西時奸弁馮綱  
等望風言利皆朝奏夕遣 湖口稅監李道參南康  
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僨侵國稅命緹騎逮  
下理寶秀至任纔十六日初任大理廉平有聲至是  
忤道被逮妻陳氏自縊檻車旁 內監王乘雲徵稅  
四川兼礦務梁永徵稅陝西各以原奏千戶翟應泰  
樂綱等往御馬監潘相督理江西資廠前珠池太監



李敬兼廣東礦稅輔臣沈一貫言中使衙門皆創設並無舊緒可因大抵中使一員其從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須百人則千人矣此千人每家十口爲率則萬人矣萬人口給千金歲須四十餘萬及得纔數萬徒斂怨耳今分遣二十處歲糜八百萬聖思偶未之及也乞盡撤之不報尋諸省皆併稅於礦使 三月內監王忠徵稅密雲張燧徵稅蘆溝橋太監陳增馬堂爭稅命堂稅臨清增稅東昌 命錦衣衛千戶韋夢麒同御馬監奉御陳奉徵收湖廣等處店稅徵銀六萬有奇上以湖廣荊州原有辛效



忠店房曾經遼藩竊據後張居正私意革免命撫按  
奏明巡撫支可大奏湖楚內錯江湖故稱澤國物產  
非有縑纁綺繡之奇也厥貢非有璆琳琅玕之珍也  
比歲採木重役焚林竭澤十室九空舊有各項稅課  
如荊州遼府張居正店房已經沒入變價解京盡屬  
民間之業今僅於沙市徵收稅銀及各府原設有稅  
課司有門攤商稅有茶鹽油布雜稅內以給解京濟  
邊之用外以充宗藩吉凶之資大之供官軍俸錢科  
舉兵餉之需小之作紙劄公費工食衣糧之數紀載  
甚明今若併前項收入內帑則百用乏絕矣若迫於



用詘復議加派賦下民怨咨矣此猶以在官言之也  
至其在民行貨有稅矣而算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  
算及廬舍米麥菽粟糴殮也而稅鷄豚肉食也而稅  
耕牛騾驢一畜產也而稅搜刮於十五郡之中遍及  
於一百十六州縣之內一歲之中驛遞錢糧動益千  
計雖欲不擾地方不可得矣楚故獷悍又以橫政驅  
之有莫知其所底止者不報 戶科給事包見捷疏  
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  
遼左阡陌危礦市爲患尤烈一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  
時論韙之謫貴州布政司都事未幾臨清百姓變毆



稅使馬堂幾死見捷言若左券 歙縣監生吳養晦

投稅監魯保言大父守禮逋鹽課二十五萬乞追入

給占產從之 左春坊左庶子葉向高請罷礦使不

報 大學士趙志臯病篤特疏請停礦稅不報 四

月河南礦監魯坤言礦砂羸縮不一請均派官民從

之 十月南京守備太監郝隆劉朝用採寧國池州

等礦 戶科給事李應策姚文蔚以播警乞停中官

礦稅不報 八月錦衣衛總旗申敏奏湖廣興國州

礦洞丹砂命陳奉開採 逮荊州府推官華鈺黃州

府經歷車任重降荊州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



煒荆門知州高則巽各一級以稅監陳奉誣劾也初  
奉由武昌抵荊州商民鼓譟者數千人飛磚擊石勢  
莫可禦道府諸臣身犯其衝殫力防護獨華鉦以公  
事至夷陵奉疑之又惡其禁革差官冠帶阻截司役  
書算故受誣尤烈又稅課襄陽商人聚徒鼓譟知府  
李商耕治其參隨開鎮荆門增設稅課而荆門故非  
巨鎮往來商船頗少誣知州高則巽阻撓俱降調  
雲南稅監李榮虐諸生見詬榮劾巡撫陳用賓命下  
諸生於理 九月戶部進大珠龍涎香 十月驍騎  
衛百戶請徵湖廣郡縣積貯羨銀又興國州人漆有



光報徐鼎等掘古墓得黃金巨萬命陳奉同撫按查  
解 十二月命應天府取帘屏龍旂龍簾諸上供物  
府丞徐申上疏言費將巨萬弊不可言必不得已請  
增爐鼓鑄以濟急報可 武功衛百戶韓應桂奏土  
民夏國瑚報湖廣京山具有真礦鉛砂大青等物是  
時興國麻城開採止得鉛砂得不償失卽陳奉亦經  
營勞瘁苦於奉行巡撫支可大疏參應桂欺罔請置  
法上免其罪撤回雲南道御史葉永盛奏差璫播虐  
請誅首禍不報

二十八年春正月武昌漢陽民千餘集撫按門陳稅



監陳奉之毒撫按不敢理民情益憤 貴州巡按宋興祖請停採木專力討播 逮西安府同知宋言稅監梁永劾其激眾倡亂也 二月己卯命太監暨祿兼徵鳳陽安慶徽廬常鎮稅前止徵應天太平寧國淮揚至是從羽林千戶王承德金吾百戶王鎮請也 南京守備太監郝隆稅沿江洲田 辛巳內監魯坤開彰德衛輝懷慶開封等礦洞以武驤衛百戶張欽請也 戊子錦衣衛百戶王體仁奏徵長江船稅從之 三月戊申四川貢扇不至左布政使程正誼等五人俱降調 庚戌兩淮鹽務少監魯保參稅監



陳增委官程守訓假武英殿中書舍人恣虐不報

廣洋衛鎮撫戴君恩奏廣東遺鹽及名馬天鵝絨鎖  
袱黎錦珠寶皆土產上卽命徵收總督戴耀極言之  
不聽 四月甲申雲南礦稅寶井內監楊榮參雲南  
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等 乙酉珠池市舶  
稅務內監李鳳激變新會縣因參鄉官吳應鴻等命  
逮治 鳳陽巡撫李三才請停礦稅曰自礦稅繁興  
萬民失業陛下爲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併其衣而  
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併其食而奪之征權之使急於  
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



又加銀若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今日某官阻撓礦稅拏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上下相爭惟利是聞如臣境內抽稅徐州則陳增儀真則暨祿理鹽揚州則魯保蘆政沿江則郝隆千里之區中使四布加以無賴亡命附翼虎狼如中書程守訓尤爲無忌假旨詐財動以萬數昨運同陶允明自楚來云彼中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聖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皇上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爲



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不報辛未三才復奏數月以來章奏但繫礦稅卽束高閤臣前疏非泛常國脈民命之所關天心祖德之所在也人主能爲萬姓之主然後奔走禦侮若休戚不關威力是憑劫奪之已耳斬刈之已耳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產掘人之墓卽在敵國讎人猶所不忍况吾衽席之赤子哉窮困無聊遂生窺竊如徐州趙古元之類是已夫天下非小弱也草澤之人至廣且眾也欲爲古元者何限獨以朝廷處置得宜欲乘之



而無釁故俛首降心從教從令耳今乃驅之使亂臣  
懼萬姓不肯爲朝廷屈也 南京守備太監下廬州

問六安州礦有無狀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安有礦高  
皇帝恐人盜採有傷皇陵來脈故六安衛特重巡山  
之任不敢妄議開採詔止之 六月戊戌礦監趙欽

劾富平知縣王正志逮訊 七月稅監王虎劾通州

同知邵光庭香河知縣焦光卿降調戊申稅監陳奉  
訐江防參政沈孟化蘄州知州鄭夢楨降調戊午巡  
按御史王立賢奏稅監陳奉貪暴激變不報時陳奉  
道承天之金花灘勒居民黃金拷及婦人并拘鍾祥



知縣鄒堯弼遠近大震 八月把總韓應龍奏四川成都龍安產鹽茶重慶馬湖產名木命內監王乘雲往徵 十二月辛丑湖廣稅監陳奉遣荊州衛王指揮開礦穀城不獲責貸主簿脅庫金若干邑人大懼羣擊之指揮走免餘俱溺江中

二十九年二月天津稅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方物禮部言大西洋不載會典真偽不可知且所貢天主女圖既屬不經而囊有神仙骨等物夫仙則飛昇安得有骨韓愈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宜量給冠帶令還勿潛住京師不報 己丑武昌兵備馮應



京參陳奉大逆十罪逮至京下於理削籍奉欲開礦  
青山棗陽知縣王之翰以近顯陵拒之因誣及襄陽  
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俱削籍逮下獄之翰尋斃

三月武昌民變逐陳奉奉列兵殺二人匿楚府中命  
甲騎三百餘射死數人傷二十餘人奉踰月不敢出  
眾執奉左右六人投之江奉自焚公署門事聞謫知  
府王禹聲知縣鄒堯弼爲民沈一貫論陳奉激變不  
報 四月督理直隸儀真等稅御馬監暨祿言臣徵  
廬鳳徽安遺稅并沿江船稅名撫按皆云重疊不敷  
題請寬處臣未敢憑二項共二十萬金今徵不滿萬



始信撫按爲可據而原奏人無憑也乞軫念民瘼以  
實徵解上毋拘原奏人揣摩之數上從之時權使苛  
暴獨暨祿請寬卹凡五上 六月己巳太監孫隆採  
稅浙直駐蘇州激變市人殺其參隨黃建節等數人  
撫按詰亂民有葛成獨引服不及其餘下獄論死

直隸巡按御史劉日梧行部徽州見程守訓豎坊  
曰特旨下書咸有一德卽收之守訓訐奏曰梧短不  
報 七月陝西撫按奏歲貢羊絨四千匹奉命改織  
盤綾又降柘黃暗花二則每疋長五丈八尺日織一  
寸七分半年得匹豈能如額乞悉改織不報 九月



起禮部尚書沈鯉大學士入閣辦事鯉陞見具疏望  
上以言致治又極陳礦稅之害尋值長至節上使太  
監陳矩宴之語及開礦事鯉言洩山川靈氣傷陵脈  
關係聖躬與聖子神孫不細上領之 禮部侍郎郭

正域疏言世宗朝罷內臣鎮守及珠池貢物擾驛遞  
濫奏帶開銀場者按問譴戍不貸備在實錄寶訓幸  
罷諸中使以杜亂萌不報 十月以內監魯保司兩  
淮鹽政兼浙直織造請專勅與關防禮部侍郎郭正  
域持不可往白內閣朱賡曰勅去矣勅中多勸戒語  
正域曰今文武臣奉勅者孰無勸戒能一一奉行否



何望於闕退而具疏力爭關防得無給

三十年二月己卯上偶不豫急召輔臣沈一貫入諭以勉輔太子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翌日上安諸事遂寢停稅諭已出上悔急令追之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不可反汗上怒幾欲手刃義義不爲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唾之始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約卽日奉行且頒天下刑部謂弛獄須再請亡何而旨格矣 饒州景德鎮民變稅監潘相舍人激之相誣劾通判陳奇逮下獄三月雲南稅監楊榮肆虐激變滇人不勝憤火廠房殺委官張安民撫按



以聞上怒持其章不下大學士沈鯉揭言定亂宜速  
久且生變又具列榮罪狀得毋株及五月戊辰太監  
劉成徵稅蘇松常鎮激變江西稅監潘相掠諸生及  
輔國將軍謀託各宗大開挾門入相走免誣劾上饒  
知縣李鴻報怨鴻除名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稅之  
害滇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李鳳釀禍欲剗刃  
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  
激變地方劫燬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蓊故碎屍  
抄家矣土崩瓦解亂在旦夕皇上能無動心乎不報  
應天大風拔富家樹成穴魯保誣以盜礦府尹徐



申力白富家免而盛言帝京王氣不可鑿保不能奪  
九月楊州富民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授其子  
弟各中書舍人

三十一年九月雲南稅監楊榮責麗江土官木增退  
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上言麗江古荒服也木  
氏世知府守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土番不宜  
自撤其藩貽誤封疆不報

三十二年三月都御史溫純言礦稅毒虐乞逮廣東  
稅使李鳳撤陝西稅使梁永雲南稅使楊榮不報

八月丙午武驤百戶陳起鳳請採大木以覲利除名



盡逐其黨時大雨都城崩壞戶部尚書趙世卿言蒼  
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可畏礦稅貂璫掘墳墓姦子  
女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今將索元元  
於枯魚之肆矣不報 九月戊申翰林檢討蔡毅中  
上皇明祖訓節略內關礦稅者爲註疏二十二卷不  
報

三十三年春正月壬辰廣東撫按戴耀林秉漢奏稅  
監李鳳憾潮州推官姚會嘉遮辱於廣州不報 二  
月丙午巡按廣西楊芳國言稅監沈永壽以土產金  
銀鉛錫派有司包解永康思恩等州原無礦洞亦派



多金宜免不報 八月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兵稅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礦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必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繹騷而繹騷更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已疏畱中十二月壬寅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釋礦稅在獄承天諸生沈機等十二人

三十四年春正月癸巳逮咸陽知縣宋時隆下獄時命停礦稅監梁永堅執咸陽潼關委官不宜罷益樹



黨布虐巡撫顧其志捕惡黨置之法永大恨之永又  
檄時隆取絨氊千五百時隆不予遂誣時隆劫稅閣  
臣揭沮不報 二月己未南京內官監丞徐壽僞造  
印牒稱中旨徵南工部杉枋三千部報詳詐窮下守  
備太監劉朝用訊之 三月己巳朔大學士沈鯉朱  
賡言秦人恨梁永甚宜撤不報乙亥江西礦務太監  
潘相以停稅移景德鎮請專陶從之丁丑仍以江西  
湖口稅務歸稅監李道己卯南礦務太監楊榮被  
殺榮久於滇恣行威福杖斃數千人榜掠指揮樊高  
明等盡捕六衛官人人自危指揮賀世勳韓光大遂



倡眾焚其署徒黨輜重皆燼事聞上怒不食曰榮不足惜何紀綱頓至此罪其首事罷中使不遣以稅課歸四川稅使丘乘雲世勳下獄死光大戍邊五月巡撫鳳陽李三才言恩詔中格流傳二說一新政原非聖意故旋開旋閉一沈一貫恐沈鯉朱賡妨位恥事不出已計傾左右致善事不終上怒奪俸三月一貫奏辯不問

三十五年七月壬辰撤陝西稅監梁永還京初巡按陝西御史王基洪劾稅監梁永陳兵殺傷吏民巡撫顧其志奏至平甚上疑之梁永遂訐奏咸陽知縣滿



朝薦承御史意伏兵渭南劫貢上怒命逮朝薦廷臣  
論救不聽時緹騎止灞上宗室士民毋慮數萬人圍  
永署朝薦間道就檻車藍田知縣王邦才亦發奸剔  
蠹與永相左并爲永誣逮至是中旨撤永還 十一

月巡撫福建徐學聚戶科給事中江灝劾稅監高案  
不法不報初案肆虐閩中舊撫袁一驥捕其爪牙置  
之法案造樓船餘艘治戎器招集亡命徵集百貨將  
出與諸番市閩人集其門訴之案所殺傷百餘人焚  
民居無算一驥力輯之乃定已又招紅裔入市殺戮  
商漁漸窺內地故學聚奏之



三十六年五月甲寅遼東稅監高淮激變錦州淮恃寵恣橫吏民小拂意父子老弱係累相屬於道徵稅私賦倍之每開市奪其善馬駕者強勒堡軍以重價購償自疏調度兵將詡其功伐總督蹇達劾奏內臣不得豫政典兵不報至是索賄錦州軍戶軍戶殺其使激眾千人圍之淮倉皇逃入山海關吏部左侍郎楊時喬戎政尚書李化龍力言遼東重困危在旦夕皆高淮擾民激變以滋禍患上命撤淮還京

四十一年六月初廣東珠池白萬歷三十二年停採至是金吾右衛指揮倪英上章請開刑科給事中郭



尚賓論開採之害不報

四十二年二月命各省稅課減三分之一

四十三年八月命內官呂貴暫提督浙江織造江西稅監潘相檄催福建廣東稅課閣臣言之不聽 九月丁丑江西湖口稅廨火大學士吳道南請罷湖口商稅不報

四十四年四月丙午雷火焚通州稅監張燧樓居御史金汝諧以聞請罷稅使不報 八月萬壽節加稅監河南胡江江西潘相通灣張燧天津馬堂四川王乘雲南京劉朝用歲祿賜呂貴飛魚服



四十七年五月吏部候選儒士蔣定國奏採山西夏縣等礦疏不由通政司通政使姚思仁糾之時遼東三路敗兵餉告急歛入曹致廉等奏乞同內監搜江南富家借餉數百萬思仁復疏爭之

四十八年七月上崩遺詔罷一切礦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建言廢棄及礦稅註誤諸臣酌量起用奉皇太子令旨盡行停止稅監張燧馬堂胡江潘相臣乘雲等撤還京

谷應泰曰聞之銀鏤金品列之禹貢升人璣貝載在周禮國有常經非可以無藝征之也況王



者藏富於閭閻天子不下求金車良以多慾者  
仁義難施黷貨者亂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  
不致謹也神宗奕葉昇平邊圉封貢海內乂安  
家給人足而乃苞桑之憂不繫於慮日中之昃  
弗虞於懷遠賢士大夫親宦官宮妾女謁苞苴  
陰性吝嗇孳孳所談利之所萌耳逮至萬歷二  
十四年張位主謀仲春建策而礦稅始起於是  
命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  
駐山東高宗領福建楊榮辦雲南丘乘雲駐四  
川李敬攝廣東郝隆劉朝用采池州陳奉領湖



廣魯坤開彰德衛輝大璫雜出諸道紛然而民生其間富者編爲礦頭貧者驅之墾采繹騷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礦務之外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權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府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荊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雜稅莫不設璫分職橫肆誅求有司得罪立繫檻車百姓奉行若驅駝馬雖漢室牢盆桑孔乘傳熙豐手實雞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至乃國法恣睢人懷痛憤反爾之誠覆舟之禍亦間有之以



故高淮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  
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楊榮激變雲  
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當斯時也瓦  
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而深宮不省  
疏入畱中其始因礦稅而設璫者繼則璫熒而  
託命在礦稅其始因璫媚而迎合在礦稅者繼  
則璫肥而交結在宮闈植根深固未易卒拔故  
也善乎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國  
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逮至  
三十三年而稅歸有司礦使停罷輪臺之悔不



亦晚乎然且兩載以還稅監不革七年之後珠  
池復開比之衛武飲酒之悔秦穆臨河之誓抑  
何習與性成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鄭權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東林黨議

神宗萬歷二十一年二月京察竣三月己未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論吏部稽勲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郎中楊于庭臺省交謫而吏部曲爲解僅議一職方主事袁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尚書孫鑰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爲罪且旣命議覆自有異同惟各原其心求歸於當若知其無罪以科道



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爲上以不引罪奪俸  
三月考功郎中趙南星鐫三秩調外淳熙等並罷劉  
道隆以不指名亦奪俸鑕乞休不許鑕復奏曰人臣  
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朋黨夫權者人  
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  
退去畱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  
專也今以畱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畱二  
京職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  
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爲  
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先是內計去畱先白



閣臣鑪及南星力矯之王錫爵不悅鑪既被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賈巖國子助教薛敷教俱論救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復合疏言之孔兼允成敷教俱謫外甲子禮部員外郎陳泰來疏曰臣通籍十七年四歷京察部權自高拱張居正以來尚書惟張瀚嚴清選郎惟孫鑪陳有年頗能自立餘則唯唯訥訥濫觴於楊巍而埽地於劉希孟謝廷案今復借拾遺熒惑聖怒卽去時之故智將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



爲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閣臣而後爲不結黨上怒降  
泰來癸未左都御史李世達請宥泰來等不聽南星  
洎熙于庭黃各削籍 四月辛丑吏部尚書孫鑰罷  
九月吏部右侍郎趙用賢罷先是用賢爲檢討生  
女三月中書舍人吳之佳約以幣及用賢諫張居正  
奪情削籍之佳爲御史過吳門用賢往餞不爲禮因  
反幣終字女蔣氏之佳子鎮亦他娶不相及也用賢  
負氣節素不爲王錫爵所善鎮訟之罷用賢之佳亦  
降戶部郎中楊應宿議趙用賢絕婚非是行人高攀  
龍申救得罪諸臣語侵閣臣指應宿爲諂諛應宿遂



許攀龍并及吏部文選郎劉四科趙南星顧憲成等  
錫爵封應宿疏上閏十一月甲午行人高攀龍上言  
大臣則孫鑰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  
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近李楨曾  
乾亨復乞歸選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  
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謂出於聖怒則諸  
臣自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  
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媚嫉之私皇上有容  
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遺以拒諫之誚爲聖德累不小  
丙申都察院左都御史孫丕揚覈楊應宿激而嫚罵



高攀龍疎而易言命降應宿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揭陽縣典史仍諭建言諸臣時事艱難不求理財足兵實政乃誣造是非部院公論所出今後務持平覈實

二十二年五月丁亥吏部推閣臣王家屏沈鯉陳有年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右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不允初閣臣王家屏以諫冊儲罷歸至是上論有不拘資品堪任閣臣語吏部遂以家屏等名上上覽不懌下旨詰責以宰相奉特簡不得專擅吏部尚書陳有年爭之以爲冢宰總憲廷推自有故事



王家屏爲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因乞骸骨上命馳驛還籍以孫丕揚代之辛卯以沈一貫陳于陞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調文選郎中顧憲成給事中盧明陬遂中立先後疏救上益怒憲成削籍謫明陬中立按察司知事甲午禮部郎中何喬遠奏救憲成謫廣西布政司經歷先是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爲請政府惟王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放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



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然時行性寬平  
所斥必旋加拔擢一貫既入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  
憲成旣謫歸講學於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  
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  
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  
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  
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二十三年秋七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  
部文選郎中蔣時馨倖進鬻爵下廷議尚書孫丕揚  
代時馨辨丙戌時馨削籍時馨貪黷初知新喻調嘉



魚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故爲敝衣冠從鄒元標講學  
歷考功文選二司及被劾請廷質且曰戎政兵部左  
侍郎沈思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呂避察不得又求少  
宰不得遂同諭德劉應秋大理寺少卿江東之等詆  
李三才授趙文炳冀陷太宰而代之上怒其瀆辨甲  
午逮故浙江海道副使丁此呂蔣時馨既斥孫丕揚  
謂釁由此呂沈思孝以此呂建言不宜察丕揚遂上  
此呂訪單貪婪贓跡雖建言無倖脫理命逮下獄對  
簿之日承服硃砂牀具等纍纍丕揚遂與思孝交惡  
矣八月沈思孝言孫丕揚庇屬負國丕揚乞休不允



十一月丁丑工部員外郎岳元聲言言官攻言官大臣攻大臣不若俱罷之

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大學士張位乞罷不許時吏部尚書孫丕揚乞休疏二十上言權官坐謀鷹犬效力義難再畱以位黨丁此呂沈思考也上責丕揚無大臣體宜協恭毋相牴牾閏八月吏部尚書孫丕揚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考罷

二十七年五月丁巳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二十九年九月戊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沈鯉



朱賡兼東閣大學士值文淵閣時廷推九人上已點  
朱國祚馮琦而沈一貫密揭二臣年未及艾曷少需  
之先爰立老成者賡得入鯉先任禮部與申時行左  
請告上不許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因疏劾鯉鯉求  
去益力上私語曰沈尚書不曉我意遂有是命

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訐章  
下禮部初楚恭王隆慶初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孿  
生子華奎華璧或云內官郭綸以族人如絳奴產子  
壽兒及弟如言妾子尤金梅所出並入宮長爲華奎  
次華璧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



乃寢華奎旣嗣楚華璧封宣化王華越素強禦忤王  
越妻又如言女知其詳越遂盟宗人二十九人入奏  
楚先王風痺不能御內乃令宮婢胡氏詐爲身臨薨  
時抱妃兄王如言子爲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綽舍人  
王王子爲華璧皆出於妻恭人王氏口王氏如言女  
故知之二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通政司沈子木持未  
上六月楚王劾宗人疏亦至事下部禮部右侍郎郭  
正域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  
家世系事難竟楚王襲封二十年何至今始發而又  
發於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



攻王果有真見出真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真則華越罪不勝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偏徇禍且不測非勘則楚王跡不白各宗罪不定王跡勘各宗罪不勘人於何服時正域右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謂王非假一時閣部互相齟齬給事中姚文蔚劾郭正域故王護衛中人修怨謀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劾御史于永清給事姚文蔚刺及沈一貫九月己巳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臯各劾郭正域夢臯并



及次輔沈鯉俱不報上卒以王爲眞而正域罷去尋  
楚府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燿等請復  
勘假王不聽時票楚事皆朱賡二沈引嫌不出 十

一月妖書事起沈一貫疑郭正域爲之錢夢臯遂直

指正域且及輔臣沈鯉陝西道御史康丕揚將例轉  
內監賈忠貞語不揚乘妖書可免丕揚遂起而佐之

後歸獄皦生光得解

詳爭國本

三十三年春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部左侍  
郎楊時喬輔臣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  
大亨主筆疏上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時喬與都御



史溫純力持公道疏上畱中三月辛巳吏部趨計疏  
中旨畱被察給事中錢夢臯御史錢一鯨等復諭京  
察科道不稱職者甚眾豈皆不肖必有私意朕不得  
無疑蓋以一貫私人被詰責也時喬純言察處科道  
萬歷二十一年科七人道七人二十七年科五人道  
九人今議處科四人道七人皆參眾矢公而聖諭嚴  
切臣等無狀宜罷上不問南京總督糧儲尚書王基  
以拾遺自辨上特畱之夏四月刑科給事中錢夢臯  
復論楚事請削前侍郎郭正域籍并言左都御史溫  
純黨庇工科給事中鍾兆斗例轉亦誣奏純純乞休



大理少卿徐宗濬吏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御史孔貞一等皆論夢臯違禁妄辨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亦言之俱不報五月候補職方郎中劉元珍劾沈一貫徧置私人蒙上籍下錢夢臯妄奏求容士林不齒一貫夢臯皆疏辨夢臯謂元珍爲溫純鷹犬降一級調極邊六月吏部員外郎賀燦然言被察科道與溫純皆當去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蕭如松朱吾弼各論王基錢夢臯鍾兆斗必不可畱沈一貫結近侍陽施陰設秋七月兵部主事龐時雍直攻沈一貫欺罔誤國於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致仕



錢夢皇鍾兆斗各避疾京察始得奏尋謫賀燦然龐  
時雍奪朱吾弼俸拾遺南京戶部尚書王基免時有  
布衣在一貫坐夢皇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  
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  
今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噓之

三十四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  
劾沈一貫奸貪大學士沈一貫沈鯉並致仕一貫連  
歲乞休疏八十上始允鯉居位四載嘗列天戒民窮  
十事書之於牌每入閣則拜祝之或讒鯉爲詛呪上  
命取觀之曰此非詛呪語也妖書事起危甚賴上知



其心得無恙及放歸得旨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幣  
鯉牛之出都日猶有讒其衣紅袍閱邊者中官陳矩  
爲解乃已孫居相奪歲俸陳良訓鑄三級調外

三十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  
侍郎葉向高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又諭朱賡召舊輔王錫爵時顧憲成移書向高言近  
日輔相以模稜爲工賢否溷淆引張禹胡廣爲戒廷  
機故出沈一貫門人多疑之給事中王元翰胡忻曹  
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等交章劾廷機廷機故清  
介而攻之者詆爲輦金奧援御史葉永盛極辨之廷



機伏闕辭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

秋七月總督

漕運李三才請補大僚選科道用廢棄其論廢棄曰  
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永棄不收總之於皇  
上無忤今乃假主威以錮諸臣又借忤主之名以飾  
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爲甚參政姜士昌齎表入京奏  
別遺奸錄遺逸遺奸指王錫爵沈一貫朱賡又曰古  
今稱廉相必稱唐楊綰杜黃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  
惟恐不及而王安石用之驅逐諸賢竟以禍宋時李  
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賡廷機上疏辨降士昌  
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謫平定州判加謫士昌興



安典史

三十六年五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輔臣朱賡李廷機大罪十有二指一貫賡廷機爲過去現在未來三身布置接受從風而靡上以其誣詆謫普安州判

九月先是王錫爵辭召手疏言皇上於章奏一概畱中特鄙棄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畱臣謂君父至尊必自立於無過之地請幡然降旨盡除關稅召還內差散內庫之有餘濟邊儲之不足天下必歡呼踴躍以頌聖德畱中章疏亦自有緩急如推補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爲先庶官以科道爲急科



道考選久停與其故裁抑畱不肖以塞賢者之塗孰若稍疏通簡新進以決舊日之壅此今日攬權上策也時疏甚密而都御史李三才鉤得之泄言於眾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於是南京戶科給事中段然首論錫爵與朱賡密揭擅權亂政不報起孫丕揚太

子少保吏部尚書

十月壬戌起吏部文選郎中顧

憲成爲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丙寅工科給事中何士晉劾錦衣衛左都督王之楨爲輔臣爪牙心腹亟宜顯斥禮科給事中張鳳彩刑科都給事中蕭近高給事中張國儒交章糾王錫爵朱賡國儒言臺省五



十餘人共糾朱賡奸狀而尚書趙世卿曲媚之俱不報十一月壬子朱賡卒於官賡性宿謹同鄉沈一貫當國善調護故妖書楚獄其禍不蔓賡卒廷機當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葉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遂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廟乞放凡五年至萬歷四十年始得請寒暑閉門無履跡

三十七年春二月丙寅御史鄭繼芳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貪婪不法元翰亦奏辨繼芳爲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初給事中王紹徽善湯賓尹營入閣甚急嘗語元翰曰公語言妙天下卽一札揚湯君湯君且



爲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焉經徽銜之因  
嗾繼芳摭元翰 夏四月吏科糾擅去諸臣初工科  
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劉道隆繼之王元翰顧天  
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去命削善繼籍道隆等各  
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詆至不可問 戶科給事  
劉文炳請召鄒元標不報 十二月乙丑工部主事  
邵輔忠論總督漕運李三才結黨徧天下前圖枚卜  
今圖總憲四岳薦鯨漢臣諛莽天下之大可憂也時  
三才需次內臺輔忠首劾之繼以御史徐兆魁三才  
奏辨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



工科給事中金在衡交章爲三才辨俱不報三才負  
才名初爲山東藩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方稅  
璫橫甚獨能捕其爪牙以尺箠斃大盜三才多取多  
與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  
憲成信之亦爲游揚三才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厥  
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  
乏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至  
是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紬之

三十八年五月壬子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勘李三才  
不報前吏部郎中顧憲成遺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



至淡漠勤學力行爲古醇儒當行勘以服諸臣心時給事中金士衡段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郎中錢案爭之紛如聚訟

三十九年二月戊子總督漕運李三才免 三月吏部尚書孫丕揚糾御史金明時倡言要挾逃察命下都察院議處初明時巡闕劾寶坻知縣王淑沐吏部右侍郎王圖子也及臨京察知不免遂先發攻王圖御史史記事論之明時奏辨主事秦聚奎言明時論王圖在去年十二月丕揚論明時在今考察先一日而卒之明時撓察之疏杳乎無聞大臣結黨欺君天



下大勢趨附秦人今之不揚非復昔之不揚矣於是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俱以撓  
察論聚奎不揚奏參聚奎并以湯賓尹等七人訪單  
送內閣閣臣葉向高疏如不揚指金明時以不謹免  
尋以辨疏犯御諱削籍四月庚辰計疏下命秦聚奎  
閑住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郎中張嘉言主事徐  
大化御史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岳和聲降調有差  
五月給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顧憲成講  
學東林遙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不揚  
湯兆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 翰



林院修撰韓敬疾去敬先師事湯賓尹在禮闈越房拔爲第一敬有時名而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好時攻賓尹因及敬

四十年二月癸未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十一年二月辛丑御史劉廷元劾光祿寺少卿于玉立依附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不報十月禮科給事中元詩教言今日之爭始於門戶門戶始於東林東林倡於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賢玉立自奸賢奸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諸曹關通大內操縱朝權顧憲成而在



寧願見之哉末刺及葉向高向高奏辨

四十二年八月癸卯大學士葉向高致仕十一月御史劉廷元參李三才佔廠盜皇木結交內侍起官御史劉光復給事中官應震等交章論之命給事中吳亮嗣往勘亮嗣報其實下三才舍人於理三才尋削籍

四十五年三月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案職爲民竇子偁陸大受皆被斥時葉向高旣去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短長吏部尚書鄭繼之主察徐紹吉韓浚佐之之案初爭挺擊爲韓浚所糾部處坐以貪汚子偁



大受有清操持論與之案合亦被逐時上於奏疏俱  
畱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  
於是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  
齊爲元詩教韓浚周永春楚爲官應震吳亮嗣浙爲  
劉廷元姚宗文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爲之主賓尹負  
才名而淫污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竣韓浚以問  
鄉人給事中張華東華東曰王之案論甚正何爲重  
處之浚驚愕不語

四十六年十二月主事鄒之麟奪職閑住之麟負才  
名附給事中元詩教韓浚求轉吏部不得遂託奏詩



教浚又擅離任被斥

四十七年十二月會推閣員禮部左侍郎何宗彥以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不得預御史薛敷教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惜之而禮科都給事中元詩教兵科薛鳳翔又屢駁具如延登指各歸責於輔臣方從哲從哲奏辨俱不報先是國本之論起廟堂益相水火上頗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方從哲獨相七年上喜其無能而安之山東趙煥爲冢宰詩教又從哲門人故其勢尤張已而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爲



選君必以年例處姚宗文劉廷元齊浙遂離之麟既  
被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嘉賓鍾惺皆有才名俱  
改用而嘉遇素潔清亦與眾共擯趙興邦爲兵垣仍  
入禮闈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  
遇興邦遽陞京卿御史唐世濟助嘉遇攻興邦而元  
趙之勢衰時廷議所喧持者唯禁道學一事吏治邊  
防俱置不理

泰昌元年卽萬歷四十八年也八月己酉起鄒元標  
爲大理寺卿科臣惠世揚上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  
係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吏部尚書



周嘉謨奏列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於是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悉起部寺諸官壬戌以侍讀學士劉一燝韓爌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仍諭內閣特召舊輔葉向高初光宗踐祚踰月崩未及用向高等熹宗旣卽位乃遣行人徵之十一月給事中惠世揚遇災陳言因參大學士孫如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案陸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移宮二案臺省交章論之至是歸

熹宗天啓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



漣以移宮一案御史賈繼春侵之漣因乞歸

詳三御案

史馬逢臯上言楊漣何罪無罪卽功在安社稷罪在攻大璫罪璫未誅而發璫罪者先作楚囚之悲君子退則小人進矣 二月御史周宗建上言國家之治亂由於議論之公私皇祖戊申以後沈一貫未敗之時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臯康丕揚爲之首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爲之首



壬子癸丑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學差可擯考選可排吏兵之諸事可日試以爲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爲阱時則有元詩教趙興邦爲之首有如今日三咨並下君子進庸矣而臣竊爲先事之慮者以用人言之如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允中等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如必借此相引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於月旦窮凶之醜類尚畱春夢於餘灰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以移宮言之如方震孺毛士龍等十有餘章闡發旣明在科



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於他日臺臣賈繼春  
質心愛主何妨付定論於國人若復侈談羽翼追憶  
几筵欲埽疑端愈增滋蔓又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  
臣請約言之銓除在真品母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  
輿評母輕出言以佐鬪國家要以邊事爲首務母自  
起室內之戈今日終以君德爲大本母徒爲將順之  
節 三月起劉宗周禮部主事王之宋刑部主事高  
攀龍光祿寺丞 八月給奉聖夫人客氏地以陵工  
成命敘錄魏進忠御史王心一馬鳴起吏科給事侯  
震暘倪思輝朱欽相等先後糾之降調有差

詳魏忠賢亂政



二年春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爲太常寺卿 三  
月禮科惠世揚疏參輔臣沈漼借募兵之名爲護身  
之術陰使其黨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再  
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有違祖制不聽  
御史侯震暘亦以劾漼調外六月刑部尚書王紀奏  
劾輔臣沈漼巧能移人主之視聽力足倒天下之是  
非交結權黨誅鋤正士黃臺瓜詞已賦同文館獄將  
興又曰臣指其蔡京而漼不肯受試取惠世揚周朝  
瑞魏大中董羽宸等疏一一讀之則京之爲京隱括  
於此矣上以煩言責之漼尋予告回籍紀革職爲民



八月以楊漣爲太常寺少卿 兵科給事朱童蒙

疏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講學醵金立院之非標等上疏自理上優詔答之工科給事郭興治復劾內有比擬妖賊諸語上責其狂悖奪俸於是元標從吾五疏乞休元標卽移家出城遂予告馳驛去 翰林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畱

中庶吉士鄭鄮疏促之俱降調

詳魏忠賢亂政

太僕少卿滿

朝薦上言國事顛倒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什之八九疏入除籍爲民 十一月以趙南星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十二月以顧秉謙魏廣



微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二月奪御史周宗建俸南京御史徐世業劾宗建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詞連郭鞏有結交宮闈獻媚進忠之語中旨切責 冬十月以楊漣爲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

四年二月推南京吏部尚書鄒元標中旨以衰老罷之 夏四月吏部尚書趙南星上言吏部四司惟稽勲司一人餘司皆二人以稽勲事寡也然今日之稽勲皆儲爲文選考功之用宜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格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調吏部呂坤黃克念等



同邑同司之例爲言上從之於是南星調職方司郎中鄒維璉爲稽勲主外察維璉與原任主事吳羽文皆江西人羽文遂拘舊事求去維璉亦不敢履任刑科傅櫬疏侵之羽文求去益堅維璉亦上疏力辭櫬復疏以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交通故內監王安中書汪文言詔下文言於獄嚴訊之光斗上疏自理大略謂櫬之意不利於稽勲有鄒維璉銓司有程國祥吏垣有魏大中故欲一網去之且指其冒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兄弟布置窟穴大中亦上疏辨得旨命大中赴任供職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



淑相繼爲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請骸骨疏曰臣十八疏乞歸皇上謂時艱主憂臣卽去何安顧臣罪戾多矣卽如科臣傅樾所論汪文言實臣具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臣取罪之故當聽公論不敢妄辨以滋紛紜耿耿愚忠竊謂言官之訐奏釁不可開駕帖之拏人漸不可長惟皇上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於以釋宮府之嫌消搢紳之禍上慰諭畱之已而大中旣蒞任復傳旨詰責大中樾情事未明何得赴任樾乃上言明旨不宜二三中旨恐開旁竊糾近臣以自解七月大



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再入相政移忠賢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動卽掣肘楊漣二十四罪疏上忠賢恨刺骨御史林汝翥忤璫羣璫圍向高第索之向高知時不可爲發憤決去疏三十三上後得請

左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落職回籍呈秀巡按淮陽有狼籍聲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發其餽遺攀龍因回道考察劾罷之已而呈秀以魏璫義子起用冬十月朔有事太廟輔臣魏廣微不至魏大中糾其無禮指稱惟奢安不拜正朔廣微深銜之上疏自辨御史李應昇復疏糾之謂廣微不可見乃



父於地下廣微見疏恚甚廣微父魏允貞也嘗爲諫官得罪閣臣去 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

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不允亦調外時推山西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沈靜有爲欲以處之言於員外夏嘉遇嘉遇述其意於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逢大中告以故先是應祥令嘉善大中知其才守遂會推焉陳九疇有私恨遂論應祥昏耄大中以門牆私之互相奏辨有旨會勘吏部坐臺臣論人失實上中旨以比



周切責之降大中等於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  
士韓爌力救不聽引疾歸已而刑部尚書喬允升吏  
部侍郎陳于庭都御史楊漣左光斗太常卿謝應祥  
部屬張光前鄒維璉科道袁化中許譽卿等一時盡  
黜部署皆空戶科給事中陶崇道上言諸臣各執成  
見不無異同尤望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而天語  
頻煩責以朋比彼此之互異旣章水火之情形立見  
虞廷黜陟不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爲殷鑑疏入降調  
十二月起徐兆魁爲吏部左侍郎朱童蒙郭允厚  
李春燧太僕寺少卿徐大化呂雲鵬孫杰大理寺寺



丞霍維華郭興治楊維垣等皆科道以御史梁夢環

追論復逮汪文言自是羅織靡已楊漣魏大中相繼

斃於獄

詳魏忠賢亂政

御史李蕃疏劾輔臣朱國禎時韓爌

既去魏廣微未得爲首輔嗾蕃劾之

五年秋八月御史張訥請廢天下書院

殺熊廷弼

初楊左事起以移宮爲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

與也已復改爲封疆周朝瑞曾疏薦廷弼而顧大章

與楊維垣相疏辨與楊左又無與也乃以封疆牽入

移宮於是一網盡矣

詳魏忠賢亂政

七年八月上崩無嗣遺命以信王入繼大統誅魏忠



賢客氏其黨相繼伏法

詳魏忠賢亂政

冬十月吏科都給

事中陳爾翼上言東林餘孽徧布長安每欲因事起釁憂不在小乞敕下廠衛嚴緝禁之上曰羣臣流品先帝澄汰已分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毋事揣摩形影以滋爭競十一月戶部員外王守履劾崔呈秀薦舊輔韓爌上以韓爌清忠有執下所司知之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臣入都邸抄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



呈秀者又邪黨乎虛中言之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秉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己寧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矣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嗷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



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恩綸酌用乃任事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深防報復臣竊以爲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己卽可化牛李爲同心況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不須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旣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所謂方隅未化也韓爌清忠有執聖諭鑑知而廷議殊有異同則徒以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封疆失事累累有徒而時議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閤筆也然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



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  
殺廷弼而熿獨不能殺之也詞臣文震孟三月居官  
昌言獲罪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起用之旨再下悠  
謬之談日甚豈以其前兄從龍不逞之事乎夫賢愚  
相越古今多有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  
向魋之罰臣所謂正氣未伸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  
而主別白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於  
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毀拆者俱宜葺復如  
故蓋書院生祠相爲勝負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  
疏入上不納御史楊維垣以詞臣持論之偏疏駁之



元璐復上言維垣疏臣持論甚謬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之楊漣提問崔呈秀之高攀龍乎且當時於三才特推其揮霍之略未嘗不指之爲貪於廷弼特未卽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今忠賢窮兇極惡維垣猶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而何況三才虎彪結交近侍律當處斬初擬止於削奪維垣不聞駁正又何況廷弼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觸璫嬰禍之跡加以說情罔利已非矣如廷弼



特票免一臬未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逆璫借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著聲以參沈灌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均得罪於逆璫者也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躡級之儔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於是畏破帽策蹇者相率爲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邪謀



則不可逆璫毀書院逐正人籍學士大夫之口自元  
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真儒自命學官之席儼然  
揖宣聖爲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而以臣  
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假借矯激四字  
夫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爲頌德生祠使有一人  
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而謂東林  
之名義盡假也東林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外  
如顧憲成趙南星馮從吾陳大受周順昌魏大中周  
起元周宗建等之真理學真骨力真氣節真清操真  
吏治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



也維垣以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崔魏之貫  
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維垣以無可奈何之  
時爲頌德生祠解嘲假令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諸  
臣亦以爲不可異同而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  
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爲適值無  
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  
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品節試之於  
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  
之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之所借而勅  
節不阿或逐或遠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



以鏡別妍媸而揭揭代逆璫分謗臣願維垣之熟計  
之也上是之時元璐屢言事大學士來宗道嘗曰渠  
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  
相 五月御史袁弘勳劾大學士劉鴻訓一入黃扉  
揚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閑住無虛日最可異者楊  
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  
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事未暇平章惟亟毀要  
典謂水火立黃是書爲崇今燬矣水火立黃息耶戰  
耶未燬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旣燬以後鴻訓又  
借之以殛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鎮撫司僉書張



道濬亦訐攻鴻訓工科給事中顏繼祖爭之且言道  
濬出位亂政非重創不止御史史堃高捷相繼彈鴻  
訓鴻訓尋以事罷歸 十一月庚申會推閣員吏部

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益等禮部尚書溫體仁  
訐謙益天啓初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上  
召廷臣及體仁謙益於文華殿質辨良久上曰體仁  
所參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眾臣不敢盡言  
卽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曰  
體仁資深望輕如糾謙益何不先於枚卜也體仁曰  
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不得不爲皇上慎用耳允



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鑑上叱之下  
錦衣衛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  
罪而出旋回籍除名爲民下千秋於刑部周延儒曰  
自來會推會議皆故事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卽  
言出而禍隨之矣上大稱善遂停枚卜卒用延儒延  
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對稱旨至  
是枚卜謙益必欲得之而慮以延儒同推勢必用延  
儒遂力扼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延儒不推適滋上疑  
耳於是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深體仁發難而延儒助  
之謙益不知也忽蒙召對謙益自爲枚卜定於此日



及入見方知有體仁疏體仁與謙益廷辨體仁言如湧泉而謙益出不意頗屈

二年春正月定逆案 召廷臣於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璫詩刊本上問體仁體仁謂出自錢謙益誣論又出御史任贊化參體仁疏其語褻上不懌謫贊化於外御史吳牲言因溫體仁前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斥任贊化班行無色乞召還言官不聽

三年五月左諭德文震孟上言呂純如羅織諸賢今藉輿援思借邊才起用吏部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



年例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才疏入命指實具奏永  
光有清執東林以其異己給事中張國維御史毛羽  
健等交劾之俱不問至是震孟再糾之

四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調外  
初定魏崔逆案輔臣錢龍錫主之袁崇煥之獄御史  
史堃力謀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  
延儒溫體仁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不敢  
任又上英察不能遽起大獄也道周疏上延儒意稍  
解時大學士韓爌亦被劾歸 二月給事中葛應斗  
糾御史袁弘勳錦衣衛都督同知張道濬通賂竊權



命下理弘勳受參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賄囑於兵部尚書梁廷棟吏部尚書王永光弘勳道濬皆永光所任也俱論戍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論永光誨貪崇墨永光罷 五月釋故大學士錢龍錫獄戍定海衛龍錫出獄周延儒卽過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龍錫深德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因述延儒語體仁曰上固不甚怒也於是聞者謂體仁質直而延儒虛僞然亦體仁之巧於擠延儒也嘉善錢士升爲龍錫門生聞體仁語頗多之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

五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薦黃克纘劉宗



周等御史吳彥芳奏薦李瑾李邦華等上以其朋比惡之下彥芳執御於理坐上書不以實律杖爲城旦六年三月刑科都給事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借叢威人延儒嘗語去輔李標事云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上卽改畱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義皇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至指借停刑以罔賄利此固通國所共聞也且引刑科給事李世祺爲證世祺亦奏延儒有此言不問戶科給事中朱文煥亦劾延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六月大學士周延儒罷始溫體仁與延儒深相結納延



儒力援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  
延儒體仁無一語相助於是陳贊化屢糾延儒卽義  
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體仁知上意凡與延儒爲難  
者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誅延儒放歸

七年三月召大學士何如寵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  
刑科給事中黃紹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  
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  
仁爲相水旱洊臻盜賊滿路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旣  
久窺旨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  
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



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責其率妄調外 八月甲戌召廷臣於平臺問誰堪

冢宰總憲者令各給條對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所舉與眾不同上許之勲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室捷旁皇四顧大學士王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勲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冢宰非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上問溫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是之應熊故善周延儒而純



如又與延儒善者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淑泰吳  
甘來交章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計翻逆案乙亥  
召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爲吏部尚書以唐世濟爲左  
都御史

八年夏六月刑部主事吳江給事中何楷宋學顯御  
史張纘曾各劾大學士溫體仁并及王應熊初流盜  
陷中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被劾而振纓體仁  
鄉人曲庇之時何吾騶亦與應熊不合錢士升力劑  
其間得解 秋七月進少詹事文震孟爲禮部左侍  
郎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旣而以疾告不



允溫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至是出特簡入  
政府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文震孟罷初吾騶震  
孟在直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  
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自恃  
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鄮當  
遷除大拂體仁意至是票陞疏止欲奪譽卿俸體仁  
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卽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  
吾騶震孟朝罷矣譽卿擊璫有直聲沈淪諫垣十年  
不調至是削籍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齟齬同  
官不竟其用逮庶吉士鄭鄮鄮繼母大學士吳宗



達女弟也。鄆薄於宗，達宗達嘗揭其杖，母烝妾震孟。既忤體仁，體仁併恨鄭鄆，卽以宗達所揭入告，下獄。九年二月，吏部尚書謝陞疏救陳子壯，不聽。先是，子壯以論宗秩事下獄。

詳崇禎治亂

巡按蘇松常鎮御史

王一鶚奏薦周延儒等，以濫及廢籍責之。夏四月

大學士錢士升罷。初，溫體仁深結士升，其入相也，體仁凡有所爲，必力推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而士升成之。體仁逐文震孟，頗引士升爲證。士升亦助體仁。至是，體仁并欲去士升，因福建右

衛經歷吳鯤化訐奏。士升弟士晉卽擬嚴旨，仍囑林



鈇母泄言欲偕弟以逐其兄也士升遂引歸 五月  
逮滋陽知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入前大學士  
文震孟之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  
狀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輒道訴之德移獄刑部成延  
綏 秋七月國子祭酒倪元璐免元璐與同邑左庶  
子丁進不合嗾誠意伯劉孔昭訐奏也 十一月下  
左都御史唐世濟於獄世濟以邊才薦故兵部尚書  
霍維華上謂維華逆案世濟蒙蔽下刑部獄明年正  
月霍維華戍沒

十年春正月常熟章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



益科臣瞿式耜疏上溫體仁修郅逮之下刑部獄幾  
殆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憤  
其冤發從儒陰謀立枷死謙益等尋得釋 二月逮  
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初提學僉事袁繼咸守官奉  
公自書卷外無長物孫振貪穢不職誣奏之貢士衛  
周祚等訟其冤命并孫振逮訊 三月陸文聲陳風  
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  
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珙覈  
奏元珙因極言文聲之妄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  
事溥采爲古學以相砥礪天下靡然鄉風不爲政府



所悅故朝論多苛及之時蘇州推官周之夔亦訐奏  
溥等樹黨挾持 夏四月兵科給事中宋學顯貴州  
道御史張盛美俱例轉湖廣河南參議撫寧侯朱國  
弼劾溫體仁私左都御史唐世濟逐學顯盛美上不  
聽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  
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 六月大學士溫體仁  
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吳本泰護歸體仁在事諸臣  
攻者無虛日體仁與舉朝爲仇其庇私黨排異己未  
嘗有跡但因事圖之使若發自上者而主柄陰爲所  
假上竟不之疑 八月以薛國觀爲禮部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 十月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  
楊廷麟讓左諭德黃道周閣臣以道周意見偏上疏  
有不如鄭鄮之語寢之刑科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  
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  
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已而道周疏劾楊嗣昌奪  
情謫外

詳崇禎  
治亂

十一年八月南京戶科給事張焜芳論前巡鹽兩淮  
御史史堃侵帑三十餘萬命逮堃下刑部先是巡鹽  
御史張錫命憂去遺課二十一萬堃攝事盡入其家  
檢討楊士聰攻之堃譖堃錫命時錫命前卒子沆奏



辨大學士錢士升擬旨罪莖王應熊曰史太僕大有才未易撓也擬上上果不聽至是莖復奏辨又發張焜芳朋黨狀焜芳奪官

十二年六月以左懋第袁愷陰潤蘭剛中范士髦爲給事中詹時雨李近右汪承詔張緒論楊四重爲試監察御史吳昌時等並各部主事昌時首選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謂薛國觀所爲恨之

八月故庶吉士鄭鄮磔於市先是中書舍人許曦訐奏鄮不孝瀆倫與溫體仁疏合法司定罪擬辟上命加等鄮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



與之遊當時欲借鄆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鄆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

十三年夏四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下理廷杖論戍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削籍監生涂仲吉上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戇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



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戍 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上頗向用之至是因擬諭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鎮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語及朝士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專偵其



陰事以及於敗國觀既削籍吏部尚書傅永淳南京  
吏部尚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於獄  
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眾十二月國觀奏辨不聽  
命入京卽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刑科給事中  
袁愷誣劾出於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 夏  
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  
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  
順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等冀乘間得復相至是  
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 六月故



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襄贄於庶吉士張溥之門歸語知縣丁煌誇溥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及臣旦夕必逮未幾而王陞彥果劾臣矣一里居庶常結黨招權陰握黜陟之柄豈不異哉上令丁煌指證下倪襄於獄旣而奕琛亦劾張溥并及故禮部侍郎錢謙益 八月辛亥故大學士薛國觀賜死誅中書舍人王陞彥各籍其家初國觀以王陞彥通賂免官命伺其邸則王陞彥至執下獄陞彥爲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卽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於東廠僉云昌時實



啓其機 十二月甲子戊黃道周解學龍初刑部尚

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道周之罪  
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  
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  
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  
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  
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  
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  
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  
今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



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十五年夏四月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爲營救得起用 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能談言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延儒以微詞解之得減放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



還宮卽傳旨復官

十六年三月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尚書鄭三俊嘗以問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於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不知 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文選主事吳昌時特廣其數意脅臺省爲驅除地也 夏四月河南道御史祁彪佳劾吳昌時紊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參之 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以薦



吳昌時引咎罷大學士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  
劾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  
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  
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御史蔣拱宸何綸  
交劾之七月乙卯上自訊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  
脛乃止徵延儒聽勘延儒先薦大學士王應熊途中  
密語令先抵京上遣緹騎趨延儒入偵知之罷應熊  
尋誅昌時賜延儒死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  
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  
排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已以聽溥旣沒世奇遠權勢



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於敗

倪元璐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宁之局凡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羣類之自戰而不爲之理所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其旣闔寺擅權宵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戢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人亦不曰戰直曰禽馘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患其心愈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握照虛公百爾臣工皆恍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



明主所籍鍵以繩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竄正人  
其正人旣禍敗卽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宵人亦  
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於禍敗宵人正人  
皆以不敢言黨而黨愈熾黨愈熾而國是不可問  
矣究之指以朋比斥爲僞學竄逐禁錮殆無虛日  
予以世患無真品望不患無真經濟耳所謂道德  
事功垂之竹帛貞之珉石蓋槩乎未有睹也嗟乎  
此後世之所以衰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鄭權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爭國本

神宗萬歷十年八月丙申皇元子生頒詔赦天下

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爲貴妃二  
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疏曰早建太子所以  
尊宗廟重社稷也自元子誕生五年於茲矣卽今麟  
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於茲祖宗朝立皇  
太子英宗以二歲孝宗以六歲武宗以一歲成憲具  
在惟陛下以今春月吉旦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



億兆人之望上曰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戶  
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沈璟上言貴妃雖賢所  
生爲次子而恭妃誕育元子主鬯承祧顧反令居下  
耶乞收回成命首進恭妃次及貴妃上怒謫應麟廣  
昌典史璟亦調外上諭閣臣曰降處非爲冊封惡彼  
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成憲  
朕豈敢以私意壞公論耶刑部主事孫如法上言恭  
妃誕育元嗣五年未聞有進封之典貴妃鄭氏一生  
卽有皇貴妃之封貴妃能得之於皇子之生之日  
而恭妃不能得之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不能無疑



也上怒謫潮陽典史御史孫維城楊紹程請定儲位  
俱奪俸 禮部侍郎沈鯉奏宜並封恭妃王氏上諭  
待元子冊立行 皇貴妃鄭氏父鄭承憲爲其父請  
卹典援中宮永年伯王禕例禮部疏駁上命予墳價  
五百兩

十五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王三餘御史何倬鍾化  
民王慎德各奏建儲不報輔臣請建儲封王令候旨  
行

十六年六月山西道御史陳登雲請冊立東宮且罪  
鄭承憲驕橫之狀不報



十八年春正月朔上御毓德宮召輔臣申時行許國  
王錫爵王家屏於西室以冊立東宮係宗社計請上  
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  
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大使出輔臣  
復請曰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上頷  
之時行等出上遽令司禮監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  
子來與先生一見輔臣還至宮門內有頃皇長子皇  
三子俱至引至御榻前皇長子在御榻右上手攜之  
向明正立輔臣等注視良久因奏曰皇長子龍姿鳳  
姿嶷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上欣然曰此祖宗



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輔臣奏皇長子春秋長宜讀書且云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卽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矣上曰朕五歲卽能讀書復指皇三子云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遂手引皇長子至膝前撫摩歎惜輔臣叩頭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曰朕知之時行等叩頭出 十月吏部尚書宋纁禮部尚書于慎行率羣臣合疏請册立東宮上怒下旨奪俸輔臣申時行引疾乞休王家屏居中調之上意稍解以鄭國泰請册立疏示羣臣傳諭建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立廷臣無復奏擾如有復



請直踰十五歲

十九年冬十月閣部大臣合疏請建東宮先是建儲事既奉 upper 旨申時行與同官約遵守稍需一歲每諸司接見亦以此告之故辛卯歲自春及秋曾無言及者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備東宮儀仗時行方在告次輔許國乃曰小臣尙以建儲請吾輩不一言可乎倉卒具疏首列時行名以上時行聞之大愕別具揭云臣已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皆畱中而是疏與諸疏同發禮科羅大紘遂上疏論時行迎合上意以固位武英中書黃正賓繼之



上怒杖正賓削大絃籍 十二月輔臣王家屏乞明  
春建儲以塞道路揣摩之口銷牆幃牽制之私不報  
二十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李獻可疏請豫教削籍  
大學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還御批上怒給事鍾羽  
正舒弘緒陳尚象李固策丁懋遜吳之佳楊其休葉  
初春御史錢一本鄒德泳賈名儒陳禹謨主事董嗣  
成交章申救削籍降調有差科臣孟養浩疏最後上  
加杖一百家屏三疏乞歸許之吏部主事顧憲成章  
嘉禎等廷推家屏忠愛不宜廢置請召還上怒憲成  
削籍嘉禎謫羅定州州判 十一月禮部尚書李長



春屢請冊立疏十有四不報尋罷去

二十一年春正月輔臣王錫爵歸省還朝密疏請建東宮曰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爲小臣激聒所阻皇上親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羣器寂然蓋皆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無虞也倘春令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復何名而又緩伏乞降諭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謀上報云朕雖有今春冊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復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復疏曰昔



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養之唐玄宗取楊  
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  
子爲子與其曠日遲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  
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臣謹遵諭並擬傳帖二道以  
憑採擇然尚望皇上三思臣言俯從後議以全恩義  
服人心上竟用前諭工部郎中岳元聲刑科臣張貞  
觀史孟麟曰此舉何如貞觀曰此乃錫爵密進者元  
聲復詣禮部郎中陳大來家兵科給事許弘綱禮部  
郎中于孔兼皆在弘綱以屬元聲元聲曰我方論錫  
爵若言謂有成心反敗乃事其以元聲爲後勁可也



弘綱不允元聲遂歸草疏適禮部郎中顧允成張納  
陞至遂聯名上大約言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  
青年莊皇帝不設爲未然事以誤大計疏入刑科王  
如堅光祿丞朱維京疏繼上曰皇上念及中宮良厚  
顧中宮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避位  
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恐  
中宮聞之亦有不安者皇上以手札咨之錫爵錫爵  
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如旨擬勅難以厭中外之  
人心光祿少卿徐傑署丞王學曾郎中陳泰來于孔  
兼疏繼上上怒如堅維京謫戍傑學曾等爲民而元



聲允成納陞得寬旨然並封旨竟如故元聲與允成  
納陞泰來孔兼暨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面  
詰錫爵於朝房錫爵色甚厲元聲曰閣下奈何誤引  
親王入繼之文爲儲宮待嫡之例鳳儀語稍遜元聲  
厲聲呵之曰官員外不知祖訓錫爵容霽眾欲出元  
聲曰大事未定奈何出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當  
以廷臣相迫告之皇上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  
如元聲曰請卽以元聲爲首杖戍惟命錫爵唯唯庶  
吉士李騰芳上書錫爵曰聖明在上議者俱爲杞憂  
以公苦心疑爲集菀此皆妄也但聞古賢豪將與立



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晦其迹於一時而終可皎然於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公事墮公功而罪公爲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讀訖爽然曰諸公詈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手書祕跡甚明也騰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由知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乎錫爵默然良久



復曰古人畱侯鄴侯皆以權勝騰芳曰鄴侯不欲以  
建寧爲元帥而咏摘瓜詩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  
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遲廣平爲太子  
別是一則然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強諫爲無  
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請太子與趙王並  
封且行權必大智人委曲宛轉或立語而移或默然  
而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  
錫爵不覺泣下翌日上疏自劾三誤不允 二月輔  
臣王錫爵復疏冊立上命三皇子俱停封錫爵復疏  
爭之略曰皇上旋止封王之命再訂二三年冊立之



期眞古聖王從善轉圜之盛德顧臣私憂過計去年之命旣改於今年則焉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究及宮闈之隱情慮及千萬世之流禍復曰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從來所未聞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上不允尋降陳泰來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於外削禮科張貞觀籍爲民 八月王錫爵以星變言天以皇上爲子皇上以太子爲子天子之象帝星太子之象前星方今禳彗第一議莫如冊立上慰答之 十一月上御煖閣召輔臣王錫爵錫爵叩



頭力請建儲上允明年出閣聽講尋又傳諭皇長子  
皇三子齡歲相等欲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奏皇上  
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庭  
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大抵皇  
子生十歲而入學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  
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又晦矣 十二月  
輔臣王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上報云東宮與  
王袞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今冠禮將何  
從宜暫著常服出講

二十二年二月皇長子出閣講學禮部侍郎馮琦進



儀注上以未冊立免侍衛儀仗

二十六年五月吏科給事戴士衡全椒知縣樊玉衡  
削籍謫戍先是庚寅山西按察使呂坤輯閨範圖誌  
鄭國泰重刻之增刊后妃首漢明德皇后終鄭貴妃  
科臣戴士衡指其書上言謂呂坤逢迎掖庭苑枯之  
形已分語侵貴妃樊玉衡前疏皇長子冊立中亦有  
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等語貴妃聞之  
泣訴於上會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爲一書  
內刺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鄭承恩鄧光祚洪其道  
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等名曰憂危竝議者戚黨疑



其書出土衡手張位教之鄭承恩遂上疏力辯并奏  
士衡假造僞書中傷善類目爲二衡以激聖怒欲併  
殺張位上怒甚二臣謫戍 六月御史趙之翰以憂  
危竑議爲戴士衡僞造主於張位預謀者徐作劉楚  
先劉應秋楊廷蘭萬建崑也中旨禮部右侍郎劉楚  
先都察院右都御史徐作罷國子祭酒劉應秋降調  
吏科左給事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俱謫典史張  
位先以密薦楊鎬東征失利罷去命值赦不宥

二十八年春正月禮部尚書余繼登請先皇長子冊  
立而後冠禮可致祝婚禮可致醮大學士沈一貫請



皇長子冠婚不報 三月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等  
乞行皇長子三禮不報己巳移皇長子慈慶宮再諭  
內閣冊立有期羣臣不得瀆擾 夏四月刑部主事  
謝廷讚請冊立謫貴州布政司照磨戊寅沈一貫密  
揭請撰勅上報曰謝廷瓚狂妄少待之俾天下臣民  
曉然知出自朕心 秋七月癸卯諭皇長子清弱大  
禮稍俟之百官毋沽名煩聒 冬十月乙酉諭內閣  
來春冊儲庚子工科都給事王德完言臣入京數月  
道路相傳中宮役使止數人憂鬱致疾隄危不保臣  
竊謂不然第臣得風聞言事若如所傳則宗社隱憂



臣羨袁盎卻坐之事祈皇上眷顧中宮止輦虛受臣死且不朽上震怒下錦衣衛獄訊其由吏部尚書李戴御史周盤等論救俱切責之十一月戚臣鄭國泰疏請皇子先冠婚後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署禮部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明旨有背恐釀無窮之禍不報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嚴寒皇長子噤甚講官郭正域大言天寒如此殿下當珍重喝班役取火禦寒時中官圍爐密室聞正域言出之上聞亦不罪二十九年五月丙午戚臣鄭國泰請冊儲冠婚奪俸戊申禮科右給事楊天民王士昌等請立儲俱謫貴



州典史御史周盤等疏救奪俸

八月甲午沈一貫

上言詩旣醉之篇臣祝其君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繼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則願其子孫之多又曰釐  
爾女士從以孫子願酬淑媛而生賢子孫也斯干之  
篇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美新  
宮也繼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言吉祥善  
事當生聖子神孫無窮也今稱觴萬壽兩宮落成在  
廷同祝而啓天之祥實自聖心始皇上大婚及時故  
得聖子早今皇長子大禮必備其儀推念真情不如  
早諧伉儷之爲適皇上孝奉聖母朝夕起居不如早



遂含飴弄曾孫之爲樂乞今年先皇長子大禮明春  
後遞舉諸皇子禮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坐見本支之  
盛享令名集完福矣上心動諭俟卽日行之 冬十  
月乙亥上以典禮未備欲改期冊立沈一貫封還聖  
諭力言不可十五日己卯冊立皇長子爲皇太子暨  
冊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詔告天下上特諭在籍輔  
臣申時行王錫爵知之壬辰皇太子加冠福瑞諸王  
俱冠

三十年春正月丁巳增東宮官屬己未福王暫講武  
英殿西廡二月丙子冊皇太子妃郭氏上引疾免賀



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卯有蜚語曰續憂危竝議凡三百餘言謂東宮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寓後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賡賡者更也內外官附賡者文則戎政尚書王世揚巡撫孫瑋總督李汶御史張養志武則錦衣都督王之禎都督僉事陳汝忠錦衣千戶王名世王承恩錦衣指揮僉事鄭國賢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爲之主沈一貫右鄭左王規福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勤王之事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刊其書一夕間自宮門迄於衢巷皆遍厥明舉朝失色莫敢言大學士朱賡得於私



宅以聞請緝其人乞歸不允上大怒令廠衛搜緝務得造書主名責項應祥喬應甲回奏沈一貫請嚴跡之偵校塞路購賞格五千金官指揮僉事或曰妖書似出清流之口將以傾沈一貫者或曰此奸人作之以陷郭正域正域時有清流領袖之目見忌一貫已喬應甲項應祥各回奏奸書謗人無自名理不問召皇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隨令內豎以慰安太子語諭內閣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郭正域正域輔臣沈鯉門生也鯉素踽踽尤負望供天啟聖聰牌於閣入則禮之時開告密鯉語人曰此事何必張皇也



一貫大不憚正域放歸待凍潞河之楊村聞問不絕  
一貫益側目十二月壬午給事錢夢臯直指正域併  
及沈鯉御史康丕揚佐之初僑醫吳江沈令譽多貴  
遊丕揚巡城跡捕之搜得楚王揭華越副封及刑部  
主事于玉立所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以玉立起官  
士騏與正域左右之又前漢中府同知荆門胡化首  
渠縣訓導阮明卿撰妖書廉問無據而明卿爲夢臯  
姻故夢臯首攻正域疏中稱沈令譽郭氏之食客胡  
化同鄉之年友當亟訊奸黨治正域罪次輔沈鯉屢  
爲奸人緩頰舉朝曰大變彼曰小事舉朝曰當捕彼



已可容所上揭有震動人心虧損聖德等語同互隱  
伏意欲何爲疏入中外大駭於是發卒圍正域舟捕  
其僕隸乳媪十三人巡捕都督陳汝忠又獲正域舍  
人毛尚文江夏布衣王忠巡城御史康丕揚捕僧達  
觀琴士鍾澄百戶劉相等同沈令譽下詔獄考訊無  
所得邏校且環逼鯉邸迫脅不堪皇太子遣閹人語  
閣臣曰先生輩容我乞全郭侍郎會都察院溫純上  
書訟之唐文獻陶望齡先後詣沈一貫爲解陳矩亦  
力持之鯉得安王士騏于玉立以詞連落職錦衣都  
督王之禎千戶王名世等首錦衣都督周嘉慶下東



廠會鞠閩門慘掠嘉慶亦不承吏部尚書李戴爲嘉慶外父拷訊時不忍慘視起入中堂上聞而惡之罷戴歸命錦衣嚴鞠妖書沈一貫朱賡請寬疑獄沈鯉亦上章引咎且乞歸不聽最後錦衣百戶崔德緝順天黜生皦生光并其子其篇婦趙氏陳氏鞠之生光性險賊善脅人金坐譴成大同赦歸終不悛猶脅鄭國泰家方廷訊時不揚等皆欲坐郭正域御史牛應元指天爲誓沈裕厲聲折生光從重論恐株連多人無所歸獄生光自誣服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活乎刑部尚書蕭大亨必欲窮究



之禮部侍郎李廷機趙世卿告輔臣賡謂卽此可以具獄賡以語一貫事得稍解

三十二年夏四月乙酉提督東廠司禮太監陳矩上妖書獄移繳生光刑部論斬上欲加等以謀危社稷律論磔矩素清直妖書事保全善類爲多王寅繳生光磔於市妻子戍邊妖書非生光也第其人可死故人不甚憐之或謂妖書出武英殿中書舍人永嘉趙士禎後士禎疾篤自言之肉碎落如磔

三十九年九月己酉皇貴妃王氏薨妃雖生皇太子失寵目眚比疾篤太子始知之亟至宮門尚閉挾鑰



而入妃手太子衣而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憾太子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須臾薨

四十年冬十月閣臣葉向高請福王之國報明年春舉行

四十一年春正月禮部請東宮開講福王就國不報四月兵部尚書王象乾復請之上曰親王之國祖制在春今踰期矣其明年春舉行五月辛未葉向高言福王之國奉旨明春舉行頃復以莊田四萬頃責撫按如田頃足而後行則之國何日聖諭明春舉行亦寧可必哉福王奏稱祖制謂祖訓有之乎會典有之



乎累朝之功令有之乎王所引祖制抑何指也如援  
景府則自景府而前莊田並未出數千頃外獨景府  
踰制皇祖一時失聽至今追咎王奈何尤而效之自  
古開國承家必循理安分爲可久鄭莊愛太叔段爲  
請大邑漢竇后愛梁孝王封以大國皆及身而敗臣  
不勝忠愛之念不得不明言之 六月己丑錦衣衛  
百戶王日乾訐奏奸人孔學與皇貴妃宮中內侍姜  
龐劉諸人請妖人王子詔詛呪皇太子刊木像聖母  
皇上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語  
多涉鄭貴妃福王葉向高語通政使具參疏與日乾



奏同上之向高密揭日乾孔學皆京師無賴譸張至此此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俱在法司其情立見皇上第靜俟勿爲所動動則滋擾上初覽日乾疏震怒及見揭意解遂不問東宮遣取閣揭向高曰皇上旣不問則殿下亦無庸更覽皇太子深然之尋御史以他事參日乾下之獄踰年而挺擊之獄興

詳三案

四十二年三月丙子福王常洵之國

四十三年二月南京御史汪有功言福府內侍李進

忠擅祭告孝陵不報

秋七月太常寺少卿史孟麟



請冊立皇太孫謫兩淮鹽運判官

四十四年八月壬寅皇太子出閣講學蓋曠期十二年

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后賢而多病國本之論起上堅操立嫡不立長之語羣疑上意在后病不可知貴妃即可爲國母舉朝皇皇及上年高后以賢見重而東宮益安至是崩中宮虛位數月貴妃竟不進位上不豫右諭德張鼐上言皇上起居靜攝皇太子執禮之暇時親左右皇長孫少成之氣娛樂庭除既足寬懷亦稱聚順臣竊見士民之家或慈母見



背嚴父孤單惟兒孫繞膝可開眉宇雖天子不同民間而骨肉應無二理七月時上寢疾久皇太子希得召見御史左光斗等詣方從哲請候安從哲曰上諱疾卽入門左右不敢傳兵科給事中楊漣曰昔宋文潞公問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令誠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內臣知大臣在門且公當宿閣中從哲曰非故事曰潞公不訶史志驄乎此何時尚間故事二十一日丙申上疾大漸召輔臣方從哲等入弘德殿尋出日已旰皇太子尚徬徨寢門外



不得入漣光斗遣人語東宮內侍王安曰上疾甚不  
召太子非上意太子當力請入侍以備非常卽夜母  
輕出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卽日上崩遺命封貴妃  
鄭氏爲皇后

泰昌元年卽萬歷四十八年也八月光宗旣踐祚遵  
遺命封皇貴妃命禮部查例行尚書孫如游爭之曰  
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  
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  
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  
於生前而顧遺詔於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



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殿下豈非先帝所畱意者乃  
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子其母恐  
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於禮處以非分  
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冊傳之後禩將爲盛代典  
禮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稱達  
孝爲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爲孝義不可行則  
以遵禮爲孝臣不敢奉命從之

谷應泰曰光宗本恭妃所產神皇之元子也恭  
妃無寵擅寵者鄭貴妃耳乃自萬歷十四年輔  
臣申時行以建儲爲請至二十九年而儲位始



定自古父子之間未有受命若斯之難也語云  
貴夫人愛孺子又云母愛者子抱其時枯苑之  
勢旣形金玦之寒斯劇羽翼孝惠者少樹功舒  
王者多而青宮一席尚忍言哉乃首以爭國本  
獲譴者禮垣羅大紘中書黃正賓也又給事李  
獻可尚書李春長輩或杖或戍一鳴輒斥甚至  
九臣面詰政府十四官同時降削而神宗動加  
激擾之名冀箝天下之口不特不欲建儲也因  
儲禮之不舉而婚冠愆期曠不豫教其後乃令  
三王並封又欲二王並講女戎伏妖蓋若是其



忍乎夫易稱長子主器記美一人元良重光重  
潤自古榮之而神宗乃以正天倫之語爲不入  
耳之言深相怨毒酷罰示威則有物以蔽之也  
究之前星之耀漸朗摘瓜之謀不行論者以諸  
臣靜聽則蚤且觀成予則以諸臣力爭故久而  
克定也方鄭妃盛年神宗固嘗許以立愛矣而  
言者紛紜格不得發始則譴諍臣以快宮闈終  
亦未必不援朝論以謝嬖倖始則欲以神器之  
重酬晏私之愛究亦不能以房閭之睚廢天下  
之公如是則王家屏之封還御批李騰芳之上



書執政斷當以口舌爭之者也已而妖書反問  
詛呪橫行緹校勾攝紛然四出與漢治巫蠱何  
異嗚呼王之禎猶江充也四明猶公孫賀也卽  
不株累東宮而含沙射人寧有幸乎幸生光誣  
服得弛羅織設事更蔓延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都人士寧得安枕臥耶比太子旣建而禁不出  
閣者又十二年至史孟麟請冊皇太孫猶加降  
謫焉蓋神宗怒未怠已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鄭權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三案

神宗萬歷四十三年五月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內官韓本用等執縛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庚戌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形似風狂臣再三考訊本犯呶呶稱喫齋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



其貌的係黠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鞫重擬者乙卯  
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  
萬倉燒差柴草氣憤於四月內來京要赴朝聲冤從  
東進不識門徑往西走適路遇男子二人給曰爾無  
憑據如何進爾拿杠子一條來便可當作冤狀等語  
差日夜氣忿失志顛狂遂於五月初四日手拿棗木  
棍一條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  
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  
輒石傷人律斬決不待時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  
案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未至新犯張差見其年



壯力强非風顛人初招告狀著死撞進復招打死罷  
臣問實招與飯不招當飢死卽置飯差前差見飯低  
頭已而云不敢說臣乃麾吏書令去止畱二役扶問  
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  
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爾幾畝地種  
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鋪初四到京問何  
人收畱復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說  
你先衝一遭撞著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  
你遂與我棗木棍領我由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阻  
我我擊之墮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縛小爺福大又招



有柏木棍琉璃棍多人眾等情其各犯名至死不  
招臣看此犯不顛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不招  
要之以神明不招啜之以飲食始欲默欲語中多疑  
似願皇上縛兇犯於文華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  
三法司會問則其情立見矣辛酉戶部郎中陸大受  
言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驚儲蹕此乾  
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  
爲人死至大姦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庸庸者  
姑試之於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驍桀用其死  
力於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



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何以不知其處  
彼三老三太互爲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寧等今竟  
匿於何所變豈無因警甚非小乞皇上大振乾綱務  
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囚人於朝市以謝天下  
疏中有姦戚二字上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過  
庭訓爲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顛  
始末諸臣據爲口實以風顛二字定爲鐵案矣乙丑  
刑部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楨勞  
永嘉王之案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  
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



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姊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保處送炭龐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著我來說打上宮中撞一箇打一箇打小爺喫也有著也有劉成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票封我爲真人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給事中何士晉上言頃者張差持挺突入慈慶宮事關宗社安危皇上宜何如震怒三



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宋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涉宮闈百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逼業已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疏畱中閣臣促之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奉襄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方在靜攝中突有風顛奸徒張差持梃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致朕驚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已傳內宮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衛護連日覽卿等所奏姦宄叵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使之



人卽著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戚知州  
回文以上王申上再諭法司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  
語多涉戚臣鄭國泰國泰出揭白白給事中何士晉  
復奏陸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姦畧兇鋒等語特借此  
發端以明杞憂之果驗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內  
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  
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  
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  
宮中力求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立送法司  
考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



不但宮中不能庇卽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  
臣請與國泰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後凡  
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疎  
虞卽便坐罪則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犯  
招舉一惟熒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遁  
或陰斃張差使口滅則疑復生疑將成實事惟有審  
處以消後禍不報癸酉駕幸慈寧宮召見百官從御  
史劉光復請也輔臣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先  
後至內侍引至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禮時上西  
向倚左門柱設低座俯石欄百官復至御前叩頭上



連呼曰前來羣臣稍膝而前去御座不數武上練冠  
練袍皇太子冠翼善立冠素袍侍御座右三皇孫鴈  
行立左階下上宣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  
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  
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癩張差闖  
入東宮傷人外庭有許多間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  
離間我耶適見刑部郎中趙會楨所問招情止將本  
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卽時凌遲處死其餘不  
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尋執東  
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御史劉光復跪



於班後大言曰皇上甚慈愛皇太子甚仁孝其意固將順也上不甚悉詰問爲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光復猶大言不止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仍申前說上色頓改連呼錦衣何在者三無應者遂令中涓縛之挺杖交下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候旨方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解乃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  
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旣已至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乎因命內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諭曰朕諸孫俱已



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爾有何語與諸臣悉言  
無隱皇太子曰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  
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  
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上下因謂羣臣曰爾等聽皇  
太子語否又述東宮言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問者令續到官皆放進無阻以故後來者踵  
趾相錯班行稍右與帝座遠上又持皇太子面向右  
問曰爾等俱見否眾俯伏謝乃命諸臣同出甲戌決  
張差於市乙亥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於文華  
門前鞫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



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語俱展轉不招方審問東宮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簷下當時就擒並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癲誤入宮闈打倒內寺罪所不赦後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參詳保成身係內官雖欲謀害本宮於保成何益此必保成素曾凌虐於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宮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舉龐保劉成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况姓名不同當以讎誣干連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平本宮陰隲亦全矣六月戊子刑部審馬三道李守才孔



道以左道從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答從之尋斃龐保劉成於內庭王之案爲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所糾部處閑住中旨特黜爲民補何士晉於外著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奪刑部侍郎張問達俸旣而釋光復於獄

熹宗天啓元年閏二月御史魏光縉上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先皇帝以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瓜抱空蔓奸人構煽每思爲所欲爲海內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上爲阱驅除旣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張差梃



擊之謀九廟有靈旋卽撲滅而招據黃花山圍聚之  
逆謀三十六都頭內外多人之布列棗木柏木棍之  
凶器打死小爺之逆詞洞心駭目此時稍有人心謂  
宜請劍殺賊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偏用  
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  
首捏風癩以爲張本司官望風承旨曲意偏護改黨  
內爲教內都頭爲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  
復割去致張差以首搶地謂同謀做事事敗獨死竟  
付之不問也主事王之宋懼爲赤族之誅明言入告  
而諸奸恨不附己巧借察典追奪誥命主事李倬聲



言處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張廷  
卒以憂死而大受又以大計黜去嗟嗟逆君者有罪  
發奸者何罪借風癩漏獄詞者有罪抒公憤捐身命  
者何罪是非不兩立之案非則張差是矣之案當罪  
則張差當賞矣況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先帝請下  
法司者先帝皇祖曾不以先帝之請爲非而爲之決  
張差殲奸監凡十年不御之朝堂一旦召見羣臣面  
行撫慰然則皇祖之於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諸臣以  
風癩二字無所歸著故寧寬賊徒而罪之案耳聖明  
在御恩及林藪建言受杖之人先後光明而三臣去



國孤蹤不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以感憤而不平也  
伏乞皇上立賜擢用以爲忘身殉國之勸若傍撓有  
人終從禁錮亦須明白此案於天地間使人知三臣  
心事亦會有人議之者卽三臣終老巖穴無恨若區  
區一官三臣自誓之日業已棄擲而今日乃欲以腐  
鼠嚇之乎嗟嗟之案本無罪而諸臣強名之曰罪楊  
漣本無功而諸臣強名之曰功有罪者去有功者亦  
去則爲今之臣必當何如而後可乎臣願與天下萬  
世其質之上可其奏

二年二月刑部主事王之案上言乙卯之變先帝安



危在於呼吸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  
無復忌憚遂欲睥睨神器化家爲國國泰雖死法應  
開棺斷尸戮其族赅其宮以爲人臣大逆不道之戒  
總之用藥之方卽通間之術通間之術卽挺擊之謀  
向使張差事發窮究根株今日之盧受崔文昇敢復  
爾哉長安公論有曰風癩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  
廷元評廷元也奇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  
光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謀謀勢緩而促之藥  
是昇之藥慘於差之棍是受之書烈於哲之書也張  
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亂賊接踵而



皇上孤立於朝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風癩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風癩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頌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風癩後寬奸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亦有人心者以堂官對眾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



公單而增減之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疏入上不問五月御史馬逢臯給事中張鵬雲交章劾劉廷元吏部尙書張問達覆奏廷元倡論保奸降調

五年春正月御史楊維垣劾張差一案王之案倖功蠲躋誣皇祖負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又曰從來君臣父子之間聞以理喻未聞以勢激也投鼠者旣不思器則騎虎者豈復擇音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是先帝之危不危於張差之一挺而危於之案之一激也卽碎之案之骨豈足贖哉疏入削之案籍五  
月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復申挺擊始末疏入起用



王之案逮訊追贓之案竟以重譴死

夏允彝曰挺擊之事王之案所詢張差其言甚悉  
刑部各司官會鞫時亦多相合於是舉朝喧然以  
爲國戚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於上上命自  
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辨甚力貴妃拜太子亦拜  
且拜且泣上亦掩泣爲斃二璫以解而攻東林者  
言上於貴妃盛時曾許以立愛晚而媿言之不符  
也因勸貴妃廣修佛事且助其費上發銀十萬建  
祠二璫以爲輒瓦甚多不若置密自造利甚奢居  
民多鬻薪於璫者張差賣田貿薪亦往市於璫土



人忌之焚其薪差訟士人於璫璫復嚴責差差以  
產破薪焚訟又不勝憤憤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  
意闖入東宮事亦不可知然東宮雖侍衛蕭條何  
至使外人闖入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  
國戚懷惕若之慮斷斷不可少顧事聯宮禁勢難  
結案若必誅外戚廢親藩度能得之於神宗乎從  
古有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則田叔燒梁  
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何者光宗固無恙尚可  
以全骨肉也乃彼韓浚輩必斥逐執法者而後已  
是何心與



光宗崔氏歷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光宗踐祚先是七  
月光宗遵遺命封皇貴妃鄭氏爲皇后命禮部查例  
鄭貴妃進美女四人乙卯上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診  
視丁巳上力疾御門視事聖容頓減己未內醫崔文  
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牀褥間辛酉  
上不視朝輔臣方從哲等赴宮門候安有數夜不得  
睡日食粥不滿盂頭目眩暈身體罷軟不能動履之  
旨乙丑鄭養性請收還皇貴妃封后成命允之刑部  
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上書方從哲責以  
用藥乖方之故給事中楊漣上言賊臣崔文昇不知



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  
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毀之餘一  
日萬幾於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相伐之劑然則流  
言藉藉所謂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  
以蓋其誤藥之奸冀掩外庭攻摘也如文昇者旣益  
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  
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謬誤皇上一用文昇  
倒置若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齎粉不  
足償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誤皇上奈何置賊臣肘腋  
間哉丁卯傳錦衣官宣兵科楊漣并召輔臣方從哲



璽一瑒韓爌英國公張維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御史顧慥等時廷臣疑上且杖漣旣入上目視漣久之各諭以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辛未再召見羣臣於乾清宮上御東煖閣倚榻憑几皇長子侍立上命諸臣前連諭曰朕見卿等甚喜從哲等請皇長子移宮上曰令他別處去不得請慎醫藥上曰十餘日不進矣久之又諭冊封李選侍諸臣退二十九日甲戌上再召諸臣等於乾清宮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以冊儲原旨期宜改近蚤竣古典以慰



聖懷上因顧皇太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  
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則自指曰是朕壽宮諸臣  
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要緊者再因問有鴻  
臚寺官進藥何在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  
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卽命中使宣可灼至診視具言  
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趨和藥進上飲湯輒喘藥進乃  
受上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竢少頃中使傳  
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  
灼及御醫各官畱時日已午比未申可灼出輔臣迎  
訊之可灼具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九亟問復何狀



可灼以如前對五鼓內宣急召諸臣趨進而龍馭以  
卯刻上賓矣時九月乙亥朔也中外藉藉以李可灼  
誤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  
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  
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  
食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  
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爆熱  
之症幾何不速之逝乎然醫有不精猶可藉口臣獨  
恨其膽之大也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  
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



下頒以賞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也  
夫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  
其爲謬猶可言也以其爲善而薦之不可言也疏入  
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遙起矣御史鄭宗周上言  
往歲張差之變操椎禁門幾釀不測之禍祇以皇祖  
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尤而效之臣請寸斬文昇以  
謝九廟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申國憲而消逆萌  
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復置不問奸人得  
志何所憚而不爲也從哲擬旨下司禮監於是御史  
郭如楚主事呂維祺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 壬午



給事中惠世揚劾奏輔臣方從哲言鄭貴妃包藏禍  
心先帝隱忍而不敢言封后之舉滿朝倡義執爭從  
哲兩可其間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隱禍也  
無君當誅者一李選侍原爲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且  
以因緣近侍之故欺抗先聖母從哲獨非人臣乎及  
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味夜半密約封妃不得佔居  
乾清是視登極爲兒戲而天子不如宮嬪也無君當  
誅者二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廷臣交章言之從哲  
何心必加曲庇律之趙盾許世子何辭弑君之罪無  
君當誅者三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請究醫藥



奸黨

熹宗天啓元年春正月御史焦源溥請誅崔文昇

十月丁卯御史傅宗龍馬逢臯李希孔交章請誅崔

文昇

二年夏四月光祿少卿高攀龍上言崔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死况至尊乎陛下不卽誅戮僅止斥逐今文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爲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主謀受鄭氏人不可掩也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拷訊其罪



豈在張差劉保下乎不聽

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

皇考賓天雖係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太醫院官呈方簡明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弒君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速劍自裁以謝皇考義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次也而乃晏然支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己實薦灼恐與同罪夫己與可灼可愛而皇考



可忍乎臣謂縱無弑之心卻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  
難免弑之實卽忠愛深心欲爲君父隱諱不敢不直  
書云方從哲連進紅藥兩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  
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此也先  
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爲  
后者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祖英  
明不聞有楚歌楚舞唏噓之態卽彌留之際尚不能  
因緣徼幸而突傳此旨觀禮部疏云輔臣方從哲傳  
其言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上章請  
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社稷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



萬世解者一也又有議上尊諡稱恭皇帝夫宋之恭  
端將亡衰主晉主降宋隋主降唐周主降宋俱爲恭  
帝皇祖四十八年平倭平播平寧夏豈無他懿美可  
稱而比降王連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詛呪君  
國等於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二也又  
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  
事卽劉遜李進忠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爲從  
哲實教之從哲卽未肯承然以顧命元臣曾不聞懷  
慨一言任婦寺之縱橫忍沖主之杌隉此從哲不能  
爲天下萬世解者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相臣所



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相臣所宜極愼重之事反覺勇猛直前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伏乞皇上下奮乾綱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其攀援也毋畏忌諱忌諱其布置也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拷問置之極刑如臣言無當卽以重典治臣亦所甘受矣奉旨會議具奏左都御史鄒元標上言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恃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舟過南中諸士縉爭言先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先帝无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



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旣入都門聞諸臣曰說到先  
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壬辰以後諸相事令人閣筆  
誰敢領此臣益復致疑近讀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  
爲悚卽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不申討賊之義  
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人之疑方從哲秉政七年未  
聞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上三書催戰將祖宗櫛風  
沐雨一片東方盡致淪沒試問誰秉國鈞而使先帝  
震驚使張差闖宮使豺狼當道使宵人亂政使潛鱗  
駭浪將何辭以對從哲近在肘腋羣陰密布臣投林  
一世恥言人過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爲風憲之



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義今日不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陛下隆禮舊輔未必能毅然立斷諸輔同籍同官未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正所以益之也臣讀學士公鼐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此真實錄真史筆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臣不知忌諱爲先帝計爲陛下萬壽無疆計爲天下萬世君臣計爲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



賊子之謀計疏入方從哲上疏辨自請削奪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時九卿科道會奏久延給事魏大中速之曰禮臣孫慎行痛先帝崩殂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皇上命諸臣據實回報何以迄今未奏也蓋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心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挺不中而固所以中者百端至藏醢毒於女謁俟元精耗損德不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爍以純火之鉛先帝彌留而不起矣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先帝之賊也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何以迄今未



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賜獎可灼以忠  
愛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爲  
委之於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  
膽所羽翼之賢良數十日深山窮徼所謳吟之堯舜  
一旦戕於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  
眞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闌入  
慈慶非張差之意固鄭國泰之意也投劑益疾非崔  
文昇之意固鄭養性之意也而執政者何以不問也  
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恃今造意者何所恃  
黨賊者何所恃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



意而從哲已爲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也  
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遯之張差  
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三案不定  
不悉崔文昇之情罪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  
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之所以自處者可以權  
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時先後彈者主事王之  
案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彭汝南傅樞御史吳甦薛  
文周沈應時方有度安伸溫臯謨江日彩張慎言會  
議駁正者尚書王紀汪應蛟王永光侍郎楊東明陳  
大道李宗延張經世陳邦瞻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



少卿申用懋于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景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太常少卿高攀龍給事中劉弘化霍守典御史蔣允儀劉徽李玄等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略曰禮臣孫慎行首論李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至奉皇考宣召於乾清宮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又宣臣等進宮內跪御榻前諭臣等輔皇上爲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何在可灼至視疾進紅丸少頃又進一丸至申聞聖體服藥後微汗身覺



濕熱就寢此進藥之始末臣等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視皇考之疾急迫倉皇悽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忍輕言但以我皇上之身可灼輕進嘗試從哲未能力止九卿與輔臣并候於宮門內亦未能力止諸臣均有罪焉至於可灼之處分中外其痛之憾之乃臺臣王安舜上疏力爭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則失之輕失之輕故卽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於辨疏後自請削奪以釋中外之疑臣等謂應如輔臣之請爲法任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至於選侍欲垂簾



聽政吏部九卿公疏請移宮科道專疏請移宮皇上允其奏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奏不毅然爲諸臣倡也倘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乾清何地令其竊靈威福又將如我皇上登極還宮何哉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脈知醫者也一旦以紅丸進希圖非望之福而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卽敕行法司究問以正刑章崔文昇當皇考哀感傷寒之時進大黃涼藥可灼輕進紅丸不加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法應逮文昇於法司從重究擬以三尺除二惡肅綱紀而洩公憤庶中外之心可以釋輔臣



之心可以明議上李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仍發遣  
南京是時與從哲合者刑部尚書黃克纘詹事公鼐  
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十月李可灼遣  
戌

五年四月免李可灼戌 十一月尚寶司少卿劉志  
選劾原任禮部尚書孫慎行倡不嘗藥之說妄疑先  
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  
其始并侵及葉向高張問達命宣付史館

懷宗崇禎元年三月太監崔文昇下獄戌南京初魏  
忠賢擅權復以文昇督漕運至是敗



谷應泰曰光宗方諒闇鞠凶哀勞毀瘁而宮中  
巧相蠱惑更進女尤於是罷免常朝輒腳致疾  
一月之內玉几再憑梓宮兩哭嗚呼斯亦皇家  
之不幸也考其時提督御藥房橫加攻泄者內  
侍崔文昇也洎乎疾漸彌留氣息纔屬而玉椀  
初調金甌不御者李可灼也然而光宗之疾無  
文昇或猶可以倖生而卻可灼亦難免於必死  
者蓋文昇之調護在初而可灼之援救已劇也  
善乎吳玠之言曰文昇故投泄藥可灼誤進紅  
丸故以藥之補泄相較則大黃之剋過於紅鉛



而以事之早晚相衡則文昇之辜浮於可灼此時爲政府者宜援憲宗柳泌之事純皇李孜省之獄論坐文昇薄譴可灼伸嗣主之叫號慰域中之哀痛則其法平矣而奈何文昇保全可灼蒙賚掩罪爲功一至此乎夫庸醫殺人律應永錮拙工誤治俗奮老拳何嘗疑其別有主使內叢醜毒而情有所激法不得貸獨奈何宮車晚出銀幣蚤膺崇德報功義於胡有執筆者不學無術甚愚鮮量矣宜諸臣之起而攻之也夫諸臣以攀髯之忠矢批鱗之奏小雅傷時幾於誹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三  
怨嬰兒哭母失其常聲過於騷激無足怪者至  
若以文昇可灼之不慎而卽比之王莽之椒酒  
梁冀之煮餅則深文周內不無傷於好盡矣語  
云吾黨兩分其過可也

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乙卯上不豫傳諭禮部曰選侍  
李氏侍朕勤勞皇長子生母薨逝後奉先帝旨委託  
撫育視如親子厥功懋焉其封爲皇貴妃欽天監擇  
九月初六日行乙丑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  
周上書輔臣方從哲請冊立皇太子且移居慈慶宮  
庚午上召閣部九卿至榻前諭曰選侍數產不育止



存一女隨傳皇長子出見上又言皇五子亦無母亦是選侍撫育傳皇五子出見辛未上召諸臣於乾清宮又諭速封選侍禮臣孫如游奏臣部前奉聖諭上孝端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諡加封郭元妃王才人爲皇后皆未告竣宜俟四大禮舉行之後若論皇儲保護功則選侍之封惟恐不早卽從該監之請未爲不可上命如前期甲戌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仍諭封皇貴妃語未旣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咄咄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向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語九月乙亥朔上崩給事中楊漣語周嘉謨李汝華曰宗社事



大李選侍非可託少主者急宜請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出宮移住慈慶爲是二臣然之以語方從哲漣遂先諸臣排闥入闈豎挺亂下漣厲聲曰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駕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意欲何爲闈者卻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皇長子爲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紿選侍抱持以出諸臣卽叩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羣臣共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還皇長子者三喝諸臣曰汝輩挾之何往漣叱之其掖皇



長子登輿至文華殿皇長子西向坐羣臣禮見畢請  
卽日登極不允諭初六日卽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燂  
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  
下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之身不可輕易卽詣乾清  
宮哭臨須臣等到乃發皇長子首肯漣語中官曰外  
事緩急在諸大臣調護聖躬在諸內臣責有所歸王  
安等踴躍稱諾諸臣退諸臣有議卽日正位者令中  
官再傳不允眾皆朝服待命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  
斗唾漣不宜阻今日卽位漣恐語錦衣帥駱思恭嚴  
緹騎內外防護丙子尚書周嘉謨等合疏請選侍移



宮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旣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卽貴妃之請許於先皇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俯錫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聞之稱有斷斷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斷借撫



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於今上諭移宮  
已有旨冊封事既云尊卑難稱著禮部再議給事中  
暴謙貞鈔參曰大寶將登上有百靈呵護下有羣工  
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爲且聞選侍非忠誠愛國  
者萬一封典得行事權或假則滋蔓難圖慎終慮始  
事屬可已鈔出寢之戊寅選侍用李進忠謀邀皇長  
子同宮王安忿然宣言且逮楊左楊漣遇進忠於宮  
門問選侍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李娘娘怒甚今母  
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漣咤曰誤矣幸遇  
我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移宮異日封號自在且皇



長子年長矣若屬得無懼乎進忠默然去科道惠世  
揚張潑從東宮門來駭傳今日選侍垂簾逮光斗漣  
曰無之 己卯選侍尚無移宮意楊漣上言先帝升  
遐人心危疑咸謂選侍外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  
實故力請殿下暫居慈慶欲先撥別宮而遷之然後  
奉駕還宮蓋祖宗之宗社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此  
臣等之私願也今登極已在明日矣豈有天子偏處  
東宮之禮先帝聖明同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護爲  
名病體之所以沈痼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  
今抱痛安得不爲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



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  
泄以負先帝憑几輔殿下之託亦在今日疏上漣復  
往趨方從哲從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漣曰天子  
無復返東宮理選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  
頃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漣怒曰國家  
事大豈容姑息且汝輩何敢如是聲徹大內皇長子  
使人諭漣出命司禮監按盜藏諸侍收李進忠劉遜  
等選侍移居仁壽殿己亥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至德曰孝先帝命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愛妾其



子終身敬之不忘先帝之於鄭貴妃三十餘年天下側目之隙但以篤念皇祖渙然冰釋何不輔皇上取法而乃作法於涼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夙有舊恨此亦婦人女子之常態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選侍產有幼女獻歆情事草木感傷而況我輩臣子乎伏願閣下委曲調護令李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慮意外辛丑御史左光斗上言選侍既移宮之後自當存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是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伏乞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護



何方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正劉遜李進忠法其餘槩從寬政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謀疏入上傳諭內閣朕幼沖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傳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暫居慈慶選侍復差李進忠劉遜等命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選侍於曦鸞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田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卿可傳示遵行輔臣方從哲讀諭驚愕具揭封進言皇上既仰體先帝遺愛不宜



暴其過惡傳之外廷上再諭發鈔南京御史王允臣  
糾從哲曰陛下移宮後發一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  
心迹之意而宰相輒自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

十月丁卯曦鸞宮災上諭選侍皇妹俱無恙 十

一月丁亥給事中周朝瑞以賈繼春之揭謂其喜樹  
旌旗妄生題目繼春復揭曰保全選侍蓋亦人倫天  
理布帛菽粟之言非旌旗題目也朝瑞揭駁之曰安  
選侍者猶謂之是安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  
曰主上父子相繼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選侍以  
安之卽移宮原是正理豈必移時驅逐革其已進儀



注之貴妃困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  
并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朝瑞又揭謂繼春  
操戈於解忿平爭者繼春又揭職非操戈乃止戈也  
聖德無損爲臣子者同心爲國有何不解之忿不平  
之爭而煩左右袒之費詞乎 刑部尚書黃克纘執  
奏鄭穩山劉尚禮姜昇劉遜四人罪名當從末減不  
允克纘執奏如初因言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  
誠迹似涉於忘父之過必委曲周旋使渾然無跡方  
爲大孝因力求罷 十二月乙卯都給事楊漣疏曰  
前選侍移宮一事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及



今不一昭明將以今日之疑端成他時之實事臣蒙先帝召見目擊當日情形敢不一語憶先帝憑几之言間及選侍而再四叮嚀則曰輔皇上要緊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夫君臣正相引痛之時忍於要挾求封一旦事權在握豈僅僅虛名足稱其意此八月二十九日事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急召諸臣而龍馭上賓也此時主君爲重宜急於請見一見卽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宮門內使乃有持梃不容入者臣冒犯忿詈與爭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事也諸臣



哭臨畢請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不敢當者  
三諸臣捧龍軒至文華殿門行高呼叩頭禮已而大  
小臣工共祈皇上卽日登極上傳諭卜期而諸臣皇  
皇深以未登極爲危蓋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  
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在旁窺伺誰爲可恃此初一  
日辰刻事也爾時諸臣議皇上宜歸何宮臣思選侍  
推挽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貴寵乃云從  
來沖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德之婦人且選侍如  
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雖  
強之畱而亦不可得而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



一日巳刻事也御極卜期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請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請蓋因皇上一正九五斷無避宮而又不可同居至初五日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嬪自有定分卽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假令登極之後而宮嬪悍然居天子之宮天子歸青宮非理歸乾清不得尚得朝廷尊而體統正乎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事也至本日移宮臣卽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卽



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宸居未淨先帝之社稷付託爲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宸居已定旣盡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忽來蜚語有倡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於投井者或傳治罪璫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者使夙夜憂時之士誤收爲一時感慨歎息之言作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緝拏罪璫此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僕乘間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只在法司得其平耳於



選侍恩禮何與臣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無使移宮  
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  
結之羣邪又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帝寵愛則  
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此爲愉  
快耶况兩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噫鸞宮火復  
奉有選侍皇妹無恙之旨方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  
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帝之歔歔海涵天  
蓋盡仁無已伏乞皇上採臣戇言更於皇弟皇妹時  
勤召見諒安不妨曲及李選侍者酌加恩數遵愛先  
帝之子女當亦聖母所共喜者疏上下旨褒諭又特



諭廷臣曰朕沖齡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語輕聽盜犯之譌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朕於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後悔又使李進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陞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來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煖閣司禮監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



梓宮於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  
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  
考命依選侍朕不住彼宮飲食衣服皆皇祖皇考所  
賜每日僅往彼一見因之懷恨凌虐不堪若避宮不  
早則彼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旣毆  
崩聖母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  
母舊人通一語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  
聖母之靈奉養以尊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以仰體朕  
心矣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今後母  
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時方從哲在告劉一燝等上



言皇上嗣位以來宮禁肅清乃以形跡影響之疑互相紛辨致塵聖懷伏讀聖諭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避宮景象悽惋危衷宛然在目諸臣徒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爲多事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恐有之若云庇護黨私則萬萬不敢也御史王業浩上言先帝毓德青宮止孝止慈何以一女子之微致生枝節如聖諭派與照管并毆崩聖母等語天下萬世不察則先帝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普天率土俱有同仇之義而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日之肅清旣未得爲義之盡今此之優厚亦不



得爲仁之至外廷臣工比肩事主至分目之曰安社稷安選侍臣恐水火之情形旣判玄黃之戰辯方興奏畱中庚午都給事楊漣乞歸疏曰垂簾之祕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臣不過發明移宮始末使了然在人耳目而旋荷綸綍之褒過邀忠直之譽使臣區區之苦心反爲夸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嵩呼者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捧皇上左右手者張維賢劉一燝也臣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慙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俾藉消平豈可貪天爲力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肅清



社稷有何程杌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  
不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之不安  
三也臣引分自思俯全臣節惟有決去一著而已臣  
蹇窮骯髒之人披上方之文綺賚兩朝之賜金步歸  
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人教子孫真覺俯仰皆  
寬卽不幸先犬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皇考於在  
天見先人於地下臣亦可瞑目安寢矣臣無病不敢  
以病請皇上未罪臣又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  
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而已詔  
許之



熹宗天啓元年春二月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旨切責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宮之後祇因痛切先帝急欲效忠皇上及捧讀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曲爲保全而小臣之狂愚猶妄有規勸謹備錄原揭回話上以其疏中無雉經人井二語著再回話夏四月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云繼春席藁待罪懇請優容仍下旨切責落職永不敘用四年夏四月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遵遺命封李選侍爲妃下旨切責先是光宗青宮舊監王安強直不阿選侍魏忠賢既矯殺之乃盡反其所爲會楊漣上



疏發忠賢二十四罪忠賢益憤六月遂矯上命復議封選侍禮臣林堯俞奏止之不聽竟封李氏爲康妃十二月召還御史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

夏允彝曰庚申一月之內連遭大喪中外洶洶楊漣率眾排闥見東宮卽羅拜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禮自待左光斗遽疏言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持論自正但中言武氏之禍立見於今差亦過當楊左卽拉閣臣揭請卽日移宮選侍頗覺皇遽御史賈繼春遂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亦未可盡言其非然宮之應移自屬定禮楊左



不可居以爲功他人亦何可詆之爲罪也楊與賈互相譏諷賈以楊必將與大璫共受封拜譏之楊遂掛冠歸中旨切責賈賈倉皇自辨詞頗哀高弘圖張愼言出疏兩解之言至平且確乃賈終黜爲民而楊不久優擢至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冤彌甚卽賈亦心憐之總之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癩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亟不失調停卒以此罪諸賢而加以一網不大謬乎

五年夏四月給事中霍維華上言挺擊紅丸移宮三



案略曰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妃之未封而況於  
后請之不得而況於自后不如不后而況於垂簾臣  
謂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難移宮者所以重  
選侍之罪而張擁戴之功神祖冊立東宮稍遲諸臣  
羣起而爭之然篤愛震器始終不渝倘果如奸邪所  
稱廢立巫蠱之謀則九閭邃密乃藉一風癲之張差  
有是理乎非神祖先帝慈孝無間王之案陸大受同  
惡相濟開釁骨肉矣神祖升遐先帝哀毀遽發風疾  
而悠悠之口致疑於宮掖豈臣子所忍言孫慎行借  
題紅丸誣先帝爲受鳩加從哲以弑逆鄒元標鍾羽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八  
三  
正從而和之兩人立名非真晚節不振委身門戶敗  
壞生平伏乞嚴諭纂修諸臣以存信史已而三朝要  
典成起乙卯止辛酉魏忠賢矯宸翰弁之

懷宗崇禎元年五月侍講倪元璐上言主梃擊者力  
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  
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幾先爭移宮者持  
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未幾而魏忠賢  
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推慈歸  
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批根今日則眾正  
之黨碑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



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臣所見惟毀之而已假閣豎之權役史臣之筆互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當毀二矯誣先帝僞託宸篇旣不可比司馬光資治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爲例當毀三臣謂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者則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爭三案諸臣品原三等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暉等不足問矣最上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旣遇小人而自能爲異本末炳然然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



傳同編數人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者雖非盡有執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當日更有難言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楊世英吳士元余煌等備極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有刪其已甚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決不下一不道無將等字以傳會爰書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若復彈章一加萬節俱喪此臣之所謂累也願敕部立將要典錢毀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



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母形奏牘則廓然蕩平上從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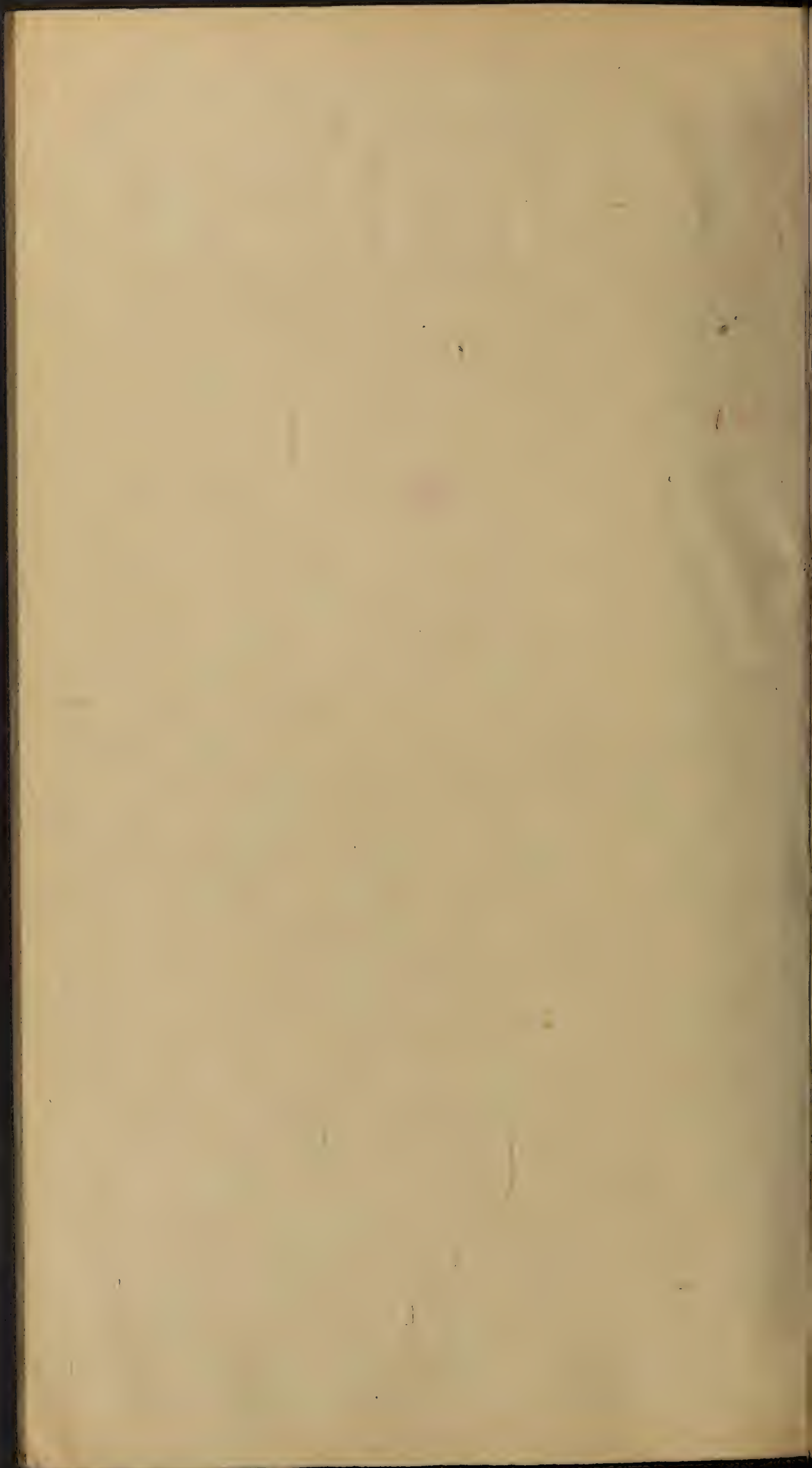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鄭

權覆校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 written vertically in cursive script.















Handwritten text in red ink, likely a signature or seal, located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in red ink, located near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page.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平奢安

熹宗天啓元年九月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叛奢氏猺獍種也洪武中歸附命爲宣撫司世守其土數傳至奢崇周無子奢崇明以族人得立崇明性陰鷙佯爲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人漸狎之子奢寅有逆志負壑倮招納亡命時以邊事急徵四方兵崇明遂上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樊虎以兵至重慶四川巡撫徐可求點核汰其老弱發餉餉復弗



繼龍等遂鼓眾反龍走馬舞槩直刺可求可求死遂一擁而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總兵黃守魁王守忠參將萬金王登爵等皆死之原任鞏昌同知董盡倫聞變帥眾入城殺賊遇伏死募兵科臣明時舉臺臣李達通判王天運俱負傷踰牆遁時土兵數千列江岸城內礮震城外應之賊遂據重慶分兵一扼夔州水口一踞綦江遵義一踞瀘州一截川西棧道全蜀震動奢崇明陷遵義時遵義道臣李仙品參將萬金督兵援遼俱赴重慶城中守備空



虛奢崇明同其子寅帥眾奄至遵義署府通判袁任  
先期委城遁賊乘勢焚劫納溪瀘州江安等城興文  
永川長寧榮昌隆昌璧山皆空賊攻合州江津知州  
翁登彥知縣周禮嘉悉力捍禦破走之陷興文知縣  
張振德不屈率妻子赴火死 石珪宣撫司掌印女  
官秦良玉勸王秦氏世爲宣撫司良玉兄秦邦屏邦  
翰援遼力戰死弟秦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蘭賊  
厚遺秦氏求其助良玉斬使畱銀率所部精兵萬餘  
同弟民屏姪秦翼明等捲甲疾趨潛度重慶營於南  
坪關扼賊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燒其船以阻賊汎舟



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畱兵一千多張旗幟護守忠州等地方以爲犄角之勢移文夔州設兵防瞿塘爲上下聲援 十月賊逼成都時瀘敘諸郡邑瓦解裨木龍泉諸隘口俱失賊乘勢向成都指揮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泰張愷帥眾拒之邦泰先至資陽遇賊不戰降冉世洪等至九泉賊駐兵山上據高臨下眾寡不敵我兵陷陣世洪安世英俱死之張愷走免賊兵進薄城下懸旌僭號四面夾攻城內僅有鎮遠營七百人調到松潘茂州龍安兵一千五百餘人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燮元登陴而



守初燮元方以輯瑞就道蜀王出國門與百姓遮畱  
之燮元慷慨自誓賊薄城燮元使士司坤汝常乘賊  
指揮常恭等火礮助之賊稍卻斬賊先鋒一人次日  
賊數千人障革裹竹牌進矢石不得近燮元命架七  
星礮火箭火瓢衝擊之殺數百人至暮賊擁鉤梯數  
千攀城欲上燮元戒士卒第放礮礮石亡譁遲明賊  
積屍陵城下時冬濠水涸賊帥降民持箴束薪載濠  
土壘如山上架蓬華形類行屋以避銃石伏弩仰射  
城中垂簾蔽矢石燮元夜縋壯士持芻塗膏殺守者  
縱火火舉山隕賊大阻燮元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



濠濠滿賊乃治橋得少息因緝獲城中與賊通者二百人懸其首陴上賊又於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等燮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剽掠其中虛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其三將燒樓而還當是時諸道援兵相繼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復安岳縣二十八日復樂至縣與賊戰於倒流鎮石橋永清鋪俱有斬獲各路兵或轉戰得至城下或潰敗去秦良玉兵三千亦至然賊兵亦日益增無退意賊圍城八十餘日歲且盡城中人伏臘不祭王正不賀賊城外日發諸人家墓城上望見皆泣會有俘民脫歸者言賊



旦夕須早船一決勝負

二年春正月賊數千自林中大譟而出視之有物如舟高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簞箒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旂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梯如左右廣俯視城中老幼婦女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爲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舟不得近燮元復募敢死士以大礮擊牛中其當軛者牛駭返走乘勢縱擊敗之然城中亦力竭矣裨將劉養鯤言有諸生范祖文鄒尉陷



賊中遣孔之譚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拔效用燮元  
卽遣之譚復往至則與乾象俱來燮元方臥戎樓呼  
與飲乾象衷甲佩刀燮元不之疑就榻呼同臥酣寢  
達旦乾象感激誓以死報許之繼而出後賊營舉動  
纖悉無不知者乾象之力也踰數日又使牙將周斯  
盛詐降質其來設伏待之崇明果自至甫懸一人上  
松潘守兵不知大譟崇明走伏起獲其從騎數人崇  
明跳身免乃謀遠遁燮元偵知造水牌數百面投錦  
江順流而下令有司沈舟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賊  
夜半果逸乾象等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



營走乾象等皆來歸成都圍凡百有二日而解賊渡  
瀘歸重慶事聞以燮元爲巡撫三月羅乾象復江  
安四月官兵復新都初奢賊據新都繕城積粟爲守  
計因克安岳攻保寧聲言直取潼關人心震動安縣  
副使劉芬謙湖廣監軍楊述程合兵攻之兵至牛頭  
鎮賊以騎數千步萬人來援秦良玉譚大孝等夾擊  
敗之遂復新都賊退入蘭州復遵義府時有湄潭叛  
民王倫引賊焚掠湄潭爲川貴險要都司陳一龍追  
至水西境降之諸軍進駐遵義時惟重慶尚爲賊巢  
五月諸軍進逼崇慶初奢崇明父子據瀘納倚樊龍



爲聲援龍盤踞重慶已九閱月重慶古渝州地也三  
面臨江春水泛漲一望瀰漫不可渡其出入必經之  
要道惟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賊自通遠門城濠至  
二郎關連營十有七宿精兵數萬監軍副使丘志充  
楊述程總兵杜文煥帥兵進攻之再戰幾入其壘翼  
日文煥帥參將楊克順等直抵賊營石砦宣撫官秦  
民屏率部兵遶出其後賊驚敗遂連復佛圖二郎二  
關殺賊三千餘人積屍深溝兩岸俱平乘勝進逼重  
慶二十七日以計擒賊首樊龍張彤何若海等三十  
一人遂克之 六月川師復瀘州 七月遵義復陷



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叛邦彥安堯臣別枝也安堯臣冒隴姓并隴地受撫得襲兄疆臣世職堯臣死妻奢社輝子安位幼邦彥挾之反時四十八馬頭與頭目安邦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愚陳萬典等蠶起和之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沒於畢節參將尹啓易等自烏撒奔回霑益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夷衛亦爲賊黨李賢所破賊圍普安安南雲南都司李天常帥兵四千救之賊將羅應奎僞降誘至疊水鋪伏發全軍皆沒於是交水曲靖武定尋甸嵩明之間騷然苦兵矣賊分遣王倫石勝俸下壘安襲偏沅以斷我軍



倫等楊應龍餘孽也洪邊土司宋萬化糾苗仲九股據龍里邦彥自統蜀賊苗仲數萬進圍貴州自二月初九日薄城下造雲梯製滾廂築墩臺百計攻城撫臣李灃按臣史永安悉力禦之賊沿山紮營四面伏路把截以斷城中出入盡掘環城墳墓殺掠甚慘置木柵壘戶牆烏雀不能飛渡鎮將張彥芳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不得進貴州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與賊戰於江門白杵營死之安邦彥破烏撒衛指揮管良相死之先是水西未叛良相語李灃曰奢氏反安必繼之黔中無兵餉猝然有變計將安出宜



招兵萬人積二年穀用許成名將之以觀其變。雲以力不能止後良相以祖母病乞假去泣而曰烏撒孤城且與安效良相仇水西有難禍必首及良相隻身無子願以死報國乞圖長策保此一方。雲亦泣良相去甫一月而難起烏撒首被賊破良相自縊死。巡撫都御史王三善進兵平越時平越所陳兵止萬餘人副總兵徐時逢參將范仲仁不相能仲仁先進遇賊於甕城河戰不利時逢擁兵不救遂大敗諸將馬一龍白自強等殲焉各處聲援俱絕貴陽圍益困城東隅有山岡與城齊賊踞其上作廂樓官兵設計燒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九

七

之火三晝夜不絕城中糧久乏將士病不能戰巡按  
史永安上疏詆王三善大聲疾呼十一月三善大會  
將士議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至吾輩死法死敵  
等死耳尚何俟耶命道臣何天麟督兵七千從清水  
江進爲右部道臣楊世賞督兵萬人從都勻進爲左  
部三善自將二萬與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  
十二月抵新添銜枚疾走二日進母豬洞三日次新  
安是夜賊報至營中驚擾議退兵三善曰退卽葦粉  
以死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四日命劉超爲前部抵



欲止三善曰前驅當賊必無退者吾當爲後勁遂策馬而前未一里劉超捷音至超兵遇先卻超下馬斬二人持刀斷賊一標賊首阿成驍勇善戰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適大兵至大呼齊進奪龍里賊眾復大集大戰卻之五日住龍里城眾議去省會不遠賊必重兵堵截宜少休息三善曰我兵猝至賊無備不能持久急擊之勿失六日遂策馬先進眾隨之賊覘者亦知新撫自將意有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給其眾曰吾當增兵來助遂遁去賊相率退屯龍洞我師奪高寨七里衝乘勝進兵畢



節鋪賊步騎如雲孫元謨將所製木發貢七門齊發賊死無算楊明楷率烏羅兵如牆而進賊大敗其渠安邦俊被銃死棄輜重器械山積遂乘勝抵會城撫臣李滄按臣史永安學臣劉玄錫死守者幾十月旦夕城且陷忽見賊兵奔潰如蟻喊聲雷震俄頃五騎衝鋒至城下云新撫至矣軍民大悅慶更生是時三善同將卒披氈單騎冒矢石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滄等迎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軍心未定我大帥也不可卽安遂營於南門外坡上大雪次日移營宅溪賊聞遠遁陸黃河外三善遣使諭奢社輝母子縛安邦



彥降不報越數日左右兩部兵至又十日而楚粵蜀之兵亦至三善怒其後期且憂乏食欲謝遣之將校皆曰數千里赴援不可卻也三善念眾多倉儲空虛欲因糧於敵又諸軍視賊過易十二月三十日前鋒楊明楷率兵渡河紮營三十里外一軍屯陸廣向大方奢社輝一屯鴨池向安邦彥巢穴

三年春正月賊復糾蘭賊與雲南安效良等帥眾數萬并力攻陸廣楊明楷奮勇接戰蒙兵先潰眾遂亂溺水死者數千明楷陷賊中賊乘勝赴鴨池我兵退屯威清三善收兵入城土司苗仲見我軍不利復肆



劫掠自龍里至甕城屍橫四十餘里 夏四月川師復遵義時賊首尤朝柄楊維新鄭應顯據遵義副將秦衍祚侯良柱督兵二千攻之誘戰於九接灘以銃斃其渠揀賽復追敗賊於南城外羅鋼渡遂克之賊安鑾帥妻子部眾降安鑾爲奢寅右臂監軍道趙邦清密遣賊黨了相喻文富招之鑾心動顧以妾石氏子安在嵩在符國禎營未敢發十四日官兵抵羅付大河口擊奢寅敗之鑾見寅敗乃密約副總兵侯良柱助兵挾取妻子良柱分遣羅安良進陶公灘以率賊自帥親兵七百人同鑾部兵夜經三寨抵賊巢



銃礮震天賊倉卒不知我兵多少符國禎先走鑾率  
妻子及部兵數千自拔來歸 川師復永寧先是川  
撫朱燮元會眾議曰我之久不得志於賊者我以分  
賊以合也於是列營納谿陽爲進取而陰令大兵會  
長寧首攻麻唐坎觀音庵青山厓天蓬洞等處乘霧  
奪險而入與石砭兵會進攻永寧遇賊於土地坎奢  
寅親率兵搏戰我兵奮勇擊敗之追至老君營涼傘  
鋪盡燒賊營寅身被二槍樊虎亦創死復敗賊於橫  
山八甲青岡坪等處直抵城下一鼓拔之生擒周邦  
泰等降賊二萬踰城溺水死者無算奢崇明父子列



營江岸上官兵隔水而壘降者日至賊復遁安邦  
彥知我兵潰煽誘苗仲糾合逆黨宋萬化等復欲犯  
貴州使其黨何中尉據龍里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  
圍青巖斷我糧道宋萬化督洪邊兵苗仲爲左翼吳  
楚漢結八姑蕩平八莊苗仲爲右翼自統水西兵約  
共犯會城王三善遣遊擊祁繼祖統盧吉兆左世選  
兵下龍里一鼓破蓮花堡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  
五十處何中尉敗逃深箐龍里路通遣參將王建中  
劉志敏宋迪屈朝先等救青巖斬首三百餘級王元  
佐等兵繼進焚賊寨四十八莊李阿二中神槍逃歸



水西定番路通謀報賊方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進  
犯會城三善夜遣王建中祁繼祖等兵一萬五千進  
剿八姑蕩焚莊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渡河  
溺死者無算焚其積聚數萬賊糧絕謀遂寢宋萬化  
遣人詐降覘動靜三善佯許之而調監軍楊世賞督  
劉志敏祁繼祖等捲甲赴之賊倉皇出戰遂被擒并  
其妻子及僞軍師劉洪祖等萬化驍勇善戰邦彥倚  
之至是奪氣四路旣通秦民屏兵至平越復還守龍  
里諸苗叛者相繼降三善給黃旗使各豎寨中邦彥  
望見之不敢復出但於鴨池陸廣諸要路掘坑塹修



補水西屯兵爲自守計 五月川兵發永寧進追奢  
崇明連克紅崖天台二寨賊數千人迎降遂安撫紅  
潦四十八砦時總兵盧世卿擒僞御史汪澤遠僞參  
謀文道南副將秦翼明擒僞監軍夏奇雲僞給事中  
孔聞過等并僞印十餘鎧仗如山又獲安兵田進忠  
云奢賊計窮將美女黃金降水西借兵安邦彥遣兵  
十六七營已過河到獅子山目把曾仲英領兵六營  
尚駐赤水河謀分兵一由鎮雄兵三營乘永寧之後  
一由普安入新寨攻永寧之前十三日羅乾象督兵  
破蘭州焚其九鳳樓埽其巢奢賊狼狽走 雲南六



佐縣營長安應龍合霑益時首補鮮爲亂圍羅平巡撫閔洪學攻羅平克之移二八覆其巢俘其妻子應龍逃普安復入烏撒已安效三乞降責其縛補鮮應龍以誘之效良縛應龍以獻 水西蘭賊合兵窺遵永時蘭賊奢崇明奢寅戰屢敗窮蹙投水西安邦彥復助兵合謀一窺遵義一窺永寧官兵合長納兩路敗之於芝麻塘賊遁入青山 六月貴州總兵魯欽等三路進兵直入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紅崖者天台水腳婁石牛酸草等七囤素稱天險官兵未有至者總兵張彥芳擊賊於羊耳亦敗之追至鴨



池河奪其戰象斬首二百七十餘七月大兵戰勝深入大壩洪紅烏岡賊所借烏芸等部苗望風奔潰三善按轡直入大方降者千計救出田景猷劉志敏楊明楷等奢社輝安位焚大方老巢竄火灼堡安邦彥逃入織金川兵入龍場陣獲奢崇明妻安氏及奢崇輝蔡金貴李廷王承恩張尚極等安位母子遣漢把劉光祚赴鎮遠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授賊黨袁紹等狀令擒奢寅父子自贖遣之回巢紹等至省羈畱未發而撫按會議亦勒限安位母子縛解安邦彥奢寅然後請旨治罪大抵三善以元凶未窮當用



勦爲撫而述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三善駐大方日久邦彥日夜聚兵自益令其黨陳其愚詐降其愚者目把中大猾也三善輕信之多與參贊軍務由是邦彥纖悉盡知

四年春正月王三善自大方還貴州陳其愚相繼隨行忽傳其愚山後遇賊三善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墮地三善知有變將帥印付家人囑令護持先去卽抽襪中小刀自刎頸皮已破其愚下馬奪其刀獬鬼諸苗蜂擁而至三善罵賊不屈賊割其首去副將秦民屏亦死之秦佐明祚明突圍出賊勢復張



事聞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既而監軍御史傅宗龍  
獲陳其愚誅之其愚狡凶多計數邦彥倚爲耳目至  
是伏誅 秋七月總理魯欽劉超克巖頭寨破平茶  
乘勝深入至織金敗績

五年春雲南巡撫閔洪學復霑益水西蘭烏霑三逆  
合兵數萬窺霑益敗走之四川烏撒土目安效良水  
西賊安邦彥肺腑之親也其順逆惟水西是視水蘭  
相繼叛滇撫閔洪學以兵力不繼羈縻之令其擒賊  
自贖效良亦佯爲恭順擒安應龍以獻而所遣獻功  
之人領文還中途被劫效良又見黔師出陸廣滇師



入霑益隱然有撫背扼吭之勢水烏益成騎虎矣至是遂乘截黔之餘燄南向入滇合蘭水烏霑安南諸部三十九營直抵霑益眾十倍於我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等督率將士奮勇血戰對壘城下者五日夜屢出奇兵破走之

六年春水西苗老虎阿引等殺賊酋奢寅來降苗老虎隨侍奢寅有年著巴乃寅騎引馬卒李老松乃寅看茶卒與寅同居聶舌壩上寅妻在箐林山上相去二三里奢崇明居克仲壩相距三百餘里寅子阿甫年七歲一女嫁芒部時水西約二月二路興兵一攻



雲南一攻遵義奢寅專攻永寧寅素性凶淫附近夷人妻女有姿色者強姦之富於財者勒索其鏹不遂輒死以此部下多往鎮雄芒部逃生其麾下人阿引等故嘗受撫臣朱燮元金錢令圖寅與總兵李維新畝血密謀舉事寅微覺縛阿引拷掠之以利刃穿其左足一晝夜阿引至死不承乃釋之阿引因勾合苗老虎李明山等同謀適奢寅與其下痛飲酣歌登牀而寢老虎佯與寅蓋絮見寅睡方斲持刀砍其胸寅大呼李明山復助砍身死腸出明山刀折僞總兵等闖入苗老虎走直往箐中擒寅妻妻已聞變逃矣賊



黨追苗老虎等甚急至一椀水遇官兵乃降 二月  
安邦彥率眾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總理魯欽  
力禦之抵暮賊兵益眾而我兵因數月無餉乘夜皆  
潰魯欽自剄死賊燒劫麻姑孫官堡苗仲復助逆貴  
州三十里之外樵蘇不行城中大震巡撫王璠巡按  
傅宗龍先遣王國禎等攻河沙壩獠鬼盡俘之廣順  
定番青巖白納一帶苗蠻爲之奪氣繼遣張雲鵬逆  
邦彥於趙官堡小戰二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甚眾  
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道路復通 總督朱燮元  
以父喪歸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從中調度控制



五省 夏黔兵攻勻哈長田一帶諸苗黔中四面苗

仲而最狡悍者無如勻哈安邦彥初叛圍龍里新添  
皆藉其眾至是數出沒劫掠清平新添地方餉道爲  
梗平越知府會同都司張雲鵬率兵攻擺沙大寨擺  
沙居寨之中距平越百餘里乘夜由間道掩襲破之  
賊遁入箐其中米積如山次日搜百里大山移營牛  
場箐保文鸞攻甕岳等寨復攻都勻城西南仲賊入  
路會兵入箐各有斬獲復攻江時戶西高平養古數  
十寨斬首二千餘級掃蕩二百餘里

七年春參將楊明輝奉命宣諭安位令擒獻首惡爲



安邦彥所殺

懷宗崇禎元年秋九月詔起朱燮元仍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

二年夏六月初大方東倚播北倚蘭相爲犄角後播蘭旣平賊惟恃烏撒爲援而畢節爲四裔交通處先是王三善由貴陽陸廣入大方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皆獠鬼巢窟前可衝我後可包我左右可衝擊我三善卒以失地利陷天啓間燮元建議滇兵出霑益遏安效良應援而別布天生橋尋甸等以絕其走蜀兵臨畢節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而別出龍場巖後以



奪其險黔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徑趨彥巢而陸廣鴨池擒其虛粵西出泗城分兵策應然後帥大軍由遵義鼓行而前尋以憂去未及用總督閔夢得繼之亦以貴州抵大方路險而賊惟恃畢節一路外通用兵宜從永寧始自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郭可憑而守宜結營於此漸進漸逼四十里爲白巖六十里爲層臺又六十里爲畢節畢節至大方不及六十里賊必併力來禦須以重兵扼之斷其四走之路然後遵義貴陽剋期並進亦不果用至是燮元再蒞黔乃檄滇兵下烏撒蜀兵出



永寧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帥大軍駐陸廣逼大方  
八月奢崇明號大梁王安邦彥號四裔大長老歹  
費小阿烏繼阿鮮怯等各號元帥悉力趨永寧先犯  
赤水謀知之燮元授意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  
度賊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  
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  
象復以奇兵繞出其背急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  
等皆被創漢兵斬其首獻燮元不欲窮兵乃移檄安  
位赦其罪許其歸附而位豎子不能自決其羣下復  
謀合潰兵拒明燮元乃大會諸將曰水西多山險叢



箐篁蠻烟焚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以此多敗當與  
諸君扼其要害四面迭攻漸次蕩除使賊乏糧將自  
斃於是焚蒙翳剔巖穴截溪流發勁卒馳騁百餘里  
或斬樵牧或焚積聚暮還歸屯賊益不能測凡百餘  
日所得首功萬餘級生口數萬每得嚮導輒發客粟  
就食而賊飢甚劉養鯤遣其客入大方燒其宮室懸  
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與約四事一貶爵一削水外  
六目之地歸朝廷一獻殺王巡撫者首一開學館等  
驛路安位皆受命遂率土目納款燮元爲奏請詔許  
之乃條陳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



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煩經界旣正土目不  
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便二黔地瘠仰給於外今自  
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勞  
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  
旣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永爲折衝便五大小  
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訓農  
治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便七從兵民便願耕者  
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  
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  
伍使各樂其業便九上可其奏



九年朱燮元遣兵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  
叛苗悉平之水西勢益孤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  
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以便  
往來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亂燮元奉命移兵討平  
之名聲伏誅

十年水西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欲乘其弊郡  
縣之燮元上書諫乃止燮元遂傳檄土目諭以威德  
諸部爭納土獻重器燮元召將吏議以爲眾建土司  
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  
爲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



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而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爲長  
官司者十有七二三十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  
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  
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  
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  
爲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谷應泰曰天啓中奢崇明以猺獍種據重慶安  
邦彥以水西酋反貴州蓋苗俗叛服不常乃其  
天性而兩家者又倚爲唇齒時通姻婭所謂同  
功一體之人也乃謀亂之初則奢先而安繼窮



追之日則奢敗而安亡覆轍相尋合若符契小  
醜墜宗於人何尤焉以予觀奢崇明陰鷙有謀  
其子寅招納亡命一舉而全蜀震動剽銳莫當  
宜非邦彥所敢望也然而邦彥之師尚堪持久  
而崇明之眾旋即挫衄又往往降於水西投於  
安部者則以安之地大而力盛也奢酋竊發止  
蜀道一隅而安酋轉戰西通巴棘南壓滇黔又  
合烏雷安南諸部落繇互長驅動搖數省此之  
不戢真江楚之深憂也以故恢蕩之功亦以平  
安爲首平奢次之平奢者秦良玉之夜襲兩河



杜文煥之佛圖奪壘盧元卿之紅崖積仗其功  
不可泯也平安者王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衍祚  
侯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  
名之三方深入其功更不可泯也乃崇明邦彥  
同時陣殲奢寅淫橫內自相圖旣平五洞叛獠  
又開清平四衛新設亭障增置游徼者凡一千  
六百餘里雖漢之樓船十道西通冉駝其盛不  
能及也然其時發蹤指示出奇無窮多出於督  
臣朱燮元之方略論者以固守成都蕩滅羣妖  
招降安位爲燮元功不世出而不知善後撫綏



分裂其地使南人不復反者皆燮元之長算也  
善乎燮元之疏曰今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  
有功漢臣咸俾世守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  
弱者保世之策也昔主父偃令宗室得分王子  
弟而藩服益削則知眾建土司而少其力者其  
真馭遠之良規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平徐鴻儒

附王好賢

于弘志

熹宗天啓二年夏五月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鴻儒鉅野人遷鄆城萬歷末以白蓮教惑眾黨數千人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妖狐斷尾令藏之招人人聞異香多歸附之號聞香教森死遺貲巨萬子好賢藉其資以結客有異志景州于弘志以棒筆會聚惡少年好賢與通密約鴻儒於八月望日三方同起而鴻儒以他事相激先發在卞家屯刑牲誓眾令眾至梁



山泊寄家口然後起兵往圍魏家莊又二千餘人圍梁家樓據爲巢去縣二十里官兵不敢前又攻鉅野縣其黨楊子雨李泰等被擒又曹州擒張世佩其身旁匿紙人數千號四大金剛亦鴻儒黨也鴻儒攻鄆城知縣余子翼逃遂據城曹濮騷動充西道閫調羹以聞巡撫都御史趙彥總河侍郎陳道亨巡撫都御史王一中合兵捕之其時四川亦有白蓮妖賊洪眾劉應選白仙台等助賊蠶起巡撫朱燮元擒捕正法夏六月徐鴻儒陷鄒縣署印通判鄭一傑挈家出走進陷滕縣知縣姚之胤逃遂踞二城時括遼餉殆



盡至是徵兵無餉可給止練鄉勇責有司捕治魯王  
捐貲保城上賜璽書褒之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  
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賊盤踞巢穴動以數萬官兵  
奮勇力戰斬首三千餘級礮擊死者六七百人又焚  
武安集賊巢近旁小寨俱燬之賊勢窮蹙奔梁家樓  
都司楊國棟與賊對壘斬首千級其東南東北之賊  
充塞道路官軍攻擊賊不能支復斬首二千餘級賊  
欲窺伺兗府官軍尾其後襲之連戰皆捷遂復鄆城  
鉅野 秋七月錄敘山東平妖將士楊國棟廖棟等  
功績巡撫趙彥奏妖賊聚眾日多官兵策應日難乞



暫畱秋班邊軍隨營剿賊可省招募之費從之 賊  
攻夏鎮至彭家口掠糧船四十餘艘阻絕運河侍郎  
陳道亨告急上命兵部議添兵防守時沙溝營把總  
姚文慶等集軍壯鄉勇擒賊十一人殺五十餘人奪  
回漕艘淮兵又追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山東一日  
二報捷賊奔滕縣與鄒縣賊會合攻曲阜領馬步萬  
餘擁至城下知縣孔聞禮率民兵極力捍禦殺賊甚  
眾賊不能陷旋以援至拔營而去復劫官營都司楊  
國棟大敗遊擊張榜等皆死之營內糧草火礮器刃  
俱被劫賊僭稱大乘興勝元年巢有十數兵十餘萬



欲先取兗州次取濟南聲勢甚銳陳道亨疏請登萊  
兵防兗恐糧餉有失也 景州妖賊屯阜城武邑殺  
人祭旗聲言取景州焚掠四十餘里官兵往捕之賊  
首于弘志立馬仗弓飛舞而來官兵斬之於馬下餘  
賊披靡四散又擒妖民田付民等於是賊眾牛朝利  
等退據白家屯掘深濠伐木爲寨以固守 艾山賊  
趙大奉劉永明爲主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面稱  
二十八宿聚黨二萬餘人合鄒滕賊共十七枝官兵  
攻破之獲永明臨刑猶稱寡人云 賊攻兗州先是  
趙彥親至兗州同監軍道王從義徐從治總兵楊肇



甚至演武場閱兵賊眾進逼城下肇基迎敵都司楊國棟廖棟分擊殺賊千餘人賊回滕縣 九月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動官軍復錫山賊始懼僞都督侯五僞總兵魏七等據城乞降去其幟而鴻儒同黨高尚賓歐陽德艷九敘許道清等三百餘人復力守官兵分攻之趙彥下令鴻儒不出卽四面焚攻賊因縛鴻儒出降三道臣入城安撫軍民復滕城十月安插鄉民共二萬七千餘人收騾馬千匹神槍八百杆大礮二百六斧九十九餘弓刀亡算十二月獻山東俘徐鴻儒等磔於市加趙彥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鴻



儒臨刑歎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屬甚眾更遲數日孰敢撓其鋒者而好賢見鴻儒敗走薊州又挈家二十餘人南走至揚州事露就擒吏科給事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雖平地方善後宜策并請存卹修復孟氏墓廟上從之命官致祭

四年八月鄒縣賊餘黨因旱災復聚於泗州數百人劫掠兗州知府曹文衡鄒縣知縣郭人吉署泗水縣事同知張景親詣其地安撫李守己等七十餘人訴爲鄉里陵偏願就招撫編入保甲始安

谷應泰曰慨自周之成康刑措不用漢之文景



斷獄四百海內又安何其盛也其他致治之主  
非有外患則有內憂若夫火坑之寇旋即艾除  
飛燕之兵逾時解散此亂之小者也然而疥癬  
致患蠹螫有毒兩葉不去斧柯是尋有國者可  
不慎乎明室數傳中外多盜憲武世神反者數  
起雖常命張敞於京兆遣虞詡於朝歌而沸釜  
游魚相隨斬馘然弄兵者疇非赤子蠶食者皆  
吾腹心止渴而進鴆酒救疾而吞烏喙萑苻屢  
殄明祚不得長矣比及熹宗東省又起鄆人徐  
鴻儒倡亂號白蓮教應之者深州王好賢號聞



香教景州于弘志號棒篲曾艾山劉永明號安  
民王而其餘四大金剛二十八宿莫不三方並  
起剋日與師猶之樊崇鼓亂而下江新市互有  
聲援張角煽妖而小方大方各推渠帥雖賊徒  
之故智亦奔命之深憂也然聞之孽不自生釁  
由人作考其時閹璫擅政必外吏矯虔苞苴在  
官必朘削在下俗倣則輕於爲非民貧則去而  
爲盜固然其無足怪而論者又云蓮社以梵教  
而惑妖狐以吹火而興經營廿年盜亦有道豈  
足盡信哉乃若魯藩捐貲保城趙彥盡力擒捕



而廖棟破之於武安楊國棟殲之於鉅鹿夏鎮  
告捷運艘復通滕縣旣恢鴻儒遂磔彼諸臣者  
雖非龔遂之平渤海亂絲徐理抑亦廣漢之治  
三輔枹鼓不鳴矣然而莽蜂不懲亂令亟行黃  
巾旣叛仍行鉤黨之誅河朔初平更遣括田之  
使從此鴻蜚滿野萑楚無家政散民流積薪蘊  
火人以爲潢池雲擾禍烈於懷宗予以爲東陵  
伏莽釁叢於熹廟也後三年而餘孽聚泗州又  
七年而李自成起米脂明竟以亡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魏忠賢亂政

熹宗天啓元年秋八月魏忠賢矯殺前太監王安魏忠賢初名進忠河間肅寧人也少黠慧無籍好酒善啗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殼弦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亦有膽力能決斷顧猜很自用喜事尚諛嘗與年少賭博不讎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而自宮萬歷十七年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時熹宗爲皇太孫忠賢謹事之導之宴游甚得皇太孫



歡心孝和王后太孫生母也忠賢寅入宮辦膳其介  
紹引進者魏朝朝故屬太監王安名下安素剛正主  
持一宮事魏朝日譽忠賢安善視之朝初與太孫乳  
媼客氏私卽所稱爲對食者然朝以侍安又承事太  
孫多不暇忠賢乘間亦通焉客氏者故定興民侯二  
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嫠生子國興光宗踐祚  
冊太孫爲東宮忠賢得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光宗  
升遐東宮暫居慈慶給諫楊漣疏參及忠賢忠賢無  
措泣求魏朝於王安力營救之遂與李選侍宮中李  
進忠爲一人外廷不知也忠賢深德朝結爲兄弟而



兩人皆客氏私人上卽位數月一夕忠賢與朝爭擁  
客氏於乾清宮煖閣醉詈而囂聲達御前時上已寢  
漏將丙夜俱跪御榻前聽上令客氏久厭朝儼薄而  
喜忠賢慙猛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忠賢卒矯  
旨發朝鳳陽縊殺之自是得專客氏而尾大不掉之  
患成焉初帝之立也王安與諸大臣同受顧命見忠  
賢侵權欲重懲之奏之帝會御史方震孺上疏請逐  
客氏帝乃令客氏出宮忠賢發安鞫問安詰責令其  
自新忠賢得釋客氏夤緣復入宮將甘心於安焉時  
安奉旨掌司禮監辭未赴王體乾卽欲起攘之因忠



賢以危言動客氏曰爾我比西李何如勢在騎虎無  
貽後悔西李者李選侍也忠賢遂嗾給事霍維華劾  
之又令劉朝田詔等上疏辨冤客氏從中附和之於  
是矯旨革安職而以體乾掌司禮監忠賢必欲殺安  
遂以劉朝提督南海子而降安爲南海淨軍勒令自  
裁方光宗居青宮時憂讒畏譏幾三十年安左右勤  
勞靡敢怠玩光宗頗任用之安素剛不肯頤使於李  
選侍劉朝李進忠皆選侍私人故以移宮恨安至是  
安旣死而忠賢益無所憚矣忠賢闇文義乃取舊司  
禮監李永貞入備贊畫李實李明道崔文昇各司監



局探上意爲奸忠賢自掌東廠客氏封奉聖夫人  
命奉聖夫人客氏如皇祖戴聖夫人例加其子侯國  
興錦衣衛指揮使御史劉蘭上言皇上初登寶位客  
氏保護是賴今釐降之儀肇舉關雎之慶方新恩禮  
所加權勢歸之初上大婚禮成魏忠賢廕姪二人給  
事中程注周之綱亦奏祖制非軍功不襲國典不當  
濫予俱不聽 九月上以客氏保護聖躬命戶部擇  
田二十頃以爲護墳香火之用魏忠賢侍衛有功命  
工部於陵工成敘錄御史王心一奏云梓宮未殯先  
規客氏之香火陵工旣成強入忠賢之勤勞於禮爲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三  
不順於事爲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上怒責之

冬十月降吏科給事中侯震暘於外初客氏已出宮  
復召入震暘奏曰皇上於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  
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中涓羣小煬寵  
借叢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媾曹節  
王甫之禍可爲寒心上怒降之時倪思輝朱欽相馬  
鳴起王心一相繼疏劾皆降謫吏部尚書周嘉謨論  
救不報 刑科給事中孫杰疏糾周嘉謨劉一燝謂  
統鈞仰輔臣之權輔臣奉王安之意中旨錯出致誤  
封疆嘉謨免一燝尋亦回籍



二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惠世揚疏糾大學士沈淮使其門客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頓使聖明之朝再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包藏禍心上慰畱淮而謫世揚於外初淮藉內監劉榮得通於忠賢內操之議皆自淮導之未幾刑部尚書王紀亦劾淮與客魏交通彼此攻訐忠賢矯旨削紀籍夏五月御史周宗建上言近日朝廷處分章奏外庭嘖嘖咸謂奧窔之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焉焉如魏忠賢者日既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志慮有何遠謀又曰耳目嚙笑之暇漸與相親宮廷



禮法之事漸與相近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奏入咸爲宗建危之 秋八月兵

科給事中朱童蒙疏糾鄒元標馮從吾醵金講學比之妖賊元標等致仕歸 冬十月修撰文震孟上言

勤政講學之實中云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則左右近習無緣可以蒙蔽疏入忤魏忠賢不下庶吉士鄭鄮復疏促之曰經御覽而畱中則非止輦轉圜之義不經御覽而畱中必有藏伏奧援之奸本朝故事惟武宗及神宗末年有之權璫煬竈相顧太息無可如何矣忠賢深惡之承上觀劇摘震孟疏中傀儡登場



語激怒上時太僕寺卿滿朝薦亦言之力俱謫歸  
十二月命劣轉科臣霍維華孫杰優陞京堂顧秉謙  
魏廣微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秋八月內官張守仁等索冬衣譁於工部堂上  
尚書鍾羽正致仕歸 詔開內操鉦鼓之聲喧闐宮  
禁或云皇子生震死焉御史劉之鳳上言虎符重兵  
何可倒戈授巷伯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  
手就擒乎御史李應昇黃尊素宋師襄交章論之尊  
素疏有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等語忠賢尤  
惡之皆矯旨切責忠賢自殺王安後益驕橫設內標



萬人衷甲出入內監王進嘗試銃上前銃炸傷進手  
上幾危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選侍  
盡出光宗所賜珍玩列於庭再拜投繯而絕裕妃張  
氏方妊膺冊封禮客氏譖於上絕飲食閉禳道中偶  
天雨匍匐掬簷溜數口而絕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  
殤先是馮貴人嘗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貴人  
誹謗賜死成妃從容爲上言之乃矯旨革封絕飲食  
成妃故鑒裕妃飢死密儲食物壁間數日不死魏客  
怒少解斥爲宮人遷於乾西所皇后張氏素精明魏



隕焉又於上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四年春二月加錦衣衛田爾耕太子太保以其緝捕有功也爾耕尚書田樂之孫以軍功補廕錦衣附魏忠賢遂得美擢三月刑科傅櫬疏參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詞引故內臣王安及中書汪文言廕魏忠賢弟姪一人錦衣百戶五月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魏忠賢二十四罪曰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蚤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旣而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



臣責無他委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內批  
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  
同受顧命之大臣也忠賢急於翦己之忌不容皇上  
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  
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  
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  
嗾言官論劾去顧於護黨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  
終加蟒玉以贈其行親亂賊而讎忠義大罪三也王  
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  
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交諂於堂辱而



迫之去一則與沈滄交構陷之削籍去必不容盛時  
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  
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引更爲也  
辭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於  
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點陪貳致  
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  
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  
孟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  
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  
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舊貴



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忠賢以抗不附己囑其私比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以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慮而忠賢以私



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是不但讎王安而實敢於讎  
先帝之老僕與皇上老犬馬略無顧忌大罪十一也  
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  
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千雲插漢又不  
止於坐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  
也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  
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  
七貴何以加茲大罪十三也因立枷之法以示威枷  
號家人者欲攀陷皇親也攀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  
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持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



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脈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徑置囚阱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結於璧宮泮藻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儔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



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傳單忽傳詰責及科臣覆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非常不以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野子傳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投畀設網片語違忤駕帖立下如近日之逮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而傳應星等造謀告密日夜未已勢不至於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



忠賢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客深謀不宄之人識者每爲寒心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資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



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嚮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左右旣畏而不敢言外庭又皆觀望而不敢言卽或內廷奸狀敗露又賴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邪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皇上而止知有忠賢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忠賢已往涿州矣



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威靈尚尊於忠賢耶疏入忠賢亦惴惴懼禍欲結輔臣韓爌爲之地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之遂令魏廣微票旨廣微素固結忠賢附爲同姓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語廣微恨之是時忠賢亦有疏辭廠疏先下備極溫諭次日乃下漣疏切責不少貸先是漣疏成意欲於午朝面奏出疾雷掩耳之計繕寫甫竟次日免朝恐再宿則機洩且害成也遂循例封進故忠



賢得以彌縫漣愈憤激冀補牘以伺對仗忠賢聞之  
阻遏上不御朝者三日至四日乃出御皇極門刀劍  
倍於往時侍班官僚更爲嚴謹左班諸臣不許擅出  
奏事而諸臣公憤愈甚繼漣上疏者磨至給事陳良  
訓魏大中許譽卿劉茂傳槐陳熙昌周之綱杜三英  
楊夢袞顧其仁胡永順朱大典陳奇瑜熊奮渭李精  
白孫紹沆陳維新楊維新御史袁化中周宗建劉芳  
劉廷佐李應昇房壯麗劉環胡良機喻思洵林汝翥  
胡士奇謝奇舉洪如鐘黃尊素梁元柱李光春張鑛  
翟學程劉之侍周汝弼李喬崙劉其忠宋政南科道



徐憲卿趙應期兵部尚書趙彥詹事翁正春等卿寺  
朱欽相胡世賞吏部郎中鄒維漣撫寧侯朱國弼等  
不下百餘疏先後申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俱  
不聽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已引疾杜門不與公事  
及見楊漣參疏忽奮擊扼腕曰國家安危誠在此舉  
吾備位大臣不言誰爲言者卽日出署合部院九卿  
諸大臣公疏以上凡千言指陳剴切疏入嚴旨切責  
道亨歎曰此何時尚可在公卿間耶乃具疏力辭而  
去屯田司郎中萬煥先授營繕司主事管寶源局  
疏請內監廢銅忤忠賢意至是煥復上疏曰忠賢原



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名而思忠賢之義乎夫以忠賢珠玉盈筭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以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握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旣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疏入忠賢矯旨杖煆於午門外羣闖至煆寓摔之而出辱毆於道煆幾危及至闕受杖忠賢命立斃之先是御史林汝翥葉向高鄉人也忠賢欲借之以傾向高會翥巡城有火者曹大傅國興挾人命劫財鬪於塗汝翥欲參之皆願受杖免



參翥信其無他也卽杖之數日後萬燝禍作忽中旨逮汝翥廷杖汝翥懼出亡羣閹疑向高匿之百餘人直入其寓辱及婦女嫚罵坐索向高奏之置不問至七月林汝翥自詣遵化軍門獄蓋翥懼未受廷杖先殞命於中涓之私毆故逸出都門詣遵化撫臣獄求爲代題各道潘雲翼等疏救不聽執前旨如故已而被杖創甚幾斃向高奏曰楊漣一人之言容有過激未幾而諸疏繼至矣又未幾而臺省九卿復有公疏舉朝閤然卽臣等亦被其指摘甚者疑其爲忠賢畫策當與焦芳同傳矣臣地居密勿不敢自同於廷臣



卽受疑受謗情固甘之惟是皇上念忠賢則當求所以保全之而今日保全忠賢之計莫如聽其自請且歸私第遠勢避嫌以釋中外之心使天下曉然知忠賢之無他其於轉禍爲福直俄頃間耳至內操一事祖宗朝所無聚數千之甲兵於宮廷肘腋間在今日雖無可慮他日終屬隱憂疏上溫旨復悉數忠賢勤勞責羣臣附和 詔錦衣衛杖汪文言革爲民 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初相時猶可展布自忠賢專擅同官顧秉謙魏廣微希意阿旨向高強半註籍疏三十上至是以御史林汝翥逸出羣閹圍第決



意去初廣微以己意用墨筆點縉紳一冊分差等目  
爲邪人其人則葉向高韓爌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  
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  
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人  
密達於忠賢以漸擯斥復手書所欲起用之人黃克  
纘王紹微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十六  
人指爲正人以次點用至是向高去秉謙居首揆吏  
部謝陞起用至京見時政日非勉終一選歸且以書  
規廣微中旨大拂廣微之意史記事黃汝亨各有書  
以大義告廣微咸拒不納 八月署國子監祭酒禮



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博士門洞開鄧光舒  
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徵姚士儒孫世裕董天胤  
學正王永興蔣紹燧學錄聶雲翔杜士基典簿萬民  
懃典籍陳烈公疏劾魏忠賢上不問毅中旣與璫忤  
四疏請告亦不許 九月左都御史高攀龍疏參貪  
污御史崔呈秀革職聽勘 冬十月朔有事太廟上  
冕而升百執事咸集大學士魏廣微不至迨飲福受  
胙禮且告畢踉蹌入班拜跪吏科給事魏大中劾之  
曰皇上升殿頒來歲之歷四方萬國誰不頽首奉行  
其矯命雄行獨奢安耳廣微執政重臣何以驚焉不



拜正朔也皇上於一日間行二大禮頒朔不至享廟則後至其無禮於皇上亦已甚矣廣微上疏自理且乞骸溫旨畱之廣微恨大中甚御史李應昇上言閣臣魏廣微疏辨自謂罪止失儀夫行禮誤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誤朝賀者笞四十祭奠失誤者杖一百廣微尚可覲焉入中書之堂乎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父允貞嘗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爲緣方今聖



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  
慙每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廣  
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異  
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上切責之 降吏科都給事  
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  
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大學士  
韓爌力爭不報南星等狼狽去國 削吏部左侍郎  
陳于庭右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籍趙南  
星之去也銓部以陳于庭代署西臺以楊漣代署俱  
畱中及會推冢宰漣以註籍不與其所會推喬允升



馮從吾汪應蛟上仍以南星私人責之并責楊漣袁  
化中一時盡去部署皆空 降御史房可壯三級吏

科許譽卿沈惟炳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各一級降吏  
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三級俱調外光前甫入署二  
旬因南星等後先奉旨去乃上疏曰臣若緘默不言  
爲苟免之計是賣友也賣友之人卽是欺君之人臣  
豈敢蹈欺君賣友令皇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 冬  
十二月復逮汪文言

五年春正月起崔呈秀復爲御史呈秀爲高攀龍所  
糾乃微服持賂叩忠賢願爲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



大悅遂出中旨免其勘起用時忠賢竊柄動曰中旨  
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阿忠賢意上言執中者帝宅中  
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時論鄙之 罷禮部侍郎  
何如寵右諭德繆昌期削太僕寺少卿劉宗周籍起  
用阮大鍼等十一人 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  
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俟汪文言逮至鞫之  
削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愼言籍工部主  
事曹欽程復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愼言李應昇高攀  
龍黃尊素鄒維漣魏大中大約誣以受熊廷弼賂以  
汪文言爲之證 三月上視太學魏忠賢王體乾擅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改儀注賜坐而大臣不得賜茶 五月上祭方澤還

宮卽幸西苑時日已晡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歡甚上獨與宦豎二人泛小舟蕩漾上身自刺舟一璫佐之相顧笑樂忽風起舟覆上及二璫俱墮水中二璫死焉上救免忠賢及客氏相顧錯愕而已 詔肅寧縣建坊賜敕旌獎魏忠賢并廕其弟姪一人都督僉事 特賜璽書褒美錦衣衛都督田爾耕仍命所司賚之羊酒建坊以示眷答至意時修舉屯政以濟軍需爾耕乃捐田土七千餘頃以佐縣官之急故下璽書美之 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勘問



汪文言獄辭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  
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維禎鄧漢廬化鰲夏之令  
王之案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略曰移宮  
建議原爲立名躡等之資整頓銓政實是偏聽招權  
之藉布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啓賄賂之門而陞  
遷之法濫總文言得力於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  
朝政請敕法司研鞫已而忠賢矯旨仍命顯純訊之  
於是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并以求緩楊熊獄入焉  
初文言再下詔獄鍛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  
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眞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



兒女子相泣耶至是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魏周諸人以賊文言蹶起曰天平寃哉以此巉清廉之士有死不承六月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責官軍文煥求解於崔呈秀呈秀引入璫幕青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爲忠賢義子閱數日卽具疏劾周順昌等以逢其意忠賢悅自此入幕用事 秋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初獄上擬漣以移宮一案許顯純等相與謀謂不引入移



宮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賊遂坐以受  
熊廷弼賄漣等不肯承而顯純箠楚甚酷無生理左  
光斗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鞫以斃之  
又或陰害於獄中徐以病聞耳若初鞫輒服卽送法  
司或無死理於是靡焉承順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  
比時纍纍跪階前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拶  
弛鐐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杻鐐以受棍創痛未  
復不再宿復加撈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  
臥堂下見者無不切齒流涕 材官蔣應陽因熊廷  
弼下獄代爲投揭白其冤時時入監左右之魏忠賢



緝獲以其所攜遼東圖畫指爲妖書以獻上命寘重辟加廕忠賢以羊酒銀幣賜之 八月御史張訥上

書論東林書院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 副都御史楊漣卒於獄漣身事三朝親受光

宗顧命白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裏置棺中後櫬歸無葬地置於河側母妻俱棲息城樓而忠賢仍令撫按追贓 吏科

都給事魏大中卒於獄其子學泖死之大中家徒四壁卓然以名教自持熊楊之獄大中力言宜寘重辟諫草傳布而竟誣以熊楊賄賂坐贓死方溽暑殷雷



旨故遲遲不下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尸潰甚慘  
方被逮時其子學泚徒跣攀號欲隨之北大中曰覆  
巢寧有完卵耶父子俱斃無益也學泚微服間行尾  
緹騎刺探起居抵國門邏卒四布別變姓名匿旅邸  
中晝伏夜出以救其父迨獄益危撈掠益毒度無生  
理欲搥登聞鼓上書自刎已而不果扶櫬歸朝夕號  
哭未嘗入寢室勺水不進而死 決熊廷弼於市

僉都御史左光斗卒於獄先是楊漣疏上魏廣微惡  
之時有謂廣微者曰楊漣攻魏公波及於閣下公知  
其故乎曰不知也曰出疏者楊漣造意者左光斗潤



色者繆昌期也吾爲閣下足了此事矣廣微首肯遂與盟授旨於御史陳九疇發其端而旋以會推彰其事復理移宮爲傷孝垂簾爲阿黨定策元勳爲居功及再鞫改爲封疆誣以賊矯旨五日一比竟斃於獄九月賜魏忠賢印文曰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欽賜奉聖夫人 顧大章下獄尋卒 冬十月逮御史惠世揚夏之令於獄刑部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俱削籍 中書舍人吳懷賢下獄懷賢以忠賢傾陷忠良目擊不平時閹邸報見楊連有二十四罪疏擊節稱快旁註曰當如



任守忠卽時安置適工部吳昌期以劾忠賢還籍懷  
賢服其不阿遺書稱之爲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辭多  
激烈凡對客及貽書親朋輒寓感憤義形於色同官  
傅應星入告忠賢卽逮之下獄拷死籍其家妻程氏  
以驚死 十一月以崔呈秀爲工部右侍郎歲加魏  
忠賢祿米一千二百石爲殿工也呈秀初倚許秉彝  
通忠賢至是殿工興忠賢借督工無日不與呈秀相  
見屏人密語移時呈秀授黨人姓名如天璽等錄忠  
賢奉爲聖書一時梁夢環李魯生曹欽程各獻諛入  
告而追賊嚴比等旨俱自顧秉謙出之天璽錄首列



東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高攀  
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于汴李騰  
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東林之黨孫鼎相徐良彥  
熊明遇沈惟炳熊奮渭侯恪等又列真心爲國不附  
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  
周應秋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  
李魯生吳涇夫孫國珍十六人等同志錄者首列詞  
林部院卿寺則陳宗器韓維思易應昌張潑等臺省  
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  
儒劉弘化侯恂游士順等部屬則賀煥張光前孫必



顯汪如亨等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  
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  
面郎君鄭鄮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  
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  
律游大任鼓上皐汪文言等共七十二人揚州知  
府劉鐸下獄僧本福攜鐸贈三詩至京爲其語多譏  
刺遂逮之錦衣衛指揮僉事高守謙毆翰林丁乾  
學斃之乾學典試江西試策中引汪直劉瑾觸怒忠  
賢降級調外未及赴守謙與乾學有舊憾遂嗾忠賢  
使二十餘人擁入乾學寓矯稱有詔乾學俯伏就逮



守謙偕諸人箠楚交下乾學創甚尋卒時科臣陳熙  
昌詞臣陳子壯亦以試錄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  
語亦削籍 戊吏部尚書趙南星南星以忤沈一貫  
削籍家居三十年其入朝也大理寺卿周應秋知其  
柄用郊迎結歡南星益鄙之歎曰吾入山三十年安  
知士風至此乎見大學士魏廣微廣微父魏允貞與  
南星善以父執自居廣微因力排之中旨削奪巡撫  
山西郭尚友誣其贓追論戊振武衛子清衡戊莊浪  
衛南星日短衣執士伍卒於戍所

六年春正月削曹欽程籍爲民欽程以媚璫劾周宗



建諸人稱忠賢爲父讎秩太僕寺卿復與同黨不合  
忠賢厭薄之遂責其敗羣削籍出都門時再拜忠賢  
前云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遂倉卒踉蹌而  
去 命修三朝要典以紅丸挺擊移宮三案編輯成  
書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劾南京巡撫周起元松  
江知府張宗衡同知孫應崑詔逮之時李實特印空  
疏遣人持至京奉忠賢忠賢令李朝欽李永貞屬草  
而命孫昇書之以上 三月御史周宗建下獄宗建  
屢疏劾魏客魏客恨之先是爲曹欽程所誣逮至詔  
獄鞫時筆楚較眾更毒宗建偃臥不能出聲許顯純



罵之曰此時尚能說魏公不識一丁否蓋宗建前疏  
魏忠賢有目不識一丁語也卒斃於獄遼人武長  
春往來京師魏忠賢指爲間諜緝之以邀功竟磔之  
以獲武長春功封魏良卿肅寧伯世襲并賜養贍田  
七百頃忠賢用事獎敕約百道閣臣撰敕全倣曹操  
九錫文爲之先是掌司禮秉筆者非公事不得出忠  
賢獨招搖畿輔以恣馳逐每先期治儲侍於停驂所  
在數千百騎絡繹不絕民間皆焚香插柳枝於戶又  
以輿夫遲駕四馬輿青蓋羽幢環遮夾擁疾於飛鳥  
凡朝中草疏李永貞必遣急足馳白卽百里外一日



常再往返也章疏至分閱者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  
元雅涂文輔有關切者鈐以寸紙又捏一指甲重痕  
爲識永貞等以次朗誦而體乾爲疏其意旨焉左  
諭德繆昌期下獄昌期湖廣典試策語侵魏忠賢忠  
賢銜之以昌期負文名人望所屬不卽發及楊漣二  
十四罪疏昌期爲之屬草忠賢深恨之昌期往告葉  
向高以清君側之惡向高唯唯昌期色變而出韓爌  
當國頗信昌期益持正議及爌去趙南星高攀龍逐  
楊左削奪昌期日慷慨置酒餞別忠賢愈怒使人詈  
於朝曰昌期何人尚畱此送客耶昌期請告忠賢矯



旨勒閑住忠賢嘗營墳於玉泉山遣人詣昌期乞墓  
碑昌期瞋目叱曰吾生平恥爲諛墓豈肯順璫旨耶  
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咥乎壽寧事可鑒也昌期大  
恚曰壽寧曾困李獻吉今日壽寧安在忠賢聞之怒  
益不解至是起大獄與周順昌同詔獄爲許顯純所  
斃左都御史高攀龍卒攀龍削籍家居杜門著書  
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繕遺疏封固以授其子世儒  
曰事亟方啓之乃紿家人令各自寢息勿得驚恐夜  
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次早世儒開  
戶寂無人聲啓視之畱詩以寓意亟走池中出尸因



以遺疏附呈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忠賢復矯旨逮世儒吏部主事周順昌下獄順昌吳縣人時緹騎出魏大中被逮遇吳順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泗卽以女許配其孫允枏緹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卽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卽以締婚事劾順昌削籍內臣李實復疏參順昌攀龍應昇尊素宗建五人俱矯旨逮繫緹騎挾威橫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一 三  
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復  
至吳中沸然士民素德順昌聞其逮不勝冤憤吳令  
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爲慟順昌  
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  
顏色不變語良久令請順昌入治裝舉家號慟順昌  
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膀徐曰此龍樹菴  
僧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  
小雲棲三字後識年月投筆而起改囚服出門士民  
擁送者不下數千人順昌出赴使署開讀巡撫毛一  
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王節楊廷樞劉羽儀文震亨



等遮中丞懇其疏救一驚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見  
議久不決手擲銀鐙於地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  
敢置喙於是市人顏佩韋等前問曰旨出朝廷乃東  
廠耶緹騎曰旨不出東廠將誰出眾怒鬨然而登叢  
毆緹騎立斃一人諸司不復相顧順昌徬徨立久之  
無所屬步詣府署適緹騎之逮黃尊素於浙者舟泊  
胥門要挾需索聞變焚其舟沈駕帖於河緹騎皆泗  
水遁不復往浙時有謂順昌者曰公不幸遭清流之  
禍忠良無得全者矧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苦順昌  
歎曰以我一人貽禍桑梓死且目不瞑我豈不知自



裁然順昌小臣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死死則訴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手書別親友以三月二十六日行人無知者就詔獄顯純拷比倍酷身無完膚罵不絕口無一語哀乞好義者醵金代其納贓顯純令獄卒私殞之臨死短章祈以尸諫獄卒見而毀焉 魏良卿請第宅朝房工部議如李成梁例給庫銀一萬九千兩爲第宅之價以武清伯西朝房改付從之 御史李應昇下獄忠賢擅權應昇草十六事欲上會楊漣先發遂易稿以奏忠賢切齒嗣後救萬景有疏劾魏廣微有疏廣微見



疏棄擲於地不食者二日欲廷杖之讀至異日何以  
見乃父於地下氣歉乃已方駕帖之至也應昇獨立  
門側佇望使來一無他顧惟人慰父母云兒此去或  
邀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縣令至門奮身就道登  
舟作賦略無抑鬱之色至獄亦拷死卒之前一日寄  
詩別親友遺書誡其子詩有云白雲渺渺迷歸夢春  
草淒淒泣路歧寄與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鸝  
聞者傷心焉 戊毛士龍削夏嘉遇姜志禮王心一  
劉大受等籍 御史黃尊素卒於獄卒前一日獄吏  
告尊素曰公休矣內傳欲斃公公何語卽書以寄家



尊素略不及他事卽於三木上賦詩是夜卒 五月

王恭廠災兵部尚書王永光請寬訟獄停工作慎票  
旨給事中彭汝楠御史高弘圖亦言之俱削籍未幾  
降敕獎忠賢撲滅雷火功從尚書薛貞之請也 六

月命逮吳養春等養春歙縣人家世饒富祖守禮常  
輸邊二十一萬養春官中書有黃山收息不貲又準  
浙中鹽與從兄弟訐訟置僕吳榮於獄榮脫入京訴  
於東廠誣其私占黃山歷年獲租稅六十餘萬金忠  
賢遂矯旨逮養春至京坐養春贓六十餘萬程夢庚  
贓十三萬六千其山場木植估價三十餘萬命官變



易之以助大工忠賢以能發奸剔弊廕錦衣衛指揮  
時養春等俱拷死工部遣主事呂下問至歛追產吳  
氏家已破其妻女俱自縊呂下問專召富家派買坐  
累至破家者甚多激民變下問遁回忠賢復命太僕  
寺丞許志吉至歛續追志吉卽徽人其酷不減下問  
殺揚州知府劉鐸方鐸下獄時李承恩方震孺同  
繫獄鐸與二人相得甚洽會鐸以前詩乃歐陽暉所  
作事白得釋遂爲承恩行金救免爲張體乾所緝獲  
體乾心欲媚璫遂誣鐸與假官曾雲龍同謀倩道士  
方景陽詛呪廠臣忠賢聞之怒甚卽使谷應選逮景



陽至榜掠數百景陽不勝楚誣服然景陽實未識鐸  
具獄時鐸亦不復與景陽面質獄成始擬戍既擬絞  
忠賢矯旨令從重擬是時景陽已斃於獄而刑部尚書  
薛貞承忠賢意竟擬斬決不待時疏上報可方貞再  
鞫時語鐸曰當今之時以己功名爲重耳他人生死  
何與己事鐸曰一時功名有限千秋清議難逃貞大  
恨之撲之二十未幾詔斬於西市并戮景陽屍 浙  
江巡撫潘汝禎議爲忠賢建祠宇乞賜額從之時汝  
禎疏先至而巡按劉之待疏遲至一日忠賢怒削奪  
之 僉都御史周起元下獄拷死 九月削廣西副



使曹學佺籍時學佺有野史紀略一書議論與要典相反故削籍毀板以皇極殿工成晉魏忠賢爲上公加恩三等原封肅寧侯魏良卿進寧國公賜鐵券世襲加吏部尚書侍郎周應秋等十八人宮保進秩金幣有差馮嘉會崔呈秀廕子錦衣衛指揮世襲郭允厚薛鳳翔廕子入監徐大化孫杰升工部尚書科道郭興言加銜賜銀幣有差加恩張惟賢等七人傅應星加太子太保李承錦加太子太傅魏士望等十四人升都督僉事各賜銀幣有差又敕賜魏忠賢莊田二千頃寧國公祿米照魏國公例歲支五千以示



酬眷至意

蘇杭織造李實奏廠臣祠宇已建乞授

杭州衛百戶沈尚文等永守祠宇世爲祝釐崇報上  
允之祠建於西湖之麓居關壯繆岳武穆祠之中備  
極壯麗閣臣搢紳施鳳來撰記張瑞圖書丹賜額曰  
普德子衿微有反脣者則守祠之豎叢毆之蘇州立  
普惠祠松江立德馨祠者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也  
淮安立瞻德祠揚州立沾恩祠者漕運郭尚友巡按  
宋楨模許其孝也蘆溝橋立隆恩祠者工部郎中曾  
國禎也崇文門內立廣仁祠宣武門外立茂勳祠者  
順天府通判孫如洌府尹李春茂巡撫劉詔巡按卓



邁戶部主事張化愚也濟寧立昭德祠河東立襄勳祠者巡撫李精白巡按李燦然黃憲卿并漕運郭尚友也河南立戴德祠成德祠者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守道周鏘也山西立報功祠者巡撫牟志夔曹爾楨巡按劉弘光大同立嘉德祠者巡撫王黠巡按張素養汪裕也登萊立報德祠者巡按李嵩也湖廣立隆仁祠者巡撫姚宗文巡按溫臯謨也四川房山立顯德祠者工部郎中加侍郎何宗聖也陝西立祝恩祠者巡撫朱童蒙巡按莊謙王大中 also 徽州立崇德祠者知府顏鵬也通州立懷仁祠者督漕內監



李明道也通州昌平二鎮立崇仁彰德二祠者總督  
閻鳴泰也密雲立崇功祠者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  
也林衡署中立永愛祠者庶吉士李若琳也嘉蔬署  
中立洽恩祠良牧署中立存仁祠者上林監丞張永  
祚也福建則絕未有請江西亦最後明年六月內方  
題建賜隆德祠者巡撫楊廷憲巡按劉述祖也各曲  
意獻媚務窮工作之巧攘民田墓伐人樹木無敢發  
聲其上食饗祀一如王公像以沈香木爲之眼耳口  
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爲  
之衣服奇麗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



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焉小豎抱頭慟哭責匠人 薊州道胡士容下獄士容任薊州督師有聲崔呈秀薦其妾弟蕭惟中宋珏等爲守備私人鄭冲宇等爲中軍不從且置之法欲建祠於薊州士容又勿聽遂激忠賢怒矯旨逮之許顯純拷掠最毒幾斃 大學士顧秉謙回籍

冬十月順天府丞劉志選上言張國紀怙惡不悛上下旨切責國紀后父也后賢明客氏忌之誣稱后非國紀女幾搖天聽忠賢嗾志選及御史梁夢環論之志選疏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等語尤悖逆上一日



幸后宮顧見几上書一卷問后何書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於便殿上御殿搜得之懷刃上大驚送廠衛忠賢乃誣后父國紀謀立信王爲不軌欲興大獄謀之王體乾曰主上凡事憤憤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亟殺之以滅口事得寢

七年春正月削禮部尚書李思誠吏部主事于志舒懷來兵備丘志充籍命錦衣衛逮志充同上林監署丞王家棟下獄家棟以太醫院醫士授署丞出入崔呈秀門時戶部主事于志舒託家棟通賄呈秀得除



吏部而懷來兵備臣志充亦與棟有交囑棟營求呈  
秀謀升太僕寺卿棟暮夜攜賂呈秀適遇廠中旂尉  
獲之棟窘甚往呈秀家叩門求解時呈秀與禮部尚  
書李思誠接壤而居遂誣以此所以賂思誠者忠賢  
疏發其事而思誠實不知也因削籍魏忠賢欲任  
天下兵柄以提督忠勇營內操太監劉應坤陶文紀  
用鎮守山海關又命司禮監涂文輔總督太倉節慎  
二庫原任司禮監崔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疏通河  
道凡司道以下俱行屬吏禮李明道至淮以淮安道  
楊廷槐不廷跪參論削籍削翰林陳仁錫文震孟



鄭鄮籍擬孫文多顧同寅罪斬文多仁錫戚也嘗作策論嘲時忠賢知之因誣文多造妖言謗朝政置重辟所指妖言者則韓愈原道篇欽天監步天歌也先是仁錫在講筵因王恭廠火災又見正人屠戮忠賢竭土木不休講時不避忌諱忠賢怒復以不撰寧國敕怒愈甚遂命許顯純擬文多獄詞連仁錫等因削籍追奪誥命

夏四月遵化道耿如杞下獄時劉詔巡撫順天行縣至肅寧叩首於忠賢家及謁祠見忠賢像卽行五拜三叩頭因創立生祠諭意於如杞不應祠成又欲率如杞往拜如杞半揖而出事聞忠賢



怒令詔疏劾之疏連入而如杞下獄 遣三王之國  
忠賢包藏禍心故有是遣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建  
魏忠賢祠於國學之旁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  
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許之 秋七月以  
邊功加恩魏忠賢三等廕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世  
襲王體乾等各有差旣而以廠臣安攘天下封魏鵬  
翼安平伯三殿告成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襲  
伯爵錦衣衛指揮魏明望進秩少師封魏良棟爲東  
安侯時良棟僅三歲鵬翼二歲世襲賜奉聖夫人客  
氏金幣加恩三等廕一人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以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田吉爲兵部尚書霍維華總督薊遼袁崇煥不爲魏  
忠賢所喜邊功不敘恩蔭維華請以己蔭讓之上下  
旨切責初維華內弟陸蓋臣爲午門瑄得通於忠賢  
因進仙方靈露飲其法雜取秬糯諸米淘淨入木甑  
蒸之甑中底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米漸添漸熟水  
漸熟漸易不數易而瓶中之露滿矣乃米穀之精也  
上飲而甘之以餘瀝分賜近侍及上不豫忠賢歸罪  
於此因恚維華維華又偵知上彌留遂先與忠賢貳  
八月以崔呈秀爲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  
兼左都御史奪情視事從前九卿未有兼官如呈秀



者呈秀初以御史監工帶左都銜及晉司馬尚如故  
既竊兵柄復擅紀綱奪情視事不用綾罽上不豫  
禮部頒爵賞列封廕羣臣謝恩之日卽帝上賓之日  
也二十二日乙卯上崩初上病亟時召皇弟信王入  
諭以當爲堯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宮爲託及委用忠  
賢語既崩忠賢自出迎王入王危甚時羣臣俱在寓  
聞訃恐入朝之時有他變生死且不測厥明至殿門  
宦者持門不得入告以宜用喪服旣改服又言未成  
服宜如常羣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宦  
者乃得入旣哭大行皇帝司禮太監王體乾及忠賢



在喪次獨體乾語禮部備喪禮忠賢目且腫無所言  
羣臣出少頃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  
祕不得聞或曰忠賢欲自篡而呈秀以時未可止之  
丁巳信王卽皇帝位 九月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  
位不許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 國子司業朱之俊  
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宜罪命下獄  
忠賢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其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  
同時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  
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殂 給太師寧國公魏良  
卿少師安平伯魏鵬翼鐵券 巡撫江西僉都御史



楊邦憲巡按御史劉述祖請建魏忠賢祠不許 冬  
十月巡撫登萊孫國楨報宣川之捷敘及廠臣論賞  
廕魏忠賢王體乾徐應元崔呈秀各錦衣衛指揮同  
知 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崔呈秀呈秀奏辨求  
守制不允維垣再疏劾之維垣黨忠賢首糾顧大章  
入熊廷弼案羅織諸賢以嘗代其座師徐紹吉謀攘  
戶部左侍郎魏廣微銜之故未大用至是維垣遂首  
與其黨貳然未敢直指忠賢也 工部主事陸澄源  
上言四事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其正士習  
略曰比來士氣漸降惟以稱功頌德爲事廠臣魏忠



賢服事先帝論功行賞自有常典何至寵踰開國爵  
列三等也外廷奏疏不敢名書姓盡廢君前臣名之  
禮釐祝遍於海內奔走狂於域中士習漸衰莫此爲  
甚兵部主事錢元愨上言魏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綴  
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羣小蟻附勢  
漸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  
列爵三等畀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  
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輿珍輦寶藏積  
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庶開告訐誅鋤士類幾  
如節甫之結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



之壁後置人使先帝而早知其如此亦必有以處忠  
賢矣卽皇上念其勤勞貸之不死宜勒歸私第使國  
家無尾大之患魏良卿輩旣非開國之勲又非從龍  
之寵安得玷茲茅土自宜褫革至告訐獲賞之張體  
乾鍛鍊驟貴之楊寰夫頭乘輜之張凌雲委官開棍  
之陳大同號稱大兒之田爾耕寧國契友之門太始  
凡爲爪牙俱宜明暴其罪或殛或放而奸黨肅清矣  
貢生錢嘉徵上數忠賢之罪曰並帝內外封章必先  
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與廠臣  
自古未聞有此奏體曰蔑后皇親張國紀於御前面



折逆奸遂遭羅織欲置之死賴先帝神明祇膺薄懲  
不然皇親危則中宮危矣曰弄兵祖宗朝不聞內操  
忠賢外脅臣工內逼宮闈操刃禁中深可寒心曰無  
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  
一手障天流毒搢紳凡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  
心意欲何爲曰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賚甚薄  
也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士田膏腴萬頃曰無聖先師  
爲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祠太學之側曰濫爵古  
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  
襲上公之爵覲不知省曰邀邊功遼左用兵以來墮



名城殺大帥而冒侯封伯曰傷民財郡縣請祠遍天下計祠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之脂膏乎曰褻名器順天賢書崔呈秀之子鐸曰不識丁遂登前列疏上俱報聞太監魏忠賢有罪免寧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賢於鳳陽籍其家初上神明默操忠賢黨與林立莫發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始自相攜貳猶未刺忠賢也陸澄源錢元愨直攻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疏上忠賢不勝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嘉徵疏使



聽之忠賢震恐喪魄客魏相倚知信邸內監徐應元爲上所任忠賢屈身事之餽以貨告之辭東廠印援爲後勁應元果爲間至是謫忠賢鳳陽司香祖陵籍客魏二氏安置徐應元於顯陵尋謫戍丁卯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庚午魏忠賢宿阜城尤氏邸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宿朝天宮曰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至是始驗下魏良卿



鎮撫司獄庚辰奉聖夫人客氏有罪誅先是籍其家  
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得宮人任身者八人蓋出入  
掖庭多攜其家侍媵冀如呂不韋李園事也上大怒  
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國興下獄良卿國興俱伏  
誅客光先客璠楊六奇等永成光先璠客氏之兄子  
六奇忠賢之壻也初忠賢肆惡皆客氏成之忠賢晤  
客氏必屏宮人密語移時其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  
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造意也天啓初矯旨慰畱  
客氏皆體乾爲之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負之如  
妃嬪禮儼然自視爲上八母之一誕日上必臨幸升



座勸飲賞賚無限中宮皇貴妃迴不及也客氏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著紅玉帶前驅客氏盛服倩妝乘輿由嘉德門經月華門至乾清宮前亦不下輿出西下馬門呼殿侍從之盛遠過聖駕燈炬簇擁熒然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都人士所罕見也其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各以銀幣犒答之欽賜金幣無算每日三時輟御前膳以賜絡繹不絕在外或住旬日忠賢促之始入出入皆以五更忠賢亦有私第與

客氏居斜對不遠先是熹宗崩上準歸私第客氏五



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皆先  
帝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  
去良卿謹慎稍善言詞國興昏愚與人坐輒欠伸入  
夢鄉至是俱駢首受戮嬰孩赴市有盹睡未醒者天  
下以爲慘毒之報無不快之 給事中許可徵劾崔  
呈秀下吏部勘處都給事中吳鴻業論吏部尚書周  
應秋南京兵部右侍郎潘如禎及呈秀子倖舉呈秀  
歸薊州列姬妾羅諸珍異器縱飲飲一卮卽擲壞之  
飲已自經其子鐸覆試僅構二義削籍戍邊廷議呈  
秀死有餘辜命法司按律暴其罪於天下 河南道



御史倪文煥吏部郎中周良材工部尚書吳涇夫吏  
部尚書周應秋兵部尚書田吉太僕寺卿白官始尚  
寶司卿魏撫民並劾免 東廠太監張體乾漕運太  
監李明道崔文昇免 復先帝成妃李氏裕妃張氏  
封號右都督張國紀爵 釋薊鎮兵備道耿如杞於  
獄復其官 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削籍 復撫  
寧侯朱國弼俸 復故太監王安官予祭葬立祠愍  
勞 降太監李實奉御安置南京涂文輔司香鳳陽  
尚書楊夢寰孫杰左副都御史李夔龍免 戶部  
員外王守履奏逆黨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涇夫李夔



龍倪文煥爲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  
崔應元爲五彪命削爾耕籍籍其家爾耕貪婪好羅  
織諸臣榜掠慘毒皆爾耕爲之御史楊維垣參太

監李永貞劉若愚佐逆御史卓邁亦言永貞習於文  
字其惡過於忠賢遂下永貞獄戍顯陵初永貞辭任  
聞忠賢敗其黨徐應元王國泰俱危餽太監王體乾  
王永祚王文政各五萬金懼泄以獻內承運庫永貞  
知之卽遁久而獲之赴戍所十二月監生王之鼎  
劾大理寺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毒害民命下志吉  
於理初監生胡煥猷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



瑞圖李國楷當魏忠賢專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漸  
直建祠各撰碑稱頌宜亟罷併糾督撫按之請祠者  
法司引臥碑生員禁言事律論杖除名立極等各上  
疏辨言忠賢碑文使其食客游士自爲之至於取旨  
褒贊則文書官稱上命擬票臣等不能盡職計惟有  
見幾之作而忠賢不惟視臣等去就輕卽視臣等死  
生亦輕不得已徘徊其門冀有毫髮之益於國則亦  
少盡區區之心耳鳳來疏中並引及陳平周勃狄仁  
傑事上優答之 太常寺卿阮大鍼論魏忠賢之罪  
且辨要典勒入臣名 釋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御史



方震孺獄李承恩論減卹工部郎中萬燦定逆案  
先將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時呈今已伏法夔龍涓  
夫文煥吉追賊遣戍爾耕顯純死愍元雲鶴寔戍邊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召前兵部尚書霍維華維華  
辭敕命且述忤璫始末薦周道登和輩不允辭法  
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於河間斬崔呈  
秀於薊州又戮客氏屍尋復誅許顯純田爾耕天下  
快之阮大鍼請合計先朝奸狀略曰汪文言以徽  
州庫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宮之疏  
紛紛迎合此中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



力爭汪文言等喉臺省諛王安佐楊漣左光斗繼春  
削職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尚書周嘉謨雅重  
熊廷弼復任經略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  
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聞效之  
逐戚畹撼中宮此中外謀危母后之始時逆黨次第  
伏法 二月免楊漣熊廷弼等誣賊 戶部尚書曹  
爾楨免爾楨撫山西祠魏忠賢明年追論削籍 御  
史高弘圖劾順天府丞劉志選太僕寺少卿梁夢環  
順天巡撫劉詔媚璫俱逮之 下太監李永貞劉若  
愚李實於獄永貞龐通文墨爲司禮監秉筆導虐李



實往蘇松織造誣陷周起元周順昌等若愚博洽典  
故永貞每諮問之俱爲言官所劾尋誅李永貞共籍  
銀二十七萬 太監崔文昇下獄戍南京 五月兵  
部推戎政尚書霍維華署督師事工科給事中顏繼  
祖上言維華狡人璫熾則借璫璫敗則攻璫擊楊左  
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爲救者亦維華也以刑科給  
事中三年躡致尚書無敘不及有賚必加卽維華難  
以自解乞褫革以儆官邪遂罷維華行邊尋免官歸  
太僕寺少卿楊維垣削籍御史鄒胥祚劾維垣爲  
逆璫私人占氣最先轉身最捷貪天爲功沽名反覆



故有是命 光祿寺卿阮大鍼免大鍼與左光斗同

里有隙天啓四年吏科都給事中闕宜補大鍼廷議以大鍼貪邪遂授魏大中其後左魏被陷皆大鍼意也至是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明年追論削籍 兵

科給事中李魯生太僕寺少卿李蕃相繼免魯生當魏忠賢時迎合中旨倡爲執中之說李蕃督學建忠賢祠至是給事中顏繼祖御史王之朝劾罷之魯生蕃故與禮科給事中李恆茂號三李謠曰官要起問三李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賈繼春免先是繼春首爭移宮削籍楊左去中旨復繼春官上嗣位踰月繼



春督學南畿馳疏劾忠賢怙權流毒每狀累遷內臺至是劉新埭劾其變詐明年削籍編修倪元璐追論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媚璫奪恩廕廣微尋削籍上曰故輔魏廣微持國柄授逆璫毒遍海內實爲禍首其以先朝焦芳例除名爲民以爲人臣附奸不忠之戒六月前吏部尚書周應秋戶部尚書黃運泰兵部尚書閻鳴泰太僕寺卿郭興治御史卓邁並削籍南京兵部尚書范濟世免以言官劾其媚璫也大學士楊景辰新被命亦以豫修要典罷誅前提督巡捕營張體乾谷應選八月前兵部尚書邵輔忠戶部



尚書李精白黃憲卿翰林院編修吳孔嘉削籍孔嘉  
微時故怨族人及登第因詰奏黃山之案傾陷數百  
家 九月協理京營兵部尚書呂純如免

二年春正月召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  
王永光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定逆案  
諭以首開諂附傾陷擁戴及頌美不置并雖未頌祠  
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初逆璫既伏法  
上欲因臺諫言定逆案大學士韓爌錢龍錫不欲廣  
搜禁錮僅列四五十人以請上大不悅再令廣搜且  
云皆當重處輕則削籍閣臣又以數十人進上怒其



不稱旨諭以稱頌贊導速化爲所皆書列入又曰忠  
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堪至此且內臣同惡  
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  
特畏任怨耳閱曰召閣臣指黃紱所封章疏纍纍示  
閣臣曰此皆瑞實跡也宜一一按入之閣臣知勢難  
遺漏乃云臣等職司輔導三尺法非所習也上呼王  
永光問之以吏部止諳考功不習刑名對乃召喬允  
升曹于汴參定之二月壬子召廷臣於平臺問張瑞  
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對曰二臣無實事上曰瑞  
圖善書爲瑞所愛宗道祭崔呈秀母稱在天之靈其



罪著矣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繼春欲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間有可取上曰唯反覆故爲小人於是發原奏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案列無遺三月辛未廷臣上欽定逆案詔刊布中外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磔死外曰首逆同謀兵部尚書崔呈秀等六人結交近侍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結交內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結交內侍末等俱配贖大學士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祠頌照不謹例



冠帶閑任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谷應泰曰魏忠賢者河間惡少肅寧醜類擣蒲  
坐困腐身自媒斯固以刀鋸之兇殘冀鼎俎之  
拾審者也遂乃潛事皇孫惟供刀匕玄宗藩邸  
力士傾心肅帝東宮輔國稱職攀鱗附翼有自  
來爾乃熹宗之初御忠賢輒伺嚙笑欲攬太阿  
而乳媪客氏又以妖倖毀政之姿爲洽比對食  
之舉於是勢同羶附情昵晏私王聖寵而京閭  
煽孽趙嬈尊而甫節構禍女子小人朋淫於國  
矣乃王安者名在閹餘職邀顧命郭耽清謹不



事威權呂強剛直終陷刑戮蓋自安死而忠賢  
愈肆滔天益無顧忌譴奉者登進忤恨者誅傷  
此左棺有回天之名令致有阿父之號也乃若  
釁開宗社毒流指紳誣織封疆飛文宮禁威明  
豈貨羣羌乃輸左校張儉詎危社稷更煩北寺  
耶泊乎文言寃獄徧染清流楊漣左光斗等並  
繫銀鐐魏大中周順昌等同嬰桎梏正如朱並  
所告二十四人李膺所坐六百餘士雖夕陽亭  
下震醜何辭首陽山前滂屍不愧而田爾耕三  
木橫加許顯純五毒備至乳虎乍逢盡灑長弘



之血蒼鷹所擊皆含杜伯之冤是則拊髀之憤  
原不馮生而破柱之風猶能爲厲矣倘非金閭  
告變佩革倡怒殺詔使於廁上沈駕帖於河中  
則懸金之募沈命還多瓜蔓之鈔囊頭未已也  
又若中外戚屬濫賜褒封呈秀清夫具邀顯秩  
五人同貴首白單超一子爲侯咸尊馬惠而伯  
榮出入宮掖張朔貪橫野王又有光和太尉承  
望內官延光司空徧徵親故此所謂蹶馬番徒  
倡予和汝者也尤可異者祠宇徧天下俎豆及  
學宮賢非苟勛乃祀安陽學異荆公敢配孔子



頌功德者四十萬人趨勢利者鴻都門下也至  
操兵禁禦將衷甲於桃園蓄孕閨房欲繼牛於  
典午又且遣王郡國遠徙扶蘇危后中宮謀誅  
伏氏取代之規誠難掩覆矣而况大行當憑几  
之日多官邀橫拜之恩弓裘不御鬼蜮仍多城  
社已摧狐鼠猶據所幸者武陽色變易與北軍  
猶豫無成而信邸英開神明獨運雲龍初入方  
深斷仗之憂江陵收璽漸除徐傳之黨迨至卓  
臍燃京莽頭傳宛而人心始快國紀肅焉嗚呼  
自予考之神光二廟朝議紛爭玄黃溷淆朋徒



互揣至此則鉤黨同文得禍斯酷矣然封請事  
發始知顧及之賢蔡京事敗益信元祐之正身  
雖蕩滅名義所從判爾



南海潘乃成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崇禎治亂

熹宗天啓七年八月上不豫時魏忠賢張甚中外危栗上召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爲堯舜之君信王惶恐不敢當但云陛下爲此言臣應萬死信王出上崩忠賢自出請王入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當是時羣臣無得見王者王秉燭獨坐久之見一奄攜劍過取視之畱置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以宜問



之光祿寺傳令旨取給之歡聲如雷次日卽皇帝位  
於中極殿受百官朝母賀朝時忽天鳴 九月諭停

刑 十一月魏忠賢客氏伏誅罷各道鎮守內臣戶

部郎中劉應遇上言天下六大苦一逮繫二獄死三

追贓四仕途去就五剃進禁錮六廷臣被劫上然之

命逮死各臣贓銀盡免之釋其家屬魏崔黨次第伏

誅時魏璫甚熾帝不動聲色逐元凶旁無一人之助

而神明自運宗社再安崇禎始政天下翕然稱之

工部尚書楊夢寰請停開納事例 廷推閣員以錢

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爲禮部尚



書東閣大學士 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

重繁朕甚憫焉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因此一方  
民其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  
至意 十二月復故建文臣練子寧官 南京御史

劉漢言四事崇正學以培治本勵廉恥以清仕路惜  
名器以尊體統重耕農以節財用上是之命吏部嚴  
加清汰凡會典額外官添註添設者有闕勿推補文  
臣非正卿武臣非勳爵總兵非實有戰功者不得加  
保傅銜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煙心動疑之出步  
階城間乃定詢內官此自何至曰宮中舊方上叱令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二  
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誤也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禁衣飾侈僭及婦女金冠袍帶等從御史梁天奇之言也 命司禮監斥賣魏忠

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俟東西底定畱賜第以待

功臣榜曰策勳府 二月以侍讀學士溫體仁直經

筵日講 三月以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 五月上

召廷臣於平臺諭輔臣來宗道曰票擬之事宜悉心商榷諭吏部曰起廢太多會推宜慎責戶部措辦邊餉無術侍郎王家禎引罪論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語未詳命中官給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



法宜平允次日復諭吏戶兵三部曰昨召對九卿科道官輔臣劉鴻訓言更調甚速宜行久任之法責實效又云海內罷於賦役朕甚憫之夫更調速則民滋擾任事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臬郡邑毋輕改調言官薦舉人才市私恩坐之遼黔兵興催科日益加其有司私徵者撫按禁飭毋貸 六月上召廷臣於平臺以插漢故發帑十萬給邊吏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營伍之弊令自宣讀至關門虛冒上善之復示諸臣召提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勳戒以訓練已命翰林官凡值召對入侍記註 戶科給事中黃承昊上言祖



宗朝邊餉止四十九萬三千八十八兩神祖時至二百八十五萬五千九百餘先帝時至三百五十三萬七千七百餘其他京支雜項萬歷間歲放不過三十四萬一千六百餘邇來至六十八萬二千五百餘今出數共五百餘萬而歲入不過三百二三十萬卽登其數已爲不足而重以逋負實計歲入僅二百萬耳戍卒安得無脫巾司農安得不仰屋乎乞敕各邊督撫清覈歷年增餉至京支雜項亦令各衙門自加嚴汰又先臣葉淇變鹽法改折色以至邊粟踊貴必復祖制開中輸邊之法西北多曠土責有司開荒以足



軍餉上納之召廷臣於平臺以御史吳玉錢糧積弊  
疏宣示閣臣問何不指名也玉對曰此風弊非獨一  
人一事無可指名出黃承昊疏問戶部侍郎王家禎  
何濫增至此曰皇祖入數多出數少故太倉粟紅朽  
內帑又無算後邊臣隨請隨給出入不相準又讀至  
鹽法閣臣請復祖制關屯種引上然之出宣府巡撫  
李養沖疏云旗尉往來如織不賂之恐毀言之日至  
賂之愁物力之難勝上不憚兵部尚書王在晉曰大  
同焚掠宜以按臣勘不煩旗尉上曰疆事仗一喇嘛  
僧講款諸文武何爲敵不輕中國耶諸臣退時大同



以插漢講款不設備故上責之 戶科給事韓一良

上言皇上召對平臺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爲納賄之魁今言蠹民者俱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號爲開市臣兩月來辭金五百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乞大爲懲創逮其已甚者使



諸臣視錢爲污懼錢爲禍庶幾不愛錢之風可覩也  
上召廷臣於平臺命一良誦前奏嘉獎之擢一良右  
僉都御史 八月諭曰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  
而諸司各有職掌恐不暇給惟是輔臣左右拂予自  
今非盛暑祁寒朕當時御文華殿閱章奏丁未上御  
文華殿翰林科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  
班 十月己丑召廷臣於平臺以錦州軍譁袁崇煥  
請餉疏示閣臣閣臣求允發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  
禮部侍郎周延儒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前寧遠  
譁錦州尤而效之未知其極上問延儒若何對曰臣



非阻發帑雖予之當益求經久之策上稱善又責科道官言事失實卽召對商摧徒具文耳諸臣俱媿謝十一月辛未召寧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鉞清平伯吳遵周誠意伯劉孔昭於文華殿問京營整理何若各有所對上以守鉞總督京營十二月己丑大學士韓爌入朝

二年夏四月時秦晉饑盜起朝臣捐俸助餉上曰諸臣興利除害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六月御史李長春論周延儒有私不聽九月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召對文華殿躬勤細務朝令



夕考庶幾太平立至然程效過急不免見小利而慕  
近功夫近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邊事也竭天下之力  
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  
日此計之左者矣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理財也民  
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之術水  
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掊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  
絕大吏以催科爲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  
矣頃者嚴賊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  
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不盡息者由於道之未盡  
善而功利之見不泯也 十一月河南府推官湯開



遠言皇上急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  
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眾推舉或自簡拔亡論爲  
故爲誤俱褫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於亂  
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四岳不  
薦鯀乎績用弗成初未併四岳殛之也皇上又以執  
奏不移疑其藐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釋  
之曰法如是止耳不聞責其逆命也皇上以策勵望  
諸臣於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戴  
罪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愼望諸臣於是有認罪夫不  
晰其認罪之心而槩以免究認罪亦成故套矣侵糧



欺餉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由之侶不皆韓范宜稍寬之不以清吏詘能臣今諸臣慌於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征餘征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爲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卽寬一分在民生如此則諸臣可幸無罪而尤望皇上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有寇賊奸宄不可入而謂大小臣工不圖報爲安攘者未之有也 十二月進禮部侍郎周延儒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三年春正月甲申召戶兵工各科於會極門令註銷案牘各委給事中一人清理六曹勒期奏報 前尚



寶司卿原抱奇劾大學士韓爌致寇爌致仕歸復  
故大學士張居正廕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六  
月進禮部尚書溫體仁東閣大學士

四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言理財加派不得  
已而用之未有年餘不罷者捐助搜括二者尤難爲  
訓上曰加派原不累貧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滋奸  
若得良有司奉行亦豈至病民乎不聽上召廷臣  
及各省監司於平臺問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浙閩  
相連海寇備禦之策對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卽去  
聞江西布政使何應瑞爾省宗祿何以不報應瑞曰



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覈有司尚未報耳  
問湖廣右布政使杜詩爾楚去夏民變樹幟何也詩  
曰樹幟之後地方仍安問福建布政吳暘陸之祺海  
寇備禦若何暘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但官  
軍狙撫爲安賊又因撫益恣故數年未息耳上問實  
計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練鄉兵築城  
要地多設火器以戰爲守此上策也問河南布政楊  
公翰賈鴻洙以收稅耗重宜斥有司鴻洙曰近奉上  
命已革去矣問廣東布政陳應元焦元溥曰爾省所  
負宣大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解納問其數



曰七千兩上少之曰宣大重鎮急需其毋玩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氛若何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曰山陝界河倏去倏來故河曲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失於內應問導賊何人乎喬林曰大抵出於飢民問陝西參政劉嘉遇對曰寇見官兵卽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我赤子也可撫撫之曰今方用撫上曰前王子順旣降何又殺之曰彼撫仍掠宜其戮也近寇何如對曰一在延安一在雲巖宜川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按察使孫朝肅時問禮已除南贛巡



撫上曰南贛多盜若何對曰南贛在萬山中接壤四  
省當行保甲練兵伍庶足弭賊上曰此須實效空言  
何爲問海寇若何曰廣東海寇俱至自福建舟大而  
多火器兵船難近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爲害問  
廣西布政鄭茂華李守俊靖江王府爭繼何也對曰  
憲定王二子履祥履祐履祥早沒王請立履祐爲世  
子而履祥有未奏選之妾生子今已長矣是以爭問  
四川布政華敦復鄉紳挾御史何也以逋賦對上曰  
守臣何不彈壓對曰遠方有司多科貢故不能耳時  
雲南布政婁九德被劾問貴州布政朱芹以安位事



對曰督撫臣責安位以四事一擒奢崇明一獻樊虎  
奢寅妻馬人子阿甫一送賊巡撫王三善人一責削  
地故議未決對畢召各官諭之正己率屬愛養百姓  
用命有顯擢不則罰隨之各退謝召左都御史閔洪  
學左副僉都御史張捷高洪圖諭洪學曰巡按賢則  
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飭回道嚴核何  
近日不稱職之多也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  
不難爲乃退 四月上念旱釋前工部尚書張鳳翔  
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  
督李如楨於獄 五月吳執御上言昨見計臣疏稱



歲額四百萬今加至七百萬闕額尚百六十萬則餉  
猶未裕也加派則害民不加派則害兵前年遵永之  
變袁崇煥王元雅皆以數百萬金錢狼狽失守而史  
應張星王象虞左應選各以一邑固守於嬰城之際  
由此言之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可知已臣  
妄謂沿邊諸邑宜敕吏部選補賢能畀以本地錢糧  
訓練土著此法一行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於  
戍卒計無便於此上以錢糧畱本地則國課何從出  
不聽 八月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私其鄉人  
塘報奏章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



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案也  
皇上習見延儒摘發細事近於明敏遂爾推誠抑知  
延儒特借此以行其私乎上切責之執御劾疏凡三  
上俱畱中 十一月中允倪元璐上言原任中允黃  
道周抗疏獲謫臣恐海內士大夫之氣化爲繞柔前  
府尹劉宗周清恬耿介道周旣蹇諤承貶宗周以骭  
麟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  
其忠良者上不聽時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 十二  
月時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征輸於是戶部尚書畢  
自嚴下獄熊開元鄭友立俱謫吏科都給事顏繼祖



上疏救上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  
字專於催科此法制一變也 禮部侍郎羅喻義直  
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聖武章送閣溫體仁裁其半  
以所引京營大閱語也喻義執不可體仁上言舊例  
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喻義以日  
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進命  
下部議聖聰天亶何侯喻義多言遂放歸

五年六月兵部員外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  
憂刺溫體仁閔洪學上切責之允誠回奏又極言其  
失謂私沈演唐世濟等上怒奪允誠俸體仁上疏自



理 十二月詔停開納例

六年二月諭吏部薦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知推垂爲法 冬十月論囚上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商摧溫體仁竟無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七日城陷竟棄市上頗心惻體仁不爲救人皆冤之

七年春正月刑部給事李世祺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謫於外復罪者選郎中吳鳴虞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口擊而繼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



無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  
深憂臣所爲太息也且皇上所樂聽者讜言而天下  
誤以攻彈貴近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  
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三月山陝大饑民相食發金  
五萬賑之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 六月江西  
饑逋賦益多觀政進士陸運昌上撫字八條上可其  
奏下戶部議 冬十月上數御經筵遇雪不輟諭講  
官尚書韓日纘姜逢元等毋忌諱少詹事文震孟講  
春秋上論仲子歸賵云此見當時朝政有闕所以當  
講自今進講當以此類推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



制實八策曰離敵交繕旁邑優守兵靖降戎益寇餉  
儲邊才奠輦轂嚴教育又制虛八策曰正根本伸公  
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勸勵名節明駕馭疏  
入上令確奏伐交實計其撫降戎儲邊才畱秦晉餉  
館監教習俱下部其制虛八策多係奉旨不必繼陳  
既而元璐再陳間敵之術且請盡徹監視內臣以重  
邊疆不報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  
仁體仁盛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  
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勦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  
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



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八年春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盛再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謫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上切責之議湖廣加派上以祖訓凡郡

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秩其遷除如常例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隳藩規濶銓政上以其沮詔間親下於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涖官多不法公私苦之二月侍讀倪元璐上言盜賊之禍



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陛下下罪己之詔布告天下然此非徒空言也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興言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有司考成亦少寬之東南雜解擾累無紀如絹布絲絲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不休攀貽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冤號四徹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乎及今不圖日蹙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陛下



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上是之 候  
補給事中劉含輝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承  
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直金花銀共逋  
八十九萬命趨之 夏四月予故遼東總兵寧遠伯  
李成梁祭葬 五月諭戶部暫開捐納濟軍需 秋  
七月進文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忤溫  
體仁罷歸 丙子召廷臣於中左門試時政邊才論  
又出各疏命翰林官擬上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  
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堪任  
知府一人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



司道知府各舉州縣官一人亡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者議處失舉連坐 冬十月乙巳上罪己避殿徹

樂下詔曰朕以涼德繼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媿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恫民仇責實在朕今調勅兵畱新餉立收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水食麤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



膳徹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十二月城鳳陽初潁州賊將趨鳳陽巡撫楊一鵬請移鎮大學士王應熊擬旨止之賊陷鳳陽焚皇陵幽宮不保諸臣忌諱不敢聞尋以穽穴爲解又因而祕之至是城始成 吏部尚書謝陞奏起廢張士範等一百六人不果用先是寬恤條款議及罪譴諸臣奉旨下部刑部方具招列名疏請旨未下而陞爲冢宰銳意欲疏起用大學士錢士升語陞曰公意大善盍俟刑部疏下先釋罪而後



起廢方有次第陞守前說不聽疏上臚列無有遺者  
上怒切責遂下選郎於獄而事不可爲矣至是復以  
一百六人上溫體仁力沮之事遂中止

九年春正月以劉宗周爲工部右侍郎

淮安武舉

陳啓新上言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資格用  
人推知行取科道惟皇上停科目以詘虛文舉孝廉  
以崇實行罷推官行取以除積橫之習蠲災傷錢糧  
蘇累困之民而且專拜大將舉行登壇推轂之禮使  
其節制有司便宜行事庶幾民怨平而寇氛靖上異  
其言特授吏科給事中命遇事直陳毋隱啓新本庸



人時政府覘知上意必有闢門特達之典故令啓新  
上書跪正陽門內監等實聞之於內立致省垣將借  
以搏擊善類迨啓新旣得進惟從事敝車羸馬以逢  
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故政府恨之不見信任  
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皇上以不世出之  
資際中興之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甚盛心也而施  
爲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意邊疆賊臣以五年爲期  
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朝廷始有積輕  
士大夫之心矣由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  
廠衛司譏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廉之



情違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詔諛之風日長甚者參核之法惟重徵輸官愈貪民愈困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夫君臣相遇至難也得一文震孟以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過戇下詔獄矣而於是市井雜流者乃得操其譌說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尚可問哉夫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遂幾於莫可匡救則今日轉亂爲治之機斷可識已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



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至  
輕言改作以寬大養人材以拊循結人心而且還內  
庭以埽除之役正懦帥以失律之誅愼宗賢以改秩  
之授特頒尺一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  
赦其無罪而流亡者專責撫鎮陳師險隘堅壁清野  
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  
之明效也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啓新一言投契  
立置清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  
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  
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皇上天縱聖明而諸臣不能



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臣竊痛之疏入不報  
國子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縣學生鄒華妄  
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  
幽燭隱而宵人干進薄孔孟爲糝糠網簪纓爲桃李  
吳鯉化部民也參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紳如  
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伸眉豈可得乎上是之 夏  
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助餉大  
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自流寇蔓  
延皇上憫生民之憔悴懲吏治之貪殘擢陳啓新置  
省闈豈真謂其言遂爲確論哉母亦借此以勵搢紳



動其愧懼耳比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  
倡爲搢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  
衰世亂政載在史冊而敢陳於聖人之前小人之無  
忌憚一至於此其曰搢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  
者百十萬其萬計者不勝枚舉臣江南人也以江南  
論之數畝以對大數以百計者十之六七以千計者  
十之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中一二江南如此他郡可  
知且所惡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  
民衣食之源也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  
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



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卽欲要譽已足致之母庸汲汲士升遂乞罷許之初士升以助體仁幾見擯公論至是復爲體仁所構去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乎輔臣以執爭去也此舉差強人意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爲要譽耶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爲尸祿保寵習爲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之疑皇上者不少矣其君子憂驛策之無當其小人



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  
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  
以去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  
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豈可言哉癸巳上召廷  
臣及御史詹爾選於武英殿上怒爾選詰之聲色俱  
厲爾選從容不爲詘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卽捐助一  
事亦苟且也反復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  
聽臣事尚可爲卽不聽臣亦可畱爲他日之思上益  
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頌繫直廬下都察院  
論罪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關寧太監



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於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於此，毋乃沾沾有市心。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爲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爲言乎？」不聽。宗周尋罷歸。令有司務修練儲備，毋科擾，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算放榜後騎射。刑部尚書馮英以藐玩下法，司擬罪。英自赴獄。左侍郎朱大啓以聞，上令出私邸待罪。重慶翟昌進白兔，斥之。秋七月，都城戒嚴，召廷臣於平臺，問方略。時斗米三百錢，上憂之。戶部尚書侯恂言：「禁



市酤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  
啓請列營城外爲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  
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爲便 冬十月前工部  
右侍郎劉宗周上言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  
而禍亂一至於此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  
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  
概坐煥黨次第寘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  
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朝政日隳邊政日壞  
今日之禍實己巳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  
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於邊



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二州八縣生靈塗炭極矣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死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之或戍或去豈昔之爲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與臣於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



至於近日刑政最舛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戍何以肅  
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營求戍何以  
昭抑競之典鄭鄮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特以無告  
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  
批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皇上亦  
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於是不  
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惟  
皇上念亂圖存進君子退小人急罷三協通津之使  
責成中外諸臣各備職業不再以人國爲僥倖體仁  
桑榆之收庶幾在此疏入不報 禁文武輿蓋器飾



之僭 起守制楊嗣昌爲兵部尚書 命採平陽鳳  
翔諸礦以儲國用 十一月蠲山東五年前逋租命  
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上切責之以爾  
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  
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  
官甲榜未嘗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  
道尚書謝陞罷

十年春正月工部尚書劉遵憲因培築京城上加派  
輸納事例 二月遣廷臣趨各省通賦 夏四月諭  
百官求直言刑科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寇盜憑陵以



來天下財賦之區已空其半而又遇此亢旱吳楚齊豫之間幾千萬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盡空矣臣謂斂怨干和皆財用爲之也國朝祖制千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措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斥今下明詔求直言儻赦其前愚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俱泯默未有聞也此瞻彼顧結黨徇私蓋自



八九年拂戾干和之事始於宮鄰成於金虎又何怪  
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於獄 左諭德黃

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清刑獄然方求言而建  
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清強曾何  
益理亂之數臣願陛下訓練軍士以固邊圉選舉賢  
能以任州縣而最切者尤在起批鱗強項之臣旌應  
詔直言之士使天下淒風苦雨盡爲皎日祥雲則朝  
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何必敝敝於兵刑錢穀之下哉  
上不懌切責之 新安所千戶楊光先劾吏科給事  
中陳啓新及元輔溫體仁昇棺自隨上怒廷杖戍遼



西 楊嗣昌上均輸事例 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初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苞苴亡狀體仁以殘刻輔之園扉之內候訊追比纍纍趾相屬者千餘人性忌而險初藉周延儒入旋以權相軋周去而溫獨存同官文震孟何吾騶錢士升皆先後牴牾罷自佐政以來邊徼潢池之警漫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敬信之 八月上登正陽門閱城徧視雉堞樓櫓成國公朱純臣以京營兵屯宣武門外上善之召登西南城樓賜之爵閱外城以南城薄詔加築命內官監太監



丁紹呂馬光忻總理分任濬大濠於五里外壞冢墓  
無算工未竟而止東西北無城不之問 十二月罷

禮部尚書姜逢元兵部尚書王業浩先是陳啓新疏  
論考選又進吏部訪冊而逢元業浩獨圈多上嫌其  
濫啓新遂參知縣尹民興等俱降調

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八十九員 翰林檢討

郭之祥請進士二甲以下盡任知縣推官不歷州縣  
毋補部曹不歷部曹毋改翰林科道 二月巡按河  
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任學  
覲得巡撫且欲薦故丹徒知縣張放極詆諸總兵不



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上竟以總兵授之意  
大沮悔尋被逮 丙午上御經筵畢召詹事府翰林  
院諸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  
少詹事黃道周言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  
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旣復班又  
詢之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  
先年督撫未諳形勢隨賊奔走事旣不效輒謂兵餉  
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  
寧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供剿寇之用也  
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上曰三俊蒙徇雖清何濟



又命諸臣各陳所見上曰言須可行如故講官姚希孟竟欲折漕一年誤矣編修楊廷麟曰自溫體仁薦唐世濟王應熊薦王繼章今二臣皆敗而薦者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上默然命諸臣出宴午門之庶道周等退各補奏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得釋三俊爲司寇敝衣一篋爨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還 三月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五人爲班遞進問兵食計知縣曾就義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卽稍從加派以濟軍需



未爲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卽有勦餉練餉之加夏  
四月己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  
度掩於月五月丁卯夜熒惑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  
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  
書然亦觀其時政事相感災祥之應不一其致昔漢  
世祖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  
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冠後宮  
常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於雲臺馬援以椒房不與  
焉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  
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



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以召和治內以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工科都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措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先省刑今爰書之蹟極矣部司議宥止於重辟數人而未折之案先後累累誰復過而問焉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建武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宣慰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



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意所指斥  
矣嗣昌上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  
市招撫事先是嗣昌因講筵誦孟子善戰服上刑語  
上非之至是乃借月食火星以爲可化災爲祥冀以  
動上意然考之漢書建武二十三年三月月食火星  
二十五年匈奴部人始立呼韓邪單于內附則與明  
年無與永平二年少府陰就于豐坐自殺陵鄉侯梁  
松坐誹謗下獄死而圖畫雲臺則三年事與日食火  
星亦無涉嗣昌不自知其說之謬也時戶部主事李  
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禮科給事中解學尹



糾其諂

六月兵部尚書楊嗣昌改禮部兼東閣大

學士仍署兵部

七月命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

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時嗣昌母服

纔五月工科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

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并及在

籍守制者蓋嗣昌爲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爲

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侍講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

卽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

不祥之人上不懌乙巳召廷臣於平臺問道周曰朕

聞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



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爲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出奏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人宗臣實



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鄮臣始太息絕望鄮杖母行同  
梟獍道周又不如鄮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  
不如鄭鄮上責其朋比道周曰眾惡必察何敢爲比  
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  
僞而辨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  
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  
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耳叱去道周  
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  
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諂面諛者爲  
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



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  
母黨同伐異宜共修職業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  
趙士春都給事何楷試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  
嗣昌俱謫調有差 十一月括廢銅鑄錢

十二年二月貴州道御史王聚奎劾刑科右給事中  
陳啓新緘默溺職上切責之左僉都御史李先春議  
當奪俸上不憚謫聚奎吏部左侍郎董羽宸以不能  
駁正奪俸并罷先春先春前河南布政使以編修林  
增志薦入遂追責增志增志亦引罪 三月乙酉召  
參議鄭二陽於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



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卽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曰諸臣條陳盡之矣在得其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上曰各處災傷奈何曰裁不急之官亦可省費又曰臣見州縣殘破急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二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四月免高濂去年旱蝗田租諭釋輕繫時上頗於內庭建設齋醮禮科給事中張埰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遣太監劉允誠馳驅西域可爲鑒戒山西道御史廖惟義亦言之不聽 京城浚濠廣



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尚綱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爲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於水濱孰若移而用之於巖疆使敵騎不得躡入哉不聽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 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禁有司收賦耗羨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

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淫祠括絕田助餉 七月辛未戒中外官饋遺請託 九月免唐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十之五禹州等十州縣



十之二光州等八州縣十年之五去年之二時中外  
交訐上念窮民罹災己卯庚辰之間蠲貸屢下而有  
司骫法侵蠹如故 十月彗星見諭停刑 十一月  
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十三年春閏正月紀錄卓異諸臣蘇州知府陳洪謐  
多逋賦不預尋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亦以逋賦奪  
官 浙江永康知縣朱露上言有司科罰攫取撫按  
不以聞上命申飭各官授露吏科給事中改名統鎮  
命巡城御史袁弼賑饑發帑金八千賑眞定 諭  
戶部以保定永清等郡縣芻糧給畿南飢民抵秋以



償發帑金六千賑山東 二月令會試貢士先延對  
日校射 風霾亢旱下詔求直言 三月免畿郡十  
一年料匠等銀賑京城貧民各錢二百戶科給事中  
左懋第上言去歲彗見下詔停刑而彗卽消何今日  
之不應也夫停刑之詔特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  
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卽繼以實此時得毋實尚未見  
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不  
得已之事也今兵汰而餉猶未減恐貪者藉以飽其  
私惟陛下詔寬加派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於刑獄  
之輕重宜一一得其實停刑可以消彗豈明刑不足



以返風乎已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免兩河積逋其災甚者緩徵之免八年九年十之三宿州沭陽通州等州縣災免逋賦有差策貢士於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上召貢士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娓娓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得拔第一夏四月命撫按薦舉分治兵治餉失實者坐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以吏部考選不列舉貢遂命貢士并歲貢士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



司屬推官知縣不爲例令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才  
五月減商州湖廣田租上以兩京及山東西河南陝  
西各處告饑命地方有司設法賑濟招徠流徙撫按  
躬行州縣定殿最以聞 召九卿科道於平臺問守  
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麒以守邊在農戰互  
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對上是之  
截漕米萬石賑山東免霍泰潛山七年以上逋稅之  
五近年之三 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 八  
月發倉粟賑河東飢民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  
飢民 九月免汝州十年前田租隴西五縣逋賦折



徵江南絹布等歲課諭災荒停刑又恐人心肆玩其  
事關封疆及錢糧勦寇者限刑部五月具獄命有司  
祭難民瘞暴骸 諭吏部推侍郎巡撫併及資深翰

林著爲令

御史魏景琦論囚西市御史高欽舜工

部郎中胡璉等十五人已論辟忽內臣本清銜命馳  
免因釋十一人明日景琦回奏被責下錦衣衛獄蓋  
上以囚或有聲冤者停刑請旨景琦倉卒不辨也

冬十月命抵通州漕米每石帶練米八升以山東河  
南饑十五年爲始餘從明年 出帑金萬兩市舊縣

衣二萬給京師貧民 戶部尚書李待問請損交際



裁工食爲恤窮之計從之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 諭刑部繫囚早結毋延斃

十四年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入朝時薛國觀有罪尋賜死國觀性褊刻自僉憲驟登政府溫體仁實薦之上常憂用匱國觀對以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爲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自危因皇子病倡爲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夭折且盡上大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



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諮訪徵辟稱朕破格旁求之意

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媿謝蠲各省直十二年以前蠟茶等稅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又從刑部左侍郎惠世揚請免十二年以前贓罰豁罪夏四月禮科

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等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陞言



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爲務天下俱壞  
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陞籍 周  
延儒奏詞臣一員佐兵部從之著爲令 免四川貢  
扇三年 諭釋輕繫 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  
去年田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 進蔣德璟黃景昉  
吳甡東閣大學士且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  
慎今稱詡徇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玫並與推舉此  
豈大臣之道辛酉召廷臣於中左門賜饌上青袍皇  
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  
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墮職業不破情



面兩語昨枚卜猶濫舉如此況其他乎日宣奏辨上  
又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  
力爲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於理日宣等成  
邊可壯等削籍初大學士陳演所親廖惟一爲試御  
史及考核託副都御史房可壯爲之地不納張煊又  
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游西苑演從密陳云枚  
卜大典皆二人主持上怒故有是譴御史吳履中  
上言皇上之失有二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爲受  
過圖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多分臨御之初天下未  
大壞也溫體仁託嚴正之義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



得任人以治事釀成禍源體仁之罪也專任楊嗣昌恃款撫加練餉致民怨天怒水旱盜賊結成大亂之勢楊嗣昌之罪也皇上信任二人二人售其奸欺輒曰皇上自爲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擅是皇上爲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至於圖治自有綱領因時制宜內治闕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寇盜起今者敵起於外而政治愈焚寇起於內而賦斂愈急欲無生亂得乎 八月刑部尚書鄭三俊改吏部尚

書范景文改刑部尚書進劉宗周左都御史 蠲濟

南兗州東昌濮州逋租 刑科右給事中陳啓新匿



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 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

甲初周延儒爲營解甚力因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  
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卽勿論戮辱我親藩七不甚於  
薄城乎不聽 十月賜貧民米布 十一月左都御

史劉宗周上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  
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致治之  
本曰貞法守高皇帝讀老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  
之立焚錦衣刑具請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  
衣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  
道會詳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係此於戮



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  
請一切立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  
多愈巧臣必爲風聞彈劾之惟祈嚴斷曰飭吏治今  
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爲常例矣  
至於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贓之  
律爲回道考察第一義上是之 召考選官時敏等  
面問兵食卽註官俱補給事中初敏令固始縣轉主  
事因禮部主事吳昌時通周延儒自奏固始禦寇求  
考選得首對上面註御史敏出語人曰安能以獸補  
向人乎是夕延儒揭入改給事中 周延儒薦大學



士王應熊延儒知外漸有異議故以自代蓋資其強  
很爲援也上從之命召應熊已而延儒敗上知其非  
入朝陞見請老許之賜金幣還發帑金十萬資餉

閏十一月詔曰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宵旰靡  
寧皆朕不德所致也自今日始朕敬於宮中默告上  
帝戴罪視事以贖罪戾惟二祖舊制每日朝畢勅戚  
文武諸司等奏事者赴弘政門報名候召下禮科  
給事中姜埰於理先是上戒諭言官又時有匿名書  
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埰言皇上修省罪已又致  
諷言官唯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釗



安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  
聞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憝惡言官而思  
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  
將爭效寒蟬壅閉天聽誰爲皇上言之哉上怒立置  
獄 甲子召廷臣於中左門問禦敵及用督撫之宜  
左都御史劉宗周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爲督撫者  
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宗周退御史楊若橋舉西  
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劉宗周進曰唐宋以前用兵  
未聞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爲勁誤專在此上色不懌  
曰火器終爲中國之長技命宗周退羣臣以次對上



色解宗周又進請釋姜垞熊開元云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東廠錦衣衛俱爲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左副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責宗周免冠謝徐起退先是行人右司副熊開元求獨對召入德政殿請屏閣臣周延儒求退不許開元所奏大抵摘延儒之失命補牘明日奏劾延儒以釋纍囚蠲宿逋起廢籍奉行德意自謂有裨於聖德有功於人才孰敢起而攻之願皇上徧召羣臣問延儒賢否卽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於是察吏安民誅囚除暴天下之治端



在於此若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狃於賄賂雖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皇上捐軀報國者上怒下鎮撫司詰主使周延儒引退手敕慰畱初開元出朝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力沮之雖補牘未敢盡在獄列款具奏鎮撫司格不以聞尋廷杖姜垓熊開元仍下鎮撫司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吏部尚書鄭三俊刑部尚書徐石麒各疏救不聽貢士祝淵奏寬宗周下淵於刑部獄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等疏救垓開元不聽徐石麒罷以垓開元竟具獄不廷訊也開元至十七年始釋獄垓戍邊刑科給事中陳燕



翼上言兵餉匱乏朝廷無剛正之臣利日獲進陛下設廠衛卽因廠衛爲介紹託近侍郎因近侍爲援引陛下籌兵措餉不遺餘力而此輩平日所輦輸以得官者皆陛下之兵所滿載而候代者卽陛下之餉也陛下深居法宮左右大臣發憤改圖庶幾挽積習而強國本

十六年三月免直隸山東殘破州縣去年田租 夏

四月釋輕繫 五月己亥召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

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卽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



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歔歔泣下標又曰須嚴邊防天下以邊疆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更莫若修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上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於此皆朕之罪標又言車戰墾田上善之標四月己卯受事辛卯陞見賜金幣至是復召蓋上閔畿民欲得其詳也五月進修撰魏藻德爲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閱京營刀甲車矛於觀德殿命勳武臣子弟騎射六月戊辰召廷臣及桐城諸生蔣臣於中左門臣前保舉戶部尚書倪元璐薦爲戶



部司務其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賣鈔者以九錢七分爲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 詔除河南五年被陷地方稅糧其省

直殘破州縣自十六年爲始一切三餉雜賦俱蠲免己卯召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縯祚入朝先是總督范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縯祚面奏之上命逮訊七月己亥召縯祚及志完面質於中左門問志完兵淫掠又金銀鞍數千兩馬百匹行賄京師狀縯祚歷歷有指因召問縯祚云爾所言稱功頌德徧於班



聯者誰也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爲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怒卽命逮廷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且曰是日臣在大王莊副總兵賈芳名等禦敵乘大風卻之上斥其妄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續祚言尋誅志完以史可法爲南京兵部尚書發帑金四十萬貯富新倉出陳納新毋得輕重出千金資太醫院療疫時京師自春徂秋大疫死亡略盡又出金二萬下巡城御史收殮八月諭入覲官薦將才



令兵部彙上并廷臣所舉堪督撫總副者時所用多  
夸誕雖三尺不貸而嗜進不已 九月諭廷臣凡失

事定罪戰守定賞俱限十日奏餘犯矜疑可速結毋  
淹畱朕久服澣衣減膳各衙門裁節事宜各條對

擢山東漕儲副使方岳貢爲左副都御史岳貢上言  
四事清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於  
荒殘儲將才於部伍上是之尋進岳貢東閣大學士  
冬十月諭有司贖鍰其畱額積穀外俱充餉括民

閒廢銅鑄錢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

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 免懷來桐城田



租 十一月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錄之 十二月誅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以事連前大學士周延儒賜死

谷應泰曰嗚呼自古未有端居深念盱食宵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馴致敗亡幾與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者則以化導鮮術貪濁之風成於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見於上夫是以欲安而得危圖治而得亂也考之懷宗以漢昭嗣服之年膺唐堯繼兄之麻手剪貂璫人賡王燭咸五登三將在是矣而無如神祖倦勤王綱解紐



熹宗拱手魁柄潛移譬之漢遭靈帝以還周自赧王之後斯真儒生流涕而指陳聖哲馳驚而不足矣然而懷宗之圖治與其所以致亂揆之事實蓋亦各不相掩焉方其大東罷貢便殿停香記注重珥筆之臣寒暑御文華之講進監司而問民疾苦重宰執而尊禮賓師以至素服論囚蠲逋弭亂罪己則輟減音樂賑饑則屢發帑金於凡愛民勤政發奸摘伏此則懷宗之圖治也及其禦寇警則軍興費煩急徵徭則閭閻告病以至破資格而官方愈亂禁苞苴而文網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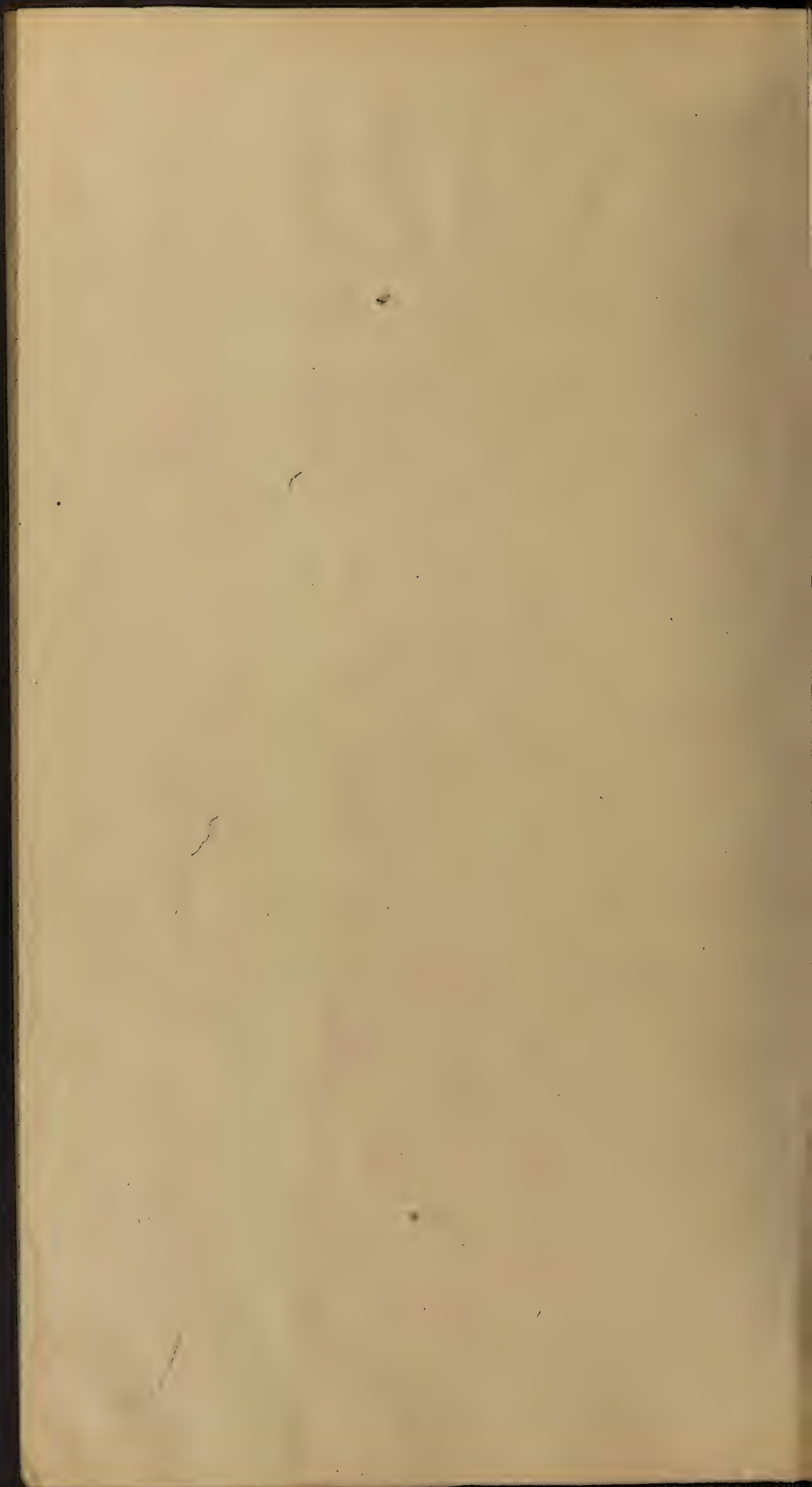


密惡私交而下滋告訐尚名實而吏多苛察於  
凡舉措聽熒貞邪淆混此則懷宗之致亂也然  
其時亦未嘗無深識之士不二心之臣強項批  
鱗呼號入告如弭亂有近功之慮匡時多救過  
之憂批龍鱗則制實八策攀殿檻則應詔一言  
而究之賈生慟哭無救突薪索靖銜悲自然荆  
棘無他九關之虎豹格於中間而文具之積弊  
澤不下究也雖然吾有疑焉周藉舊基天命未  
改秦得中主二世不亡以懷宗之殫慮竭精勤  
求民瘼英察類漢明猜忌則優於唐德綜覈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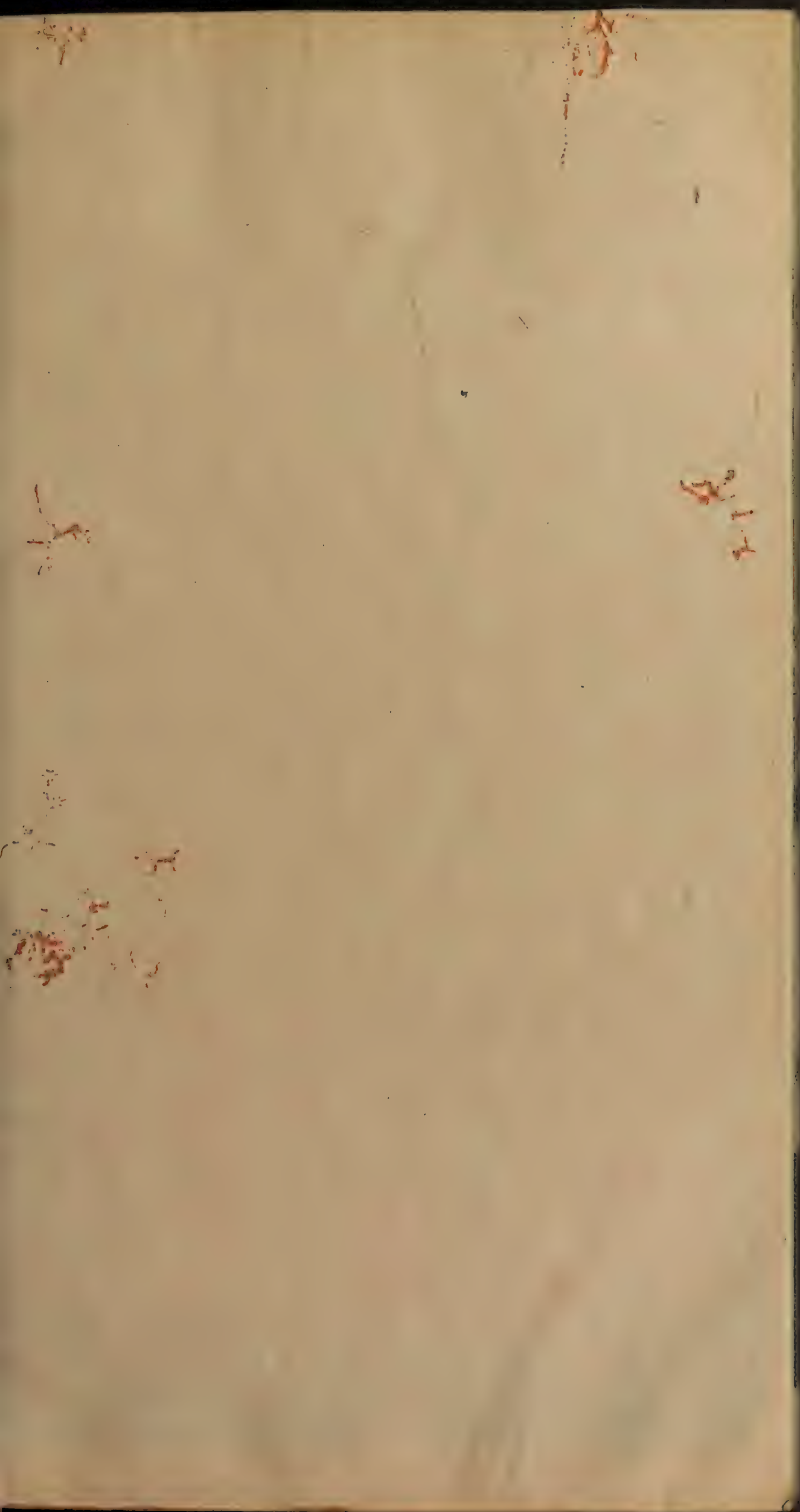


孝宣偏聽則異於宋神斯固治世足以奮烈而  
亂世足以救亡者獨奈何皇輿埽跡天祿隕墜  
相報蓋若斯之酷耶是豈炎精害氣必難返於  
夷庚抑亦榮公賄風定欲摧其傾軫也語云始  
於宮鄰成於金虎懷宗之遇則然而議者欲與  
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則皆吠聲之論矣予無  
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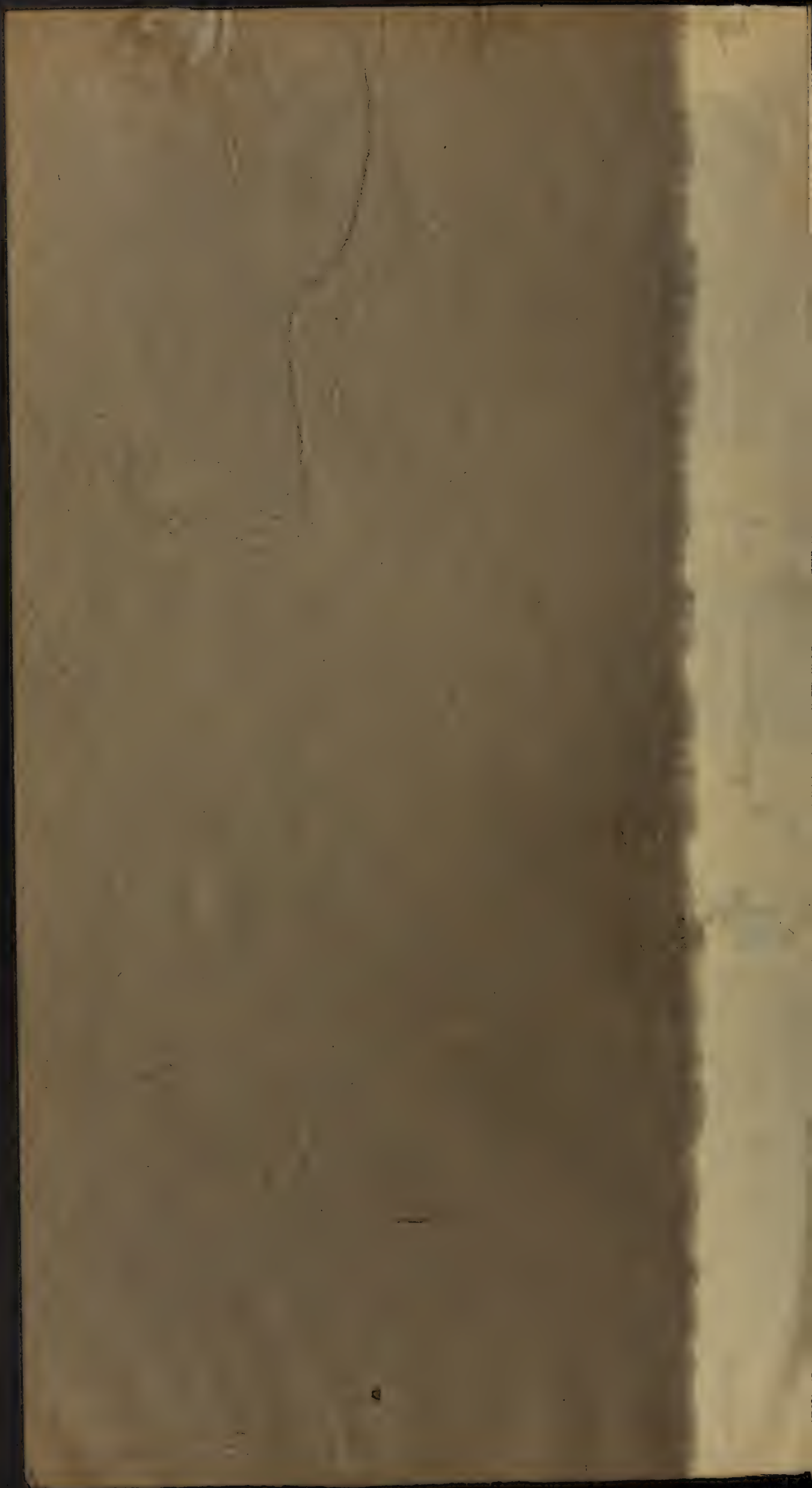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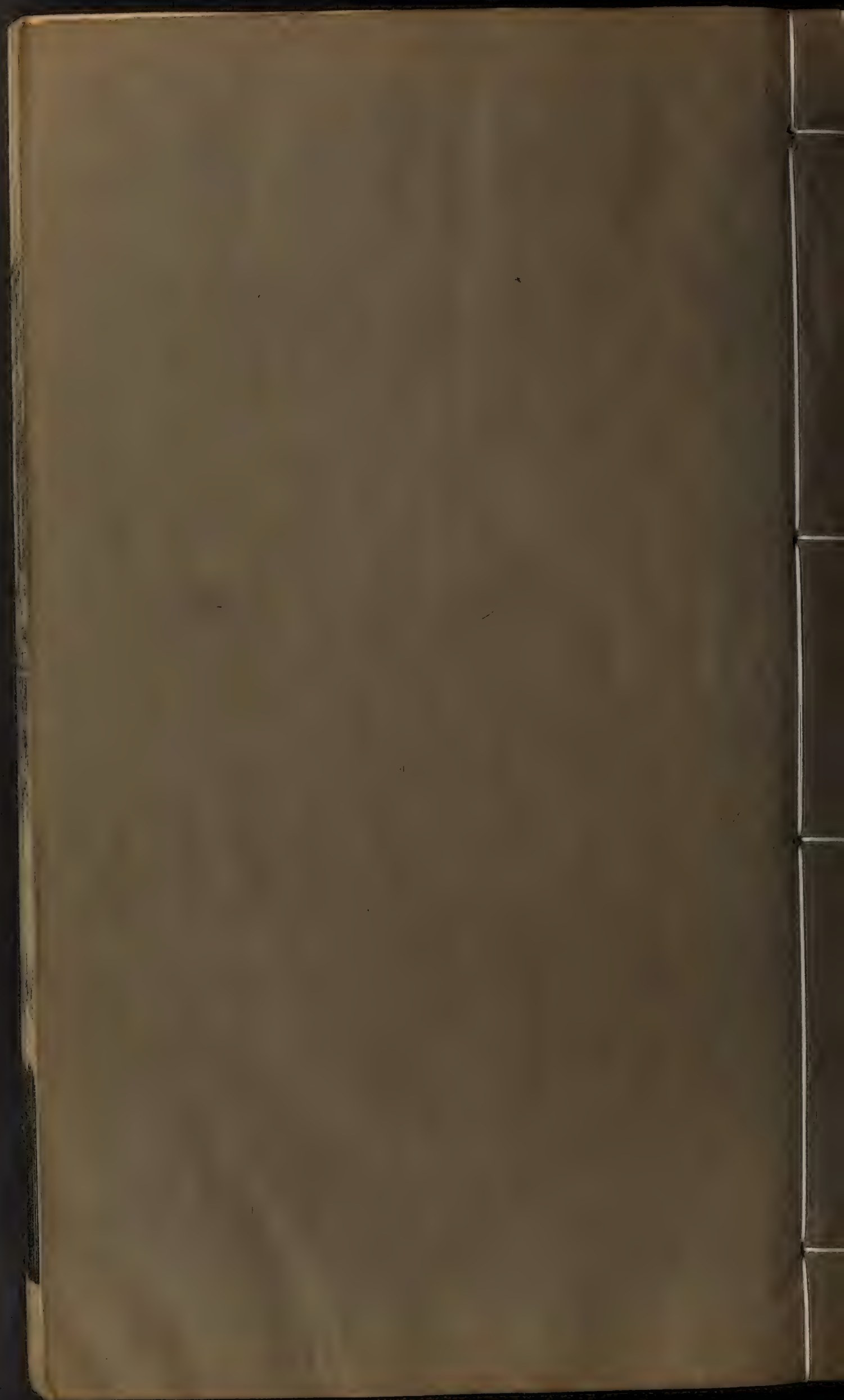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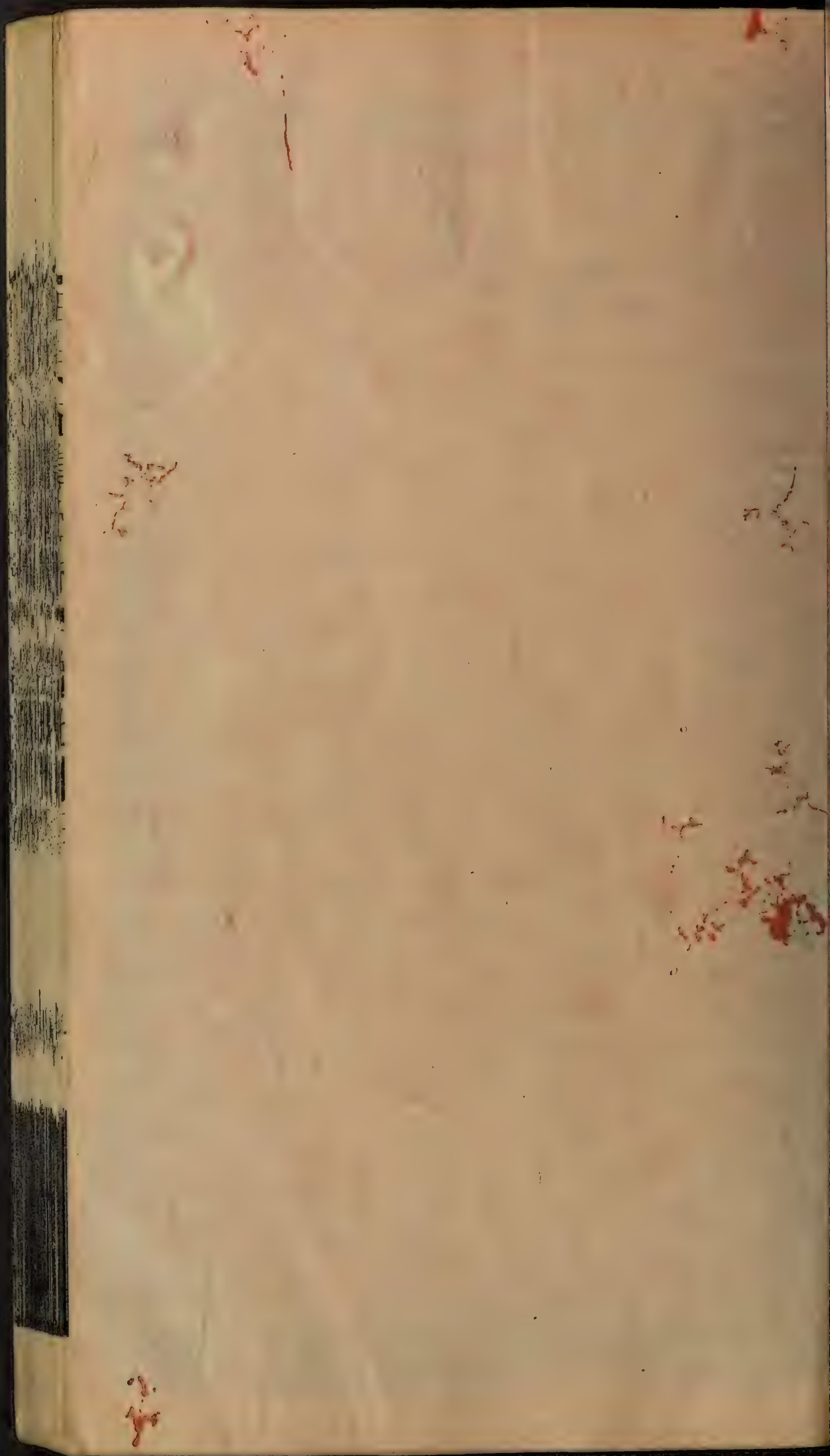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修明歷法

太祖吳元年冬十一月太史院使劉基率其屬高翼上戊申大統歷

洪武元年冬十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刺司天監丞迭里月實一十四人修定歷數



二年夏四月徵元回回司天臺官鄭阿里等十一人  
至京議歷法占天象

三年六月改司天監爲欽天監設欽天監官其習業  
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歷曰回回歷自五  
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歷法造  
歷歲造大統歷御覽月令歷六壬遁甲歷御覽天象  
七政躔度歷凡歷註上御歷三十事民歷三十二事  
壬遁歷六十七事靈臺卽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  
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壺正  
知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



於監正丞

十五年命大學士吳伯宗等譯回回歷經緯度天文諸書

十七年冬閏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歷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歷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歷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歷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



改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歷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算以宣昭一代之制書奏報可擢統爲監正

二十年冬十一月選疇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

二十六年秋七月次天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歷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驗將來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歷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



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歷  
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  
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  
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  
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  
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歷  
元實於舊法無爽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  
行度無差者爲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爲歷元  
而造歷依授時法推算如初

英宗正統十四年造己巳大統歷冬夏二至晝夜六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十一刻行之而疎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  
年更三造歷唐三百年更七造歷宋三百餘年至十  
八造歷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  
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歷理數極精  
古今歷無過之者乃天生傑出之智豫國家歷數無  
疆之用也

憲宗成化十七年秋八月真定教諭俞正己言歷象  
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歷法失差由不得古  
人隨時損益之法也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於歷法  
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下之常度本歷元



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歷詳定成  
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  
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  
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  
同會於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  
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  
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敕該部精加考  
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歷頒布天下疏下部尚書周  
洪謨掌欽天監事童軒與正己參考講論竟日不能  
決洪謨等因奏正己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



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歷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己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錦衣衛執治之

孝宗弘治十一年訪世業疇人并諸能通歷象遁甲卜筮者

武宗正德十三年夏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歷元

十五年冬十月禮部主事鄭善夫奏曰今歲及去年三次月食臣皆同欽天監官登臺觀驗初虧復圓時



刻分秒多不合占步蓋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以人合  
天誠亦未易歲差之法晉虞喜定以五十年差一度  
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  
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郭守  
敬定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已密矣今據法推演仍又  
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  
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故二至之時只爭絲忽此所  
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而變爲九百四十  
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月三十日二氣  
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



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朧朧只在一分之間此又所宜定也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閏虛大月入閏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旣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旣北方才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歷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



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歷元時分  
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  
亦須酌量以足者也若皆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眇  
胸皆不合矣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儒藝同科稱四  
門博士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歷元每得其人  
我朝算法既廢而占天之書國法所禁官生之徒明  
理實少必須明理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  
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祕書加以  
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歷元可更也不  
報



世宗嘉靖三年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歷明時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將每朔弦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無以該治生靈而世亂矣夫歷數之興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眾思人無遺智法無遺巧期於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歷所以差由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於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立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歷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



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算迕恭惟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革命改憲之年合則調元正歷固有待於今日也臣竊揆古今善治歷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黃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爲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律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爲皆空言臆見非事實已伏望許臣暫住朝參督同中官正周濂及掄選疇人子弟諳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



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  
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喉計都之  
度視元辛巳所測差次錄聞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歷  
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  
臣三者無一蚤夜皇皇罔知所措乞敕禮部延訪有  
能知歷理如楊雄精歷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  
行郭守敬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不  
報

神宗萬歷二十三年秋九月鄭世子載堉疏請改歷  
略曰高皇帝革命之時元歷未久氣朔未差故仍舊



貫不必改作但討論潤色而已今則積年既久氣朔漸差似應修治後漢志所謂三百年斗歷改憲者宜在此時仰惟列聖御極以來未嘗以歷爲年號至我皇上始以萬歷爲元而九年辛巳歲距至元辛巳正三百年適當斗歷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而歷元應在是矣繼述之盛舉寧不有待於今日乎前代人君或有新歷考成則改年號以歷爲名以紀之以爲福壽之徵然此不過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聖上預以萬歷爲元此乃先天而天弗違固宜有歷以應之爲聖壽萬萬歲之嘉徵乃俟之久而未見焉此愚



臣日夜之所惓惓也於是採眾說之所長輯爲一書  
名曰律歷融通其學大旨出於許衡而與衡歷不同  
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  
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  
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效則和否則占晉志  
曰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  
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  
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  
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  
夫黃鍾乃律歷本原而舊歷罕言之新法則以步律



呂爻象爲首此與舊歷不同一也堯時冬至日躔所  
在宿次劉宋何承天以歲差及中星考之應在須女  
十度左右唐一行大衍歷議曰劉炫推堯時日在虛  
危間則夏至火已過中虞劄推堯時日在斗牛間則  
冬至昴尚未中蓋堯時日在女虛間則春分昏張一  
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  
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  
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軌漏使然也元人歷  
議亦云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而授時歷考之乃  
在牛宿二度是與虞劄同大統歷考之乃在危宿一



度是與劉炫同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  
上考堯元年甲辰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  
右冬至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各去午  
正不逾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之說合而與舊歷不  
同二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授時歷  
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日大統歷推之得壬辰後左  
傳三日新法推之與左傳合此與舊歷不同三也授  
時歷以至元十八年爲元大統歷以洪武十七年爲  
元新法則以萬歷九年爲元其餘各條不同者多詳  
見歷議新法比諸授時庶幾青生於藍而青於藍者



章下禮部覆言歷名沿襲已久未敢輕議至於歲差之法當爲考正所以求之者大約有三曰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曰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曰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考以衡管測以臬表驗以刻漏斯亦俛得之矣夫天體至廣歷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紀日月星辰之行次又析一度爲百分一分爲百秒可謂密矣然在天一度應地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其在分秒又可推也譬之輪轂外廣而中漸以狹至於輻輳之處間不容髮矣夫渾儀之體徑僅數尺外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



度不及指許安所置分秒哉至於臬表之樹不過數尺刻漏之籌不越數寸以天之高且廣也而以徑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不亦難乎故方其差在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踰一度乃可以管窺耳此所以窮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與今之談歷者或得其算而無測驗之具卽有具而置非其地高下迴絕則亦無準宜非墨守者之所能自信也卽如世子言以大統授時二歷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於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



在二日之昏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四日之夕矣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此以歷家雖有成法猶以測驗爲準爲今之計直令星歷之官再加詳推以求歲差之故亟爲更正嘗聞前禮官鄭繼之有言欲定歲差宜定歲法於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於氣朔盈虛一晝之際定日月交食於半秒難分之所斯其言似中歷家肯綮要在得精思善算而又知歷理者以職其事誠博求之不可謂世無其人而其本又在我皇上秉欽若之誠以建中和之極光調玉燭默運璇璣正歷數以永大統之傳是在今日誠千



載一時也載堦議遂格不行

二十四年河南按察司僉事邢雲路奏窺天之器無  
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大統推在  
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一刻是大統實後天九刻餘  
矣不寧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午之交  
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  
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  
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  
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爲細  
故且歷法疎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



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已正二刻食幾旣而臣  
候初虧已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  
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蓋  
日食八分以下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固歷家所共知  
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在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其食  
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十  
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月也若或值  
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  
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  
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臣故曰閏應轉



應交應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亦言  
國朝歷元聖祖崇諭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  
無差者爲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揆之洪武甲子僅百  
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遠至正德嘉靖已當退三  
度餘奚俟今日哉春秋不食朔猶直書官失之今日  
食後天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應應損九百  
餘分乃云弗失乎歷理微妙日月五星運轉交會咸  
取應於窺管測表歐陽修所謂事之最易差者雖古  
太初大衍諸書詎不深思立解得羲和氏之歷象授  
時遺意然果以鍾律爲數無差則太初歷宜卽定於



漢而後之爲三統四分者若何又果以蓍策爲術無  
差則大衍歷亦當卽定於唐而後之爲五紀貞元觀  
象者又若何蓋陰陽迭行隨動而移移而錯錯而乖  
違日陷不止則躔離之謬分至之忒積此焉窮雲路  
持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  
祕星歷書一編閱而校焉必自有得於是欽天監正  
張應侯等疏詆其誣禮部言使舊法無差誠宜世守  
而今旣覺少差矣失今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其  
何以齊七政而釐百工哉理應俯從雲路所請卽行  
考求磨算漸次修改但歷數本極立微修改非可易



議蓋更歷之初上考往古數千年布算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歷之後下行將來數百年不無分秒之差前此不覺非其術之疎也以分秒布之百餘年間其微不可紀蓋亦無從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而始微見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微得其概卽今該監人員不過因襲故常推衍成法而已若欲斟酌損益緣舊爲新必得精諳歷理者爲之總統其事選集星家多方測候積算累歲較析毫芒然後可爲準信裁定規制伏乞卽以邢雲路提督欽天監事該監人員皆聽約束本部仍博訪通曉歷法



之士悉送本官委用務親自督率官屬測候二至太陽晷刻逐月中星躔度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秒方位諸數隨得隨錄一切開呈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舊法則萬世之章程不易而一代之歷寶惟新其於國家敬天勤民之政誠大有裨益矣疏奏畱中未行

四十一年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歷法略言邇年臺諫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往往差謬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由是皆舛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華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



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  
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其言天文歷數  
有我中國昔賢所未及道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  
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經各有測法  
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都有不  
同二曰地面西北其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  
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  
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  
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景有表北景表南景亦有  
周圍圓景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爲一重天層層包



裏推算周經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爲晝夜一周之天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爲小輪旋轉於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曰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



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



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日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日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勻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厯志諸書皆未能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厯學爲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旣核研究亦審與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疎密較者哉觀其所



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卽使郭守敬諸人而在  
未或測其皮膚又況現在臺諫諸臣刻漏塵封星臺  
迹斷者寧可與之同日而論也昔年利瑪竇最稱博  
覽超悟其學未傳溘先朝露士論至今惜之今龐迪  
我等鬚髮已白年齡向衰失今不圖政恐後無人解  
伏乞敕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龐迪我等所有  
麻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  
不無裨補也

懷宗崇禎二年九月癸卯開設麻局命吏部左侍郎  
徐光啓督修麻法先是五月乙酉朔日食時刻不驗



上切責欽天監官五官夏官正戈豐年等奏言大統  
歷乃國初監正元統所定其實卽元太史郭守敬所  
造授時歷也二百六十年來歷官按法推步一毫未  
嘗增損非惟不敢亦不能若妄有竄易則失之益遠  
矣切詳歷始於唐堯至今四千年其法從粗入精從  
疎入密漢唐以來有差至二日一日者後有差一二  
時者至於守敬授時之法古今稱爲極密然中間刻  
數依其本法尚不能無差此其立法固然非職所能  
更改豈惟職等卽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歷越十八  
年爲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六



月又食而失推載在律歷志可考也是時守敬方以  
昭文殿大學士知太史院事亦未能有所增改良以  
心思技術已盡於此不能復有進步矣於是禮部覆  
言歷法大典唐虞以來咸所隆重故無百年不改之  
歷我高皇帝神聖自天深明象緯而一時歷官如元  
統李德芳輩才力有限不能出守敬之上因循至今  
後來專官修正則有童軒樂護華湘等著書考定則  
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等建議改正則有俞正  
己周濂周相等是皆明知守敬舊法本未盡善抑亦  
年遠數贏卽守敬而在亦須重改故也况歷法一志



歷代以來載之國史若史記漢書晉唐書宋元史尤  
爲精備後之作者稟爲成式因以增修我國家事度  
越前代而獨此一事略無更定如萬歷間纂修國史  
擬將元史舊志謄錄成書豈所以昭聖朝之令典哉  
已而光啓上歷法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  
漸長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五十年六十六年多寡  
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  
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  
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眞率東西南北  
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



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  
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違離  
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  
遲疾畱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  
犯其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三道距度及月  
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  
去交遠近及真會似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  
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  
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  
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



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  
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  
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同襄歷事疏奏報可故有是  
命

三年夏五月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秋七月徵西洋陪  
臣羅雅谷供事歷局

四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徐光啓進日躔歷指一卷測  
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綫表六  
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

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徐光啓豫定月食分秒時刻



方位奏言日食隨地不同則用地緯度算其日分多少用地經度算其加時早晏月食分數寰宇皆同止用地經度推求先後時刻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蓋食在早獨見於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爲未密也唐書載北極出地自林邑十七度至蔚州四十度元人設四海測驗二十七所庶幾知詳求經緯之法矣臣特從輿地圖約略推步開載各省今食初虧度分蓋食分多少旣天



下皆同則餘率可以類推不若日食之經緯各殊必須詳備也又月體一十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耳而臣今推二十六分六十秒者蓋闇虛體大於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卽月體不能全入闇虛止從月體論其分數是夕之食極近於二道之交故月入闇虛一十五分方爲食旣更進一十一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爲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歷推十八分四十七秒略同此法也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光啓復上測候四說其略曰日食有時差舊法用距午爲限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無時



差不用加減故臺官相傳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旣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黃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冬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近午不加不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果可無差卽食於他時而不在日中卽差之原尚多亦復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爲顯證是可驗時差之正術



一也交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期實候其加時亦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真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真率二也時差一法溺於所聞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今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人人知黃道極之歲一周天奈何以赤道之午正爲黃道之中限乎臣今取黃道中限隨時隨地算就立成監官



已經謄錄臨時用之無不簡便其他諸術亦多類此  
足以明學習之甚易三也該監諸臣所最苦者從來  
議歷之人詆爲擅改不知其斤斤墨守者郭守敬之  
法卽欲改不能也守敬之法加勝於前矣而謂其至  
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等術蓋非一人一世之聰  
明所能揣測必因千百年之積候而後智者會通立  
法若前無緒業卽守敬不能驟得之况諸臣乎此足  
以明疎失之非辜四也有此四者卽分數甚少亦宜  
詳加測候以求顯驗故敢冒昧上聞

六年冬十月以山東布政司右參政李天經督修歷



法時徐光啓以病辭歷務逾月卒所著崇禎歷書幾百卷

七年春正月乙巳督修歷法山東右參政李天經疏言七政之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九月初旬會於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於是月前犯鬼宿之積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卽天驗法之一據也從來歷家於列宿借星有經度無緯度雖同同歷近之猶然古法故臣等所推經緯度數時刻與監推各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歷算在八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算在閏八月二日未初一



刻一十分相距兩日臣於閏八月二日同監局官生  
測太陽午正高五十度零六分尚差一分入交推變  
時刻應在未初一刻一十分脗合新歷隨取輔臣徐  
光啓從前測景簿數年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  
相過也二語可爲今日節變差譌之一證蓋太陽行  
黃道中綫迨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之所  
以平而分應所由起也迨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  
十三度有奇夫過赤道三十三度爲真至則兩道相  
交於一綫詎不爲真分乎太陽有平行有實行平則  
每日約行若干而實則有多有寡不獨秋分爲然謹



將諸曜會合凌犯行度開具禮部委司官同監局官  
生詳議以聞 蒲城布衣魏文魁上言今年甲戌二

月十六日癸酉曉刻月食今歷官所訂乃二月十五  
日壬申夜也八月應乙卯月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  
月之望爲晦并白露秋分皆非其期譌謬尚可言哉  
奏上命文魁入京測驗 秋七月甲辰李天經上歷

元二十七卷星屏一 冬十一月日晷星晷儀器告

成上命太監盧維寧魏征至局驗之先是西儒羅雅  
谷湯若望在歷局造測儀六式一曰象限懸儀二曰  
平面懸儀三曰象限立運儀四曰象限座正儀五曰



象限大儀六曰三直游儀復有弩儀弧矢儀紀限儀  
諸器不槩錄

谷應泰曰古今改歷者無慮數十家由黃帝訖  
秦凡六改由漢初訖漢末凡五改由曹魏訖隋凡  
十三改由唐訖周凡十六改由宋初訖宋末凡  
十八改由金熙宗訖元凡三改其間傑然名家  
者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  
景而晷景爲最密明太祖吳元年太史令劉基  
率其屬進戊申大統歷已而欽天監博士元統  
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歷元大約錫名雖殊



立成罔異與授時都無增損良以才非守敬革  
故滋難也自時厥後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己鄭  
善夫周濂周相諸人專官修治則有童軒樂護  
華湘諸人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堦副使邢  
雲路諸人志切持籌事同築室言人人殊旋復  
報罷迄於萬歷西儒來賓繼軌迭至一時象緯  
歷算之說迴出尋常默與天會李之藻旣推轂  
於定陵徐光啓復連茹於懷廟開局京圻允稱  
甚盛其法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八十八秒六  
十四微爲平行歲實小餘而以均數加減之則



爲定冬至由是太陽有平行實行而三百六十  
五度之盈縮因之太陰有自行次輪又次輪而  
朔望之遲疾因之交食有時差里差視差而食  
時之刻數分秒方位因之有所爲根數者猶授  
時氣應也引數者猶授時盈縮歷遲疾限也均  
數者猶授時加減差也黃道東行一分四十三  
秒餘者猶授時歲差一分五十秒也至如午中  
分黃赤之辨分至有贏縮之殊而隨動自動疾  
動遲動不同則交道之廣狹生焉闡微析幽思  
出象表雖使楊子譚玄洛下握算無以及此眾



言淆亂迄未通頒適我

皇南嚮之辰詔司天西歷之布法象維新璣衡愈密豈  
非宏制尚闕於垂成而大典終歸於有待哉唐  
乎盛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番禺沈寶樞初校

南海潘乃成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四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宦侍誤國

熹宗天啓七年秋八月懷宗踐祚冬十月魏忠賢伏誅南京守備太監楊朝浙直織造太監李實承天守備太監李希哲提督太和山太監馮玉天壽山太監孟進漕運太監李明道崔文昇並免上御日講畢召閣臣入便殿出薊遼督師王之臣疏示之曰王之臣自云贅員又云虛拘非內臣牽制之乎其盡撤各邊內臣十一月戊辰諭曰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諸



地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概罷之一切相度機宜俱聽經督節制無復委任不專以藉其口凡爾諸臣宜體此意先是自萬歷以來礦稅旣行騷然苦之旣而魏忠賢擅權敲骨剝髓天下重足而立上卽位首罷之朝野翕然望至治焉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 二月諭戒廷臣結交近侍

二年夏四月以內官監太監曹化淳提督南京織造  
秋七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冬十一



月我

大清兵南下始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太監  
馮元昇覈軍訖始下戶部發餉又命太監呂直勞軍  
十二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  
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提  
督京營

三年春二月司禮太監曹化淳等各廕錦衣衛指揮  
僉事

四年秋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  
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



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 冬十月命太監監軍王  
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邵希  
韶西協 十一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  
直監視登島兵餉初上旣罷諸內臣外事俱委督撫  
然上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崇禎  
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視行營自是銜憲四出  
動以威倨上官體加於庶司羣相壅蔽矣 罷工部  
郎中孫肇興肇興監督盔甲廠以帑詘疏劾張彝憲  
上怒落職

五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有公署



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爲侍郎也貳尚書非貳內臣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愼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寧已之雖大拂彝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上以軍興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弘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 秋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冬十二月南京禮部主事周鑣上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



抑之今張彝憲用而高弘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  
之撫蘆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  
以救胡良機處矣趙良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  
用而曹文衡以互訐投閒矣王弘祖以禮數苛斥矣  
若夫孫肇興王弘祖之激直李曰輔熊開元之慷慨  
無不罷斥未能屈指尤可歎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  
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委棄天言祇徇中貴之  
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  
繼咸疏救之不聽以司禮監右少監劉勞譽提督  
九門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匹餘合進俱納



於御馬監實齋金貿之本監也否則雖駿驥亦卻之  
六年春正月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太監王坤  
疏劾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不宜  
侵輔臣上召廷臣於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  
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已責  
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  
爲內臣耶對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  
度之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  
家大計不之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  
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周延儒曰志



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延儒遂放歸

夏五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收放 太監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詔協同

守備 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

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尋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汾陽知縣費甲鏢以逼迫苦供億墜井死 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寧張國元

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 秋七月敘內臣守



萊州功徐時得翟升各廕錦衣衛正千戶 命湖廣  
守備太監魏相監視登島兵餉

七年春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鼐獻  
上太平十二策內撤監視因求罷不允貶鼐獻於外  
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  
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  
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臣有覲官齎冊之令  
皇上從之特在剔釐奸弊非欲羣臣詘膝也乃上命  
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呵責爲幸  
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



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  
乾兒昏夜拜伏自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  
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所爲太息也上  
以越職言事責之旣張彝憲亦奏辨謂覲官參謁乃  
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  
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  
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  
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彝憲卽長揖祇增其辱  
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  
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 夏五月陝西按察司副



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上不問 六月敘禁旅功廕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袁禮楊進朝盧志德各百戶賜衣幣以擊盜屢捷也 罷各道監視太監

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引罪今經制麤



立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知省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  
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俟漕竣卽回監供職  
惟關寧密邇外境高起潛兼監兩鎮暨內臣提督如  
故 秋七月發帑金蟒段給監軍太監高起潛賞功  
九月司禮監太監張從仁改內官監提督九門

冬十月命兵部同內中軍張元亨崔良用往西寧監  
視及茶馬御史易壯馬 總理戶工二部司禮太監  
張彝憲改司禮監提督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言  
邊臣之情歸命軍容無事稟成爲恭寇至推委百出  
陽以號於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



持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試之鋒鏑又使藉口迄用  
無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績卽撤今行之無績益宜  
撤不聽 十二月以乾清宮太監馬雲程提督京營  
戎政撤南京守備太監胡承詔張應朝以司禮太監  
梁洪泰內官太監張應乾協同守備

八年夏四月承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  
直金花銀共逋八十九萬命趣之 冬十一月太監  
高起潛弟廕錦衣衛中所正千戶世襲

九年夏六月命司禮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 秋  
七月我



大清兵至居庸遣內中軍李國輔守紫荆關許進忠守

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守固關勇衛營太

監孫維武劉元斌以六千五百人防馬水沿河 兵

部尚書張鳳翼督援兵出師以監視關寧太監高起

潛爲總監南援霸州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爲提督

同山海總兵張時傑屬起潛給起潛金三萬賞功牌

千購賞格 以前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爲副提

督巡城閱軍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徵

總督宣府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良輔爲分守太監

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太監杜勳分守 以張元佐



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  
卽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  
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 以司禮太監盧維寧總督  
天津通州臨清德州內中軍太監孫茂霖分守 八  
月命科道各官分地督運從太監張彝憲之言也召  
廷臣於平臺及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初光宸參督師  
張鳳翼及鎮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敘內臣  
功爲借援又請罷內臣督兵上勿善也是日上怒甚  
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卽借題沽名欲重治之適大  
雷雨議謫 九月我



大清兵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遏歸路總  
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  
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 司禮監太監  
孫象賢調南京同張彝憲守備 冬十月工部侍郎  
劉宗周上言人才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  
患今天下卽乏才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  
急之際必倚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  
其體統等於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是以  
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獨岸  
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



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時各進馬也 敘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蔭指揮僉事各世襲賜金幣初內監爲京營提督收用降丁及守昌平俱散去至有叩京師城下者皆稱京營兵莫能辨 十一月敘禁旅功太監劉元斌蔭錦衣衛百戶 命御馬太監陳貴總監大同山西牛文炳分守御馬太監王夢弼分守宣府昌平鄭良輔協理 召兵部左侍郎王業浩司禮太監曹化淳於平臺 十二月曹化淳加後軍都督府左都督世



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十年春正月常熟張從儒訐錢謙益溫體仁修邳下之獄謙益嘗爲王安作祠記太監曹化淳者故王安門下也謙益得免體仁尋致仕還

詳東林黨議

以御馬

太監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王之俊副之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分守津通臨德總理太監楊顯

名參前巡鹽御史張養高欽舜各侵稅額詔逮之時養先卒下撫按錄其家夏四月命南京守備太監

孫象賢張雲漢同兵部尚書范景文清覈兵馬械仗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



于國俱恥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  
統行事罷于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時  
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欲滿則督撫鎮道  
皆有所恃以飾功掩過故邊吏皆樂有監視而上方  
倚任中官不察也 秋七月工部員外郎方璽謫外  
璽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閹豎者  
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感  
激聖恩苟知報答何論內外每見廷臣處地懸絕不  
若宮庭誓御效忠倍易凡此內臣徼茲曠典孰不欲  
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不必鰓鰓過計也刑科給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上手改降  
三級謫外 冬十一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  
提督京營孫茂霖分守薊鎮中西三協鄭良輔總理  
京城巡捕

十一年春正月任丘清苑涞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  
各有司不法上內訪逮入責撫按不先劾爲溺職近  
畿如此遠地可知命部院申飭 二月丙申城蘆溝  
名拱極城太監督役掠塗人受工民力爲憊 冬十  
月以御馬太監邊永清分守薊鎮西協

十二年春正月敘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



廕錦衣衛百戶 二月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  
鹽課賦稅 秋七月以司禮太監張榮提督九門王  
裕民總督京營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 九  
月以內官監太監杜秩亨提督九門

十三年春三月詔撤各鎮內監還京 夏六月大學

士薛國觀免先是上召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對曰使  
廠衛得人朝士何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  
浹沾背於是專偵其陰事而國觀亦徧校坐通賄敗

詳東林  
黨議

十四年夏四月召大學士周延儒入朝 秋八月辛



西上幸太學以重修告成也正一真人張應京請扈從臨雍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於太學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寧釋奠事

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 冬十一月禁

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於是待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 十二月諭停內操敕內臣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毋干外政并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十五年春正月罷提督京營內臣 御史楊仁願上

言臣讀敕諭申結交內侍之律因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之令臣工不法止於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



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甚者誘人作奸  
挾仇首告矣夫餌人以陷禍擇人而肆喙惟恐其不  
爲惡又惟恐其不卽罹於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  
仁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條例東廠寬而刑罰可  
以漸省抑臣復有請焉如臣子獲罪但敕撫按檻車  
送詣闕下未爲不可若緹騎一遣有貲者家門破散  
無貲者地方斂餽爲害匪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  
於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戒錦衣校尉奉  
使需擾 秋七月以司禮太監齊本正提督東廠王  
承恩提督勇衛營 冬十月誅司禮太監劉元斌初



元斌監軍河南羣盜在陝洛元斌畱歸德不敢進縱諸軍大掠殺樵汲者論功及論辟未得旨卽奏辨上怒并誅太監王裕民

十六年夏五月以內官監太監王之後提督京城巡捕練兵 秋七月戒廷臣私謁內侍果有事朝房商之 八月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贊周守備南京 冬十二月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訐竟無能爲上畫一策其罷內監撤廠衛內臣日夜文致之故延儒始終皆以璫敗初延儒受主眷深諸璫稍稍乘間媒孽上俱不信延儒



益忽之不爲慮迨視師行邊上意稍移而諸璫乃盡發其蒙蔽狀上信之吳昌時事發聖怒遂不可回矣十七年春二月李自成自山西趨直定保定命太監高起潛等分據要害三月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迎降入居庸關太監杜之秩迎降以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召前太監曹化淳等分守諸門丙午賊騎薄彰義門太監杜勳縋城上入見大內張皇賊勢語守璫輩曰吾黨富貴自在也是夕城陷自成率眾入城上死社稷內臣從死者惟王承恩一人



谷應泰曰嘗聞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而腐身  
薰子動相銜達金貂左璫口含天憲者所由來  
漸矣然秦以趙高敗漢唐以宦侍亡太祖鑒之  
凡內豎不令讀書取備掖庭給灑掃而已及乎  
中葉寵用刑餘英憲武熹亂者四世比至懷宗  
沖齡踐祚睿謀天縱手翦凶璫雖李閏有伺安  
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而卒之張遼坐收甘露  
無變不動色而去大奸斯已奇矣然其初年江  
南織造卽便撤還塞北監軍悉皆免罷仍諭內  
臣受命始出禁門廷臣在官勿交近侍於時嚙



笑不假狐鼠無竊宮中府中肅清極矣詎意渭水陳兵甘泉舉火而問錢穀則大僚不對咨廟算則肉食寡謀秦旣無人王眞孤立乃始參任貂璫往來給使勞軍轉餉偵刺行間蓋亦有所不得已也自是之後王坤等分監宣府大同而張彝憲總理戶工唐文征親督京營高起潛監視錦寧張其鑑盤驗收放內外各司必兼貂貴緣邊諸鎮復設中涓語云西頭勢重南衙樞機權過宰相良不誣矣其後高弘圖熊開元次第投効倪元璐袁繼咸先後上章侯覽用事而朱



穆發疽朝恩卽席而魯公爭坐國體旣傷宜士  
大夫之所鄙也然而英主在御太阿未落非有  
王振土木之罪汪直西廠之酷劉瑾不軌之謀  
魏忠賢闇奸之狀而潛窺意旨馴致敗亡者無  
他陽授以國柄者猶摘龍之珠而陰寄以耳目  
者直竊叢之神也總之懷宗怒在門戶故必用  
甫節以伺膺滂而懷宗疑在蒙蔽又必用弘石  
以發楊賈卒之中常子弟悉合黃巾涼州議郎  
責輸貨賄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以予論之崇禎  
初造人望太平假令推誠置腹則楊竈可除任



賢去邪則羣小可渙與其訶之於閹人孰若信  
之於正士回天獨坐固無事此曹也獨奈何輔  
國就誅元振更用左棺旣殺張讓復然眉睫之  
喻乃爲識者所悼惜哉



番禺沈寶樞初校  
南海潘乃成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中原羣盜

崇禎元年延安饑十一月府谷民王嘉胤倡亂饑民附之白水盜王二等復合徒眾劫掠蒲州韓城間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巡撫陝西都御史胡廷宴庸而耄惡聞盜杖各縣報者曰此饑氓徐自定耳於是有司不以聞盜偵知之益恣劫宜君縣獄北合嘉胤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

二年正月壬戌撫治鄖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



告急請兵撫標止步兵三百人陝西巡撫胡廷宴延  
綏巡撫岳和聲各報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  
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寧潼關陽平  
關金鎖關等處流賊恣掠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  
熾也由喬應甲撫秦置盜劫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  
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隄防之法有臨事翦滅之  
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己巳固原逃兵掠涇  
陽富平執游擊李英 二月陝西備兵商洛道劉應  
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川兵敗賊畧陽守備黃元極擊  
賊馬蹶被殺猶手刃賊不置賊走漢陰應遇遣兵追



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  
並自殺漢南盜平 三月丙子流盜掠眞寧寧州安  
化三水 四月甲午固原賊犯耀州督糧參政洪承  
疇合官兵鄉勇萬餘人圍賊於雲陽幾覆之賊乘夜  
雷雨潰圍走涪化入神道嶺 劉應遇以千人徧漢  
中賊於五丁峽寧羌知州陳元瓚失防盜遁 巡按  
陝西御史吳煥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  
狙於積弛束手無措則舉而委之邊兵至延綏撫臣  
岳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又委之內地總之兩撫欺飾  
釀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西安延安諸邑皆被



盜矣盜發於白水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  
報盜皆騎銳動至七八千人則兩撫之推諉隱諱實  
釀之也 十一月京師戒嚴山西巡撫都御史耿如  
杞以兵入衛譁於涿大掠良鄉如杞逮論死西兵皆  
沿邊勁卒潰而失次竄走剽掠山東 大盜混天王  
等掠延川米脂清澗等縣起前總兵杜文煥剿之  
三年王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掠綏德眾  
三四千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提兵赴援  
斬首三千級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賊走西川  
官兵追擊降三百餘人餘大奔苗美叔苗登霧嘯聚



於安定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先是萬歷時朝廷念西  
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爲常崇禎二年秦大旱粟騰  
貴軍餉告匱延綏巡撫楊鶴甘肅巡撫梅之煥分道  
勤王兩年復以稽餉而譁其潰卒畏捕誅亡命山谷  
間倡饑民爲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咸  
釐汰裁餉至數十萬乘障兵咸課而下又以給事中  
劉懋清裁定驛站卽給郵乘傳有額毋濫用縣官錢  
歲省費無算謂蘇民力也而河北游民向籍食驛糈  
用是益無賴歲不登無所得食所在潰兵煽之而全  
陝無寧土矣 命洪承疇以都御史巡撫延綏 王



嘉脣陷府谷他賊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四月賊王子順苗美陷蒲縣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  
五百里俱鄰陝河最狹賊自神木渡河陷蒲已分三  
部東犯趙城洪洞汾霍而掠石樓永和吉陽賊首自  
號橫天一字王 五月賊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  
六月王嘉脣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洪承疇  
與杜文煥圍之賊夜劫營官兵擊敗之 延安知府  
張輦都司艾穆盛賊於延川賊求撫王子順張述聖  
姬三兒等俱降王嘉脣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  
督楊鶴主撫不以聞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



招賊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  
泉等俱給牒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焚殺其淫掠  
如故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而寇患成於此矣  
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卽延  
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爲鄉導土寇倚邊賊  
爲羽翼六七年來韓蒲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  
頻仍愚民影附流劫涇原富耀之間賊勢始大當事  
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  
饑民也而眞賊飽掠以去矣其撫也非不稱降聚眾  
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且今年麥苗盡枯



斗粟金三錢營卒乏食三十餘月卽慈母不能保其  
子彼官且奈兵民何哉且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  
不能供納賦之一金至於捕一盜而破十數人之家  
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奈何民不驅爲盜乎若營  
兵曠伍半役於司道半折於武弁所餘老弱旣不堪  
戰又不練習當責督撫清汰操練以備實用也 山  
西流賊破蒲州潞安官兵敗沒 七月御史黃道直  
言盜起於饑請發餉銀易米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  
洛宜陸路賑饑民庶收拾人心解散黨附不報 八  
月王嘉胤勾西人入犯佯乞降仍奪路走黃甫川復



引西人入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  
奔潰 十月王嘉胤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宗復陷  
府谷大盜李老柴於鄜雒間糾三千餘人攻合水寧  
夏總兵賀虎臣擊賊於盤谷斬六百餘級又敗之寧  
州 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於河曲發西洋  
礮礮炸兵自亂賊乘之大潰遂陷河曲 十二月乙  
巳盜神一元破寧塞據之殺參將陳三槐圍靖邊副  
使李右梓固守賊勾西人四千騎益圍靖邊三日夜  
遂陷柳樹澗保安等城

四年正月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神



一元死第一魁領其眾 癸未山西賊犯平陽 庚

寅王嘉胤渡河掠菜園溝副總兵曹文詔擊卻之

己亥命御史吳牲齎金賑陝西饑荒招撫流盜諭曰  
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鋒刃  
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  
彼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卽或脇從僅入賊黨  
若肯歸正卽爲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 上召輔  
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監司於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  
使杜喬林流寇之事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近聞  
漸已渡河河曲尚阻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



前言寇平何尚阻也對曰山陝隔河倏去倏來故河曲獨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大抵饑民爲之內應今不早圖有誤國事上問陝西參政劉嘉遇以流寇對曰流寇因兵餉不足故難剿耳且寇見官兵卽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撫之又問近寇所在對曰一在延安一在宜川上凝思久之命退 寧武總兵孫顯祖言聞喜稷山賊二十餘萬日剿日益官兵不過二千奔逐不支乞發京營或調邊騎夾剿命下所督便宜專制總督張宗衡以兵餉並乏竟不行 二月壬子總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



保安神一魁勾西人千餘騎突圍出復糾賊數萬劫  
寧夏都指揮王英兵潰諸道將棄城南奔戊午一魁  
至慶陽破東關遊擊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 戊辰  
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卽援宜君賊趙和尚  
等南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各賊分犯不知其數  
壬申神一魁陷合水 三月丁丑張應昌等援慶陽  
賊圍解時議招一魁散其黨 癸未賊帥孫繼業茹  
成名等六十餘人來降總督楊鶴受之設御座於固  
原城樓上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各解散  
或歸伍或歸農自此羣盜視總督如兒戲矣 甲午



陝盜劉五可天飛據鐵角城混天飛獨行狼等聚蘆  
保嶺眾各萬餘分犯平涼固原耀州涇陽三原盜混  
天猴薄寧州分犯環縣 賊陷武安走平涼詐稱官  
兵襲陷華亭時大盜王老虎圍莊浪曹文詔王性善  
西剿諸賊乘虛四犯 楊鶴給降人牒令各還鄉簡  
其豪千餘人以參將吳弘器領之駐寧塞而宜君雒  
川盜又蠡起矣 副總兵曹文詔擊賊於栗園大敗  
之 四月己未神一魁降於楊鶴鶴責數其罪俱伏  
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言乞賜一二萬金  
賑濟又止巡撫練國事北征宜雒賊亦求撫於國事



從之其脇從饑民各給牒回籍首領置軍中。省臣  
劾宣大總督魏雲中陝西總督楊鶴恇怯玩寇上切  
責雲中等平盜自贖時言官交論鶴鶴疏引咎。曹  
文詔等克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級獲兵械馬騾數  
千。丁卯延綏巡撫洪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者  
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庚午賊陷始興  
御史吳甡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委同  
知趙鶴年分賑賊各解散游賊聞之皆回受賑撫賊  
七千有奇。降盜不沾泥擁眾脇糧賞復攻米脂總  
兵王承恩侯拱極率三千人至葭州洪承疇張應昌



亦至賊分兩營以待連戰賊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  
餘級賊溺死無算官兵屯西川雙湖峪其間窰寨六  
十有四皆險絕盡爲賊藪承疇乃令在在設防堵截  
不沾泥懼率百騎逃關山嶺都司馬科等追之盡殲  
其騎不沾泥乃降手殺賊目雙翅虎縛獻柴金龍以  
自贖 五月乙亥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賊闖王虎  
金翅鵬乞降金翅鵬卽王子順姪成功也餘賊走宜  
君其眾二萬 陝西都司曹變蛟追寧塞遺賊於唐  
毛山賊大潰四戰皆捷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而寧  
塞之逸賊稍殺矣 御史吳甡至榆林鎮以晉兵遏



日  
粃斗米銀六錢草根木皮俱盡人至相食牲因奏榆林爲西北雄鎮宿將勁兵出焉非他鎮比雜販牟利商民欣赴初無損於晉若以防河爲名而絕秦人之命恐謀國不在此也 延安賊趙四兒以萬餘人掠韓城郃陽靈州參將張全昌以五百人戰三日斬三百餘級賊走鄜州復進擊斬六百餘級時榆林連旱四年延安饑民甚眾西安大旱巡撫練國事更請發帑賑濟不報趙四兒尋降 初洪承疇撫盜王子順等駐榆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誅之上謂賊勢蹶甚招撫爲非殺之良是命吳甡覈奏 丁酉延綏榆林大



雨始有禾 庚子盜滿天星降於楊鶴鶴選其驍勇  
置營中散其黨萬二千人卽命其魁分勒回籍未數  
月皆畔去 壬寅賊萬人自合水保安逃出攻中部  
降丁內應城陷 六月癸卯曹文詔擊斬王嘉胤於  
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  
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  
場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  
活地草等分爲三十六營 辛酉鄜州賊混天猴張  
孟金謀襲靖邊張應昌邀之於真水川敗之追斬四  
百餘級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萬餘人自甘泉犯合



水洪承疇率兵追擊敗之甘泉山中混天猴等乞降  
七月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列三  
營於太平原楊鶴王承恩擊破之上天龍等以二千  
人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  
癸未逮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楊鶴下刑部獄論戍  
之 丁亥曹文詔等諸將擊賊連敗之賊奔東北是  
役也合督撫四鎮之兵窮追半月先後數十戰賊敗  
潛遁山谷延安慶陽千里內暫安焉 甲午賊趙四  
兒六千餘人東渡山西總督洪承疇等兵從之賊入  
沁水縣縣東北有竇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



銓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牆爲堡甚堅至是賊  
犯竇莊五典已沒銓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  
霍氏守舍眾議棄堡去霍氏語其少子道澄曰避賊  
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於家不  
猶愈死於野乎且我守堅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爲  
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竝發賊傷甚眾越四日  
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  
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辛丑陝西賊陷  
中部王承恩擊斬千七百級 八月癸卯總兵賀虎  
臣擊斬慶陽賊劉六斬其餘黨五百餘人西路漸平



先是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御史吳銓確查報聞銓上言延慶地互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蠭起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安邊攻保安一元死弟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招撫四千有奇餘黨郝臨庵劉六等眾不下數萬掠環縣眞寧間此保安合水之流孽也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清澗脇從甚眾幾於無民流劫延南點燈子眾號數萬自山西回黃龍山西安北界數州縣被毒甚慘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近官軍南剿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



星等降於榆林餘賊遂徙而北其降賊雖散原籍仍復劫掠於是有官賊之謠而人致恨於招撫之失事矣點燈子眾五六千在清澗旋撫旋叛慶陽郝臨庵劉六等亦曾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眾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贖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資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餘眾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也 山西賊陷陽州蒲州命許鼎臣巡撫山西 洪承疇駐慶陽報乏餉已承疇兵大敗趙四兒於山西桑落鎮 九



月山西賊入河北犯濟原

神一魁復叛據寧塞劫

守將吳弘器范禮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

以獻盜獨頭虎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五部恣

掠宜雒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

出戰士人強之出報斬五十級驗之則率婦女首也

給事中魏呈潤劾大胤落職壬辰命洪承疇總督

陝西三邊張福臻巡撫延綏黃友才復叛而遁追

斬千一百級洪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卽點燈子

也起清澗綏德奔突延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

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其黨黑煞神起又有過天



星蝎子塊與紫金梁等共數十部自賊據中部官軍  
攻圍兩月不下冬十月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克  
之陝西賊陷宜川十一月丙子陝賊譚雄陷安  
塞襲掠一空仍乞撫閏十一月王承恩誘譚雄等五  
人斬之癸丑陝賊不沾泥張存孟等陷安定甲子  
王承恩克安塞斬五百餘級卽進剿安定賊潛走綏  
德降丁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  
殺知縣郭永圖備兵河西張允登戰死洪承疇聞之  
遣王承恩分剿以甘泉廊延咽喉而自以四百人赴  
之賊勢日熾承疇日不暇給矣寧武總兵孫顯祖



敗賊蝎子塊於萬泉 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

葭州備兵僉事郭景嵩死之 己丑諸降盜復叛攻

綏德 上憂延綏賊蔓以山陝督撫請餉疏切責戶

兵二部兵部尚書熊明遇請措二十萬金接濟秦中

甲午孫顯祖於河津聞喜等處與賊六戰俱捷

五年正月延綏賊僞爲米商人宜君遂陷之復陷保

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寧大掠四出山西巡

按御史羅世錦歸咎於秦謂以鄰爲壑給事中裴君

賜晉人也上言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

剿撫蓋當事之無定見如此 洪承疇請畱陝西餉



銀二十萬資勦費并以勸農從之 先是寧塞逸賊  
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走鳳翔漢中  
陝撫練國事檄固原備兵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  
等截守各隘口檄平涼兵備徐如翰同副總兵董志  
義守涇州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謨等緝奸殺賊塘  
馬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又食乏互相猜疑洪承疇  
從鄜州間道疾至慶陽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  
兵亦至會於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  
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算而寧塞之寇盡矣惟混天  
猴等尚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澳之捷



爲用兵來第一 戊午洪承疇等擊敗賊於槐安堡  
賊雖奔竄尚破華亭擾莊浪而官兵追捕皆破膽潛  
匿先是延西諸寇承疇偕文詔先後清蕩而鐵角城  
乃邊盜藪郝臨庵可天飛爲官軍所敗獨行狼跳入  
其伍耕牧鐵角城爲持久計聞他盜盡平甚懼承疇  
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自西澳  
捷後軍聲大振曹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  
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  
憊甚矣 甲子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奏曰三秦  
爲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爲關中藩屏榆林又爲延慶



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  
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於茲良以盜眾我寡盜飽我  
饑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廟堂  
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  
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盜爲饑民勢  
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爲一勞永  
逸之計恐官軍驚於東賊馳於西師老財匱揭竿莫  
禦天下事尚忍言哉乞勅所司亟措餉二十萬給民  
牛種爲兵士犒賞急圖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鎮安矣  
張應昌等擊黃友才斬之 二月寧塞逋寇復熾



庚寅盜夜入鄜州備兵僉事郭應響死之 三月

壬戌陝西賊陷華亭知縣徐兆麟赴任七日城陷逮至竟坐棄市人皆冤之 四月湖廣流盜自興國入

江西太和吉安等處 七月山西賊陷大寧 八月

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洪承疇令脇從者免殺降四千餘人散者亦數千人餘賊散匿山谷 山西巡撫

宋統殷擊賊於長子賊奔沁水庚辰賊首紫金梁老

回回八金剛以三萬眾圍竇莊時張道濬得罪家居

率其族禦之賊多死聞秦師且至懼欲乞撫紫金梁

呼於壁下道濬登陴見之紫金梁免胄前曰我王自



用也誤從王嘉胤故至此此來乞降耳俄老回回亦至道濬諭之曰急還所俘散若徒眾吾爲請於撫軍貸爾死賊乃還所掠拔營而西入陽城界道濬以賊情告於統殷曰賊狡未可信因遣使往覘賊諸賊咸就約惟八大王闖塌天五營不受命紫金梁歸款未決諸軍乘賊不備輕騎襲賊營賊怒南犯濟源陷溫縣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陟輝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尚燝殺賊自贖賊旣盡嚮河北山西巡撫宋統殷備兵冀北王肇生率軍次



陵川扼賊北歸賊北走遇官軍賊死鬪互相勝負會  
夜與賊爭險對營兩山頭賊緣窮谷而登大譟官軍  
亂統殷肇生皆走與諸軍相失宣大總督張宗衡將  
兵至高平統殷肇生以師畢會大破賊於桑子鎮賊  
復入沁水 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  
人援懷慶 癸未王承恩敗安塞遺賊於西川胡堡  
賊目喬六自斬其魁黨以降餘遁延綏稍寧 十一  
月罷山西巡撫宋統殷以許鼎臣代之 十二月張  
宗衡許鼎臣同逐賊臨縣賊轉入盤磨山山方六百  
里賊閭正虎據交城文水以窺太原邢滿川上天龍



據吳城向陽以窺汾州紫金梁以秦豫毛兵俱集澤潞東南遂乘虛從沁州而北入榆次又入壽陽距太原不五十里許鼎臣撤師北歸時賊首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掠婦構小隙遣其弟混天王來歸廷議方督進討諸將諱言受降權辭謝之約得紫金梁頭始爲請於朝混天王唯唯泣涕而去亂世王與破甲錐合謀圖紫金梁賊分爲三陷霍垣曲長子諸縣王辰陷遼州是日除夕也 是月趙和尚等賊斬其魁霍維端以降諸將分領入營還宜君

六年正月丁酉賊闖入畿南西山距順德百里時大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  
二  
隊在山西分爲二一北向西犯平縣窺固關一南向  
河北懷衛之間盡遭蹂躪矣 丁未左良玉敗賊於  
涉縣西斬其渠賊望其旗幟皆靡然賊勢尚熾謀渡  
河南犯 癸丑進曹文詔都督同知文詔連敗賊於  
忻代間斬首千五百級 二月許鼎臣曹文詔屯平  
定張應昌屯汾州駐太原東西以禦寇 賊踞林縣  
山中饑民相望而起左良玉敗績於武安河南兵七  
十先後死亡殆盡賊益熾左良玉勢孤乃請鄧玘兵  
相援備兵井陘副使寇從化檄守備李定王國璽逐  
賊畿輔陷賊伏中兵敗死亡畧盡賊長驅保定備兵



副使盧象昇禦卻之 曹文詔敗賊於榆社時文詔  
屢捷張應昌逗遛不進紫金梁老回回從榆社敗北  
奔 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 詔總兵鄧玘  
將川兵二千益以石砮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  
幾馬鳳儀敗沒 丙午山西兵擊賊於陽城北張道  
濬設伏於三纏凹賊至伏起擊之斬其魁生擒賊首  
滿天星闖王賊大奔巡撫鼎臣獻俘闕下奏道濬功  
第一 四月丙寅山西賊陷平順 乙酉曹文詔敗  
賊於陽城斬千餘級 河南西路賊自輝縣入清化  
鎮所在守將敗沒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賊



使入撫臣不得無罪 五月癸巳山西巡撫鼎臣以

流寇恣掠請蠲積逋并豫免數年額賦不許 己酉

上以勦賊諸將一時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內監

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分監曹文詔張應昌

左良玉鄧玘軍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

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 庚申曹文詔

夜襲賊於偏店賊亡走墜山谷者亡算盡南奔諸將

會兵逐之沙河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 河北

賊陷涉縣 六月乙丑川兵潰於林縣毛兵殺傷甚

眾潞王告急乞濟師 丙寅河北賊圍湯陰林輝涉



安諸邑別賊自陽城垣曲來合於濟源 山西賊陷

和順 辛巳左良玉破賊於懷慶賊盡奔太行山

上念中州寇盜蔓延命總兵倪寵王樸分將京營兵

監以內監楊進朝盧九德賜二帥弓矢千五百戰馬

三百健丁三百馳赴中州夾勦 七月乙未賊屯彰

德汾州張應昌進勦汾陽知縣費甲鎮以逼迫苦供

億投井死 丙申山西賊陷樂平 河北賊攻彰德

左良玉禦卻之 辛丑山西賊陷永和旋陷沁水賊

自秦入晉五犯沁水至是陷之 八月丁亥陝西賊

攻隆德殺知縣費彥芳分守固原參政陸夢龍戰於



綏德城下死之 九月己亥張應昌敗賊於平山獲  
賊首張有義卽一盞燈也 十月丁卯山西河北諸  
賊二十四營乘冰渡河而南犯閭鄉陷澠池分入河  
南湖廣漢中興平 畿內賊至寧晉掠南宮甚慘尋  
走五臺山山周數百里賊據顯通寺其中薪儲皆具  
險阻足守官軍不敢擊 十二月己未河南賊陷伊  
陽庚申陷盧氏徧掠汝州浙川內鄉光化均州戊寅  
犯南陽 庚辰湖廣賊假進香客陷鄖西 癸未湖  
廣賊陷上津丙戌陝賊陷鎮安 時秦賊旣盡入晉  
流突畿輔河南至數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



斧獨據永寧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  
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眾  
七千人抵延川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  
潰佚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  
首一座城斬之延水盜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是  
年陝西山西大饑

七年正月壬辰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  
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  
九人王之臣卽豹五通天柱孝義土賊也而岢嵐大  
盜高加計號顯道神尤橫會大旱饑民投賊者逾眾



畿輔兵漸集賊西竄 河南賊自鄖陽渡江薄穀

城掠光化新野而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  
賊四五千入郢界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夷陵 辛

丑陝賊陷洵陽逼興安西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興  
安賊連陷紫陽平利白河道臣王在臺固守興安洪  
承疇赴援城得全時練國事移兵商雒賊南破鳳縣  
入四川癸丑陷遷安 乙卯楚賊陷房縣保康 南

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  
宜以宿壽襄葉爲咽喉淮徐則京師咽喉也乞敕淮  
撫楊一鵬急宜預備防賊東犯 二月壬戌蜀賊陷



興山壬申入瞿塘陷夔州一宿去 賊既蔓延秦晉  
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爲各鎮撫事權不一互  
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制曰可  
僉擬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詔進延綏  
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  
四川軍務視賊所向隨方勦撫奇瑜檄諸將會兵於  
陝川 三月己丑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上言流寇  
有四一亂民一驛卒一饑黎一難氓宜分別勦撫上  
善之下總督奇瑜 乙巳川兵敗賊於巴州 山西  
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人相食 四月丙辰逮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撫治鄖陽蔣允儀以失陷鄖西諸邑也

川賊渡利

州河紫陽平白水等關分四路土人力拒之賊走奉節  
楚賊在房縣婦倍於男總兵張全昌連擊敗之

甲戌發帑金五萬命御史梁炳賑饑陝西時山西

永寧州民蘇倚哥殺父母炙而食之  
川賊三萬人

返屯鄖陽之黃龍灘分三道一均州趨河南一鄖陽

趨淅川一趨商洛盧氏張應昌兵敗於均州  
丁丑

川賊復入陝陷兩當己卯陷鳳縣先是三邊總督洪

承疇因插漢犯甘肅卽漢中北行至棧道青橋驛聞

州賊數萬營寧羌乃返至沔州援之賊由陽平關過



河奔鞏昌承疇追至成縣見賊勢盛須益邊兵乃檄副將賀人龍劉成功等兵三千赴藍田夾擊及兩當鳳縣連陷賊分道一向邊方一向漢中知府斷棧道守雞頭岡賊不得前間道犯城固洋縣官兵禦卻之賊走石泉漢陰又別部賊二萬由鳳縣趨寶鷄汧陽求撫承疇姑慰諭焉時撫治鄖陽盧象昇總督陳奇瑜以數省兵力萃於楚楚賊盡西奔漢中而川巴通江入西鄉者復三二千凡名賊盡歸漢中興平而接於商雒癸未賊復謀入川阻大江入西安之終南五月陝別賊陷文縣文縣去歲大旱入秋早霜冬無雪



今春不雨斗米銀七錢延綏西路數年不登賊分部  
一畧鄜延一掠延慶官軍迫之賊皆傍終南山竄入  
商雒羣盜畢集深入大峪承疇會師進逐之遂東走  
網峪川復入大山遠竄 己亥賊復出再陷鳳縣漢  
南招撫之賊一出棧道西陷麟遊永壽東陷同安庚  
子賊走鳳翔西趨汧陽隴州 乙巳洪承疇自漢中  
西援甘肅 巡撫陝西練國事奏今日最難有五曰  
缺兵大盜起延綏榆林兵不足轉調甘肅自寧夏甘  
肅再喪師今防插漢尚不足能分以勦賊乎榆林兵  
止五千陳奇瑜率以勦賊而防秋又當西還則兵愈



少二巨缺餉西安鳳翔兵荒所畱新餉卽使支盡不  
抵三鎮之用司府無可借餉將安出三曰缺官荒盜  
頻仍有參罰戴罪有追賊客死有失城就逮道府且  
不樂就何況有司今官缺三十餘員何以治民辦賊  
故缺官宜急補而參罰亦宜少減也曰宗祿秦俗囂  
悍貧宗尤甚垂涎賑金漸不可長曰驛地秦晉驛遞  
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千倍故人人思遁凡在  
衝路宜全給以安其心 洪承疇進師岐山駐三原  
賊十餘萬承疇兵僅三千張疑設伏賊從耀州奔同  
州時漢中兵三千四百有奇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



鞏兵三千五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兵千人副  
總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張全昌等兵六千  
專視盜所向爲援剿 六月丙寅總督奇瑜鄖撫象  
昇剿竹山竹谿各山寇連戰斬一千七百餘級奇瑜  
復敗賊於硤石斬七百餘人渰死五千餘人墮崖死  
者二千餘人 七月陝西降盜陷隴州 己丑洪承  
疇奏言入陝猖獗之賊大抵可十四五萬明知官軍  
一二萬不能四馳恃其勢眾旁伏遞進則剿賊之難  
賊多精騎每跨雙馬官軍馬三步七則追逐之難賊  
攻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待餉轉運則糧芻之難賊



入山負嶠官兵相持一日卽坐誤一口則時日之難  
且請鹽課銀三十萬加曹變蛟秩鼓其敵愾從之

辛卯賊至鳳翔西關藉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  
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啓須縋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  
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撓僨撫局  
以激上怒命縋騎逮寶鷄知縣李嘉彥及鳳翔鄉紳  
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 叛兵楊國棟擁三千  
騎披雙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粹無計登  
陴固守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賊  
至濠畔語一日夜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鄠蓋座密



檄沿途官兵飭備更設伏蓋座之夾水溝時禾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國事遣官招之諭殺渠自贖予上賞頃之一賊斬國棟以獻賊人人自疑互戕千餘人餘仍入南山 乙未洪承疇進次華州各賊聞之自朝邑折而北奔澄城郃陽 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奔云犯西安洪承疇馳一日夜入西安檄諸路兵赴西安合擊賊賊颺至西安東境官軍以力疲未能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曹變蛟間道走渭華遏其前而自率兵至潼關紅鄉溝追賊游擊李效祖柏永鎮力戰賊卻不能出關因登山承疇



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勦之丙午賊覘知官兵意  
夜走商雒初老回回等萬餘先踞南雒山中今又益  
盜萬餘其地山谷險阻承疇率諸將共兵三千人赴  
潼關大峪口截其出仍備閭鄉靈寶諸處 總兵尤  
世威兵潰於雒南羣賊越盧氏奔永寧先是守隘諸  
兵露宿凡三月皆致疫痢不任戰左良玉兵自內鄉  
赴援盧氏 慶陽賊南下烽火徹三原涇陽耀州富  
平 八月上憂寇詔發各鎮兵四萬五千竝赴河南  
時豫賊衝突禹許長葛間凡十三營大營在永寧盧  
氏約九月向山東誘官軍東出謀襲汴梁 陝賊復



陷隴州屯州城浹月參將賀人龍等援隴州賊圍之  
羣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爲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  
之餌官軍故諸臣動稱斬馘報捷賊勢不減 總督  
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斬渠十人餘俱延安民  
竝令還鄉先是賊爲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  
西諸險賊饑無所得食故乞降於奇瑜凡數萬人奇  
瑜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  
者諸盜未大創本無降意徒以饑疲困於地險不得  
逞姑從款以紓我師奇瑜檄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  
送之旣度棧道已出險數萬眾漸不受繩束仍事殺



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攻陷麟遊永  
壽勢不可遏矣 賊先鋒高傑降於賀人龍人龍率  
以襲賊卻之 閏八月乙酉陝賊陷靈臺辛卯陷崇  
信白水丙辰陷涇州 河南大旱 壬寅陳奇瑜至  
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  
安西南則盤崖寶鷄眾殆二十萬始悔其見愚分兵  
出禦而兵已寡矣 九月賊二十餘營西至函谷關  
東至河陽連屯百餘里別賊萬餘連營雒南閩鄉  
癸亥陝賊陷扶風 庚午命吳甡巡撫山西 甲戌  
豫賊東至於蘄水大隊盡入黃州廣濟 兵部檄河



南兵入同華湖廣兵入商雒四川兵入漢中興平山  
西兵入韓城蒲州 丁丑陝賊分三部一由鳳縣攻  
漢中一出略陽由陽平關入梓潼劍州犯蜀一由寧  
羌犯廣元 辛巳洪承疇遣副總兵左光先等援隴  
州賀人龍圍始解 十月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  
言漢南降盜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專主招  
降謂盜已革心不許道途訖故郡邑不敢問開門  
揖盜剿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牲言  
招安流盜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服况邊地  
窮荒蕪居無食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 癸巳



河南盜掃地王等趨江北自英霍分掠潛山太湖宿  
松別部陷陳州靈寶 己酉楚賊自京山間道趨顯  
陵明日遁入山中時大寇仍聚秦中老回回屯武功  
辛亥河南賊陷盧氏 上以秦寇猖獗王子逮巡  
撫練國事命李喬巡撫陝西 官軍三敗賊於華陽  
南原之間斬首千二百級 十一月總督奇瑜請各  
撫鎮分地責成從之時撫局大潰賊氛日熾故有是  
請欲分委其過也 壬戌江北賊陷英山焚霍山  
庚辰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勘 十二月進洪承疇兵  
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



務其總督三邊如故先是西寧殺將領承疇還軍定亂賊遂分陷關隴西寧既定承疇自甘肅旋師東行賊聞承疇將至悉眾東奔分道盡入河南集宛雒間左良玉軍澠池總兵陳永福合鄧玘軍南陽頗有斬獲而山西防河之戍多逃自靈丘廣昌徑走五臺陝西鄖陽各處告警賊游兵東下常德

八年正月丁巳河南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時秦賊數十萬出關分爲三一自陝州上平陽入晉一自武關嚮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北河南北諸盜復分爲三一走伊汝陷滎汜焚掠無遺東



剽及鄭州復分道犯商州一自葉蔡南圍汝寧一自懷慶東渡河掠歸德睢汝陳許等州其襄陽賊與汝寧合十五營眾數十萬並入襄陽境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羣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淝陳治邦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堵南陽賊勢日眾兵力日分賊二三十萬大小七十二營蜂屯伊嵩宛雒之間以數千官軍東西堵拒賊何所畏而不長驅哉乞更選邊兵統以廉勇之將特選重臣視師庶腹心不致決裂也 河南逸賊復入漢中陷寧羌轉入臨鞏 庚申江北賊陷霍丘 兵



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共七萬二千餉九十三萬六千并發內庫銀二十萬齊赴督臣軍前更命尚書承疇統率大兵出關節制諸路撫鎮合力剿除期以六月掃蕩廓清立頒上賞如仍畱餘孽督撫諸臣立寘重典其進止一聽督臣概不中制承疇率軍赴河南陝西賊陷靈臺 河南賊分三道一趨六安一趨鳳陽一趨潁濮 壬戌陷潁州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 丙寅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樓殿爲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



宗百餘人畱守朱國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渠  
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  
縱囚獲之賊渠張蓋鼓吹坐堂上杖容暄於堂下殺  
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俱殺士民被  
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於槩燔公私邸舍二萬二  
千六百五十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真  
龍皇帝恣掠三日戊辰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  
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奔以筵筭卜於神  
祠不利刳神像而去賊拔營南下沿途殺掠無遺趨  
廬州 丁卯命洪承疇趣東馳剿寇 甲戌鳳陽賊



陷巢縣已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於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諸縣是日圍六合聚穉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爲笑樂又裸婦人數千置於城下少有媿阻卽磔之攻三日而去出帑金二十萬助勦餉發太僕金十萬輸西安其湖廣餉十九萬資鎮筓等兵鹽課十萬貯淮揚以防寇逸初兵部會戶部調南北主客兵七萬馬一萬五千每兵日銀三分米一升五合馬日草一束銀二分豆三升銀二分計五閱月約十一萬金云 戊寅江北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僞許之夜襲



城城陷己卯陷無爲州 洪承疇抵河南河南諸盜

知承疇至又入潼關承疇遣副總兵來脣昌以千二百人往戍西安令總兵秦翼明游來朝間道向山東趨徐州捍江北逸寇 庚辰江北賊滿天星張大受等攻桐城不利賊渠乘輿繞城呼降守將射中其腰夜走潛太諸邑諸邑多山氓習獵射虎豹藥弩窩弓甚設所在結寨殺賊賊遂西向麻城抵漢口 二月癸未江北賊陷潛山乙酉陷羅田 命總兵曹文詔剿寇陳許時湖廣扼賊賊仍走太湖攻陷之而河南賊迫於諸路兵其在南陽者過應隨駐棗陽在汝寧



者則入黃州而鳳潁賊入英霍蘄黃一帶擾殆遍其在嵩盧靈陝諸寇密邇潼關雒南者又折入秦中約六七萬西安諸縣並遭蹂躪有四大營北渡渭突剽邠耀間其山西寇則在平陽汾州諸縣並野掠而土寇助之 癸未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始以皇陵之變疏聞是日上當御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俱素服從事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乙未命侍郎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洪承疇協剿承疇請四川撫鎮俱移夔門達州進援襄漢湖



廣撫鎮分駐承天襄陽鄖撫移駐鄖襄漕督移駐潁  
毫進援汝寧歸德山東撫臣移鎮曹濮進援江北江  
南山西撫臣移蒲州進援靈陝陝西撫臣移商州調  
度與安漢中河南撫臣移汝南南陽間保定撫鎮移  
駐邯鄲磁州可南北策應從之 三月癸丑湖廣賊  
陷麻城 丙辰省臣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

庚申蘄黃大盜爬天王擁眾八百餘人村民擒之  
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倡亂十二年陷十  
州縣其子曰啖人心髮雙目俱赤 先是鳳陽賊奔  
蘄黃洪承疇次汝寧慮其再入江北令鄧玘扼之令



曹文詔邀之應隨間又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率兵分駐信陽泌陽恐其入豫也 壬戌漢中賊陷寧羌

丙子總兵鄧玘爲叛卒殺於樊城玘無紀律所將蜀兵好淫掠俄騎營畔玘避樓墜火死舉營北竄惟步卒未動洪承疇命副總兵賈一選周繼元分領之

是月給事中常白裕言皇上赫然振怒調兵七萬其實不過五萬且分之各處未足遏賊鳳陽焚劫四日而馬壙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玘來潁亳安廬之賊返旆而北尤世威等信尙杳然至賀人龍等各處淫掠所謂賊梳而軍櫛也唯皇上嚴飭之以信軍法



四月乙酉承疇次汝州以各寇之復入秦也率諸將  
自汝入秦檄曹文詔以師會丙午承疇次靈寶文詔  
自南陽至以商雒爲賊藪漢中興平其寄境也令文  
詔出閔鄉直擣商雒自馳興安遏其奔軼五月甲  
寅曹文詔夜至五峪寇伏險以誘文詔擊敗之張全  
昌自咸陽出興平之東老回回等拒官兵營五十里  
賀人龍南入子午谷奪其南徑劉成功及游擊王永  
祥往東南過其北走夜渡河走郿縣承疇亦渡河追  
之丙辰至王渠鎮寇方下南山恣掠賀人龍遽擊走  
之追至大泥峪寇舍馳登山丁巳官兵至郿縣之秦



王嶺值寇張全昌擊敗之自是商雒之寇逃終南山  
中餘寇西奔興平蓋冬春之間寇奔豫奔楚奔江北  
其勢多而且散至是寇又悉萃於秦矣 六月壬午

下河南巡撫玄默於獄丁酉免陝西巡撫李喬官議  
罪以庸懦玩寇也以甘學閼巡撫陝西 乙酉秦賊

搖天動襲陷西和 丙午總兵曹文詔至岷羅寨寇

大至力竭自刎文詔敢鬪前後殺賊萬計爲賊所畏  
官軍聞之奪氣 秦賊在晉者巡撫吳牲會兵逐之

走河南惟顯道神活地草鄉里人三營畱晉牲方謀  
合兵剿滅會西人入塞斂兵防河賊復熾 七月癸



亥秦賊陷澄城

八月壬午陷咸陽

丁酉商雒寇

復入河南犯盧氏

癸卯命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

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劍

便宜行事專制中原洪承疇剿寇西北象昇剿寇東

南如寇入秦象昇進兵合擊 十月壬辰老回回襲

陷陝州

乙巳上下詔罪已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

除典禮外惟以青衣從事以示與行間文武士卒甘

苦相同之意

先是賊翻山鵠降於承疇賊首闖王

退屯乾州承疇令降賊翻山鵠說之不聽南走武功

承疇追擊敗之闖王率大隊自藍崖武功分道渡河



十一月辛酉河南賊焚關廂而西老回回犯南鄧秦賊一字王等部眾二十萬撞天王統十七萬自潼關出犯閬鄉靈寶大隊東行塵埃漲天闊四十里絡繹百里老弱居中精騎居外左良玉與總兵祖寬兩軍相隔東西七十里遙望山頭不敢邀擊賊抄掠諸路截燒糧草諸軍乏食秦賊屯於鄜州綿亙百里己未祖寬破賊整齊王於九嵩賊潰而爲二東走偃鞏南走汝州丙辰羣賊大會於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里祖寬分兵襲擊之斬首千餘級羣賊敗衄東南奔光固入霍丘進逼鳳陽淮督朱大興率兵馳壽州



十二月乙酉賊闖王曹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礮  
二十座攻城然二礮城拉然崩頽城中頃刻火作賊  
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漢中羣賊會於漢南  
戊戌雅黎參將羅于莘連擊敗之窮追賊於子午谷  
奪其所掠子女二千口賊奔饒風關 庚子江北賊  
陷巢縣含山遂襲陷和州

九年正月丁未總理盧象昇師次於鳳陽諸道兵畢  
會 壬子闖王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連營數  
十萬攻滁州環山爲營包絡原隰百餘里行太僕寺  
卿李覺斯知州劉太輦督率士民固守賊雲梯衝朝



穴地填濠百道環攻城頭火輪巨礮相續發訇轟毀諸山出賊不意縱將士奪其雲梯燔之賊衄者眾斂兵稍退夜復進攻掘爲支河洩濠以涸之賊騎黑牛渡河城上連礮擊之賊死益眾 癸丑賊退掠邨落山谷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盡斷其頭孕者則刳其腹環嚮堞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血穢淋漓以厭諸礮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譟呼向城城上燃礮礮皆迸裂或暗不鳴城中惶懼覺斯立命取民間圓牖亦數百枚如其數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礮皆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 甲寅盧象昇合諸



道兵馳援滁州祖寬以關遼勁卒爲前鋒象昇以火  
攻三營爲後勁躬率麾下三百騎居中督戰昧爽至  
城下賊以雲梯魚麗肉薄攻城已墮西北兩關羊馬  
牆賊多空營出掠塵起大兵至賊不虞也祖寬躍馬  
而進賊羣起接戰諸將竝至戰於城東五里橋官軍  
踴躍爭奮賊大潰象昇麾諸軍追之逐北五十里積  
屍相撐枕獲其器械甚眾斬級一千二百朱大典遣  
副將楊世恩復截之於定遠斬六百餘級其東奔者  
劉良佐扼之於廣武賊遂西突池河乙卯賊自池河  
別道出東岡守禦劉光輝等以五百人守東岡賊萬



眾並至孤軍格鬪光輝等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沒賊  
襲其甲裳旂幟渡河守者不覺也既畢渡賊乃奪路  
而走江浦提督總兵杜弘域自浦口馳追之不及

丙辰滁州潰奔諸賊西向鳳陽犯圍陵漕撫朱大典  
總兵楊御蕃列營陵牆守甚嚴賊不敢攻遂西渡河  
焚抄懷遠 丁巳棗陽土賊廖三袁世儒李玉石以  
牛酒迎河南大賊張樂高譙連夥入營 癸亥江北  
賊紫薇星陷懷遠甲子朱大典兵至懷遠賊焚廬舍  
北渡己丑陷靈璧進逼泗州 副將祖大樂敗賊於  
永城斬賊首混天王奪驢馬萬頭 鄖襄賊焚穀城



士民空城走 戊辰江北賊陷蕭縣 己巳陝西賊陷麟遊 滁陽敗北之賊祖大樂再破之於永城精銳散亡大半東奔宿州突入沛縣焚戮婦豎不遺盡掠丁壯入營中 壬申河南別賊陷閔鄉 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卽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今秦賊在宜君鄜州不過闖將當責成秦撫豫賊在河南汝州者止老回回數賊當專責豫撫而督理兩臣宜令專圖闖王在承疇以王承恩孫顯祖等邊兵川兵二萬出關由汝魯



疾趨光固遏其後在象昇以祖大樂祖寬等關兵管兵二萬由息潁奔英六截其前淮撫朱大典提督楊御蕃等屯於廬霍防其東突應撫張國維以許自強等屯於潛太防其入安慶楚撫王夢尹以秦翼明等屯於麻黃防其南衝唐鄧隨棗之間則責鄖撫宋祖舜若獵獸合圍則賊自無所逃賊渠殲而餘賊自成破竹矣 闖王合掃地王紫金梁等二十四營攻徐州不克遂西陷虞城入河南一字王曹操掃地王五營由歸德趨開封至石家樓辛未祖大樂潛師歸德截其前分兵設伏而以輕兵誘之遇賊於雪園旣戰



官軍佯敗賊爭先馳逐大樂鳴鼓舉麾東西兩翼突出攻賊賊驚大亂官兵三面奮擊斬首一千四百餘級 鄖襄賊分爲二一往均州一入四川 乙亥羣賊大會於蘭陽盧象昇駐師壽春 二月丙子賊陷潛山己卯陷太湖 鄖襄賊犯竹山竹山自崇禎七年爲賊屠陷八年十月知縣黃應鵬僅棲草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遂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盡爲賊有食盡焚縣治而去爲空城矣 山西饑人相食 甘肅總兵柳紹宗敗賊過天星於西寧州過天星合九條龍等八營西掠蘭河南擾會寧洪承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十三  
三  
疇檄左光先與紹宗合兵擊之絕其西奔賊復自萬  
安走鹽池兩軍力戰破之賊窮蹙請降陝西巡撫甘  
學閻受其降安插其部數萬人於延安尋延河劫掠  
如故 三月丙午山西賊陷和順 兵部奏賊在秦  
豫山中聞其向來糧餉多由浙川水運以通荆襄賈  
販可艘而致之宜遣將往浙川斷寇報可 丁未賊  
九條龍張胖子從南漳柳池陷穀城官山逼保康二  
千里焚掠靡遺庚戌陷竹溪房山知保康城空不入  
總理盧象昇率諸將追賊至穀城丁巳賊走鄖州官  
軍三道並進大霧賊迷道不知兵至倉猝接戰奔山



官軍逐之賊顛而墜者無算殺賊將黑煞神飛山虎  
追奔數十里屍填溝塹時河南巡撫亦討內鄉浙川  
餘寇祖寬李重鎮兵由荆門達荊州防其奔軼會秦  
翼明楊世臣等搜山祖大樂由光鄧夾擊江北賊畧  
盡河南賊少大寇俱遁秦楚萬山之中象昇言秦豫  
楚大山綿亘千里賊出沒無端若奮剗窮追何地可  
歇凡崇岡峻嶺密菁深林扳木懸崖日行三四十里  
馬不能進人苦於登此時折色銀無所用本色糧無  
從運車驢無所施勢必以人負米二斗隨兵來往日  
食一升一供兵一自贍十日而二斗之糧盡無論此



十日內遇賊勝負而以千兵入須千人肩運萬兵入  
須萬人肩運卽賊不出而俱歸於盡矣 唐王聿鍵  
奏南陽游饑有母烹其女者 癸亥陝西巡撫甘學

閻削籍聽勘以孫傳庭代之 乙丑賊闖王蝎子塊

自興安入漢中 甲戌撫治鄖陽宋祖舜削籍以追

寇失利亡其符印 四月以苗胙土撫治鄖陽 免

上津等十五州縣田租 辛丑總理盧象昇會師次

於洛陽 五月癸丑下詔大赦山陝脇從羣盜令地

方多方安插以消反側違者重治之 是月陝賊過

天星復叛於延安謀渡河入山西李自成老回回混



十萬等數部自楚豫入商南雒南大嶺 總兵秦翼  
明擊賊南漳山中敗之 總兵俞冲霄擊賊安定恃  
捷輕進敗沒 命職方員外郎包鳳起齎詔招撫羣  
盜 六月乙酉洪承疇上言秦中兵今實數共騎步  
一萬三千有奇見選川兵五千有奇俱步卒專藍田  
商雒等處堵剿秦豫接界之寇先是闖將李自成眾  
約三四萬混天王眾約二萬過天星滿天星眾約二  
三萬歷次剿散混天王逃延綏定邊勢孤復合闖將  
過天星滿天星等今奔延綏等處猶可督責收拾闖  
場天闖王蝎子塊俱出鄖襄已奔興安漢中進則入



三秦退可犯楚豫亟宜合兵湊餉力圖協勦 七月  
癸丑陝西賊陷成縣 壬戌巡撫陝西孫傳庭擊賊  
於盤座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  
闕下磔於市蝸子塊走河西 八月庚辰老回回焚  
開封西關時羣盜出沒豫楚間屢衄散而復合 九  
月京師戒嚴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入援癸亥  
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初象昇方追賊至鄖西  
聞警以師入衛遂有改督之命時闖王已誅蝸子塊  
已爲象昇追逐入秦河南少寧自羣盜擾河南北者  
三年夾河千里鷄犬無聲關市盡空荒村深谷殘黎



多夜伏豐草深林中採野穗以食田壠間亂木朽槎  
皆成拱矣虎狼千百成羣杳非人境賊旣無可掠而  
象昇合大軍於中原羅而蹙之羣盜盡入楚疆悉銳  
以相持及是象昇旣以關遼之兵北去老回回等盤  
踞鄖襄間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闖  
塌天諸賊共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蘄黃六合懷寧  
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及於儀揚矣 王戌寇至  
尉氏甲子至登封至汝南於是寇復入河南矣 己  
巳以兵部侍郎王家貞巡撫河南總理直隸川湖山  
陝軍務 十月甲申河南賊陷襄城 漢南賊陷襄



城 十二月以鄖襄賊逞罷撫治都御史苗胙土以  
陳良訓代之

十年正月丙午老回回等趨桐城 丁未總兵秦翼

明逐賊於麻城黃岡間敗之老回回所部整齊王八

大王九營潰而爲四一支走羅田一支走團風鎮一

支向蘄水一支趨岐亭闖場天等諸賊分兩路至江

北一自桐城犯廬江舒城一由光固踰霍山六合東

行各分爲數十股分擾江北戊午淮撫朱大典馳赴

之時諸賊混天星侵軼商雒李自成縱橫西安過天

星盤踞汧隴獨行狼在漢南蝎子塊在河西與西番



合謀其餘楚賊盡在江北而豫賊亦自光固而南會  
之應天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甲子別賊  
自潁毫趨滁州營火夜燭數十里羣賊會之至池河  
禮醮於大山寺薦拔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甫常  
山諸山儀真六合人民俱倚擔而立 二月左良玉  
大破賊於舒城六安連戰三捷秦翼明敗闖塌天於  
細石嶺擒賊首一條葱新來虎賊至英山分營山險  
伐竹爲筏謀渡江潛竄大山中張國維檄左良玉入  
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發憚入山險屯於  
舒城逾月擁降丁萬人軍中婦豎數千爲營環數十



里所至焚劫壯丁衣緋橫行邨集爲虛國維三檄之  
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山西總兵王忠以兵  
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譟而西歸給事中凌義  
渠劾之詔逮王忠入都革良玉職殺賊自贖 乙酉  
命陝西巡撫孫傳庭兼總理河南 閏四月壬寅以  
熊文燦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理直隸山陝川  
湖軍務督勦流寇時文燦新平閩寇有威望故有是  
命 大旱 羣盜盤踞江北老回回等八營謀避暑  
六安乃散入潛山太湖諸嶺蔭林樾以息馬時出抄  
掠因分屯醉石嶺諸路離安慶四十里而軍 河南



巡撫陳必謙罷以常道立代之 廷議大發兵計臣

苦於無餉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爲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萬兩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等語 五月鄖襄賊犯荊州焚荊王墳圍

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 丁亥江北賊陷六合遂

圍天長 八月戊申賊突入鳳陽掠械器而出渡河

分往河南泗州 十月陝賊過天星同李自成入蜀

混天王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蝎二賊於廣元斬首千級 十一月庚寅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剿寇



之期令秦撫斷商南雒南鄖撫斷鄖西楚撫斷常德  
黃州安慶撫斷英六鳳撫斷潁毫應撫截潛山太和  
江西撫截黃梅廣濟東撫截徐宿晉撫截陝州靈寶  
保定撫扼渡延津一帶總理熊文燦提邊兵太監劉  
元斌提禁旅豫撫率左良玉陳永福等兵合剿中原  
從之 癸巳江北賊陷靈壁 十二月禁軍大集於  
襄陽賊盡走鄖西 乙巳以戴東旻爲都御史撫治  
鄖陽 命洪承疇合孫傳庭并剿河南寇

十一年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

二月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



守河南任學欲薦故丹徒縣知縣張放極詆諸總兵不足恃盛稱文吏原有奇才可以禦寇故有是命

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言臣任清澗知縣於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胤破河曲據其城曹文詔等奪門砍殺而嘉胤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寧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



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披其黨牽掣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塲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若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



以攻之分番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  
眾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  
賞不必事平彙敘縱一股則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賊  
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四月丙申奪總督  
洪承疇尚書爵仍以侍郎總督總兵左光先曹變蛟  
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 六月逮湖廣巡撫余應桂  
以方孔炤代之 八月總督洪承疇報陝西賊勦降  
畧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癸卯江北賊陷睢寧  
曹操會羣盜過天星托天王十反王整齊王小秦王  
混世王整十萬革裏眼於陝州遂南走內鄉浙川犯



襄陽

九月庚申熊文燦次於襄陽甲子遣副將龍

在田邀擊革裏眼射塌天於雙溝大破之老回回等  
俱東奔棗陽諸軍追逐數十里斬首六千級奪其牛  
馬騾萬頭羣盜披靡四逸曹操獨畱內淅山中勢孤  
守險自保文燦檄良王洪範進兵淅川招安羣賊

十月京師戒嚴召孫傳庭於陝西召洪承疇於三邊  
於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  
曹操聞之謂爲勦已也率九營從鄖陽淺渚亂流而  
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  
爲言於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俱就撫文



燦上言請貸其罪令諸將宴曹操於迎恩官署授操爲遊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 庚戌以丁啓睿爲都御史巡撫陝西 羅汝才旣撫分屯羣賊於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受署爲官并不願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爲羈縻檄汝才解散脇從諸眾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遙與爲聲援 撫治鄖陽戴東旻奏曰曹操過天星十數大寇近以理臣襄陽之捷回革東逸曹操就撫分插其眾於鄖均諸邑不從解散之令且曰



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荆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鄖地四面合圍有釜魚筭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渠魁授首脅從盡散此實蕩平之機也 十二月改洪承疇薊遼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聰辭上不許尋逮傳庭繫獄

十二年正月癸未巡撫河南常道立削籍以縱寇渡



河也以李仙風代之 二月左良王大破河南賊飛  
虎劉國能於許州國能降 老回回既東奔請降於  
監軍孔貞會未決革裏眼射場天等東走合於混十  
萬分掠信陽光山 三月羣盜集於固始東北阻河  
河上之兵嚴守不得渡羣盜乃趨六安息馬茶山以  
避夏 庚午逮河南總兵張任學 左良王大敗河  
南賊於內鄉上聞其步兵淫掠責之 四月戊子撫  
治鄆陽戴東旻免以王鰲永代之 辛卯左良玉再  
破射場天老回回改世王於河南之鎮城射場天乞  
撫連營百里奪民二麥以自給良玉遣人諭止之不



聽 戊申良玉率副將陳永福金聲桓會兵壓賊壘  
賊倉卒接戰諸大軍擊之斬首二千七百賊退保山  
險良玉遣降將劉國能招之 庚戌射場天李萬慶  
率其眾四千解甲詣內鄉城下降於良玉良玉言於  
文燦文燦署國能爲守備其黨散去七千餘人賊渡  
淮走光山或走黃州境革裏眼走商城 六月張獻  
忠復叛於穀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七月二賊合  
於房縣左良玉追及之大敗而還良玉失其符印事  
聞革文燦任仍視事降良玉職戴罪殺賊 安慶巡  
撫史可法以憂歸 初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



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債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上甚慰勞之 八月壬戌命大學士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尚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 九月丁卯嗣昌陛辭上宴於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三爵賜詩勒詩於各文廟嗣昌南征會兵十萬本折色銀二百餘萬兩 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中詔遣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 丙子拜左良玉爲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爲請於上故有是命 老回回革裏眼左金王



南營四股合二萬人分屯英霍潛太諸山寨突犯安慶桐城諸路遼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卻賊賊每避兩軍賊多購斬黃人爲問或攜藥囊著蔡爲醫卜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緇流黃冠或爲乞丐戲術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相持逾年毒流四境 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饑

十三年正月乙丑逮湖廣巡撫方孔炤命宋一鶴代之 閏正月督師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從之 二月甲子給楊嗣昌萬金賜斗牛服又賜海驪馬一棗驪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陽調兵



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 辛  
未羅汝才掠信陽尋陷光州 三月丙申嗣昌次荆  
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  
下騎兵爲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  
將之 四月罷鄖撫王鰲永以袁繼咸代之 五月  
羅汝才過天星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門  
癸未賊陷大昌犯夔州石砬女帥秦良玉發兵援夔  
州萬元吉與合兵以舟師由巫山上三峽賊十三哨  
過夔門魚貫而進羅汝才爲殿官軍遙望不敢擊賊  
循河而行欲渡川西元吉左良玉川撫邵捷春俱會



於夔州副將賀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  
丁思得總兵號名以統轄之捷春爲請於嗣昌初嗣  
昌以良王兵強足破賊表佩平賊將軍印良王進止  
多不從節度嗣昌乃密疏於朝請以人龍易之後不  
果人龍始怨 羅過諸賊自夔州山後抄掠官軍分  
扼諸隘賊掠無所得副將羅于莘擊過天星於鄭家  
寨敗之過天星以百騎走羣盜旣困謀奪尖山西走  
四川總兵鄭嘉棟湖廣副將張應元汪雲鳳會陝西  
副將賀人龍李國奇之師赴之賊以奇兵攻尖山寨  
人龍等諸軍奮呼齊進入賊陣斷賊爲二賊皆騎陷



泥淖不得馳川兵跳澗谷類猿猱賊潰自相騰踐斬  
首七百餘生擒自來虎等七十一人奪甲仗馬騾無  
算賊退屯羊橋四出抄掠石砧兵邀之於馬家寨復  
斬首七百又追破之畱馬壩斬賊首東山虎 庚子  
賊屯譚家坪南北兩山山頭張幕魚鱗相掩疊諸軍  
分道並進南山賊拔寨起先走北山賊馳而下逆擊  
官軍諸軍薄之賊不能當退守山巔不動官軍仍分  
兵疾走繞山後前後齊登賊披靡竄走澗谷諸將皆  
下馬人曳草履一量緣山逐賊自龍溪追奔四十里  
斬首千一百餘級賊走營仙寺嶺癸卯諸將會秦楚



蜀兵擊賊於嶺上諸軍雲合賊營大亂斬首千級秦  
兵奪羅汝才大旗擒其老管隊副場天賊突圍遁走  
七箐坎入於乾溪 丙午羅過諸賊犯夔州下關城

羅汝才老而滑多機詐過天星多擁徒眾二賊以智  
力相倚至是屢戰不利謀歸楚以瞿塘水漲不得渡  
反走下關城巡撫捷春檄總兵嘉棟副將應元雲鳳  
以楚兵自夔州出雲陽邀其前監軍元吉督人龍等  
將秦師間道疾走尖山以截之夔府山溪險隘七賊  
連營數萬林樾不能勝營帳酷暑炎歊毒人馬矢熏  
達數十里蚊蚋嗜草間人馬俱病羅過分道西行汝



才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鷺五營走雲陽尖  
山壩過天星關索二營走雲陽水碓口期同會於開  
寧戊申人龍等追賊至七箐坎賊簡其銳爲殿以挑  
官軍潛以老營先走人龍擊破殿後兵長驅擣其中  
堅賊逾山人龍亦逾山夜抵馬溺溪壓城壘而軍

是月江北賊陷羅田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肆

毒姦宄出沒尤善偵走如官軍在汝潁襄德彼奪鳳  
陽臨淮一日一夜兼程行數百里光州固始爲吳楚  
往來之要地宜設一道臣於此此亦扼吭之計也然  
賊分則寡合則眾晝則賊騎相顧夜則賊營遠哨旦



賊日馳二百里酗酒耽色渴睡不醒若將卒勇敢銜枚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六月辛亥昧爽賀人龍等諸將薄賊營賊奔已疲秦師三道俱進大譟騰而上賊驚潰秦蜀軍爭逐之斬首千二百俘六百人赦其俘一桿槍自來虎伍林三人隸爲軍鋒王子秦軍躡賊而前度賊必設伏以邀我遣都司李仲興高光榮勒輕騎先往人龍國奇潛以大兵繼之二將已入隘賊伏起兩山間圍之數重



二將戰方酣人龍國奇麾兵並進譟而揚塵聲動山谷圍中奮呼以應之賊圍開四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賊渠掠山虎十六人羅汝才精騎二千餘二日之內俘其部曲四十人斬馘無算精銳殆盡狼狽東走與四營合保其婦豎共萬人走大寧之小嶺諸將扼之於夔東已卯過天星關索走開縣屯南壩知羅汝才東竄而楚蜀兵漸逼因北走丁巳鄭嘉棟率諸將連營躡賊及之於觀音山逐北二十里至於臨江斬首二百餘張應元窮追至竇山遇賊百餘騎擊殺二十騎餘騎皆大呼釋甲渠托天王常國安請降應元



止兵裂帛作書令國安所部抓地虎馳諭過天星過  
天星曰必托天王身至爲信乃降也抓地虎反命庚  
申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逐之邀  
止百餘騎來者七十五騎皆關西健兒常爲楚師軍  
鋒辛酉過天星西走諸軍拔營逐之至新寧西關外  
賊騎三千不戰而走高守達率其健兒當先陷陣賊  
陣亂馬竄禾中泥驚蹠相騰踐官軍僦而射之追奔  
二十里血流稻畦泥徧赤酷日炎赫刀甲皆生烟諸  
軍以泥滑不得馳斂兵壁於風烈鋪諸軍共獲首千  
七百餘級擒賊首流金鍾金狗兒奪馬騾三百過關



二賊東奔達州張應元等進逼之丁卯常國安前驅  
遇賊川楚兵並進斬首二百餘奪其營賊奔袁壩驛  
設伏溝澗中營火出林間如星者二十里明日應元  
等前驅搏戰令常國安高守達繞谷中擣其脇賊伏  
發戰方接國安突出四圍奮呼賊驚墜山澗共斬首  
九百獲甲仗弓矢無算生擒滾地狼等一十七人降  
其管隊可天虎等四十人庚午賊自袁壩東奔開縣  
至高城諸將分營出戰嘉棟將中軍副將羅于莘將  
左軍降將楊旭一隻虎將右軍戰於城下賊敗走大  
昌 七月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罵連



營踞大寧監軍元吉在夔遣守備劉正國及羅營降  
丁伍林入其營招之汝才疑以香油坪之役殺我楊  
羅二將或不赦攜正國東走聲言詣夷陵乞撫於督  
師先是汝才與金翅鵬不相能金翅鵬常懼爲所并  
至是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於嗣昌汝才殺伍林劉  
正國東走巫山左良玉兵分屯興房二竹間汝才屢  
敗黨羽多降勢益孤而張獻忠時在巴巫與良玉相  
持謀西走汝才遂合於獻忠謀渡川西走 過天星  
素與獻忠有郤前在新寧諸將招之過天星對常國  
安曰作賊非本懷諸將驟攻之狼狽東走聞羅張旣



合益懷不竝立之勢決計歸命左良玉乘勝移師擊之過天星惠登相乞降嗣昌令良玉撫其眾七千人簡其精銳隸良玉軍中安其老弱於鄖西以降將掃地王李靖王隸監軍元吉登相清澗人 八月癸丑元吉遣降丁入羅汝才營嗣昌復命降將金翅鵬所部飛上天入其營招之汝才逡巡未決時張羅新合獻忠懼汝才之再降也日說汝才毋爲官軍所獲且曰閣部已俘過天星闕下矣元吉請檄左良玉攜惠登相至陣前招汝才汝才必聽嗣昌不從汝才降意遂絕 饑民復相煽爲盜嘯聚太行山所在遙起應



之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王突霍太間上命太監劉元斌監禁軍六千馳赴河南江北合皖豫兵討之禁軍擊破賊於霍山賊竄走尋陷麻城黃梅是月發倉賑河東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饑民給事中戴明說上言荒極盜起蠢動疊告畿輔淮陽陝西中州所在不一皆緣撫按有司素不休養饑荒不卹招徠無策追盜起議剿死於鋒鏑者此百姓也用兵加餉死於追呼者此百姓也今乞責成撫按諸臣以卹荒弭盜爲第一事上是之九月上諭河南巡撫誅剿以平賊爲功不必屢報捷級無裨掃蕩丁亥



河南郟縣盜李際遇申請邦任辰張鼎眾至五萬總  
兵王繼禹遣游擊高謙擊之一日三捷斬二千餘級  
追至尉氏 己丑嗣昌屯巫山先是關索敗伏深箐  
中聞過天星降益懼嗣昌遣人招之關索見諸降將  
效力軍前遂來歸與其黨王光恩謁嗣昌於巫山舟  
次率其副楊光甫等數人頓首涕泣請死罪嗣昌撫  
慰之給以銀幣光恩延安人光甫鄖陽人所部六千  
殺傷散亡已去其半存者三千乃簡其精銳赴軍前  
殺賊羅汝才之入川也凡九股整十萬掃地王小秦  
王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關索惟汝才合於獻忠其



八相繼俱降矣嗣昌飛章以聞敘賚文武將吏有差

回左革諸賊走英霍逼鳳陽是月秦師大破賊

於函谷斬首數千誅蝎子塊餘賊分竄延安慶陽

十月嗣昌在夔州令楚將王允成楊文富白巴巫趨

當陽東剿回革趨楚撫軍宋一鶴赴蘄黃協剿命

諸將分屯襄鄖承天諸扼要降將掃地王張一川

擊獻賊於梓潼陷陣被擒賊剮之監軍元吉命卹其

妻子於夷陵十一月陞陝撫丁啓睿總督陝西三

邊山西河南軍務河南巡撫李仙風率諸將高謙

李建武擊河北賊於菜園斬首一千三百餘級十



二月楚豫皖兵大集回革懼而乞招撫丙辰監軍員  
外郎楊卓然入二賊營議之 是冬闖賊困於嶠函  
蝎子塊旣死羣賊滿天星張鈔子邢家米及闖賊部  
將大天王鎮天王一條龍小紅狼九梁星相繼請降  
闖賊潰圍而出 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  
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河  
南土寇並起自真定至河上道路梗塞開州人袁時  
中聚眾數萬破開州時壽州賊有袁老山一營時中  
自號小袁營以別之諸賊各有眾數萬惟時中最桀  
黠羣賊相繼敗死時中走河南



十四年正月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鉉陷高唐  
州時山東盜起東平東阿張秋肥城所在皆賊兗州  
二十州縣一時嘯聚響應惟濟寧滋陽無盜京畿道  
梗省直餉銀數百萬俱阻於兗州東平州吏胥倡亂  
迎賊入城據之巡撫王國寶發六道官兵防兗州檄  
總兵劉澤清擊破東平賊復其城 河南上賊艾一  
侯二侯四嘯聚數千人封丘知縣蘇茂柏擊破之  
二月丁卯河南土賊陷新野 張獻忠羅汝才俱自  
川入楚惟搖天動畱川東萬元吉畱秦蜀兵千八百  
屯白帝神女之間絕其入楚路 戊午河南土寇瓦



罐子一斗穀諸盜盡歸於李自成合攻開封 山東  
土賊畱東阿汶上時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  
橫又旱荒大饑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 革左諸賊  
因張羅遠竄豫皖之兵四集急而歸款楊卓然議插  
之潛太間二盜實無降意借款以緩師而公行肆掠  
卓然每左右之以塞人責及闖獻陷襄雒革左遂乘  
機復熾倚山剽攻詔朱大典進總督節制諸路鎮撫  
兵進英霍以討之 己丑魯王捐金數萬募兵於山  
東以防盜 丙寅河南土賊孟三陷河陰據之游擊  
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斬孟三 三月革山東巡撫



王國寶職命楊御蕃劉澤清會兵勦曹濮賊 是春  
招安內丘山西餘寇 革左賊五營聞獻忠東來走  
麻城以勾之湖廣巡撫宋一鶴聞之渡江進兵屯蘄  
州擒賊謀焚舟斷渡 五月設徐臨通津四鎮以護  
漕以東寇熾故也 河南土寇袁時中聚眾至二十  
萬入江北窺鳳泗白宿亳入蒙城土礦羣盜蟻附之  
丁丑朱大典率諸軍擊敗之率眾保險潛棄牲畜宵  
遁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自義門追擊五十里賊  
竄逸深林良佐分輕兵追捕明日及賊大隊賊方扼  
險拒守官軍以火礮奮擊之賊大奔自義門至界溝



二百里尸撐交橫棄仗滿阡陌賊或自經林間或自  
刎餘或降或逸去二十萬眾鳥獸散時中以數百騎  
宵遁北渡河走入河南所獲仗甲弓矢山積 泰安  
土寇十餘萬掠寧陽曲阜兗州所至燔屋廬掠婦女  
賊蒙婦女以甲冑執刀仗僞爲男子守營賊則四出  
焚掠聞青州兵至遂走邳州焚其南郭至沙溝屠戮  
嬰穉不遺 庚子犯徐州北關焚之抄劫至揚州南  
沙河店燬漕船十六艘復東北行入東平州豐縣土  
寇十餘萬圍縣城徐州賊合之攻城愈急東平賊首  
李青山屯於梁山 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



多饑盜 庚戌革左諸賊陷宿松英山朱大典駐師  
壽州造長槍三千長丈二尺鳥銃三千大閱諸軍數  
萬人剋期入山搜剿賊方分掠諸縣聞之盡合營屯  
潛山 七月庚辰革左陷潛山遂圍麻城督師丁啓  
睿大破賊於麻城斬千二百級賊解圍去 九月羅  
汝才自南陽趨鄧淝以合於闖賊時獻忠大敗於南  
陽其眾散盡闖賊踞河雒有眾五十萬故汝才往附  
之 張獻忠敗奔命於回革左諸軍同入霍山扼險  
拒守 十月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兵與總兵  
周遇吉黃得功合追賊於鳳陽及之元斌畱四十日



不進城門晝閉縱諸軍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已而  
欲攻城索賂乃免 張獻忠糾合同革左諸賊自霍  
太北行會闖賊於河南 十一月襄城守將李萬慶  
沒於賊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闖  
賊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  
十二月傳制朱大典受命督賊專辦五營縱賊流  
毒全無一效其革職聽勘以高斗光提督鳳陽兼督  
皖楚豫會剿

十五年正月丙子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  
屠人乘饑嘯聚數萬人屢寇兗州給事范淑泰魯府



左相俞起蛟拒之俘青山 辛巳左革陷潛山壬午

陷巢縣 二月左革陷全椒 三月丙子革左老回

回五股合步騎數萬趨壽州復以兵合獻忠攻六安  
袁時中亦會之時中旋合於闖 五月丙子革賊陷

無爲州士民投河自沈者亡算 潁州參將李樹大

破左金王於壽州癸巳左金王合回革連營趨潁州

以報壽州之役也李樹偵知之分布步兵伏城東南

二十里棚以騎兵迎擊戰於城南樊家店伏兵繞其

後奮擊敗之斬首千餘 六月革左諸賊復入六安

英霍諸山中倚林樾度夏秋爽復出歲以爲常安廬



州縣殘破者半官吏咸攜印篆艤舟理事城中荆榛  
塞路人烟久斷革裏眼入舒城屯於板山 癸丑詔  
逮安廬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斗光入京馬士英  
提督鳳陽軍務 七月甲戌革賊毀廬州城 八月  
回革左連營光山羅山一軍掠信陽一軍出麻城仍  
與獻忠合軍 保鎮遊擊趙崇新與賊袁時中講撫  
於夏邑爲賊所紿被殺時中復佯就撫詔許其投誠  
自新時中出不備突入蕭縣執知縣以去 九月老  
回回分兵犯蕪湖掠桐安革左犯潁州旋北合於闖  
賊 十月戊午誅監軍太監劉元斌以征勦縱軍焚



掠也 十一月袁時中會合於闡賊 閏十一月李

自成令其渠賀一龍趨德安以窺黃麻一龍至黃陂  
阻水不前止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而回先見羅汝  
才自成大恨之始忌汝才 河南土寇蜂起大者李  
好孫學禮李際遇眾各數萬小者亦數千 十二月  
袁時中東犯鳳皖

十六年正月左良玉率眾二十萬避賊東下沿江縱  
掠江南北流土寇降將叛兵白貴小秦王托塔王劉  
公子混江龍管泰山等所在蜂擁俱冒左兵攻剽南  
都大震南都畱守諸軍盡列於沿江兩岸不問爲兵



爲賊進兵擊之斬千人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兵稍  
戢羣寇始盡散 二月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  
武岡州殺岷王時湖南諸蠻獠皆伺隙土寇勾引攻  
掠盡歸於闖賊 三月癸卯闖賊襲殺革裏眼左金  
王并其眾時羣賊俱歸闖賊聽約束無敢異同惟革  
裏眼恃其眾意不相下闖賊置酒宴左革殺之席上  
革裏眼名賀一龍 闖賊屯襄陽命羅汝才攻鄖陽  
久不下多死汝才所部怨闖賊 四月甲子朔闖賊  
數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臥未起入帳中斬其頭汝  
才一軍皆譁闖賊以大隊兵脇之七日始定所部多



散亡降於秦督孫傳庭汝才延安人賊中號爲曹操以其多智而狡也初隸賊首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每破城自成取六汝才取四汝才戰士四五萬戰馬萬餘騎馬騶廝養不下四五十萬闖兵長於攻羅兵長於戰相倚爲用汝才老而滑嗜聲色每破城邑擇子女之美者數十人後房數百女樂數部所至華侈珍食山積酣燕歌舞闖賊每噓之曰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立珪爲謀主每事取決焉闖賊并殺珪五月闖賊攻袁時中殺之初時中困於陳蔡間闖賊過而招之許配以女遂爲闖前鋒時中



畏闖之強非心服也時中叛而他徙有眾數萬擾潁  
毫時通款於巡按蘇京然終無降意也扶溝諸生以  
闖賊命招時中時中執送於京斬之復擒闖賊遊騎  
送於京闖賊大怒以兵二萬攻時中殺之小袁營遂  
滅於是秦中蠭起之賊大半降於官軍其強者俱爲  
闖賊所併至是而盡惟老回回遂爲闖賊所部老回  
回名馬守應自後止闖獻兩大賊陸沈中原矣

谷應泰曰天禍人國延安盜起揭竿響應所在  
縱橫亦猶樊崇弄兵於莒而逢安徐宣引眾相  
附韓拔陵聚黨於沃野而二夏幽涼叛者蠭發



此雖同惡相濟實繁有徒良亦鋌而走險短於撫御也方饑民王嘉胤之倡亂也自成輩從之而白水王二邊盜苗美等往往合潰兵以應假令汲黯發河內之粟秀實定郭曖之軍則解甲歸農賣刀買犢匪異人任也奈何應變乖方蔓延莫制嘉胤擒斬之後分顯道神活地草等爲三十六營而混天星侵軼商雒過天星盤據汧隴獨行狼屠毒漢南蝎子塊焚掠河西中原版圖蹂躪盡矣比之苞孽不翦流爲臃腫疥癬不治結爲大疽以至匠石輟斧而躊躇扁鵲望色



而卻走嗟乎豈不晚哉乃羣盜之最可恨者窮則乞降勝卽狂逞此則投誠彼卽負固以故羅汝才之入巴蜀也八部投戈李自成之困峭函也九軍歸命及乎孫傳庭盤座之戰擒闖王以獻俘劉良佐左良玉義門之戰破賊兵二十餘萬此何異李固之入荊州度尚之臨艾縣而乃摧陷雖多廓清難奏者則以分閫之事權不一前門拒虎而後門進狼行間之款附非真豺聲已成而鷹眼不化也至於十五年之後袁時中旣滅老回回并營而弱者半降於官軍强者悉



隸於闖部究至公私塗炭宗社淪胥論者咸謂  
自成之罪上通於天而予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羣盜也譬猶蠹木焉獻忠啄之自成殊之實羣  
盜攢穴之譬猶逐鹿焉獻忠倚之自成攫之實  
羣盜聚踣之蓋自成者鴟張之孽而羣盜者蟻  
附之妖自成者肘腋之憂而羣盜者腹心之疾  
矣若夫懷宗減膳撤懸則奉天之德音也常自  
裕合圍獵獸則揚侃之奇策也奈軍士曾無激  
勸韜鈴絕不奉行卒之周鼎旣遷庭堅不祀豈  
罪已之詔聽者六耳而決勝之條談者掛壁歟



嗚呼秦祚之亡關外俱爲賊藪隋國之末山東  
悉屬寇壤懷宗志在蕩平而禍同瓦裂以彼羣  
狐聚溷蜂蠆有毒也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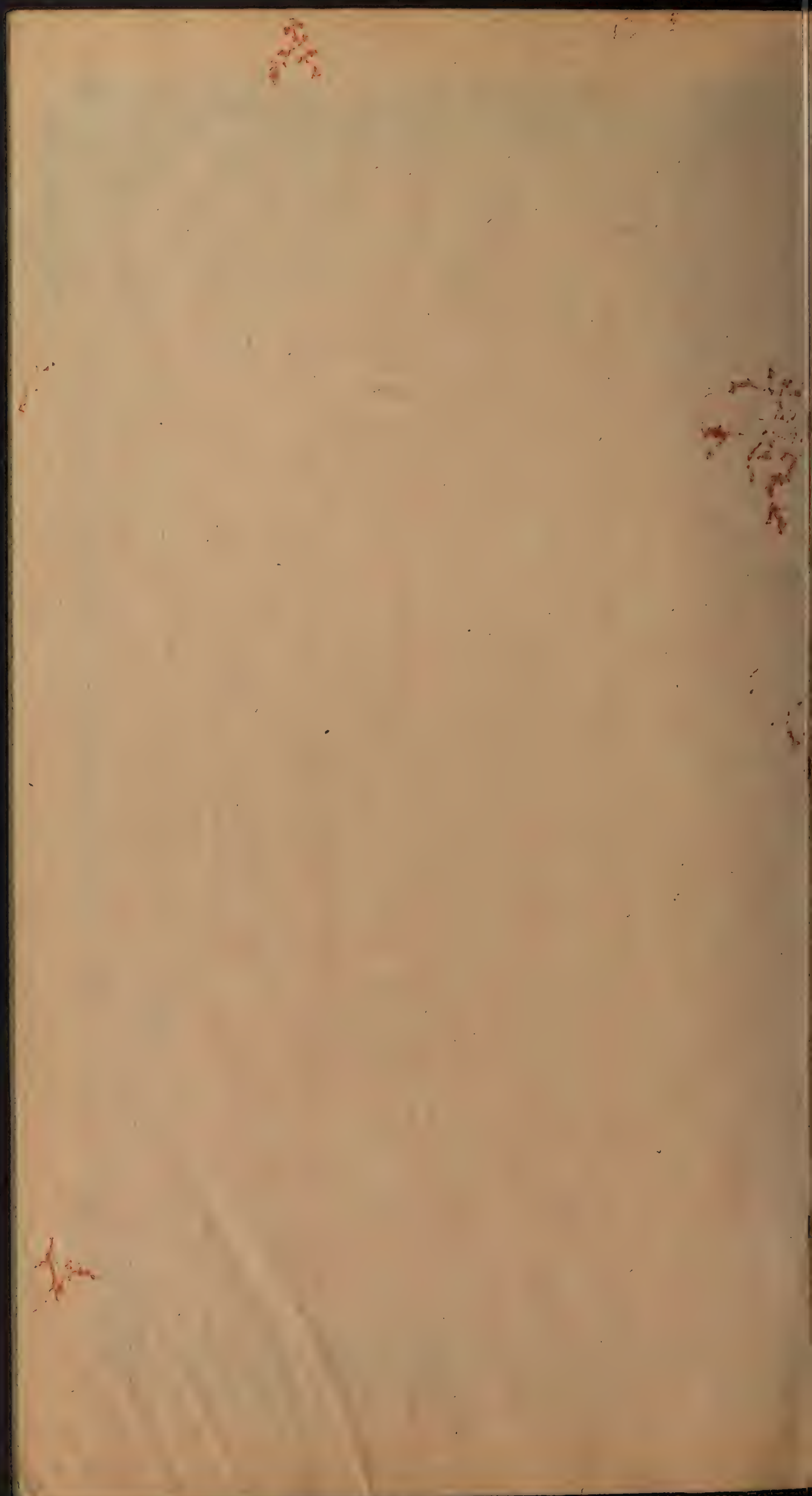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番禺沈寶樞初校

南海潘乃成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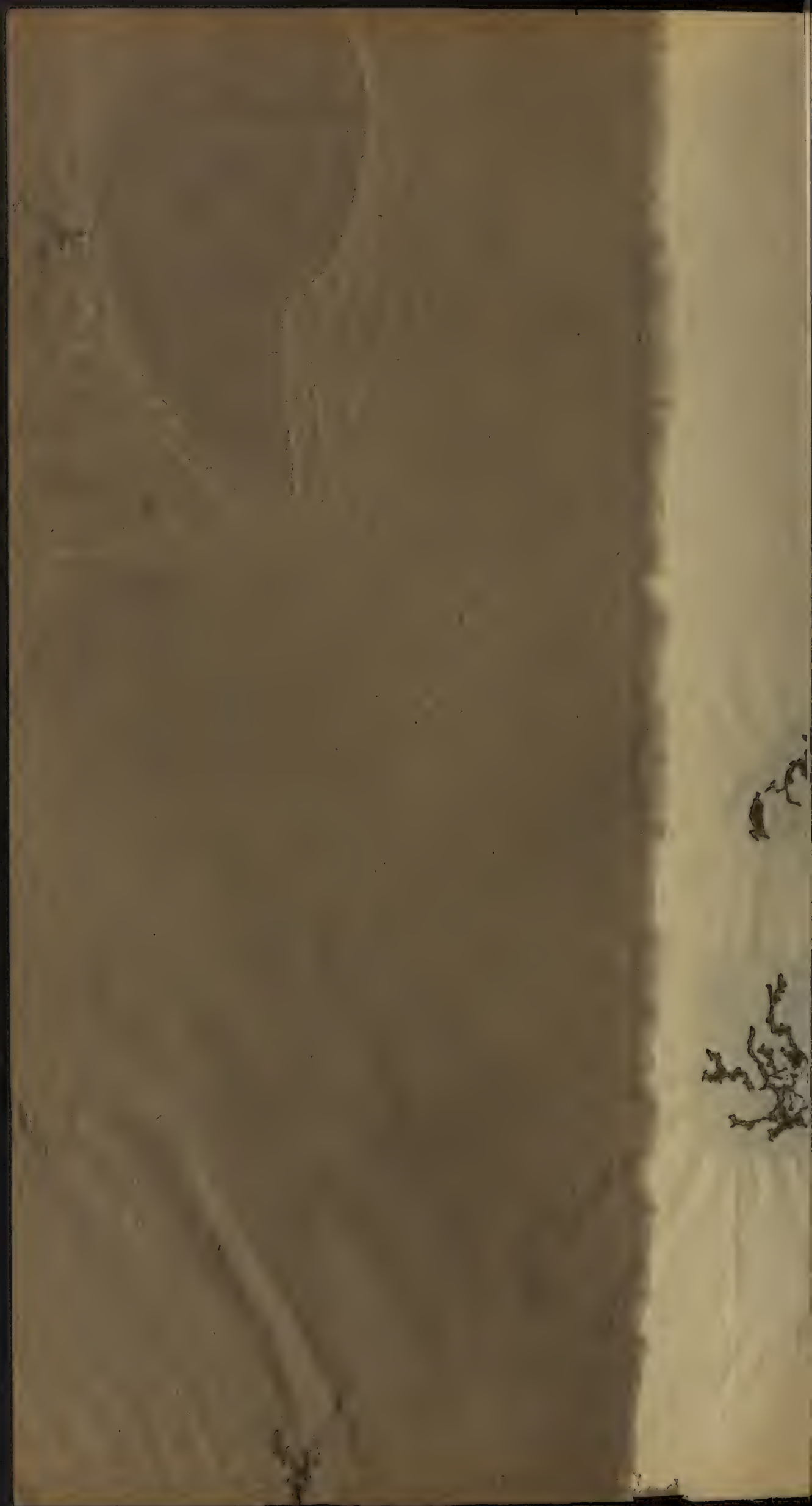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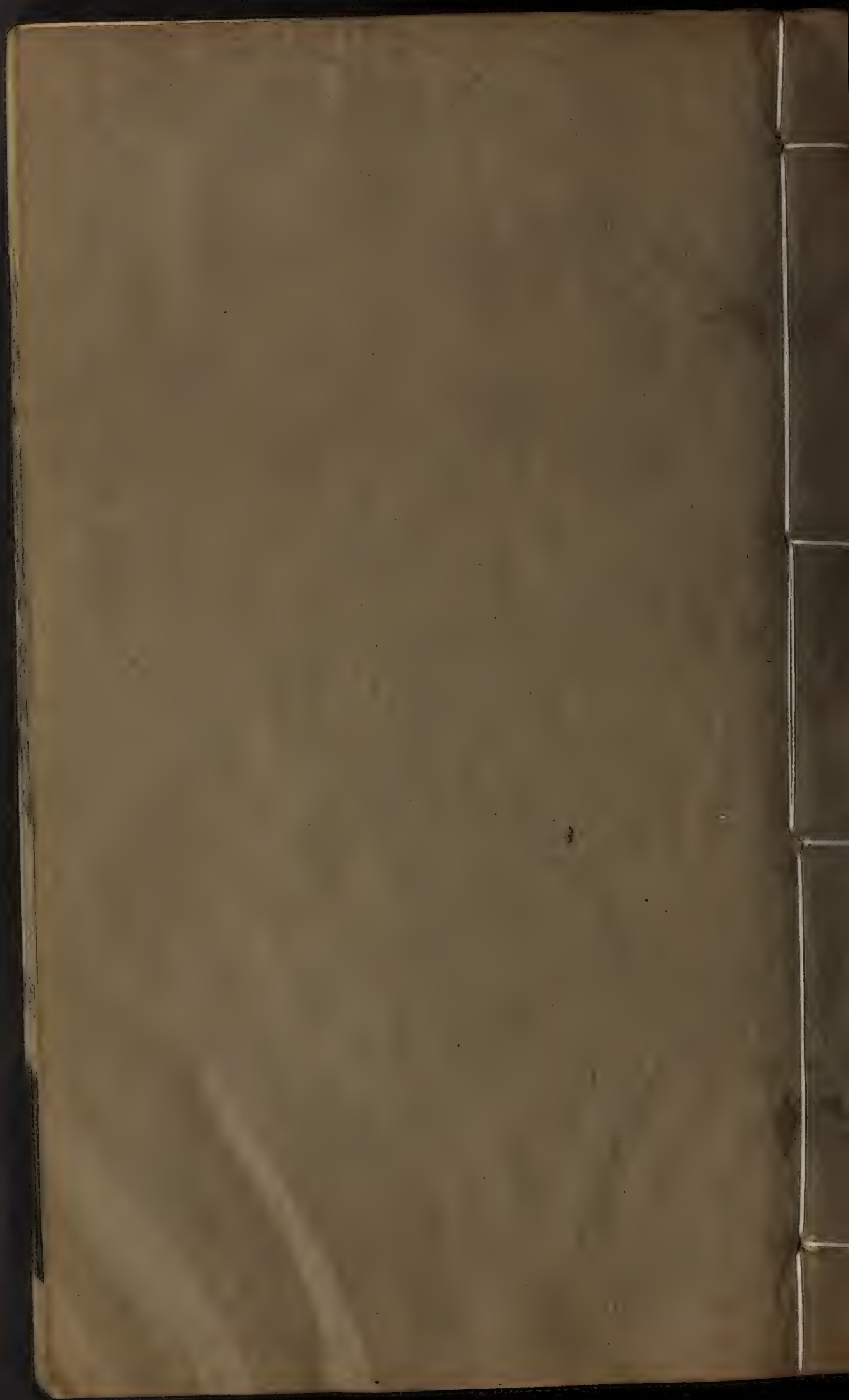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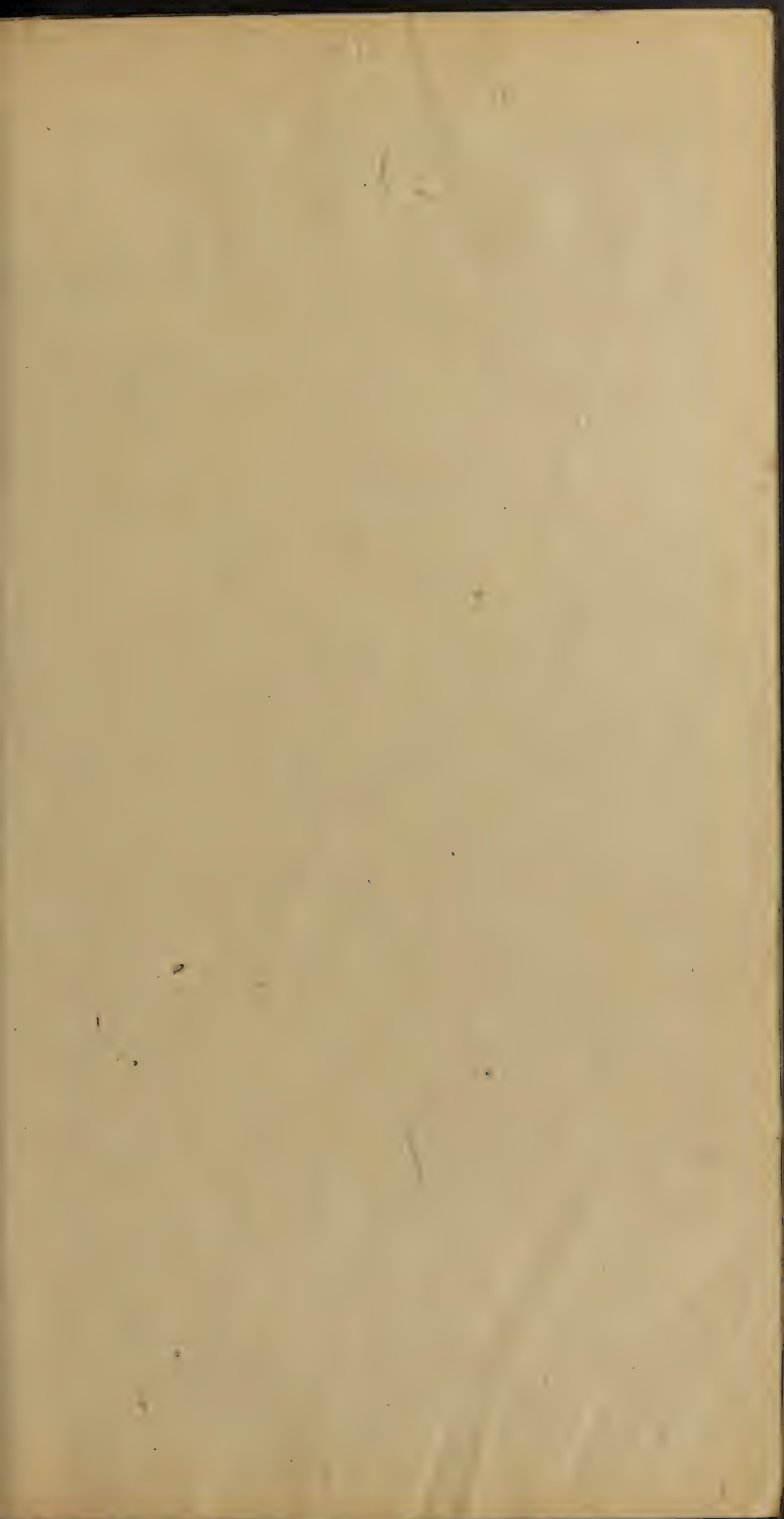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六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鄭芝龍受撫

熹宗天啓七年六月海寇鄭芝龍等犯閩山銅山中  
左等處芝龍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芝龍父紹  
祖爲泉州庫吏蔡善繼爲泉州太守府治後衙與庫  
隔一街相望芝龍時十歲戲投石子誤中善繼額善  
繼擒治之見其姿容秀麗笑曰法當貴而封遂釋之  
不數年芝龍與其弟芝虎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爲  
盜後振泉死眾盜無所統欲推擇一人爲長不能定



因共禱於天貯米一斛以劍插米中使各當劍拜拜而劍躍動者天所授也次至芝龍再拜劍躍出於地眾咸異之推爲魁縱橫海上官兵莫能抗始議招撫以蔡善繼嘗有恩於芝龍因量移泉州道以書招之芝龍感恩爲約降及善繼受降之日坐戟門令芝龍兄弟囚首自縛請命芝龍素德善繼屈意下之而芝虎一軍皆譁竟叛去六年春遂據海島截商粟閩中洊饑望海米不至於是求食者多往投之七月劫商民船勢浸大其黨謀攻廣東海豐嵌頭村以爲穴芝龍乃入閩泊於漳浦之白鎮時六年十二月也巡撫



朱一馬遣都司洪先春率舟師擊之而以把總許心  
素陳文廉爲策應鏖戰一日勝負未決會海潮夜生  
心素文廉船漂泊失道賊暗度上山詐爲鄉兵出先  
春後先春腹背受敵遂大敗身被數刃然芝龍故有  
求撫之意欲微達於我兵乃舍先春不追獲盧遊擊  
不殺又自舊鎮進至中左所督帥俞咨臯戰敗縱之  
走中左人開城門求不殺芝龍約束麾下竟不侵擾  
警報至泉州知府王猷知其詳乃曰芝龍之勢如此  
而不追不殺不焚掠似有歸罪之萌今勦難猝滅撫  
或可行不若遣人往諭退舟海外仍許立功贖罪有



功之曰優以爵秩興泉道鄧良知從之遣人諭意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工科給事顏繼祖劾福建總兵俞咨臯下獄初巡撫朱欽相招撫海寇楊六楊七等鄭芝龍求返內地楊六給其金不爲通遂流劫海上繼祖上言海盜鄭芝龍生長於泉聚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總兵俞咨臯招撫之議實飽賊囊舊撫朱欽相聽其收海盜楊六楊七以爲用夫撫寇之後必散於原籍而咨臯招之海卽置之海今日受撫明日爲寇昨歲中左所之變楊六楊七杳然無踪咨臯始縮舌無辭故聞帥不可不去也疏入逮



咨臯下於理 三月禁漳泉人販海芝龍縱掠福建  
浙江海上 六月兵部議招海盜鄭芝龍九月鄭芝  
龍降於巡撫熊文燦工科給事顏繼祖言芝龍既降  
當責其報效從之

二年春二月海盜李魁奇伏誅魁奇本鄭芝龍同黨  
芝龍忌之擊斬粵中 夏四月廣東副總兵陳廷對  
約鄭芝龍剿盜芝龍戰不利歸閩不數日寇大至犯  
中左所近港芝龍又敗寇夜薄中左所

四年春正月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於平臺問福建  
布政使吳暘陸之祺海寇備禦若何暘曰海寇與陸



寇不同故權撫之但官兵狃撫爲安賊又因撫益恣致數年未息上曰前撫李魁奇何又殺之暘曰魁奇非鄭芝龍比卽撫終不爲我用今鍾斌雖撫亦反側不可保也上問實計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國練鄉兵多設火器以守爲戰剿之不難上問巡撫熊文燦暘曰文燦才膽俱優但視賊太易故前有吉了之敗祺曰鍾斌與鄭芝龍勢不兩立七月間斌擾福州撫臣計誘往泉州前聞撫臣同芝龍討賊戮其兄賊遁去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對曰廣東海寇俱自福建至舟大而多火器兵船難近但守海門



勿令登陸則不爲害

五年冬十一月海盜劉香老犯福建小埕遊擊鄭芝龍擊走之

六年夏六月海盜劉香老犯長樂

七年夏四月海盜劉香老犯海豐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時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往謝道山招劉香老被執上以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尚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命巡按御史確覈以聞已令文燦戴罪自效



八年夏四月福建遊擊鄭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於田尾遠洋香老脅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木張一傑脫歸八月香老家屬六十餘人部屬千餘人至黃華降於溫處參軍

十三年秋八月加福建參將鄭芝龍署總兵芝龍既俘劉香老海氛頗息又以海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十六年冬十一月設南贛兵三千以副總兵鄭鴻逵統之

十七年春正月前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薦副總兵



鄭鴻逵緩急可用詔益南贛兵二千命鴻逵鎮守踰  
年鴻逵以舟師守鎮江我

**大**清兵南下潰歸鄭芝龍降

谷應泰曰海上亡賴奸民多相聚爲盜自擅不  
討之日久矣蓋以魚鹽蜃蛤商舶往來剽掠其  
間者累千金利則乘潮上下不利則嘯聚島中  
儼然以夜郎扶餘自大東南邊徼益騷然苦之  
矣泉州人鄭芝龍筦庫之子也年未弱冠爲海  
寇顏振泉所掠振泉愛芝龍狀貌因有寵泉死  
眾推爲魁然而龍特饒智數桀黠喜持兩端其



他無絕殊者方其侵暴外洋也輸金於楊六綏  
迫於洪先春黃巾未破於曹公赤眉約降於光  
武其持兩端者一也及其受撫內地也私鬪則  
勇於魁奇公戰則怯於廷對殺陳餘於泚水縱  
匡術於石頭其持兩端者二也又若擁兵閩越  
援立外藩定策功高闔門橫玉而乃陰懷首鼠  
百計沮軍滹沱旣未合兵東吳豈能遽下居異  
人爲奇貨以澶淵爲孤注其持兩端者三也又  
若關門旣下釋甲入臣居第京師招搖海上曾  
無麟閣之功但比遼東之豕隗囂侍子而身反



於外延之在臺而子更舉兵其持兩端者四也  
夫奉先之失在於去就輕脫故依建陽則背建  
陽依董卓則背董卓牢之之敗在於天性反覆  
故附道子則反道子附元顯則反元顯今芝龍  
以盜賊之雄挾遨遊之智而鷹眼不化狼心已  
成身在樊籠之中志存江湖之上一旦緩急可  
得信乎然予又怪崇禎之初芝龍旣撫銳意行  
金織皮丹珀來自賈胡明珠文犀至皆兼兩是  
以薦剡頻上爵秩屢勲坐論海王奄有數郡人  
但知元龜象齒都自淮來而不知寶玉大弓原



史記卷之六  
從魯竊若能卻盜泉之水則不至奪君子之器  
矣說在孔子之對康子也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黃濤覆校

史記事本末卷七十六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張獻忠之亂

崇禎元年延安饑府谷民王嘉胤作亂延安人張獻忠從之獻忠陰謀多智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强旁掠延安諸郡邑

四年張獻忠率眾二千人就撫於三邊總督洪承疇五年獻忠復叛隨賊首高迎祥紫金梁等轉寇山西諸郡縣

七年羣賊轉寇河南張獻忠犯信陽鄧州遁入應山



洪承疇率諸將逐賊於河南獻忠西奔商雒遁盩鄠間與延安賊李自成陷澄城寇平涼邠州旋與羣賊出潼關寇嵩汝

八年正月諸賊盡集宛雒張獻忠東走掠廬鳳安慶二月與老回回西走商州復至秦川十一月獻忠與羣賊自潼關出犯閬鄉靈寶東行庚申總兵祖寬大破獻忠於姑家廟十二月獻忠合諸賊圍廬州分道陷巢縣含山遂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九年正月張獻忠合羣賊圍滁州總理盧象昇大敗之賊竄河南



十年羣盜久擾河南無可掠悉入楚寇斬黃岡官軍  
敗獻忠於黃岡獻忠復入江北東掠至儀真揚州告  
急獻忠尋西走入楚

十一年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張  
獻忠請降初獻忠自良涿譟而爲盜洪範捕獲獻忠  
異其貌而釋之以是懷舊恩乞降於洪範請率所部  
殺賊自效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請置家口於  
鄖西文燦爲請於朝詔貸其罪立功自贖獻忠乃率  
部曲數千居白沙界山獻忠狡而多計羣盜每以爲  
的其降也自言能制鄖襄荆承數百里內外無一賊



文燦每曲徇其請益驕不奉法屢檄從征不應獻忠  
又求襄陽一郡以屯其軍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  
餉十萬人文燦遷延不能應十月獻忠聲言寄家口  
於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盜於四郊十一月羅汝  
才亦就撫文燦安其眾於房竹間與民錯壤而處遙  
與獻忠爲聲援奪民禾而食不奉縣官法鄭楚偏沅  
諸撫咸以爲憂文燦剛而愎又新有功而驕皆不聽  
鄖襄人惴惴恐禍至無日矣

十二年五月張獻忠叛於穀城初賊首高迎祥旣誅  
李白成困川西羣盜失勢獻忠連敗精銳俱盡始乞



撫以緩誅初無降意及據穀城潛勾諸賊爲犄角遂  
復思叛去舉人王秉貞爲之謀主至是遂殺穀城知  
縣阮之鈿以叛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獻忠脅御史  
林鳴球上書求封於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 七月  
熊文燦檄諸將進兵穀城獻忠焚穀城西走與羅汝  
才合左良玉追賊於房縣西賊設伏羅睺山良玉兵  
度隘入伏中賊四合圍之突圍戰敗績一軍盡沒良  
玉失其符印僅收殘兵數百走回房縣事聞文燦良  
玉俱革職殺賊自贖 九月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  
賊十月至襄陽逮熊文燦論死



十三年二月平賊將軍左良王大破張獻忠於太平縣之瑪瑙山斬首萬級獻忠精銳俱盡止驍騎千餘自隨遁走興歸山中尋白鹽井竄興房界上左良王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圍而不攻賊伏深箐中重賄山氓市鹽芻米酪山中人安之反爲賊耳目陰輸兵情於賊獻忠得以休息收散亡養夷傷羣盜往往歸之兵復振時羅汝才過天星七股賊盡入蜀 六月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入巫山隘聞川兵躡之益入深谷中掩息旂鼓轉入而西不知所往都司曹進功率兵入山偵賊不見一人而還



七月獻忠旣西羅汝才屢爲官軍所敗勢孤率黨走合於獻忠共謀渡川西諸將賀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雲鳳張奏凱等會師擊之應元雲鳳營於夔之土地嶺待賀人龍兵三檄不至初督師嗣昌以左良玉跋扈難制而人龍屢破賊有功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旣而以良玉瑪瑙山捷度未可動復奏畱良玉佩印如故別加人龍總鎮銜須後命人龍初聞大將之拜踴躍動三軍旣報寢乃鞅鞅良玉知其故意亦恨當獻忠之遁伏興歸也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舐望遂返巡不復深入致



獻忠復熾皆嗣昌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人龍屯開  
縣每以餉乏爲辭頓兵不進癸亥人龍兵譟而西歸  
己巳官軍敗績於土地嶺時張應元汪雲鳳所將楚  
兵五千皆新募未經行陣待人龍兵久不至獻忠知  
官軍無後繼悉銳來攻應元雲鳳簡銳千人搏戰晨  
至日中未決賊分兵繞後山而下突入營中守營新  
兵皆譁賊乘之前後合圍二將連兵死戰應元中流  
矢奮擊突圍出賊方渡巴霧河應元馳赴河上然礮  
擊殺一賊帥衣緋者賊不得渡雲鳳苦戰久得脫渴  
飲水斗餘臥血凝臆而卒兵多潰亡九月獻忠汝



才陷大昌庚寅屯夔城山背賊行營輜重婦女甚眾而諸軍多觀望不前但尾賊後所至關隘防兵多遠遁賊長驅直過二賊合兵趨達州謀西渡 丙午賊渡河遂入巴西督師嗣昌命監軍萬元吉監諸軍西行尾擊賊 十月壬戌獻忠汝才陷劍州甲子過劍閣趨廣元直走陽平關從間道別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守陽平甚嚴賀人龍李國奇復整兵而東賊乃踰昭化走西川丙寅川兵追賊於劍州敗績賊擒四將以去官軍轉戰於綿州逐北至城下賊渡綿河而西 十一月庚辰督師監軍元吉大饗將



士於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立大帥以統之以總兵  
猛如虎爲正總統張應元爲副總統癸未發保寧趨  
綿州諸將分屯要害元吉督諸軍自間道趨射洪扼  
蓬溪以待之癸卯賊屯安岳知大兵且至宵遁走內  
江乙巳猛如虎至安岳選驍騎逐賊元吉與應元屯  
於安岳城下以遏賊歸路十二月己酉賊走瀘州  
賀人龍等以兵躡之辛亥賊陷瀘州瀘州三隅皆陡  
絕臨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賊旣走絕地元吉謀  
以大兵自南搗其老營伏兵旁塞險要感賊北竄永  
州逆而擊之可以盡殲也7 卯元吉兵至立石站賊



營先移渡南溪官軍隔水追之不及癸亥賊越成都走漢川德陽復至綿河

十四年正月丁丑獻忠汝才入巴州己卯走達州甲申賊渡違河而東往新開焚燬驛道人煙斷絕者七百里初賊南竄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嗣昌檄諸軍躡賊急追不得距賊遠令他逸諸將皆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己丑猛如虎率諸將及賊於開縣日暮雨作諸將咸以人馬乏請詰朝戰參將劉士傑曰自瀘州逐賊馳騫四旬僅而及之惟敵是求今遇



賊不戰縱敵失賊誰執其咎乎請爲諸君先揮戈而  
進如虎亦率親兵從之士傑奮勇前搏賊陣連勝之  
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左軍皆前卻不進因以  
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及游  
擊郭開如虎子猛先捷皆戰死前軍已覆如虎突戰  
潰圍出馬仗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大昌監軍元吉  
赴開縣收召殘兵祭陣亡諸將哀動三軍嗣昌在雲  
陽聞開縣失利始悔不用諸將扼歸路之謀矣初賊  
之西渡遼河也嗣昌策其必入秦令左良玉自興歸  
趨漢中及賊東走嗣昌復檄良玉自夷夔進勦使者



憚行中道返命曰平賊已入漢中矣既慮其言不售也更使人紿良玉曰賊向漢中矣良玉不至嗣昌之使十九返良玉曰向依督師令瑪瑙山安得功乎遂撤興房兵趨漢中賊下夔門無一人攔截者賊既渡巫山晝夜疾走興房山中二月獻忠汝才走當陽鄖撫袁繼咸悉兵扼賊於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簡二十騎持符僞爲官兵己酉夜至城下守者驗符信啟關賊旣入卽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縱火光燭天賊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門洞開庚戌昧爽賊盡入城知府王承曾突圍走



兵備副使張克儉推官酈曰廣死之賊焚襄王府執襄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已燼僅拾顱骨數寸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十五萬以賑飢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積盡爲賊有初左良玉屢破賊掠其輜重盡蓄之許州爲獻忠襲取良玉在鄖厓家口貲蓄於襄陽至是復盡爲獻忠有良玉聞之同鄖撫袁繼咸發兵馳援已



不及癸丑賊渡江破樊城己未陷當陽荊縣乙丑陷  
光州新野 三月丙子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自縊於  
軍時李自成已陷河南福王遇害嗣昌以連失二郡  
喪兩親藩度不免遂自盡監軍元吉部署行營命猛  
如虎駐蘄黃防獻忠東逞上以襄陽失陷左良玉違  
制避賊削職戴罪平賊逮鄖撫袁繼咸入京 四月  
獻忠焚掠襄陽既空聞左兵漸逼以兵三萬犯應山  
知縣章曰輝擊卻之北至隨州掠汝寧縣難民逸歸  
見獻忠面帶刀瘢二箭創一方令羣盜備乾糲爲半  
月糧往攻固始陷光州漸逼麻城 革左諸賊在皖



桐聞獻忠東來自潛太至麻城勾合之將謀渡江巡撫宋一鶴擒賊謀焚其舟 庚午獻忠汝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瀆死之合戶被殺吏民屠戮不遺血流成溝澮 六月左良玉敗獻忠於南陽之西山獻忠西走與汝才合兵攻南陽晝夜穴城知府顏日愉力拒之賊去陷信陽獲左兵旂幟令羣盜襲以入泌陽陷之癸亥走隨州 七月丁丑獻忠圍鄖陽鄖兵禦之多殺傷己卯獻忠宵遁 總兵黃得功戲下兵叛西走投獻忠獻忠陷鄖西 羅汝才忤於獻忠北走合自成左良玉敗之於鄧州再敗之於淅川 辛



卯鄖兵與獻忠戰敗績獻忠以所擒鄖兵人斷一手縱歸以辱官軍督師丁啟睿與左良玉俱屯南陽頓兵不進獻忠旣拔鄖西馬騾器甲搶獲甚盛羣盜蟻附之眾至數十萬獻忠屢勝而驕八月東掠信陽左良玉營多降將家在鄖襄多被獻忠殺掠人思致死於賊良玉乃自南陽引兵逆擊獻忠於信陽斬其首將沙賊大破之奪其馬萬餘降眾數萬獻忠負重創易服夜遁竄入山中良玉軍聲大振降附日眾遣諸將分道窮搜獻忠戊午獻忠收餘眾數千反走向鄖陽驟遇官軍不戰而潰棄馬騾二千尙有眾二千趨



南陽負創不能馳保其婦豎曰行三十里部曲曰逃  
十六七僅隨數百人辛未良玉自鄖北發獻忠已過  
南陽追之不及監軍御史汪承詔劾將士觀望縱賊  
羅汝才既北合李自成自成踞河雒有眾五十萬  
獻忠眾散且盡九月因汝才以奔自成初獻忠與自  
成並起延西以狡詐相雄長自陷襄陽嗣昌縊死自  
以威名遠出自成右及敗來歸僅從數百騎自成方  
強欲屈之獻忠不爲下自成怒欲殺之汝才知之陰  
選良馬五百騎資獻忠令他徙獻忠乃盡夜東馳與  
回革諸賊合入霍山扼險拒守督師啟睿以兵赴商



城旋北行討李賊獻忠得逸山中 十月張獻忠合  
六營賊復出攻舒城

十五年二月乙卯張獻忠陷亳州亳州官吏先已棄  
城走賊按兵入城 三月獻忠合回革諸賊復攻舒  
城 四月壬寅舒城陷時舒城無令參將孔廷訓以  
兵千人同編修胡守恆率民共守七閱月廷訓降於  
賊勾賊攻城守恆倡舒人死守賊以洞車穴城穿者  
數處守恆督軍民補塞之賊射書脅降守恆燔其書  
於城上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恆刃其腹被數十創以  
死獻忠屯舒城改曰得勝州令降將孔廷訓攻霍山



河南賊袁時中以兵會獻忠乙巳獻忠合諸賊陷六安 五月甲戌張獻忠襲破廬州先是獻忠遣英霍遊民陽爲貿易者潛入廬州城適督學御史以校士至郡獻忠遣賊數百負書卷衣青衿雜諸生應試者旅寓城中甲戌夜漏三下獻忠捲甲疾馳入郡城中賊縱火應之城陷學使者及備兵副使蔡如蘅俱走知府鄭履祥死之廬州城池高深賊屢攻不能克至是一夕而陷獻忠斂兵退屯巢湖略含山巢縣 六月辛亥獻忠襲陷廬江焚戮一空還兵舒城 八月辛丑獻忠分三軍一軍上六安一軍趨廬州一軍



往廬江三河掠雙橋巨舟二百艘復大泊舟艦於巢湖習水師因大會羣賊合水陸五十六營集於皖口  
壬子獻忠復陷六安將州民盡斷一臂男左女右  
總兵黃得功劉良佐兵救六安營於夾山嶺再戰敗  
績得功歸定遠獻忠再陷六安挫得功良佐兵謀渡  
江入南京遂僭號改元刻僞寶選自宮男子僞署總  
兵以下官 九月黃得功復以大兵逐之己卯賊悉  
走潛山命賊將一堵牆爲殿營於山上步騎九十哨  
分營爲四前阻大溝後枕山險爲持久計得功良佐  
捲甲疾趨夜半緣山後譟而升賊驚起失措且前阻



大溝不能成列官軍奮擊賊踰崖跳澗四潰追奔六  
十里斬首萬餘獻忠潰圍走一堵牆伏林中焚殺之  
填屍溢溪壑臭達百里奪馬騾數萬賊腹心謀士婦  
豎俱盡 十月丙午劉良佐再破獻忠於安慶奪馬  
騾五千救回難民萬餘獻忠引兵西走蘄水 十一  
月獻忠西入楚劉良佐旋師淮安黃得功旋師定遠  
十二月獻忠復東去陷桐城屠之初獻忠西遁諸  
軍俱勦袁時中於潁故獻忠乘虛突出丙戌陷無爲  
州遂陷黃梅壬辰陷太湖

十六年正月辛酉張獻忠以二百人夜襲陷蘄州明



日令薦紳孝廉文學各冠帶自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遂屠蘄州畱婦女毀城稍不力卽被殺執守道仁和許文岐獻忠曾販杭州識文岐頗禮之文岐陰謀圖賊乃被殺時楚兵盡隨良玉東下蘄黃一帶惟土兵三百人守蘄水獻忠乘虛充斥三月丁酉陷蘄水屠之 甲寅左良玉引兵自池口西上屯安慶 丙辰獻忠自蘄水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黎明城陷執副使樊維城欲降之罵賊不屈賊刺之洞胸死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麻城諸生周文江倡亂迎降獻忠獻忠大喜僞授文江知州賊尋陷羅田 五月總兵



方國安率兵七千扼蘄州獻忠西向武昌武昌武備積弛闖獻交窺江漢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絀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長請貸金數十萬以贍軍王不應大學士賀逢聖家居倡義捐貲募兵僉謂宜募土著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盡募之爲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領之號楚府兵 獻忠沿江而上悉師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撤江上兵嬰城守參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小



有斬獲賊攻武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王戊  
楚府新募兵爲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  
呼殺賊三人賊攢矛刺之洞腋死大學士賀逢聖與  
文榮俱守武勝門城陷歸家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  
載其家出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者十二人逢  
聖屍沈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王子始出葬長史徐  
學顏與賊格鬪斷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賊支解之楚  
宗多從賊者賊執楚王盡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載  
數百車不盡楚人以是咸憾王之愚也賊以篋輿籠  
王沈之西湖屠戮士民數萬投屍於江尚餘數萬人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縱之出城以鐵騎圍而蹙之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其遺民數百多刖斷手足鑿毀目鼻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楚王府僭稱武昌曰京城僞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殿試取三十人爲進士授郡縣官 初李自成兵臨漢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質之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殺行將及汝矣獻忠得書而懼多齎金寶報使於自成自成畱其使獻忠恨之 六月丙戌諭平賊將軍左良玉專勦張獻忠母老師糜餉 七月辛



亥方國安合左營副將徐懋德馬士秀等步騎二萬  
從蘄州而上夜擊賊於大冶斬首千級前鋒旣勝左  
鎮諸軍並進獻忠聞之戊午以四賊帥守武昌爲浮  
橋於金口悉眾西渡屯舟師於湖中謀向岳 八月  
丙寅方國安等進兵黃州斬僞知府癸亥諸將進次  
陽邏堡距武昌三舍監紀知縣吳敏師聯絡蘄黃四  
十八寨義勇數萬人與師會總兵常安國以舟師先  
進轉戰金沙州奪賊舟百艘賊騎反走焚城下諸舟  
嬰城自保安國等退屯漢口 丙寅諸軍齊壓武昌  
而軍賊出戰大敗退入官軍逐之遂入城賊開門西



走諸將縱兵屠戮萬計遂復漢陽并諸屬縣 張獻忠陷咸寧蒲圻距岳州二百里沅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以兵二萬守城陵磯盡移岳州居民他避令軍士詐爲居民開門迎賊賊入城伏發賊盡殲畱四賊賊割一耳貫箭縱回以辱賊獻忠怒益兵進攻乾德虛立營壘道傍林中植旗幟伏大礮積薪其上賊以火攻之延燒積薪礮大發殺賊數百賊益怒水陸並進乾德飾戰艦中流向賊營度矢石可及卽止不進賊連弩射良久乾德度賊矢礮且盡水陸奮擊大敗之三戰三捷獻忠乃悉眾二十萬圍岳州百道俱攻



力屈城陷乾德希貴俱走長沙戊辰賊前鋒至湘陰  
湘陰民俱空城走獻忠分軍爲二一軍下長沙一軍  
上荊州獻忠欲北渡卜於洞庭湖神不吉三卜神終  
不許庚辰獻忠斂舟湘潭數千艘將北渡忽大風起  
覆舟百餘溺死數千人因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  
投屍江中焚其舟火延四十里江水夜明如晝遂陸  
行向長沙甲申至城下長沙人民先已走李乾德奉  
吉王惠王走衡州丙戌長沙陷總兵尹先民何一德  
降賊巡撫王聚奎單騎走江夏推官蔡道憲死之先  
是武昌陷聚奎南奔長沙道憲請還屯岳州謂岳與



長沙唇齒也併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聚  
奎屯岳數日仍南徙驅萬人入長沙所過如洗慘甚  
於賊尋遁入湘潭及賊至城下呼推官曰吾軍中皆  
知爾名可速降毋自苦也道憲挽强弩射之獻忠怒  
攻三日夜而城陷執道憲百計誘降不屈磔之健卒  
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勸道憲降時國俊  
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主不降爾  
亦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  
併殺之內四卒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主骸而後受  
刃賊義而許之於是四卒解衣裹骸葬之南郭畢四



卒自經死獻忠旣陷長沙設立僞官大書僞榜馳檄  
遠近降賊將先民一德願效前驅進取江西獻忠悅  
僞封世襲伯 庚寅賊襲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  
走永州九月獻忠拆桂王府殿材至長沙構造宮殿  
遣兵南追三王至永州巡按湖南御史劉熙祚督水  
師禦之遣兵護三王南行入廣西而自入永州死守  
奸人內應開門迎賊熙祚被賊執賊欲脅降之不屈  
囚之永陽驛中閉目絕食題絕命詞於壁賊再三諭  
降之臨以白刃熙祚大罵不已遂遇害於是全楚皆  
陷 戊戌官軍入岳州初獻忠陷岳州置僞官守之



悉率羣賊南略地官軍進復之僞官俱伏誅 獻忠  
屯衡州復分軍爲三一軍往永州一軍入廣西全州  
一軍犯江西袁州獻忠歸長沙開科取士 丙辰賊  
前鋒至袁州獻忠至萍鄉知縣棄城走萍鄉士民牛  
酒遠迎賊路相屬戊子賊陷萍鄉盡焚公廨屋廬空  
其城獻忠歸長沙分兵徇攸縣分宜 十月甲子賊  
陷萬載於是瑞安臨江新喻分宜之人俱空 獻忠  
遣別將趨連州南贛兵備副使王孫蘭駐韶州兵不  
滿百聞之遽自經知府踰城遁韶民盡逃 袁州迎  
降於賊賊陷袁州左良玉以副總兵吳學禮援袁州



次於分宜 甲戌進圍袁州僞將卍仰寰拒守都司  
高山奮身先登斬賊二千四百奪馬六百擒斬卍仰  
寰遂復袁州時江西袁州吉安臨江人民多徙山谷  
官兵淫殺獻俘三郡民所在屯結以拒官軍江西巡  
撫郭都賢檄撤兵回九江招土著戍三郡官軍旣撤  
賊自長沙突至吉安丁丑兵備副使岳虞巒方閱軍  
於郊俄報賊至皆潰虞巒走戊寅吉安陷諸縣同日  
而陷賊設僞官改吉安爲親安府廬陵爲順民縣賊  
將張其在發僞檄馳下袁州兵民皆傾城先竄賊復  
入袁州 獻忠在長沙增兵爲九營四營皆老卒五



營皆新附左良玉令馬進忠諸將馳兵赴袁州馬士  
秀以步兵上臨湘岳州令惠登相規復襄陽劉洪起  
規復南陽 乙酉獻忠遣賊將馬賜下臨湘取米及  
釜方國安遣兵進扼於蒲圻 十一月壬辰江督呂  
大器兵復吉安 癸巳獻忠遣四賊將下岳州沿江  
設伏藏輕舟於汊港以巨艦載輜重順流下副將王  
世泰楊文富以兵三千邀擊之賊逆流陽走以誘官  
軍官軍爭利沂流上盡奪其資入艦舟重不能速行  
賊輕舟四出圍之夾岸賊兵邀擊官軍殺溺無算方  
國安等諸將合兵救之僅奪回文富世泰喪師二千



舟二百艘岳州軍民空城走賊疾趨復陷之 壬寅  
詔承天太監何志孔勞良玉軍以恢楚有功加良玉  
少師蔭一子吏士各陞秩大賚各軍詔良玉移鎮武  
昌良玉令馬士秀趨長沙搗賊後令馬進忠等趨袁  
吉迎擊其前甲寅馬士秀等復臨湘賊奔岳州諸將  
追至岳州賊將混天龍步騎數千拒南岸以輕舟數  
十順流下邀官軍士秀三分其軍以殿後者交射南  
岸賊乘風直上繞賊舟後反擊之賊大敗盡奪其舟  
南岸賊疾入城士秀麾諸軍登岸四面乘城鱗次入  
賊突門復走長沙斬首四千餘級遂復岳州 乙卯



馬進忠等進兵分宜賊盡竄袁州丙辰進趨袁州賊  
開門西走諸軍逐之三十里復袁州盡誅諸僞官斬  
首三千級奪賊馬五百弓矢數萬 十二月張獻忠  
遣兵陷建昌又陷撫州南豐 獻忠遣人通好於老  
回回時老回回爲李自成據荊州獻忠與修舊好合  
兵李自成旣入關獻忠益橫荊岳間 丁亥獻忠前  
鋒艾四轉戰至蒲圻馬進忠禦之再戰敗績

十七年正月張獻忠自岳陽渡江虛設僞官於江南  
大隊俱往江北遂棄長沙造浮橋於三江口以一軍  
過荊州盡棄舟楫步騎數十萬入夔州 二月方國



安馬進忠復長沙左良玉遣兵追賊於沙陽 六月  
張獻忠陷涪州瀘州蜀王告急請濟師於南都左良  
玉兵屯德安獻忠順流陷佛圖關遂圍重慶悉力拒  
守四日而陷瑞王闔宮被難舊撫陳士奇死之賊屠  
重慶取丁壯萬餘刳耳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兵至  
不下以此爲令但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  
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 八月  
張獻忠進陷成都蜀王闔宮被難巡撫龍文光暨道  
府各官皆死之獻忠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  
旣而懸榜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



數千人咸挾筆握策以死蜀中士類俱盡復大殺蜀民全蜀數千里蕭條絕無人跡時中原多故諸將無暇西顧獻忠遂奄有兩川李自成敗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忠逡巡自守不敢出未幾獻忠以病死於蜀中

谷應泰曰昔者周書越人啓不畏死三輔縱橫持斧而出以至鄭苦萑苻之警楚定僕區之法草竊奸宄自古患之矣然未有自秦寇晉豫由豫入楚蜀轉掠江右旋犯粵西二十餘年之間取肝益膳流血成渠里落蕭條宗社顛覆若張



安馬進忠復長沙左良玉遣兵追賊於沙陽 六月  
張獻忠陷涪州瀘州蜀王告急請濟師於南都左良  
玉兵屯德安獻忠順流陷佛圖關遂圍重慶悉力拒  
守四日而陷瑞王闔宮被難舊撫陳士奇死之賊屠  
重慶取丁壯萬餘刳耳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兵至  
不下以此爲令但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  
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 八月  
張獻忠進陷成都蜀王闔宮被難巡撫龍文光暨道  
府各官皆死之獻忠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  
旣而懸榜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



數千人咸挾筆握策以死蜀中士類俱盡復大殺蜀民全蜀數千里蕭條絕無人跡時中原多故諸將無暇西顧獻忠遂奄有兩川李白成敗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忠逡巡自守不敢出未幾獻忠以病死於蜀中

谷應泰曰昔者周書越人啓不畏死三輔縱橫持斧而出以至鄭苦萑苻之警楚定僕區之法草竊奸宄自古患之矣然未有自秦寇晉豫由豫入楚蜀轉掠江右旋犯粵西二十餘年之間取肝益膳流血成渠里落蕭條宗社顛覆若張



獻忠之甚者也考獻忠與李自成因飢煽亂並  
起延安孫思甫叛盧循卽興仙芝旣起黃巢來  
附同惡相濟若連矢然天禍人國以有此孽耳  
其時掩捕渠魁賑卹餘黨用張京兆之鳴鼓兼  
汲長孺之發粟平定安集一長吏事也奈何燎  
原莫撲滋蔓難圖嘯聚爲羣旁抄郡邑揚大作  
而湖湘悉陷黃巾起而山左不平使天子有西  
顧之憂蒼生有喋血之患者揆厥亂源誰執其  
咎哉然而獻忠無他挾巧止以陰謀多智暴豪  
嗜殺可乘之倣正自不少耳方夫賊師屢挫其



弱可擒賊氣方張其驕可掩賊黨內攜其釁可  
間也假令良王太平之捷精銳俱盡得功潛山  
之捷屍填溝壑便當乘勝追奔不令逸去卽子  
儀克新店而收東京懷仙克河陽而滅朝義故  
曰其弱可擒也又若襄陽初陷獻忠橫恣六安  
再下獻忠改元若能轉敗爲功出彼不意卽元  
濟氣盛而李愬夜襲淮蔡潁川甫陷而長源規  
取范陽故曰其驕可掩也又若南陽之敗自成  
蓄謀以圖漢陽之取自成懸金以購若能用謀  
出奇兩虎自鬪卽呂布交疏於袁術慶緒授首



於思明故曰其釁可間也乃諸臣計不出此而  
天與不取地險坐失遠棄漢川近防江夏纔屯  
石站已渡南溪以至萬元吉才同崔浩不竟其  
用李乾德孔希貴智埒淮陰勢絀而走賀逢聖  
蔡道憲忠比睢陽力盡而死比至歲月遷延四  
分五裂師老財匱而天下之大勢去矣然予以  
元和討賊全倚裴度建興恢復獨任武侯而楊  
嗣昌者白面書生不嫻將略寇氛剽銳卽非郗  
曇之移疾大藩蹂躪便同孟昶之仰藥雖復引  
義自裁亦云無媿而應元士傑尙昧發蹤如虎



人龍終乖駕馭譬之次律陳濤之敗中軍石頭  
之卹爲法受惡亦所不得辭也論者又以獻猶  
據蜀闖則犯闕按法行誅薄乎減等而不知獻  
亂以來材賦絀於吳楚士馬斃於荆襄民命塗  
於中野夫是以瓦解土崩一蹙而壞譬猶人之  
死也獻繫其手而後闖刺其心獻搥其胸而後  
闖扼其吭則獻之與闖厥罪惟均也窮奇檇杌  
又可以九品差次乎哉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黃濤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李自成之亂

懷宗崇禎元年延安大饑不沾泥楊六郎王嘉胤等率眾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揭竿爲盜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往投焉已而參政洪承疇擊賊破之不沾泥等相次俘獲自成走匿山澤間得免

二年冬十月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入援兵潰於涿鹿叛走秦晉間山谷李自成出與之



合旬日間眾至萬餘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賊中稱自成爲闖將已而官軍擊迎祥斬之羣盜推自成爲主

七年總督洪承疇率總兵曹文詔等先後勦諸賊斬獲甚眾羣賊悉奔入商雒興平大山中眾潰散李自成與張獻忠奔盩厔間 六月總督陳奇瑜圍李自成於漢中車廂峽會連雨四十日賊馬乏芻死者過半弓矢俱脫賊大窘自成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票回籍自是復縱橫不可制矣 秋七月李自成陷澄城圍邵陽聞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寇平



涼邠州 八月李自成陷真寧殺知縣趙躋昌洪承  
疇兵至賊棄金帛餌官兵竟西遁屯乾州招之不聽  
十月總兵左光先擊李自成於高陵富平間斬首  
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於監軍道劉三顧真寧知縣  
王家永遽信之出城招諭失其印三顧逆其詐卽入  
堡自守賊走涇原

八年羣賊盡集宛雒李自成獨畱秦中其眾七八萬  
總督洪承疇邀擊連敗之秦中郡縣俱堅壁清野賊  
餓疲東西分竄退屯興平武功諸梁計窮乞撫以緩  
兵陰遣諸賊攻掠山谷堡寨搜掘巨室窖藏芻糧盡



爲賊有賊旣得食復連營走漢中爲西兵所挫東走  
邠寧環慶其眾漸散會承疇以寧夏兵變旋師邊鎮  
自成得收餘燼復振突出潼關守將艾萬年等兵俱  
潰

九年春正月李自成出河南攻固始左良玉遇自成  
於閩鄉相持六日總兵陳永福援之敗之於朱仙鎮  
自成走登封密縣 三月李自成誘別部賊入河南  
當官兵而自帥麾下奔漢南循南山險阨遵商雒而  
行復出陝西官軍敗績於羅家山死亡士馬無算自  
成自鄜州至延綏 夏四月李自成欲往綏德渡河



入山西定邊副將張天機力戰卻之賊沿河犯朝邑  
將圍綏德延綏總兵俞翀霄引兵逐賊陷賊伏中翀  
霄被執綏延精卒盡覆賊分陷米脂延安綏德賊本  
延安人至是再入延安衣錦繡晝遊街其親戚故從  
亂者益眾

十年春正月官軍敗績於寶雞李自成寇涇陽三原  
西安大震賊勢益熾 冬十月丁酉李自成同過天  
星九股陷寧羌分三道入西川自成自七盤關度朝  
天閣戊戌至廣元壬寅陷昭化癸卯過劍閣甲辰陷  
劍州乙巳陷梓潼黎雅參將羅尚文大敗賊於廣元



斬首千級賊自梓潼分爲三一走潼川一趨綿州一入江油遂陷青川彰明盤亭諸縣圍綿州庚戌賊漸逼成都土寇蟻附之巡撫王維章次保寧畏賊不敢出丙辰賊焚郫縣詔革維章職以傅宗龍巡撫四川十一年二月李自成陷瀘溪陝寇盡聚川西總督洪承疇檄川中諸道兵嚴守要害賊因乏食承疇以川師誘之陝兵設伏於梓潼自成率羣賊逐川兵川兵走伏發賊大敗斬首千餘幾殲之自成率殘眾數千走溪南子身入楚依張獻忠不許至竹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驢日行六百里走商雒至浙川老回回



營臥疾半年餘老回回授以數百人仍出剽掠其同  
自成入川諸賊仍出階文向陝西

十二年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於函谷自成眾散略  
盡其部下相繼俱降自成竄漢南秦兵感之於北左  
良玉阨武關以南自成窮蹙不得他逸食且盡自經  
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  
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初諸將困自成嶠函諸山  
中斷其要害合圍甚密將坐斃之督師大學士楊嗣  
昌曰圍賊必缺不若空武關一路設伏商雒鄖均以  
待之可一擊而盡也自成乘隙突走諸將不能禦遂



自武關逃入鄖陽息馬深山中時河南大饑饑民所  
在爲盜自成乃自鄖均走伊雜饑民從者數萬勢復  
大振 十二月自成圍永寧雲梯肉薄攻城陷之焚  
殺一空殺萬安王采鏗連破四十八寨土賊一斗穀  
等羣盜響應遂陷宜陽眾至數十萬杞縣諸生李巖  
爲之謀主賊每以剽掠所獲散濟饑民故所至咸歸  
附之兵勢益盛

十四年春正月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戰  
斬獲頗多賊引退賊以大礮環攻城城守嚴不動及  
昏而退總兵王紹禹兵有馳而呼於城上者外亦呼



而應之紹禹兵卽執副使王脣昌於城上紹禹馳解之諸軍曰賊已在城下卽總鎮其如我何揮刀殺守陴者數人守陴者皆驚墜堞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遂入賊焚福王府福王及世子俱縋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執副使王脣昌已下各官皆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河南方大饑通判白尙文墜城死其屍爲饑民所食頃刻盡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饑民先是自成聞福藩最富爲謀已久適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招至城中禦寇事聞詔逮其首惡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懼乃陰勾



自成襲河南爲內應故一夕而陷 丁酉自成跡福  
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遇王於  
西關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色怖泥首  
乞命自成責數其失遂遇害賊置酒大會以王爲俎  
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維祺罵賊不屈死世子逸走  
遇亂兵劫之裸而奔於懷慶是時羣盜輻輳自成自  
稱闖王雄諸賊變聞上震怒逮總兵王紹禹磔之籍  
其家 二月李自成搜掘河南富室窖藏席卷子女  
玉帛捆載入山以書辦邵時昌爲總理官令守河南  
府巡撫李仙鳳偵賊已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



守尋開門迎官軍仙風收時昌斬之 戊午自成合  
羣盜圍開封開封城爲宋汴京金完顏亮益加增築  
土堅厚五丈賊以洞車數百障壯士多具犁鋤斧鑊  
環傳城鑿而穴之七晝夜不息鑿之深者四丈有奇  
巡按高名衡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賊兵礮及城中殺  
傷相繼軍餉告匱周王恭枬出庫金五十萬買米麥  
日夜造飯屑麥餉守陴者復懸金募死士能擊死一  
賊者予五十金兵民踴躍共擊賊斃者甚眾賊懼退  
數舍 李仙風督諸將高謙等馳至開封陳永福背  
城而戰一日三捷賊退開封解嚴仙風與高名衡互



相訐奏詔逮仙風仙風聞之自縊遂以高名衡巡撫  
河南 王辰李自成陷歸德 四月甲子進陝督丁  
啟睿兵部尚書代楊嗣昌督師討賊時嗣昌討賊無  
功飲藥死啟睿督秦師至潼關 左良玉自襄陽進  
擊李自成至南陽自成北出屯於盧氏永寧盧氏貢  
士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降於賊自成以其女爲妻  
金星薦卜者宋獻策善河洛數獻策長不滿三尺見  
自成獻圖讖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  
師 五月乙亥賀人龍破李自成於靈峽山中高名  
衡屯開封保定總督楊文岳屯禹州左良玉屯南陽



張獻忠羅汝才漸北向思合於自成猛如虎進扼德  
安黃州疽發背退屯承天 癸巳赦兵部尚書傅宗  
龍出之獄以右侍郎都御史督陝西兵討賊 羅汝  
才不合於張獻忠七月自內鄉浙川走鄧州與自成  
合營時自成有眾五十萬復得汝才軍眾益熾九月  
張獻忠眾散於南陽以數百騎奔自成自成將殺之  
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獻忠東奔合回革 丁丑陝  
督傅宗龍率兵四萬次新蔡與保督楊文岳之兵會  
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定兵共結浮橋  
渡河合兵趨項城戊寅兩軍畢渡走龍口是日自成



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將趨汝寧覘官軍至盡伏精銳松林中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人龍使候騎覘賊還報曰賊渡河向汝矣已卯宗龍文岳兩軍並進次孟家莊諸將以士馬俱疲請詰朝戰諸軍遂弛馬甲散行墟落以求芻牧賊覘之突起林中搏官軍人龍斂兵不戰國奇迎戰不勝兩軍俱潰人龍大威北奔國奇從之賊以步兵攻二督營以礮擊卻之曰暮賊引去保定兵宵潰文岳夜奔項城宗龍獨立營當賊壘壬午飛檄人龍國奇以兵還救二帥不應以兵走陳州宗龍穿塹築壕以拒賊賊亦穿壕二重以困



之宗龍兵食盡乃殺馬騾以享軍馬騾復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辛卯營中火器弓矢俱盡宗龍簡卒尚有六千夜漏三下潛勒軍突賊營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散卒且戰且走壬辰至項城賊追之被執至城下賊呼於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啟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母爲所紿賊唾宗龍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爲賊詐城以緩死賊抽刃擊宗龍中腦而仆復厲聲罵賊斲其耳鼻死城下人龍國奇俱歸陝賊獲衣甲器械無算遂陷項城屠之分兵屠商水扶溝所



在土寇蠡起騷動詔復宗龍兵部尚書太子太保

戊戌督師丁啟睿自商城北發檄左良玉兵共擊李自成楊文岳收集散亡於陳州兵稍集自成汝才合兵陷葉縣殺守將李國能初國能與自成汝才同爲賊結兄弟十二年左良玉大敗國能於陳州國能率眾萬人降汝才恨之誓殺國能至是聞國能在葉乘勝拔其城執國能責其負約殺之詔贈國能左都督賊移兵陷泌陽十月張獻忠糾回革左諸賊自霍太北行會李自成河南諸土寇以兵畢赴自成眾逾百萬左良玉兵至臨潁臨潁爲賊守良玉攻破屠



之盡獲賊所掠自成怒合兵攻良王良王退保郾城  
自成汝才圍之良王悉兵拒守賊陷襄城 十一月  
陝西巡撫汪喬年率馬步三萬總兵鄭家棟牛成虎  
賀人龍將之趨河南先是喬年於陝西發李自成先  
豕得小蛇卽斬蛇以徇誓師兼程進兵以輕騎萬餘  
抵郾縣時襄城新破喬年遲疑不敢進襄城貢士張  
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屯於城下自成聞之解郾城  
之圍來迎戰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大潰  
賊乘之一軍盡覆喬年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  
城復陷喬年自刎未殊被執見殺自成深恨諸生遂



剽則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匿免屠其族人九家  
殺守將李萬慶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自成再破秦  
師獲馬二萬降秦兵數萬威鎮河雒乘勝圍南陽數  
日城陷總兵猛如虎死之唐王遇害楊文岳屯杞縣  
丁啟睿屯汝寧太監劉元斌率京軍救河南聞南陽  
陷乃擁婦女北上俄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  
之於河 十二月李自成連陷洧州許州長葛鄢陵  
鄢陵知縣劉振之力誦衣冠北向再拜自剄死自成  
汝才合兵陷禹州徽王遇害復圍開封巡撫高名衡  
總兵陳永福等竭力守禦周王貯庫金於城頭擒一



賊者予百金斬一首者五十金戰歿者卹其家五十金傷者以輕重爲差殺賊甚眾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屯朱仙鎮內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於賊鄧州知州劉振世死焉

十五年春正月李自成攻開封益急洞車附城鑿城甃土而空之廣數尺實以火藥燃之一烘而裂曰小放窟城縱橫數丈實火藥燃之一發震天曰大放癸未賊以精騎數千布圍於外執汴人畚土穴城爲大窟十餘輦火藥數萬斤百炬齊燃賊環甲持矛望城崩將擁入賊穴城畚其土礮於外累累成阜火藥一



發崩天輒缶皆飛鳴外嚮賊之布圍於外者人馬成  
血糜城之未穿者堅如石猶尋丈賊駭解圍去南陷  
西華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兵勦寇 三月  
庚午李自成羅汝才合羣盜八十萬圍陳州兵備副  
使關永傑率士民死守賊周圍四十里更番進攻永  
傑力竭城陷戰死城上鄉紳崔必之舉人王受爵等  
咸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辛卯陷睢州  
陷太康遂圍歸德府歸德無兵民自爲守乙未賊鱗  
次穴城城陷賊乘勝陷寧陵考城 夏四月孫傳庭  
敗召諸將於西安聽令固原總兵鄭家棟臨洮總兵



牛成虎援勦總兵賀人龍各以兵來會傳庭大集諸將縛賀人龍坐之旗下而數之曰爾奉命入川討賊開縣譟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由爾爲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米脂人初以諸生効用佐督撫討賊屢殺賊有功總全陝兵叛將劇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往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與賊通密勅傳廷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 癸亥李自成羅汝才合羣



賊復攻開封先是賊再攻不克士馬多殺傷羣賊畏  
憚日逃亡數千賊乃申約圍而不攻以坐困之五月  
李自成分兵陷開毫六月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  
援勦官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月賊圍開  
封久守臣告急詔援勦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渡河  
援之定國兵潰於覃懷己巳督師援勦諸軍潰於河  
上時督師丁啟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  
德政方國安諸軍次於開封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啟  
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啟睿曰  
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咸懼請詰朝戰良



王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啟睿  
文岳聯騎奔汝寧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騾  
七千兵數萬俱降賊啟睿勅書印劍俱失事聞詔逮  
啟睿下獄文岳革職聽勘八月開封久困食盡人相  
食周王先後捐庫金一百二十餘萬復捐歲祿萬石  
以養兵國廩空虛宮人咸有飢色詔山東總兵劉澤  
清援開封澤清以朱家寨距城八里提兵五千渡河  
爲營列水環之達於大堤築甬道以運糧則救援可  
濟遂往立營賊攻之三日諸兵不至澤清引兵去時  
羅汝才營亦食盡謀他徙自成乃分糧以餽之約破



開封以東隅屬之汝才汝才乃畱不去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城守且不支持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隄灌賊可潰也李自成遣兵攻陷歸德推官王世琰死之九月河決開封賊先營高處然移營不及亦沈其卒萬人河流直衝入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巡撫高名衡陳永福咸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率宮眷及諸王露棲城上雨中七日督師侯恂以舟迎王庚寅總兵卜從善以水師至開封城上推官黃澍從



王乘城夜渡達隄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乘高據筏以矢石擊汴人之北渡者城中遺民尚餘數萬賊浮舟入城盡掠以去河北諸軍以大礮擊沈其前鋒奪回子女五千人舊河故道清淺不盈尺歸德隔斷在河北邳毫以下皆被其災汴梁佳麗甲中州大隄之上絃管紛咽羣盜心豔之前後三攻汴士馬死者無算賊積恨矢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憤其城久不下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波臣斷垣矗水上數堞隱見而已黃澍以守禦功詔授御史回革左諸賊北合於李自成孫傳



庭率兵至南陽李自成羅汝才西行逆之傳庭設三  
覆以待牛成虎將前軍左勦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  
將中軍成虎陽北以誘賊賊奔逐入伏中成虎還兵  
而鬪高傑董學禮突起翼之左勦鄭嘉棟左右橫擊  
斬首千餘級賊潰東走追之賊盡棄甲仗軍資於地  
官軍爭取之無復步伍賊覘官軍囂反兵乘之左軍  
先潰諸軍繼之喪材官將校七十有八人賊倍獲其  
所喪焉 冬十月李自成復陷南陽屠之回兵屯開  
封北孫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傳庭圖功自贖自  
成汝才合兵趨汝寧 十一月孫傳庭治兵於登封



收斬逃帥進兵汝寧賊游兵窺懷慶欲北渡劉澤清  
禦卻之 閏十一月己酉李自成合諸賊圍汝寧監  
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楊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  
賊兵進攻相拒一晝夜川兵潰保定兵不支庚戌賊  
四面環攻戴屏以障矢石雲梯如牆而立城上矢石  
俱下賊死傷眾而攻不休一鼓百道竝登執文岳及  
分巡僉事王世琮於城頭文岳世琮厲聲罵賊賊怒  
縛文岳等以大礮擊之洞胸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  
南推官屢卻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屠士民  
數萬燔燒邸舍無遺丁巳拔營走確山向襄陽掠崇



王由櫝及世子諸王妃嬪以行 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久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有眾二十萬其餽於官者僅二萬五千餘俱因糧村落襄人不聊生 十二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四十萬由唐縣而西良玉結營襄陽近郊大造戰艦於樊將避賊入郢襄人怨其淫掠縱火焚之良玉怒掠荆襄巨估舟載軍資婦女其中而身率諸軍營樊城高阜賊勢旣盛襄民咸焚香牛酒以迎戊辰賊以數萬騎至樊城良玉乘高飛礮擊殺賊千餘騎賊從間道至白馬渡臨江欲渡良玉移營拒之賊不得渡良玉拔營而南賊亦不敢逼



自成切齒於良玉每戰必力良玉懼不敢復與爭鋒  
故恆避之郢撫王永祚跳城走己巳襄陽陷賊分兵  
陷夷陵宜城荆門向荆州良玉全師出漢口遂下武  
昌次於金沙洲賊逼荆州甲戌偏沅巡撫陳睿謨棄  
荆州奉惠王走湘潭自成遣賊將馬守應據夷陵以  
犯豐賀一龍趨德安窺黃麻辛巳自成至荆州士民  
開門迎之賊入荆州荆州諸縣土寇蠡起

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圍承天知府開門迎賊巡撫  
宋一鶴時守城下城巷戰將士勸之走一鶴不聽揮  
刃擊殺賊數人死鍾祥知縣蕭漢有賢聲賊戒其部



曰殺賢令者死無赦乃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  
當屠爾寺僧謹視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  
經賊改承天府曰揚武州遂犯顯陵巡按李振聲守  
陵迎降賊賊列之上班振聲自以與賊同姓肩輿出  
入營中揚揚自得自成坐陵殿大會羣賊欽天監博  
士楊永裕亦降於自成自成自稱天文禮樂兵法地理俱  
該洽請賊發顯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  
分兵陷潛江京山諸縣遣賊將攻德安乙巳陷雲夢  
丙午陷孝感丁未自成汝才至黃陂知縣懷印走賊  
設僞令黃陂士民殺僞官賊怒反兵攻黃陂屠之夷



城垣爲平地戊申陷景陵賊別將陷德安自成馳檄  
黃州指斥乘輿僞託仁義以誘遠近黃州守將王允  
成棄城順流東下掠江上客舟大擾江南北方國安  
諸將退屯漢口賊大隊逼漢陽左良玉自金沙渚東  
下九江遂至於蕪湖 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  
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旣而連陷荆襄  
鄢郢席卷河南有眾百萬始侈然以爲天下莫與爭  
思據有城邑擅名號矣羣賊俱奉其號令推自成爲  
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號汝才曰代天撫民德威大  
將軍自成據襄陽號曰襄京其餘所陷郡縣俱改易



名號修襄王宮殿設官分職武官有權將軍等九品  
文官有太師六政府諸品封崇王由橫爲襄陽伯邵  
陵王在城保寧王紹圯肅寧王術授俱降賊改封伯  
僞吏政府侍郎喻上猷薦列荊州紳士賊下檄徵之  
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僞檄下萬策自  
經開先觸牆死楊永裕又勸進牛金星不可乃止

二月庚午李自成遣賊陷麻城城空無人賊回屯德  
安自成分兵爲四老回回守承天羅汝才守襄陽革  
裏眼往黃州自將其一癸未自成攻郝縣知縣李貞  
率士民堅守一晝夜殺傷甚眾賊百道環攻一鼓而



拔縱兵大殺李貞大聲叱賊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妄殺何爲罵賊不已自成怒褫其衣倒懸於樹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之上帝以殺賊賊斷其舌副之母喬氏及妻俱死三月乙未澧州土賊勾李自成陷常德常德富強甲湖南生齒百萬積粟支十年巡撫陳睿謨遇賊於郊先奔士民無固志賊遂陷之自是辰岳諸府相繼俱陷而雲貴路梗矣丁酉命大學士吳牲出督師給五萬金旌功以大理評事萬元吉爲職方員外郎仍充督師軍前贊畫兵部尚書張國維請隨輔臣躬率六軍討賊優詔答之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八  
癸卯李自成襲殺革裏眼左金王并其眾 甲寅左

良玉引兵自池口西上屯安慶傳制襄承失守明法  
具在左良玉憫其久勞行間責令圖功自贖方國安  
陳可立革職充爲事官殺賊 夏四月李自成殺羅

汝才并其眾降將惠登相王光恩在鄖陽陰使人招  
汝才所部多奔降之自成怒攻鄖陽登相光恩屢敗  
之自成遂築長圍以困鄖丁酉陷保康知縣石惟壇  
死之辛丑自成遣賊將以兵十萬至禹州守將楊芬  
張朗先期具禮迎賊賊設僞官之任 甲申下詔厲  
將士討賊告諭天下 五月河南所在擒斬僞官



李自成在襄陽所造宮殿皆傾塌遂屯移鄧州益兵  
攻鄖陽王光恩禦之賊屢戰不利孫傳庭復遣高傑  
以兵援鄖陽擊賊敗之賊退屯襄陽拘鐵工晝夜造  
鐵鉤釘各萬餘謀向潼關踰越山險 戊申上諭輔  
臣牲奉命督師討賊自當星馳受事乃三月以來遷  
延不進將出都門籌畫不固若在行間何以制勝還  
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詔趨孫傳庭作速剿寇 丙  
辰李自成攻袁時中殺之并其眾 巡撫河南秦所  
式上言中州大勢闖曹蹂躪五郡八十餘城盡爲瓦  
礫及革左諸賊由宛汝跨江漢旬日陷數名郡此流



寇之大略也自永城以至靈閭自宛汝以抵河岸方  
千里之內皆土賊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棲山結寨日  
事焚掠此土賊之大略也辦賊必須兵舊撫餘兵不  
及二千陳永福餘兵不及四千合卜從善三千人亦  
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略也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淪  
沒河北強半蒿萊額賦五十萬昨年完不及二十萬  
撫鎮闕餉五月有餘此糧餉之大略也轉餉必須民  
自經寇十餘載人烟幾斷守城修河轉運至於稚子  
荷旗老婦鳴柝此民生之大略也撫民必須官按除  
目則有人稽地方則無害或年餘不赴或土團寄命



此官吏之大略也敗壞已極惟願皇上速發內帑亟  
練精銳佐以土寨開荒選牧庶有濟乎時上召保定  
巡撫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  
固蕩然一空卽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  
音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  
致治乎上歛衽泣下標又上言屯田及車戰諸策上  
善之是月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藩  
實棄城走乞勅諭各藩并覈王永祚等棄城之罪上  
不問六月丁丑立賞格購李自成萬金爵通侯購  
張獻忠五千金官極品世襲錦衣指揮餘各有差



進孫傳庭兵部尚書總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剿寇  
軍務仍總制三邊鑄督師七省之印 李自成大造  
戰艦於荆襄遣老回回攻常德自成謀自王於荆其  
親信大帥二十九人分守所陷郡邑自成自隨騎兵  
五營營精騎二千步兵十四哨哨精卒三千劉宗敏  
總步白旺總騎每屯以騎兵一營外圍巡徼晝夜更  
番餘營以次休息警候嚴密人不得逃逸逸者追獲  
必磔之營兵不許多攜輜重兵各攜妻孥生子棄之  
不令舉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咸掠爲養子爲奴  
隸故每破一邑眾輒增數萬每一精兵則蓄役人二



十餘其馱載馬騾不與焉眾實五六萬且百萬也雖拔城邑不聽屋居寢處布幕彌望若穹廬其甲縫繇帛數十重有至百者輕而勒矢鏃鉛丸不能入每戰一騎兵必二三馬數易騎終日馳騾而馬不疲嚴寒則掠茵薦布地以藉馬足或刳人腹爲馬槽實以芻椒飼之飲馬則牽人貫耳流血雜水中馬習見之遇人則嘶鳴思飲噉焉行兵倏忽雖左右不知所往雞再鳴竝起蓐食鞫馬以俟百萬之眾惟自成馬首是瞻席捲而趨遇大川則囊土擁上流雖淮泗諸水亂流而渡百萬合營不攜糧隨掠而食飽則棄餘有斷



食斷鹽數月者臨陣鐵騎三重反顧則殺之戰不勝馬兵陽北官軍乘之步兵拒戰馬兵繞而合圍無不勝矣以牛金星爲謀主曰講經一章史一通每有謀畫集眾計之自成不言可否陰用其長者人多不測也其攻城分晝夜爲三番以鐵騎布圍步兵肉薄向城人戴鐵冑蒙鐵衣攜椎斧鑿城得一輒甃卽還易人以進穴城可容一人則一人匿之畚土以出以次相繼遂穿空窺側進四五步畱一主柱巨絙繫之去城十百丈牽絙倒柱而城崩矣望風降者不焚殺守一二日殺十三四或五六日不下則必屠矣殺人數



萬聚屍爲燎名曰打亮城將陷以兵周布濠外縋城者殺之故城陷必無噍類掠馬騾爲上功次軍仗次幣帛衣服次珍寶其金銀恆散棄之或以代鉛置礮中屠城則夷其城垣令後莫與爲守立投順牌四凡破城四向負牌至村落降者卽負牌過別村否則加兵牌所至曰憾千里性慘酷斷耳剔目截指折足剖心鋸體曰以爲常談笑對之其兄從秦軍來自成獲而殺之性又澹泊食無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嫗不蓄奴僕無子以李雙喜爲養子嗜殺更酷於自成自成在襄陽以構殿鑄錢皆不成斬一謀士令術士問紫



姑卜之不吉因立李雙喜爲太子改名洪基以厭之  
鑄洪基年爲錢又不成七月間秦督兵將至畱毛賊  
守襄陽家口自成率精銳往河南 庚子督師孫傳  
庭發兵潼關分道進討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  
爲前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洛陽之下  
池塞檄左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寧夾擊賊大營移  
宛向維詔薊遼總兵白廣恩四川總兵秦翼明入衛  
土漢官兵陝西三鎮兵俱隨督師進討傳庭以副總  
兵高傑將降丁爲中軍命秦翼明出商雒爲犄角總  
兵王定官撫民率綏夏二鎮兵爲後勁八月辛未傳



庭師次閩鄉自成盡發荆襄諸賊俱會於河南步賊沿河列守自汜水至滎澤伐竹木結筏人佩三葫蘆將渡河先驅千餘賊北渡總兵劉弘起以兵逐之復渡南岸丁丑牛成虎率諸將前驅遇賊於洛陽擊破之再敗之河岸追奔至汝州成虎以孤軍無繼退屯澠池九月己亥傳庭次汝州僞都尉四天王李養純率所部來降知賊并兵守寶豐傳庭進軍寶豐合圍賊堅守不下壬寅自成以輕兵來援戰於城東白廣恩高傑盧光祖分兵逆戰卻之癸卯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諸將復擊走之傳庭曰寶豐不卽下而賊



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  
僞州牧陳可新等數千級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  
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  
口賊滿營痛哭誓殺官兵壬寅傳庭自朱仙鎮而南  
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又道淖未至士馬俱飢  
或勸傳庭旋師就運傳庭曰軍已行卽還亦飢奚濟  
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甲辰傳庭復郟縣縣俱窮民  
集騾羊二百餘頃刻分糲食盡不足給己酉命河北  
山西就近餉傳庭軍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官軍前  
鋒擊斷自成坐纛進逐之賊披靡賊營逃亡者相屬



時傳庭前鋒盡收革左故部皆致死於賊而高傑統諸降賊備悉賊中曲折自成遣其弟一隻虎逆戰三戰三北自成奔襄城諸軍進逼之自成累敗而懼挑土築牆自守已食匱賊有飢色 初自成在河南以河雒荆襄四戰之地且荒蕪赤地千里關中其故鄉也士馬強甲天下據之可以霸乃謀西向憚潼關天險將從浙川間道入陝如不能則從楚豫下淮安金陵可襲而有也既至陝州屢敗盡發河上屯守諸賊以迎官軍驅所掠難民爲前鋒以誘敵官軍屢勝輕敵日馳逐數百里河南所在皆荒諸軍既深入饋餉



不繼丙子自成書巨牌行至官軍刻期會戰時襄洛  
豪傑竝起各保塞以逐賊大者萬人少者數千若毛  
顯文劉弘起沈萬登皆起布衣爲將領潛山宋正奇  
集鄉兵數萬扼險隘賊不敢下承天方國安以兵復  
承天老回回屯夷陵官軍擊敗之諸縣多恢復大  
兩連旬傳庭軍乏餉王子兵譟於汝州降盜李際遇  
陰通賊癸丑賊率精騎大至傳庭問計於諸將高傑  
請戰白廣恩曰我師困宜駐師分據要害步步爲營  
以薄賊易耳傳庭恐賊遁曰將軍何怯獨不如高將  
軍耶廣恩不懌引所部八千人先去賊前鋒名三堵



牆一紅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來薄官軍接戰陷  
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陷泥淖死者數千人高傑  
立嶺上望曰不可支矣麾眾退諸軍盡西走賊驅大  
隊疾追一日馳走四百里至於孟津官軍死亡四萬  
餘人盡喪其軍資數萬傳庭與傑收散亡數千騎渡  
垣曲走河北初賊驅難民誘官軍斬獲皆良民也傳  
庭不知其詐奏賊聞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楚豫不  
以一賊遺君父識者憂之至是果敗賊別將克汝州  
殺戮過當戊午自成向潼關白廣恩擊破之孫傳庭  
亦回軍潼關眾尚四萬 十月辛酉朔副總兵沈萬



登復汝寧萬登汝寧大俠也聚鄉勇萬餘人李自成  
僞授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授副總兵  
是日僞將軍馬尚志蒞任萬登潛遣謀入城因擁眾  
入誅尚志并諸僞官 壬戌一隻虎陷閩鄉卽自成  
弟李過也疾走至潼關獲督師大纛丙寅賊以纛紿  
守關者乘間突入潼關陷李自成間道緣山崖出潼  
關後夾攻官軍大潰賊旣入關西行一隻虎陷華陰  
傳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賊合眾數十萬陷渭南傳  
庭沒於陣知縣楊暄被執不屈死賊屠渭南陷華州  
戊辰陷商州商雒道黃世清不屈死之賊屠商州乙



丑陷臨潼關中人心所在瓦解陝西巡撫馮師孔知  
寇棘急入西安收保俄賊至辛未師孔督兵出戰陣  
陷被執不屈死之西安陷按察使黃炯自盡長安知  
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俱投井死秦府長史章世炯  
自經死紳士死者甚眾右都御史三原焦源溥罵賊  
磔死磁州道副使祝萬齡至學宮拜先聖從容自經  
死禮部主事南居業罵賊死宣撫焦源清參政田時  
震俱不受僞職死御史王道純大罵賊不屈死解元  
席增光舉人朱誼泉俱投井死山東監軍僉事王徵  
七日不食死都司吏仵從周罵賊死餘吏民皆相率



降於賊總兵白廣恩逃而追獲降之初自成剽掠十  
餘年旣席捲楚豫始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  
得郡縣官軍旋復之至是旣入秦百二山河遂不  
可制自成據秦王府僞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  
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  
藩富甲天下擁貲千萬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  
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  
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之以大將之權如不  
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享軍賊平之  
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  
獨不鑒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



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府  
庫盡爲賊有賊分兵徇諸縣皆陷蒲城知縣朱一統  
抱印投井死初自成在楚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  
北直擣京師楊承裕欲先據畱都斷漕運獨顧君恩  
曰否否先據畱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  
直擣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  
取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  
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  
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爲全策賊從其計先  
是賊好殺掠牛金星勸以不殺遂嚴戢其下民間稍



安堵輒相誑惑人無鬪志自成遂改西安府爲長安  
榜掠巨室助餉 辛未進白廣恩盪寇將軍勦賊時  
上信廣恩尚未知其降賊也 李白成分兵略鄜延  
中部知縣華堞知城小不支先令妻妾自縊一妾年  
少遣之其妾亦垂泣投繯華堞遂經死 官兵進勦  
汝寧一路僞官土寇俱盡河南稍寧 庚寅上始聞  
潼關失守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總督陝西三邊收拾  
邊兵相機勦寇應桂聞命飲泣陛辭曰不益兵餉雖  
去何濟上默然發帑金五萬給軍應桂遷延河上不  
進 十一月總兵王定高傑自渭南敗各帥所部奔



延安自成命賊將田斌守西安自往塞上甲午高傑  
聞賊至以兵渡河而東入山西王定奔榆林自成陷  
延安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數十里於米脂祭奠  
以五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自成怒親攻鳳  
翔陷之屠其城王寅李白成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  
以大寇繼之備兵副使都任及故總兵王世顯侯世  
祿侯拱極尤世威惠顯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大集  
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無二遂推世  
威爲長主號令繕甲兵賊遣僞官說三日不聽賊怒  
乙未賊四面環攻城上強弩疊射賊死屍山積更發



大礮擊之賊稍卻丙午賊攻寧夏鎮兵逆戰三勝之  
殺賊精銳數千自成歸西安益發賊往寧夏關中諸  
賊聞寧夏之敗數萬東奔商雒出潼關復散入河南  
壬子自成復往攻寧夏丁巳李自成陷榆林榆林被  
圍諸將力戰殺賊賊死者萬人賊攻益力逾旬不克  
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擁入城遂陷副  
使都任闔室自經死總兵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  
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  
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  
數百人榆林爲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絕軍士饑因而



殫義殉城志不少挫闔城男子婦女無一人屈節辱身者榆林旣屠賊搗寧夏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自成攻慶陽城中堅守四日力不支城陷備兵副使段復興董琬鄉紳太常少卿麻禧死之屠慶陽執韓王時賊遣僞王往關東靈閔諸路大張僞榜移檄河南郡縣河南西境賊皆設僞官官兵守懷慶府 十二月李自成遣賊入漢中不克高傑在絳州聞李自成將東渡分道東走戊辰至蒲州李自成前鋒渡河入山西巡撫蔡懋德先屯平陽至是以歲暮還太原庚辰賊至河津陷平



陽知府張嶙然走太原吏民皆降賊殺西河王等三百人高傑聞平陽陷擁兵東下澤州山西郡縣聞賊至望風迎款賊遣僞牌徧行山西其辭甚悖李自成遣賊陷甘州先是鳳翔蘭州開門迎賊賊渡河莊浪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州乘夜雪登城巡撫甘肅林日瑞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西寧衛尚堅守不下至明年二月詐降殺僞官賀錦等

十七年春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大順改元永昌自成久覬尊號懼張獻忠老回回相結爲患



既入秦通好獻忠獻忠厚幣遜詞以報之自成喜遂  
僭號牛金星爲丞相更定六政府尚書等僞官 三  
月乙巳李自成自山西抵京師環攻九門丁未京城  
陷帝后崩 丙辰遼東總兵平西伯吳三桂聞京師  
陷帝后殉難遂縞素發哀乞師於我

大清討賊薄山海關傳檄遠近李自成聞之大驚脅三  
桂父襄作書招三桂令舊將唐通遣三桂書勸降且  
言東宮無恙三桂不答上書其父略曰父旣不能爲  
忠臣桂亦安能爲孝子桂與父訣請自今日雖置父  
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書至自成益懼三桂頓兵



山海關以忠義激將吏規取京師唐通不能禦三桂殺賊騎殆盡初三桂諭其下曰吾不忠不孝何顏立天地間欲自刎其下俱曰將軍何至此吾輩當死戰遂大破賊己巳京城外徧張吳三桂檄共約士民編素復仇一時都人皆密製素幘庚午李自成率兵六萬東行劉宗敏李過等從之挾太子永王定王吳襄自隨太子二王立幘綠衣各一兵抱之馬上都人擁觀多隕涕甲戌李白成向永平丁丑吳三桂大破賊於關門賊初破京師精銳不過數萬所至虛聲脇下未嘗經大敵旣飽掠思歸聞邊兵勁無不寒心自成



知成敗決於一戰益驅賊連營並進三桂悉銳出戰無不一當百奮擊殺賊數千人賊亦賈勇疊進自成挾太子登高岡立馬觀戰賊眾三面圍三桂兵三桂兵東西馳突賊散而復合我

大清兵至繞出三桂右所向披靡莫當自成策馬走諸賊遂大潰自蹂踐死者數萬人諸軍分道乘之殺其大帥五人奪輜重無算自成以數千騎急走永平戊寅自成遣使赴軍中議和三桂曰歸我太子二王速離京城使鐘簾如故而後罷兵自成請旋師如三桂言求和三桂許之自成拔營而西己卯三桂追賊於



永平又破之賊奔竄還京師毀京城外民居數萬間并夷牛馬牆稍遲者殺之凡數萬人三桂兵壓城自成合兵一十八營以拒戰三桂進攻之連拔其八寨斬首二萬自成殺吳襄首以高竿懸城上盡殺襄家三十八口三桂披髮墜鞍哭於地三軍咸憤怒拔刀砍地誓殺賊丙戌李自成自稱帝卽位於武英殿僞磁侯劉宗敏扶創出平立不拜曰爾故我等夷也僞官皆拜宗敏不得已再拜而退丁亥昧爽李自成出齊化門西走先運薪木積宮內縱火發礮擊毀諸宮殿又燒九門雉樓火光燭天先是三桂知賊將西



走設疑兵於西山密取酒罌數千實以石灰夜埋齊  
化門道上上覆浮土賊萬馬並馳而出踐罌皆穿馬  
足驚踣後騎相壓奔石灰迷目不可視疑兵遠譟以  
驚之賊陣大亂三桂望城中火作知賊走繞城而西  
追奔三十里賊馬騾俱重載日行數十里追兵至盡  
棄其輜重婦女白蘆溝至固安百里盔甲衣服盈路  
賊兵散去者又數萬三桂徐收所棄已逾數百萬賊  
旣得脫西走三桂復率大兵追賊至保定賊還兵而  
鬪奮擊破之又追破之於定州北奪其婦女二千獲  
輜重無算招降潰賊萬餘人自成屯眞定旣屢敗憤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八 三  
極復勒精騎擊三桂三桂兵張兩翼以進擊斬其大將三人首萬級自成大敗還真定益發兵攻三桂三桂接戰自辰至晡未決三桂分兵疊戰自成漸引卻自成中流矢墜馬掖兩騎馳還營卽拔營西走度故關入山西三桂以兵逐之及關而止遂還軍京師

李自成自井陘西行至平陽分兵守山西諸隘益發關中兵西攻漢中陷之 李自成復遣兵出潼關攻掠河南又遣降賊叛將馬科至四川掠保寧一路吳三桂追賊入山西時西部復攻臨洮甘肅以牽之自成數戰不勝遂棄山西走西安我



青徐歲饑樊崇以起長垣歲凶仙芝作亂蓋揭竿之變往往由於懸磬之匱也況乃汰郵驛減冗卒使亡賴奸人無所得衣食則益煽而爲亂走死地如驚耳崇禎之初銳意恭儉東南織文西北游徼並行裁罷而李自成以驛胥失職值饑民不沾泥等倡亂延安因往從之又與耿如杞潰兵相合旬月之間眾至萬餘推爲闖將蓋潰兵得饑民則嚮道旣精饑民得潰兵則壁壘益厚又況延綏地連邊鎮俗嫻弓馬民多獷悍秦長西陲雄制列國唐起靈武終復兩京揆之



自成起事雖屬毛賊實則勁旅也此時明察之  
官剽銳之將便當厚集眾師一鼓擒滅比之唐  
周上書馬元車裂宋賢謀亂鷹揚捕斬斯爲得  
之而乃養癰坐大馴致蔓延此豈非計之失耶  
雖然自成之起延安也自秦入豫由蜀躡楚轉  
寇關東僭號襄鄧十餘年之間曹文詔敗之於  
商雒陳奇瑜敗之於漢中左光先敗之於富平  
左良玉扼之於武關賀人龍破之於靈陝孫傳  
庭敗之於襄城亦未嘗不自縛乞降投繯引決  
而究至狼奔豕突死灰復燃者則以號令乖方



大清兵西伐李白成合賊數十萬悉銳迎戰鐵騎衝堅而入賊披靡斬首數萬劉宗敏田見秀等俱死賊眾大潰棄西安走商雒丙子自成棄陝以兵出潼關分軍爲八營三道俱下南略地至襄郟我

大清兵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李白成南奔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畱屯黔陽部賊亡大半然尚擁眾十餘萬乏食遣賊將四出抄掠黔陽四境雞犬皆盡川湖何騰蛟進攻之自成營於羅公山倚險築塹爲久屯計勢彌蹙食盡逃者益眾自成自將輕騎抄掠何騰蛟伏兵邀之大敗殺傷幾盡自成



以數十騎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築堡自守合圍  
伐鼓共擊之自成麾左右格鬪皆陷於淖眾擊之人  
馬俱斃村民不知爲自成也截其首獻騰蛟驗之左  
驢傷鏃始知爲自成李過聞自成死勒兵隨赴僅奪  
其屍滅一村而還結草爲首以衮冕葬之羅公山下  
賊諸將奉李過爲首改名李繡渡湖入險山中後改  
名李赤心羣盜俱散亡

谷應泰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曰積貯  
者天下之大命也史稱關中大祲而三輔寇盜  
縱橫周官荒政十二而興大役以業貧民至若



韜鈴不飭中朝無良平之謀而行間無李郭之將也乃者車廂峽之困自成解甲矣而更給票免死興平武功之捷自成計阻矣而乃緩兵待撫嶠函合圍之舉自成坐斃矣而云圍師必缺又且得臣之猛按劍行誅節度之師同日奔潰以至嗣昌仰藥於前傳庭陣亡於後而天下事不可爲矣自成乃更北攻寧夏略定三邊東搗居庸長驅京邑泊乎祿山陷都惟事聲色黃巢入篡大掠貲財突令言於宜春坐朱泚於北闕遂使銅駝榛莽鍾簾灰銷自古潢池之禍未有



若斯之酷者也嗟乎彼自成者非有殊才絕力  
不過狡黠善騎射耳而謀主牛金星顧君恩輩  
則井窺之智也孽黨劉宗敏白旺等則痹犬之  
猛也奈何千丈之隄潰於蟻穴天府之險踣於  
困獸哉以予論之假令貨賄屏絕則將必盡材  
文法便宜則權不中制而又有武侯以興復自  
任晉公以討賊自效者卽寇雖鳴張不難一舉  
而撲滅之也然則顛覆之禍固當責之廟算歟

番禺黎永椿初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番禺黃濤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甲申之變

懷宗崇禎十七年春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  
主暴兵城破鳳陽地震 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  
號曰順改元永昌賊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絳州一  
路俱陷自成僞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  
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予十金代投以  
爲詐斬之上憂寇臨朝而歎曰卿等能無分憂哉大  
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晉人頗



知寇中事臣願以家財佐軍可資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又曰進士石隆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上欲用石隆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癸丑夜星入月中占云星入月中國破君亡乙卯上命大學士李建泰出師行遣將禮命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上臨軒廷授建泰節劍備法駕警蹕御正陽門賜宴餞之命五府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坐鴻臚贊禮御史



糾儀太漢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親賜卮酒曰先生  
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上目送之良久返駕  
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武  
杆折識者憂之授進士凌駟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  
軍赦李政修罪隨輔臣軍前效用以郭中杰爲副總  
兵充督輔中軍旗鼓西洋人湯若望隨行脩火攻水  
利進士程源私於監軍凌駟曰此行也兼程抵太原  
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爲矣建泰出  
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建泰家且破因遲行日三十  
里師次涿州營兵逃歸者三千人行至廣宗紳衿城



守不納攻三日破之殺鄉紳王佐筭知縣張弘基是日卽移兵出城初建泰承上寵命恃有家財可佐軍需已聞家破進退失措逡巡畿內而已 二月朔上平旦視朝忽得僞封啟之其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朝罷遂不復問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懷慶不守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依潞王自成至太原太原無重兵爲守山西巡撫蔡懋德遣牙下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於礮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歿城中奪氣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



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  
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  
執袴而倚爲腹心宦官皆齟齬犬豚而借其耳目獄  
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  
讀之多爲扼腕蔡懋德知事必不支寫遺表令監紀  
賈士璋間道奏京師中軍盛應時見之退歸先殺其  
妻子誓將死敵初八日風沙大起賊乘風夜登城懋  
德應時策馬赴敵死趙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  
十六員咸死之賊屍之於城 李自成至黎城他將  
陷臨晉上下罪已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



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兢罔敢怠荒  
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豢養肆廿載之  
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  
愾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  
而懷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  
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殫量以罄骸積成丘  
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  
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  
懸磬田卒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  
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



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  
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  
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  
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  
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  
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  
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  
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  
官世襲功等開疆卽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  
眾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



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詔下賊前鋒已至大安驛議京師城守賊至忻州官民迎降遂攻代州五臺官吏迎降總兵周遇吉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賊合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守寧武關賊陷懷慶抵固關分趨真定保定督輔李建泰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畱攻三日破之上至是始聞山西全陷命跡訪諸王遣內官監制各鎮太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寧監天津通德臨津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勳



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牛  
文柄監衛輝懷慶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允監薊鎮中  
協張澤民監西協兵部言各處物力不繼而事權紛  
拏反使督撫藉口上不聽 真定兵叛降賊知府卮  
茂華聞倣先遣家人出城總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  
麾下中軍伺標登城晝守禦劫標城外殺之出茂華  
茂華遂檄屬縣叛待寇賊數騎入城收帑籍近京三  
百里寂然無言者 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總督河道屯練往天津進方岳貢戶部尚書兼  
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寧魏



藻德辭新銜允之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卽潛遁遂止藻德等不遣 詔徵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於文華殿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 前總督陝西余應桂奏賊眾號百



萬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可天下鎮將河南左良玉關  
東吳三桂并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  
張天祿馬岱劉澤清士國寶劉良佐葛汝芝及副將  
丘磊惠登相王光恩孔希賢金守亮等合之調赴軍  
前會師真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  
永吉其人賜以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  
滅也 大學士陳演乞休許之賜金幣始上憂秦寇  
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求去 寇薄寧武關傳檄  
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大礮擊賊萬  
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



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或爲賊策曰我眾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戴帽者擊之遞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鬪被流矢牙兵且盡見執罵賊縛於市磔焉遂屠寧武嬰穉不遺李白成旣殺遇吉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寇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理糧儲戶部郎中徐有聲



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  
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六日殺代府宗室殆盡畱  
僞將張天琳守之天琳殺戮凶暴閱兩月陽和軍民  
約鎮城軍民內應殺天琳 三月己丑命部院廠衛  
司捕各官稽察奸宄申嚴保甲巷設邏卒禁夜行巡  
視倉庫草場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不許召兵部尚  
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治陳川諸生張  
鐸於中左門鐸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耆臣  
輔之 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胤偵寇所向庚  
寅召文武大臣科道於中樞殿問今日方畧奏對可



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之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  
餘皆練兵加餉習聞也是日命內監分守九門稽出  
入京城武備積弛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至是命襄  
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守西直門各門勳臣一卿亞  
二諭文武各官輸助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賊  
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辛卯督師大  
學士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壬辰上  
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  
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  
詹事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



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爲將欲爲唐肅  
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  
眾臣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  
爾遂拂袖起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詔封總兵吳  
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  
南伯給勅印劉澤清實陞一級劉良佐周遇吉高傑  
馬岳馬科姜宣孔希貴黃蜚葛汝芝高第許定國王  
承胤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吉  
楊御蕃各陞署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  
希沆分別應加實署如棄寧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



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清前命移鎮  
彰德因縱掠臨清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已同  
太監杜之秩守居庸 賊犯保定大學士李建泰已  
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被執  
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  
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毓峒從  
子振孫以武舉效力行間登城射賊多應弦而斃城  
陷眾解戎衣自匿振孫衣襦褙大呼曰我御史金毓  
峒姪也賊支解之毓峒子嚳婦陳氏年十八與其祖  
母張母楊嫂常一時盡殺於井張抱孫於懷同下侍



婢四人亦從下。乙未命太監馬思理馳赴大同督  
兵援剿。李自成宿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  
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入  
騶郊迎三十里軍民聚謀籍籍巡撫朱之馮懸賞勞  
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  
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礮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  
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眾又不應之馮不得已乃自  
起燃火兵民競挽其手之馮乃奪士卒刀自刎宣府  
軍民俱迎降於賊鄉紳張羅彥自殺。上按籍勳戚  
大瑞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



謝無有高泣諭再三奎漫詞以對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其額奎匿中宮所畀二千金僅輸三千金太監王永祚曹化淳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復雜出雕鏤玩好諸物陳於市以求售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魏藻德首輸百金陳演旣放未行召入訴清苦百官共議捐助勉諭至再最後每省限額浙



江六千山東四千先後共二十萬時諭上等三萬金  
皆無應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前  
三門巨室各輸糧給軍且贍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  
室多不樂而止或謂從逆官吏多非其心請赦河南  
北所俘僞官以攜賊黨 丙申大風霾晝晦命司禮  
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薊遼王永吉節制  
各鎮俱聽便宜行事賊警益逼有勸上南遷者上怒  
曰卿等平日專營門戶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  
曰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寇敢有訛  
言惑眾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 庚子上召對惟



問兵餉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議增兵外城則內闕增兵內城則外闕襄城伯李國楨在事亦不敢抗王承恩 辛丑分營都門設大礮上又召對羣臣問禦寇方畧諸臣皆嘆喑不能對廷臣舉兵部職方司員外萬元吉知兵可任司馬 給九門守者人百錢召前太監曹化淳等守城 南京孝陵夜哭 癸卯風晦寇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僞死私遁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



吏或降或遁僞權將軍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至幽  
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詔三大營屯齊化門外  
甲辰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鏢罵賊不屈  
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鏢拔刀自刎賊  
焚十二陵享殿傳敕至京師先是上知寇敕益急下  
吳麟徵請徙寧遠疏飛檄趣三桂入關三桂徙五十  
萬眾日行數十里是日始及關賊騎已過昌平矣太  
監高起潛棄關走西山賊分兵掠通州糧儲上方御  
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琦對中  
旨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祕封入上覽之色變



卽起入諸臣立候移刻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  
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  
天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其  
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羸弱五六萬人內閹數千人  
守陴不充無炊具市飯爲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  
不解體而賊自破中原旋收秦晉久窺畿輔空虛潛  
遣其黨輦金錢氈罽飾爲大賈列肆於都門更遣奸  
黨挾貲充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  
撥馬探之賊黨卽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  
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迤平



則門而西營兵屯近郊者詰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  
實皆賊候騎也時人心洶洶皆言天子南狩有內官  
數十騎擁護出德勝門矣守門皆內官爲政卿貳勳  
戚不得上乙巳昧爽開西直門納避難者內官坐城  
上以令箭下門立啟無敢詰問勳戚大臣惟坐視而  
已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俯首書御案十二字以  
示司禮監王之心尋拭去漏下巳刻急足叩城下曰  
遠塵衝天寇深矣守城內臣使騎探之報曰哨騎也  
不爲意日且午有五六十騎彎弓貫矢大呼開門守  
卒亟發礮斃二十騎難民死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



大至方報過蘆溝橋俄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蒺藜鹿角皆爲賊有賊反礮攻城轟聲震地京軍五月無餉一時驅守率多不至每堵一人多不及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馬馳闕下汗浹霑衣內臣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卽求相見不可多得矣內臣叩之曰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卧如故上召入因命內臣俱守城譁曰諸文武何爲且言官止內操我甲械俱無奈何或曰我輩月食五十萬效死固當乃請如己巳歲所派數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



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  
錦衣衛千戶丙午寇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仰語  
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懼空礮向外不實鉛  
子徒以硝燄鳴之猶揮手示賊賊稍退礮乃發賊驅  
居民負木石填濠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礮誤傷數十  
人守者驚潰盡傳城陷闔城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  
西直平則德勝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吳麟徵累  
土填西直門因單騎馳入西安門吏部侍郎沈惟炳  
守門曰內守有宦寺百官不得入奈何麟徵排門而  
入太監王德化語麟徵曰守城人少奈何請增益之



麟徵至午門遇大學士魏藻德止之曰兵部調度兵  
餉已足公何事張皇耶藻德且出閣上方休公安從  
入麟徵流涕固請得以非時見藻德挽之出是日封  
劉澤清東平伯時左諭德楊士聰衛胤文入直語閣  
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遣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  
虞也閣揭上得封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至正陽  
門欲登城中貴拒之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  
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  
杜勳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畱一人下爲質請公  
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爲提督太監王承恩縋



之上同入見大內盛稱賊勢重皇上可自爲計守陵  
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  
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畱勦勦曰有秦  
晉二王爲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縋下  
勦語守璫王則堯褚憲章輩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  
聞勦殉難贈司禮監太監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  
至是始知勦固從賊爲逆也兵部尚書張縉彥奏曰  
時勢如此危急臣屢至城闕欲覘城上守禦輒爲監  
視抑沮今聞王化成等擅縋降賊杜勦上城未知何  
意恐有奸宄不測章上上手書遣縉彥上城按之至



城內監沮之如故示以上傳始登問杜勳安在云昨暮上今晨下之已上聞無容致詰又曰尚有秦晉二王在城下亦欲通語縉彥曰秦晉二王既降寇如何可上內監拂衣去因問城上守卒寥寥兵部侍郎王家彥痛哭云賊勢如此監視將營兵調去李襄城處尚有十之四家彥所守兩堵僅一卒語未竟城下坎牆聲急太監王承恩礮擊之連斃數人王化成等飲酒自若縉彥馳至內閣約同奏至宮門傳止之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卽有之何足當賊乃罷已



召王承恩亟飭內員備親征申刻彰義門啟自成率  
羣賊大隊疾驅入沿途賊恣殺掠前大學士蔣德璟  
宿會館被創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  
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  
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能  
寢內城陷一閹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何往  
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卽出呼之不應  
上卽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  
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  
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連沃



數觥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上召公主至年十五歎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上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召王承恩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南門手持三眼槍雜內豎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



第聞人辭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啟天  
且曙矣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  
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  
太監王承恩對縊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  
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  
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  
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  
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  
臣已得殊諭也不知內臣持殊諭至閣閣臣已散置  
几上而反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 丁未昧爽天忽



雨俄微雪須臾城陷賊先入東直門殺守門御史王章守卒蟻墜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塞巷大呼民間速獻騾馬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內臣前導兵部侍郎王家彥自經於民舍大學士魏藻德等未聞變猶傳單醵金方岳貢范景文方傳導至西長安門亟還賊千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於是俱門書順民太子走詣周奎第奎卧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宮已自盡宮人號泣出走宮中大亂懿安皇后青



衣蒙頭徒步走入成國公第尚衣監何新入宮見長  
公主斷肩仆地與宮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  
死我何敢偷生何新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其辱且  
至國丈府中避之乃負之出午刻李自成氈笠縹衣  
乘烏駿馬僞丞相牛金星尚書宋企郊等五騎從之  
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擐甲執兵先入清宮  
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  
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  
從死者積一二百人自成自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  
大笑手發一矢中坊之南偏至承天門自成顧盼自



得復彎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  
統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趨而進曰  
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司禮視印太  
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先迎德勝門令仍舊任各  
監局印官迎亦如之因集選百餘人餘皆散去自成  
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僞尚璽卿黎某進曰  
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  
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自成登  
皇極殿據黼座牛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  
於朝禁民間諱自成等字自成同僞都督劉宗敏等



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等率黨爲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秩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之賊分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等亦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智井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攜出費氏復給曰我實天潢之胄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 內臣獻太子自成畱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



爲屈辛亥改殯先帝后出梓宮二以丹漆殯先帝黝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衮玉滲金靴后袍帶亦如之

谷應泰曰粵稽懷宗以戊辰卽位而李自成諸賊卽以是歲起延安禍本相尋若與俱始焉自茲以後懷宗未明求衣徵兵檄餉日以討賊爲事而自成輩蹶而復振有同鳥獸之散忽若鳶鳥之聚遂使民勞板蕩將賁妖氛蓋至十七年之久而黃巢直逼關門赤眉大入內地雖有智者又安所謀禦敵哉乃若正旦風霾孝陵夜哭恆星入月帝曜下移則天變見矣又若僭號咸



陽略據太原突入居庸驟窺畿輔則地險失矣  
更若勤王之檄徵者未赴罪己之詔聞者不感  
飾賈吏於輦下而機務盡輸誘撥馬於營中而  
偵刺鮮實則人事去矣當此之時苟且以自救  
忍恥以圖存者止三策耳余應桂請會師眞保  
吳麟<sup>牛</sup>徵請徙帥入衛范景文李邦華請遷國南  
都此其可行者也然而發言盈庭是用不集者  
智絀於晚圖而事乖於窘步也卒之北門鎖鑰  
盡授貂闥東閣鼎鑑徒聞肉食帑乏瓊林之聚  
兵多祈父之呼奪禁門而不啟幸戚里而卻返



斯時虞淵日墜空想揮戈周鼎天移誰能沒水  
蓋至後宮賜盡三王出奔國破家亡旣血飛於  
繡襪生離死別又賜斷於桓山豈非涉亂世而  
多艱生皇家而不幸者乎更可哀者酌卮內殿  
望火南宮殺身取義寧從青蓋之占披髮投繯  
不入景陽之井然且朕屍可裂民命毋殘恨結  
幽泉言存衣帶語云國君死社稷又云亡國正  
其終宜乎薜蘿之替御誓欲前驅而拔舍之大  
夫相從地下也然而致禍有由因衰激極彼周  
業衰於幽厲不在戇狐漢道替於桓靈豈關蜀



郡故明不亡於武皇者以孝宗之蘊澤厚而明  
無救於懷帝者以熹廟之畱毒長也乃論者又  
以善善惡惡郭公致亂知人則哲帝堯所難卽  
懷宗遺詔亦以諸臣誤國理或有然爾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黃濤覆校



明史紀事本末卷八十

提督浙江學政公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甲申殉難

懷宗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賊李自成陷京師帝崩於煤山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死之初賊犯都城景文知事不可爲歎曰身爲大臣不能從疆場少樹功伐雖死奚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翌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經家人解之乃賦詩二首潛赴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經



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難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責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爲別酌漢壽亭侯像前遂投繯題几案云南都尚可爲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詔家人曰若卽欲殮必大行殮方收吾屍乃縊死三日後賊突入見之顏色如生賊驚避他去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歎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爲東宮導一去路死庶可無憾已矣勢不可爲矣乃題閣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祠中賊至見



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詞於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畱我死乃更飲藥而卒

大理寺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盡焚其生平所著述及評騭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訖遺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卽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繫帛奮身絕吭而死

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賊犯都城奉命守德勝門城陷家彥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八十一  
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僕收其遺骸歸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賊犯都城奉命守正陽門賊至  
死於門下妻何氏亦死其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屍亟  
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大人妻  
曰爾死吾亦死章明以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  
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止畱一婢在側章明視妻縊  
取筆作詩已復大書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爲  
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  
妻左亦服緋自縊囑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  
左諭德馬世奇是日方蚤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



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  
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辭我去耶二妾言  
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並入室自縊世  
奇亦遂縊家人救之復蘇告曰聞聖駕已南幸矣可  
爲從亡計世奇不應睹二妾已死笑曰若年少遂能  
死乎乃朝服捧勅北面再拜取冠帶焚之於庭以司  
經局印置案上囑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  
投之吏部復南向拜母端坐引帛力自縊死

左中允劉理順賊入城理順題於壁曰成仁取義孔  
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其妻萬氏妾



李氏及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吾軍奉李將軍令護衛公何遽死也數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爲最

太常少卿吳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勢急同守者相繼避去麟徵遣友人書曰時事決裂一旦至此同官潛身遠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丁未城陷徒步歸賊已據其邸因入道左三元祠時傳天子蒙塵有勸公南歸不應同官來招之降賊怒揮之戶外遂自



經家人救之甦泣而請曰明旦待祝孝廉至可一訣  
麟徵許之先是祝孝廉淵以奏保劉宗周被逮畱京  
師淵晨至麟徵慷慨酌酒與別曰自我登第時夢見  
隱士劉宗周題文信國零丁洋詩二語於壁數實爲  
之今老矣山河破碎不死何爲相對泣數行下因作  
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  
諫垣無所匡救法應禡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  
衾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予目  
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繯死之  
淵爲視含殮乃去



右庶子周鳳翔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外鳳翔赴哭  
慟絕歸寓遺書訣父有曰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  
兩大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矢之來生  
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  
之句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

檢討汪偉先是聞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曰京師單  
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  
闕偉恹懔累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  
從君共死丁未城陷偉趨吳給事甘來所約同殉難  
歸與妻耿氏呼酒命酌偉大書前人語於壁曰志不



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爲兩纒於梁間  
偉就右耿氏就左旣皆縊耿氏復揮曰止止雖在顛  
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纒正左右序而死

戶科給事中吳甘來賊薄京師兄禮部員外泰來至  
寓執甘來手泣曰事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  
義也城陷傳聞聖駕南出甘來曰上明且決必不輕  
出乃疾趨皇城不得入返寓家人進飲食卻之有勸  
甘來潛遁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顧欲苟全求  
活耶遂作書以後事囑其兄弟檢几上有疏草在曰  
畱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相與慟哭



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遜國程濟皆可爲也否則求真人於白水起斟鄩於有仍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勉之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死

監察御史王章賊犯京師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同巡城至阜城門賊緣堞而上從人駭走賊持刃問曰降否章叱之曰不降賊以刃築其膝仆地遂遇害章子之拭後亦死難於閭甚烈與章同

監察御史陳良謨聞變痛飲作詩爲纓於梁欲自盡



妾時氏有娠良謨謂之曰吾年踰五十無子汝幸有  
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必勉之時氏曰主人死  
妾將誰依與其爲賊辱不如無子也妾請先死以絕  
君念遂入投繯良謨別作一繯與之同盡

監察御史陳純德時提督北直學校行部至易水試  
士未竟聞都城賊警卽戒裝入都不數日城陷自縊  
死之

四川道御史趙譔巡視中城捕賊謀殺之城陷賊獲  
譔譔瞑目大罵賊怒殺於白帽衙衙

太僕寺丞申佳胤聞城陷投井死



吏部員外郎許直都城陷時傳先帝從齊化門出有客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扈蹕偕行共圖光復直唯之旣而出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比聞帝崩號慟幾絕有客從旁慰解動以親老子幼直曰有兄在吾無憂也是夜爲書報其父作詩六章起拜闕已復拜父畢自縊死之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

兵部郎中成德賊報急卽致書同年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君常忠孝夙稟諒有同心也及帝崩梓宮暴露東華



門德以雞酒哭奠梓宮前賊怒露刃脅視之不爲動  
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  
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德撲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員外郎金鉉賊攻城急鉉跪母章氏前曰兒世  
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  
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耶事急廡  
下井是我死所鉉慟哭卽辭母往視事丁未歸至御  
河橋聞城陷鉉望寓再拜卽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  
嚙其背急赴深處時河淺俯首泥渟死之家人報至  
母章氏亦投井死鉉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銓哭



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而死

光祿寺署丞于騰雲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

副兵馬使姚成中書舍人宋天顯皆自盡

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咸投御河死  
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父子俱自經死又某備  
湯之瓊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襄城伯李國楨賊李自成昇帝后梓宮於東華門外  
設廠百官過者莫進視國楨泥首去幘踉蹌奔赴跪  
梓宮前大哭賊執國楨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階血



流被面賊眾持之自成以好語誘國楨使降國楨曰  
有三事爾從我卽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二須葬先  
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  
賊以天子禮藁葬先帝於田貴妃基惟國楨一人斬  
衰徒步往葬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后  
寢前自縊死之

新樂侯劉文炳賊破外城帝召文炳同駙馬鞏永固  
各率家丁二十餘人欲於崇文門突圍出不得乃回  
宮文炳歎曰身爲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  
其女弟適李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城陷與弟



左都督文耀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十六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第火燃俱投火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卽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亦投井死

駙馬都督鞏永固從帝突圍出不得歸家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仗大書於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樂安公主先薨以黃繩縛子女五人於柱命外舉火遂自剄從之

太傅惠安伯張慶臻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燔死

宣城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



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聞變自縊死

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  
云死矣卽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

錦衣衛千戶高文采守宣武門城陷一家十七人皆  
自殺屍狼籍於路

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

大監王承恩從帝於煤山帝崩承恩再拜慟哭退而  
自縊於亭下與大行相望

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



降百戶挽鍾帶至斷鍾不聽百戶自經

長洲生員許琰聞京師之變悲號欲絕遍體書崇禎  
聖上四字絕粒七日而死

谷應泰曰聞之君臣大義有死無貳忠孝大節  
有死無隕以故須漕碎體弘演納肝蕩陰被矢  
侍中濺血莫不氣激傾軼志堅化碧皜皜乎與  
秋日嚴霜比潔也然而爲之君者或智昏菽麥  
恩同草芥有若東昏在齊屠肉沽酒孫皓居吳  
燒鋸截頂而且軼道牽牲冀存末裔東堂索蜜  
猶丐餘生甚乃騎導劉聰之旻身墜景陽之井



莫不義辱宗社形污囚繫然爲之臣者猶尚奮  
臂不顧蹈難如歸辛賓之死抱而不解吉朗之  
亡哭而彌詈嗚呼主辱臣死無所逃也況乎懷  
宗宵旰臨朝唏噓畢命公主搥胸妃后並縊引  
經死社稷遺詔愛百姓自古亡國正終未有若  
斯之烈者以故鼎湖弓墜到處攀髯望帝魂歸  
自然啼血雖穆滿之一軍皆化田橫之五百從  
死傳美殺身成仁易稱致命遂志蓋亦未爲過  
也考其時闔門同死者中允劉理順新樂侯劉  
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輩永



固金吾高文采是也父與子俱死者少司寇孟  
兆祥儒生張世禧是也母與妻子俱死者樞部  
郎成德金鉉是也妻妾從死者大學士范景文  
左諭德馬世奇檢討汪偉御史陳良謨勛丞于  
騰蛟是也獨身效死者大司農倪元璐中丞施  
邦曜廷尉凌義渠少司馬王家彥太常卿吳麟  
徵庶子周鳳翔給諫吳甘來御史王章陳純德  
吏部郎許直兵馬姚成中書宋天顯滕之所阮  
文貴百戶王某知事陳貞達經歷張應選毛維  
張是也聞難餓死者長洲諸生許琰是也凡此



諸臣者無論道術素許至性勃發位列三階榮  
邀一命莫不椎心扼吭追路相從良以衣帶夙  
銘馮生者固少宮車晏駕蓐蟻者益多耳若乃  
袁景倩之父子並殲石頭江萬里之夫妻同趨  
止水甚者一門伏劍闔室自焚雖祖宗豢養之  
恩亦懷帝拊循之效也論者又以生多誤國死  
未酬君夫文山開閩宋室何功張巡嚼指睢陽  
不守而諸人乃以刀筆之深文詆箕尾之毅魄  
含血噴人適以自污其口矣又若李國楨斬袁  
送葬絕命陵前王承恩扶服煤山雉經亭下以



明史紀事本末卷八十  
至菜傭湯之瓊慟哭梓宮觸石而死抑何盡節  
之多也嗚呼石窰河西盡有吾君之痛風車雲  
馬猶聞殺賊之聲予蓋讀懷帝之君臣而歎其  
亡國之正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番禺黎永椿初校

番禺黃濤覆校



